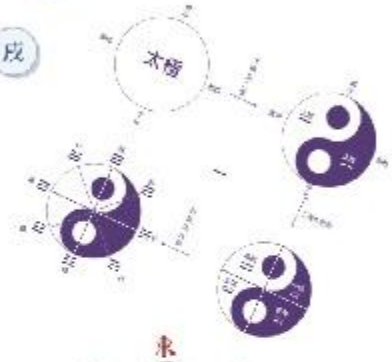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名醫列傳

黃三元 著
陳永諸 編



永諸的靈蘭秘典

目錄

目錄……1
編者序……71
自序……73
第一章上古時代（公元前三〇〇〇年至二五九八年）……75
一、神農……75
二、黃帝……76
三、僦貸季……78
四、岐伯……79
五、雷公……81
六、俞跗（或作俞柎）……84
七、少俞……85
八、巫彭（或以為周代人）……85
九、桐君……85
一〇、伯高氏……86
一一、馬師皇……86
一二、鬼臾區……86
一三、苗父……87
一四、巫妨……87

第二章陶唐氏時代（公元前二三五九年至二二五七年）……88
一五、巫咸……88
第三章商代（公元前一七六五年至一一二三年）……89
一六、伊尹……89
第四章周代（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二四七年）……90
一七、醫緩……90
一八、醫和（或作醫龢）……91
一九、醫竘……93
二〇、范蠡……93
二一、盧氏（附矯氏、俞氏）……94
二二、長桑君……95
二三、扁鵲……95
二四、子陽……101
二五、子豹……101
二六、子容（附：子明、陽儀、子越、子游）……101
二七、鳳綱……102
二八、文摯……102
二九、沈羲……103
第五章秦代（公元前二四六年至二〇七年）……105

三〇、安期生……105
三一、崔文子……105
三二、公孫光……105
三三、陽慶……106
三四、淳于意……107
三五、秦信……119
三六、宋邑……120
三七、高期（附：王禹）……120
三八、馮信……120
三九、杜信……121
四〇、唐安……121
四一、蘇耽……121
四二、劉安……122
四三、王遂……122
四四、樓護……122
四五、元俗……123
四六、李少君……123
四七、安丘望之……123
四八、涪翁（附：程高）……124

四九、郭玉……124
五〇、李助……125
五一、韓康……125
五二、張伯祖……125
五三、張仲景……126
五四、杜度……127
五五、衛沈……127
五六、李常在……127
五七、葛越……127
五八、王遙……128
五九、沈建……128
六〇、壺翁（附：費長房）……128
六一、華佗……131
六二、李當之……142
六三、吳普……142
六四、樊阿……143
第七章三國時代（公元二二一年至二六四年）……144
六五、句驪客……144
六六、封君達……144

六七、董奉……144
六八、負局先生……147
六九、呂博（按櫻寧集又名「廣」，未知孰是。故並錄俟考。）……147
七〇、葛仙公（附：鄭隱、鮑元）……148
第八章晉代（公元二六五年至四一九年）……149
七一、王叔和……149
七二、皇甫謐……150
七三、李子豫……159
七四、程據……159
七五、張華……159
七六、裴頠……160
七七、支法存……160
七八、阮侃……160
七九、張苗……161
八〇、于法開……161
八一、蔡謨……161
八二、殷浩……161
八三、范汪……162
八四、宮泰……162

八五、劉德……162
八六、史脫……162
八七、鄞邵……163
八八、葛洪……163
八九、殷仲堪……166
九〇、許遜……173
第九章南北朝時代（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九年）……174
九一、徐熙……174
九二、蘇家……174
九三、徐秋夫……174
九四、徐道度……175
九五、羊欣……175
九六、薛伯宗……175
九七、僧深……176
九八、秦承祖……176
九九、劉涓子……176
一〇〇、褚澄……177
一〇一、徐文伯……178
一〇二、徐嗣伯（或作「徐嗣」）……179

一〇三、陶弘景……181
一〇四、徐雄……184
一〇五、顧歡……184
一〇六、腳腫醫……185
一〇七、徐玉……185
一〇八、許道幼……185
一〇九、徐謇……186
一一〇、王顯……187
一一一、周澹……189
一一二、李亮（附：李元孫、李脩）……189
一一三、崔彧……190
一一四、張遠遊……191
一一五、崔季舒……191
一一六、祖珽……193
一一七、鄧宣文……201
一一八、馬嗣明……201
一一九、張子信……203
一二〇、李元忠（附：李密）……203
一二一、徐之才（附：徐之範）……206

一二二、徐之範……210
一二三、徐敏齊……211
一二四、姚僧垣……211
一二五、褚該……215
第十章隋代（公元五八九年至六一八年）……216
一二六、許智藏……216
一二七、莫君錫……216
一二八、巢元方……217
一二九、楊上善……217
一三〇、全元起……217
一三一、北山黃公……218
第十一章唐代（公元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219
一三二、許胤宗（或作許引宗）……219
一三三、宋俠者……219
一三四、李洞元……220
一三五、李世勣……220
一三六、于志寧……220
一三七、甘伯宗……220
一三八、甄權……221

一三九、甄立言……221
一四〇、張寶藏……221
一四一、孫迴璞……222
一四二、孫思邈……223
一四三、秦鳴鶴……229
一四四、曹元（附：王勃）……230
一四五、王燾……231
一四六、張文仲（附：李虔縱、韋慈藏）……231
一四七、韋慈藏……232
一四八、郝公景……232
一四九、狄仁傑……233
一五〇、則天時醫人……243
一五一、李聽……244
一五二、孟詵……244
一五三、王方慶……245
一五四、紀朋……245
一五五、周廣……245
一五六、陳藏器……246
一五七、日華子……246

一五八、元珠先生……247
一五九、王冰……247
一六〇、劉大師……247
一六一、李祐……248
一六二、宋清……248
一六三、劉禹錫……250
一六四、梁革……250
一六五、梁新（附：趙鄂）……251
一六六、王超……252
一六七、張仕政……253
一六八、陳仕良……253
一六九、京城醫者……253
一七〇、趙卿……254
一七一、沈應善……254
一七二、紫極宮道士……255
一七三、陳寨……255
一七四、拂菻醫……256
一七五、譚簡……256
一七六、釘鉸匠……258

一七七、市醫……258
一七八、張萬福……259
一七九、王彥伯……259
一八〇、申光遜……260
一八一、揚州醫生……260
第十二章五代（公元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262
一八二、唐慎微……262
一八三、孟昶……262
一八四、韓保昇……262
一八五、李譔……262
一八六、蕭炳……263
一八七、李雲卿……263
一八八、顯德中道士……263
一八九、吳廷紹……263
一九〇、虞洮……264
第十三章遼代（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七六年）……265
一九一、耶律庶成……265
一九二、直魯古……265
一九三、耶律敵魯……266

一九四、迭里特……266
第十四章宋代（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七六年）……268
一九五、劉翰……268
一九六、陳昭遇……268
一九七、王懷隱……269
一九八、王光祐……269
一九九、僧道廣……269
二〇〇、吳復珪……269
二〇一、馬志……270
二〇二、釋洪蘊（按江西通志法堅傳中，載有法蘊，疑「洪」當作「法」，「蘊」當作「蘊」，未知是否，今姑合之，以供參考）……270
二〇三、趙自化……270
二〇四、馮文智……271
二〇五、蘇澄……271
二〇六、劉難經……271
二〇七、李寧……272
二〇八、史載之……272
二〇九、張炳……273
二一〇、劉元賓……273

二一一、釋法堅……273
二一二、甄棲真……274
二一三、高若訥……275
二一四、譚仁顯……277
二一五、許希……277
二一六、嘉祐時鍼醫……278
二一七、王纂……278
二一八、閭士安……278
二一九、李明甫……278
二二〇、曾若虛……279
二二一、曹居白……279
二二二、屠光遠……280
二二三、僧智緣……280
二二四、郝允（附：申受、郝懷質、趙宗古）……281
二二五、虞鹿……283
二二六、孫用和……283
二二七、高保衡……283
二二八、林億……283
二二九、錢乙……284

二三〇、僧奉真（附：元覺、法琮、了初）……286
二三一、黃冠道人……286
二三二、杜嬰……286
二三三、張騤……287
二三四、鄭榮……287
二三五、龐安時……287
二三六、單驤……290
二三七、孫兆……291
二三八、張立德子……291
二三九、仇鼎（附：張君宜）……292
二四〇、黃州僧……292
二四一、蕭氏……293
二四二、郭照乾（附：馮氏、郭敬仲）……293
二四三、張擴……294
二四四、章迪……296
二四五、章濟……296
二四六、宋道方……297
二四七、陳言……297
二四八、都嚮……297

二四九、裴宗元……298
二五〇、陳師文……298
二五一、靳豪（附：靳從謙、靳起蛟）……298
二五二、楊大均……299
二五三、何澄……299
二五四、臧中立……300
二五五、王況……300
二五六、楊介……301
二五七、鄧仲霄……302
二五八、金湯二嬰女……302
二五九、張明德……303
二六〇、朱肱……303
二六一、任元受……304
二六二、李惟熙……304
二六三、陸曮……305
二六四、李生……305
二六五、醫偏腸毒道人……306
二六六、王克明……306
二六七、皇甫坦……307

二六八、范防禦（附：范思賢、范思明）……308
二六九、張永……309
二七〇、張信……309
二七一、李信……309
二七二、張總管……310
二七三、嚴防禦……311
二七四、陳沂……311
二七五、陳諫……312
二七六、李立之……312
二七七、嚴三點……312
二七八、王繼先……313
二七九、許叔微……313
二八〇、錢聞禮……314
二八一、僧慈濟（附：神濟）……314
二八二、段康年……315
二八三、張元珪……315
二八四、沈良惠……316
二八五、朱杰（附：朱鼎）……316
二八六、楊文修……316

二八七、吳源……316
二八八、嵇清（附：嵇勝）……317
二八九、邢氏……317
二九〇、郭時芳……318
二九一、僧文宥……318
二九二、孫琳……319
二九三、陳自明……319
二九四、滕伯祥……319
二九五、錢原濬……320
二九六、江嘉……320
二九七、陳文中……320
二九八、戴煟……321
二九九、吳觀善……321
三〇〇、錢寶……321
三〇一、張濟……322
三〇二、初虞世……322
三〇三、張銳……322
三〇四、楊士瀛……323
三〇五、鄭漿……323

三〇六、懷居士……324
三〇七、吳鎔……324
三〇八、謝復古……324
三〇九、林頤壽……324
三一〇、劉伯桓……325
三一一、張季明……325
三一二、范九思……325
三一三、周與權……326
三一四、任度……326
三一五、程約……326
三一六、唐與正……327
三一七、王朝弼（附：王淵、王槐）……327
三一八、宋彥舉……329
三一九、丘經歷……329
三二〇、郎簡……329
三二一、周洪……330
三二二、崔世明……330
第十五章金代（公元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三年）……331
三二三、李慶嗣……331

三二四、紀天錫……331
三二五、張元素……331
三二六、劉完素……332
三二七、張從正……332
三二八、竇漢卿……333
三二九、成無己……333
三三〇、王博（附：韓熒）……334
三三一、丘處機……334
第十六章元代（公元一二七七年至一三六八年）……335
三三二、李元……335
三三三、麻九疇……335
三三四、王仲明，……335
三三五、王弘毅……336
三三六、王鏡澤……336
三三七、劉資深……336
三三八、許國禎……336
三三九、李浩……337
三四〇、李杲……337
三四一、曾世榮……340

三四二、陸怡……340
三四三、釋普映……341
三四四、釋拳衡……341
三四五、楊元直……341
三四六、葛應雷……341
三四七、葛應澤……342
三四八、羅知悌……342
三四九、朱震亨……343
三五〇、王珪……361
三五一、潘璟……361
三五二、危亦林……361
三五三、余士冕……362
三五四、張謹……362
三五五、劉畝……362
三五六、葉汝楠……362
三五七、沈好問……363
三五八、葉如菴……363
三五九、樊子晉……363
三六〇、趙良……364

三六一、吳綬……364
三六二、徐存誠……364
三六三、陳白雲……364
三六四、吳恕……365
三六五、唐永卿……365
三六六、陸文圭……365
三六七、趙才魯……365
三六八、梁周泰……366
三六九、王東野（附：曠世儦）……366
三七〇、陸仲遠……366
三七一、廖文彬……366
三七二、王翼……367
三七三、李詗……367
三七四、宋會之……367
三七五、徐復……368
三七六、劉開……368
三七七、王公顯……368
三七八、周真……369
三七九、黃子厚……369

三八〇、劉塤……369
三八一、徐豳……370
三八二、楊用安……370
三八三、袁坤厚……370
三八四、謝縉孫……370
三八五、陳瑞孫……370
三八六、熊景先……371
三八七、伍子安……371
三八八、莫仲仁……371
三八九、沈光明……371
三九〇、劉仲宣……372
三九一、潘濤……372
三九二、劉光大……372
三九三、王君迪……373
三九四、徐文中……373
三九五、史可甦……373
三九六、程深甫……374
三九七、范天錫……374
三九八、徐道聰……374

三九九、薩守堅……375
四〇〇、何順中……375
四〇一、項昕……375
四〇二、王好古……377
四〇三、戴同父……377
四〇四、朱肯堂（附：朱彥實、朱瑩、秦子通）……378
四〇五、羅天益……378
四〇六、嚴子成……379
第十七章明代（公元一二六八年至一六六二年）……381
四〇七、葛乾孫……381
四〇八、貝元瓚……383
四〇九、范益……383
四一〇、胡重禮……384
四一一、祝定……384
四一二、李恆……384
四一三、吳伯參……385
四一四、王道中（附：王大坤）……385
四一五、韓懋……385
四一六、沙金……385

四一七、沈貞……386
四一八、許律……386
四一九、董伯儒……386
四二〇、倪維德……386
四二一、趙良仁……388
四二二、潘仁仲……388
四二三、雷伯宗……389
四二四、滑壽……389
四二五、呂復……393
四二六、劉勉……396
四二七、王德文……397
四二八、廖壽山……397
四二九、王履……397
四三〇、石逵……398
四三一、韓昌……398
四三二、吳弘道……399
四三三、唐協極（附：唐歸極、唐遵極）……399
四三四、濮鏞……400
四三五、周漢卿……400

四三六、許諶……403
四三七、郝志才……403
四三八、陶浩……403
四三九、王立……403
四四〇、周觀道……404
四四一、俞用古……404
四四二、劉琮玉……405
四四三、劉浩……405
四四四、孫理……405
四四五、沈繹……405
四四六、徐富……405
四四七、劉純……406
四四八、倪居敬（附：徐鎮、蔣正齋）……406
四四九、余廷瑞……406
四五〇、楊文德……407
四五一、高道者……407
四五二、殳珪（附：錢萼）……407
四五三、戴思恭……408
四五四、王仲光……412

四五五、王潮……413
四五六、施存善……413
四五七、韓凝（附：韓冲）……413
四五八、劉觀……414
四五九、徐孟容妻陸氏……414
四六〇、安鳳……414
四六一、嚴景……414
四六二、嚴樂善……415
四六三、王彥昭……415
四六四、王哲……416
四六五、李肅……416
四六六、韓彝（附：韓奭）……417
四六七、趙道震……418
四六八、陳以誠、……418
四六九、許景芳（附：許敬）……418
四七〇、王伯承（附：沈仲實、沈承先）……419
四七一、陸昂……419
四七二、彭正……419
四七三、陳貴……420

四七四、陸完……420
四七五、韓履祥……420
四七六、駱善由……420
四七七、金子性……420
四七八、倪讓……421
四七九、蔣武生……421
四八〇、祝仲寧……422
四八一、張年……423
四八二、劉彥清……423
四八三、虞君平……423
四八四、李瑢（附：李信、李炅）……424
四八五、徐孟會（附：徐孟恂）……424
四八六、陳君佐……424
四八七、樓宗望……425
四八八、韓左……425
四八九、翁晉……425
四九〇、萬全……425
四九一、吳誠……426
四九二、沈以潛……426

四九三、葛哲……427
四九四、徐樞……427
四九五、孫希禮……427
四九六、姚暘（附：姚蒙、沈元吉）……428
四九七、陳常……428
四九八、王興宗……429
四九九、姚良……429
五〇〇、錢瑛……429
五〇一、摸先生……430
五〇二、楊云……430
五〇三、王尚……430
五〇四、盛寅……431
五〇五、張存……433
五〇六、劉冠……434
五〇七、周振譽……434
五〇八、欽謙……434
五〇九、何全……435
五一〇、蔣博……435
五一一、徐沛……435

五一二、胡俊……435
五一三、徐彪……436
五一四、王思忠……437
五一五、方政……437
五一六、陸惟恭……437
五一七、武瓛……437
五一八、張源……438
五一九、蔣主善……438
五二〇、徐述（附：徐迪、徐選）……439
五二一、陸麟（附：陸朝、嚴漢）……440
五二二、錢時用……441
五二三、劉國符……441
五二四、鄒兆麟……441
五二五、虞摶……441
五二六、程朋……442
五二七、徐嘉嗣……442
五二八、彭賓……442
五二九、王容……442
五三〇、蔣宗武……443

五三一、周溥……443
五三二、陳公賢……444
五三三、武鳴岡……444
五三四、劉琮……445
五三五、黃瑥……445
五三六、何欽……446
五三七、任傑……446
五三八、葉伯清……446
五三九、張福興（附：張榮）……447
五四〇、方叔和……447
五四一、王觀……447
五四二、周濟廣……448
五四三、劉毓……448
五四四、李懋……448
五四五、劉川……448
五四六、陳光遠……449
五四七、鄭誼……450
五四八、鄭疆……450
五四九、李信……450

五五〇、胡廷寅……451
五五一、黃武……451
五五二、葛林……451
五五三、費傑……452
五五四、胡新……453
五五五、孫復吉……453
五五六、薛鎧……454
五五七、陳憲……454
五五八、施仲謨（附：施廉）……454
五五九、任榮，……455
五六〇、李先春……455
五六一、凌雲……456
五六二、聶瑩……457
五六三、袁仁……457
五六四、高昶……458
五六五、趙鏜……458
五六六、李玉……459
五六七、吳傑……459
五六八、樓英……461

五六九、林彥圭……461
五七〇、丁杞……461
五七一、張世華……461
五七二、汪宦……462
五七三、趙銓……462
五七四、吉兆來……463
五七五、司馬隆……464
五七六、鄭元厚……464
五七七、諸餘齡……465
五七八、盧復（附：盧之頤）……465
五七九、孫卓三……465
五八〇、王綸……466
五八一、袁廷用……467
五八二、袁琯……467
五八三、戴廷贄……467
五八四、袁瑾……467
五八五、胡尚禮……467
五八六、許紳……468
五八七、謝儒（附：謝世泰）……468

五八八、林惙……468
五八九、呂夔（附：呂應鐘）……469
五九〇、袁東……469
五九一、焦蘊穩……470
五九二、王金……470
五九三、沈惠……470
五九四、張鶴溪……471
五九五、龔信（附：龔廷賢）……472
五九六、王溥……472
五九七、李秋……472
五九八、李守欽……473
五九九、鄭文賢……473
六〇〇、麻東輝……474
六〇一、李瞻……475
六〇二、宋銓……476
六〇三、尤仲仁……476
六〇四、繆坤……477
六〇五、丁瓚……477
六〇六、薛己……477

六〇七、王沐……477
六〇八、申相……478
六〇九、陳景魁……478
六一〇、汪機……479
六一一、李可大……479
六一二、李時珍……481
六一三、繆希雍……482
六一四、龐鹿門……482
六一五、楊守吉……483
六一六、陸厚……484
六一七、高武……484
六一八、趙獻可……484
六一九、鍾大延……485
六二〇、嚴仁泉（附：嚴蘇泉、吳少垣、吳繼軒、僧心齋、周僧、李僧、李氏、楊氏、馮遯齋、張東、何心仁）……486
六二一、李中梓……486
六二二、李奎（附：李蘭泉）……486
六二三、張暉（附：張翰）……487
六二四、賀岳……487

六二五、張霆（附：談寵）……487
六二六、錢同文……488
六二七、鮑大才……488
六二八、韓德基……489
六二九、石涵玉……489
六三〇、盛賜祿……490
六三一、吳中允……490
六三二、祝文琳……490
六三三、孫鈍（附：皇甫泰）……491
六三四、錢寰……491
六三五、俞橋……491
六三六、嚴元……492
六三七、過龍……492
六三八、金綬……492
六三九、葉文齡……493
六四〇、張榮……493
六四一、曹察齋……493
六四二、賣藥人……494
六四三、沈道輝……494

六四四、沈汝孝（附：錢惟邦、盧似立）……494
六四五、唐繼山……495
六四六、李尚元……495
六四七、王有禮……496
六四八、瞿介福……496
六四九、鄒志夔……496
六五〇、張文遠……497
六五一、湯文……497
六五二、徐春甫……498
六五三、施夢暘……498
六五四、左維垣……498
六五五、釋普照……498
六五六、王肯堂……499
六五七、陶華……499
六五八、秦昌遇……500
六五九、徐延賞……500
六六〇、華摛藻……501
六六一、郁光始（附：張逸）……501
六六二、劉覽（附：金元德）……501

六六三、張萬春（附：丁鳳梧）……502
六六四、潘師正……502
六六五、吳中秀……502
六六六、周子幹……503
六六七、焦耿芳……504
六六八、孫廣……504
六六九、余淳……504
六七〇、劉承宗……504
六七一、殷榘……505
六七二、胡任……506
六七三、賀良爵……506
六七四、姜宸……507
六七五、松陽道人……507
六七六、鄭之彥……508
六七七、孟繼孔……508
六七八、朱儒……508
六七九、衛周佐……509
六八〇、項森……509
六八一、葉以然……510

六八二、蘇廷榮……510
六八三、宋金鏞……510
六八四、何宜健……511
六八五、劉一鵬……511
六八六、王朝憲……511
六八七、管澤……512
六八八、王尚德……512
六八九、崔瑞生……512
六九〇、黃用卿……513
六九一、程國令……513
六九二、余中瑞……513
六九三、龍希達……513
六九四、張玠……514
六九五、謝武……514
六九六、曹鶴徵……514
六九七、郭邦信……515
六九八、陳時榮……515
六九九、蘇世……516
七〇〇、黃至……516

七〇一、陰有瀾……516
七〇二、賈汝棟……517
七〇三、焦桂芳……517
七〇四、崔真人……517
七〇五、何鑾（附：何如曾）……518
七〇六、喬迨（附：喬士琰、喬在修）……518
七〇七、王綖……519
七〇八、程應龍……519
七〇九、劉繼芳……520
七一〇、李玘……520
七一一、林森……520
七一二、曾梯……520
七一三、周文翰……521
七一四、葉嘉穀……521
七一五、尹時輅……521
七一六、陳淑茂……522
七一七、周文銓……522
七一八、王一鵬……524
七一九、楊炳……524

七二〇、薛仁附……525
七二一、張祉……525
七二二、張謨……525
七二三、趙瑄……526
七二四、樊胡……526
七二五、謝承文……527
七二六、于濂……527
七二七、劉文開……527
七二八、曲伸……528
七二九、朱包蒙……528
七三〇、霍愷……529
七三一、司馬大復……529
七三二、戴思謙……530
七三三、鄧彥仁……530
七三四、是巨淵……530
七三五、郭福順……531
七三六、林道飛……531
七三七、黃升……531
七三八、陳所蓄……532

七三九、何爌……532
七四〇、王仍奕……532
七四一、何應璧……533
七四二、鄭熙……533
七四三、宗文魁……533
七四四、張康忠……534
七四五、姚濬……534
七四六、黃庭森（附：黃國熙）……534
七四七、李暘……535
七四八、連希谷……535
七四九、吳容……535
七五〇、蔡璿……536
七五一、白鷗……536
七五二、林文友……536
七五三、陳道……536
七五四、錢宗道……537
七五五、顧顒……537
七五六、胡田……537
七五七、陳嘉謨……537

七五八、陳鶴……538
七五九、游延受……538
七六〇、唐祖官……538
七六一、江時途……539
七六二、黃良佑……539
七六三、程霽春……539
七六四、蔡孟熙……539
七六五、朱之光……539
七六六、陳翔梧……540
七六七、徐光瑞……540
七六八、羅鍊……540
七六九、喻守淳……541
七七〇、毛梓孫……541
七七一、趙夢弼……541
七七二、張大綱……542
七七三、張鳴鳳……542
七七四、艾弘……542
七七五、翁朝縉……543
七七六、李恆……543

七七七、徐待徵……543
七七八、王錫……544
七七九、鎖萬言……544
七八〇、朱績……544
七八一、葛天爵……544
七八二、萬拱……545
七八三、楊載……545
七八四、喻化鵬……545
七八五、夏閣……546
七八六、宋子京……546
七八七、駱驤……547
七八八、劉從周……547
七八九、王中立……547
七九〇、常效先……547
七九一、呂愷陽……548
七九二、徐仲宇……548
七九三、伍鳳……548
七九四、林元真……548
七九五、魏直……549

七九六、王應華……549
七九七、徐純卿……549
七九八、丁煥……549
七九九、鄧文伸……550
八〇〇、湯玉（附：湯玠）……550
八〇一、趙巒……550
八〇二、戴聰……551
八〇三、程明佑……551
八〇四、周應化……551
八〇五、張機……552
八〇六、王賜爵……552
八〇七、錢寶……552
八〇八、石藏用……553
八〇九、何允恭……553
八一〇、僧坦然……553
八一一、鄭文誥……554
八一二、徐應顯……554
八一三、劉煇……555
八一四、傅子鳳……555

八一五、田偉……555
八一六、劉售……555
八一七、紀能……556
八一八、彭璨……556
八一九、金順……556
八二〇、胡夢祖……556
八二一、王守誠……557
八二二、袁木……557
八二三、祁嗣籙……557
八二四、蔡永烈……558
八二五、殷傳……558
八二六、聶寵……558
八二七、饒進……558
八二八、陳崇仁……559
八二九、張允通……559
八三〇、何瑞玉……559
八三一、伍藥樵……560
八三二、王愛溪……560
八三三、楊太和……560

八三四、張子兒……560
八三五、黃昶……561
八三六、張棟……561
八三七、韓醫婦……561
八三八、張太極……562
八三九、徐昇泰……562
八四〇、郁震……562
八四一、翁應祥……563
八四二、應勝……563
八四三、應昌魁……563
八四四、胡墀……563
八四五、倪朱謨……564
八四六、馬更生……564
八四七、王培元……565
八四八、姚能……565
八四九、丁毅……565
八五〇、周從魯……565
八五一、袁班……566
八五二、嚴觀（附：嚴泰）……566

八五三、姜居安……567
八五四、彭浩……567
八五五、無名道人……567
八五六、余世規……568
八五七、錢德富……568
八五八、裘世滿……568
八五九、張軫……568
八六〇、呂秉常……569
八六一、李應日……569
八六二、郭琬……569
八六三、權盛……570
八六四、俞濤……570
八六五、謝表……570
八六六、周一龍……571
八六七、范應春……571
八六八、莫士英……572
八六九、吳世纓……573
八七〇、翁禹訓……573
八七一、鄒觀……573

八七二、董和……574
八七三、劉大成……574
八七四、凌瑄……574
八七五、周濟……574
八七六、郭欽誥……574
八七七、吳毓昌……575
八七八、張大經……575
八七九、孫櫓……576
八八〇、羅世頌……576
八八一、張文啟……576
八八二、陳時寵……577
八八三、吳嗣昌……577
八八四、吳奐……577
八八五、沈士逸……577
八八六、夏以時……578
八八七、僧海淳……578
八八八、潘楫……579
八八九、熊宗立……579
八九〇、程伯昌……579

八九一、李慎齊……579
八九二、王朝請……580
八九三、陳錞……580
八九四、俞承春……580
八九五、張愷……581
八九六、程世光……581
八九七、楊賁亨……581
八九八、盛宗禎……582
八九九、姚英煥……583
九〇〇、姚德徵（附：姚懼）……583
九〇一、金璿……583
九〇二、盛躍龍……584
九〇三、吳彥德……584
九〇四、葛方覃……584
九〇五、李法謙……585
九〇六、林存祥……585
九〇七、許宏……585
九〇八、鄒福……586
九〇九、黃世德（附：黃錦）……586

九一〇、潘承秀……586
九一一、吳敬泉……586
九一二、包元第……587
九一三、江文照……587
九一四、郭居易……587
九一五、倪一位……588
九一六、童尚友……588
九一七、吳淇……588
九一八、張柏……588
九一九、邵明彝……589
九二〇、王子英……589
九二一、陳宗文……589
九二二、僧希遁……590
九二三、李立之……590
九二四、歐陽植……590
九二五、王應運……591
九二六、鄒立坤……591
九二七、李明遠……591
九二八、孔貞大……591

九二九、李杜……591
九三〇、張達泉……592
九三一、成醫官……592
九三二、林芝……593
九三三、王兆年……593
九三四、趙璧……593
九三五、陳善道……594
九三六、倪守泰……594
九三七、李源……594
九三八、賴湯銘……594
九三九、袁忱……595
九四〇、盛曠（或作盛愷）……595
九四一、藍玉仲（附：劉奎、劉仲）……596
九四二、章一第……597
九四三、僧曉雲……597
九四四、劉嬾窩……597
九四五、鄭燿……598
九四六、姚迪昌……598
九四七、喜良臣……598

九四八、陳嘉詔……599
九四九、張名藩……599
九五〇、趙玉璧……599
九五一、劉順……599
九五二、姚侃……600
九五三、馮國鎮……600
九五四、周宗嶽……600
九五五、郭桂……601
九五六、周春谷……601
九五七、方炯……601
九五八、方士……602
九五九、劉菽……602
九六〇、張汝霖……602
九六一、藥三德……603
九六二、潘文源……604
九六三、林時……604
九六四、程國輔……604
九六五、汪副護……605
九六六、劉松泉……605

九六七、吳士龍……606
九六八、宋武……606
九六九、王貫……607
九七〇、施文彬……607
九七一、王敏……607
九七二、李守道……608
九七三、曹德……608
九七四、鄭欽諭……609
九七五、沈與齡……609
九七六、沈頲……609
九七七、汪梧……609
九七八、張冲虛……610
九七九、沈真……610
九八〇、張溫……610
九八一、蘇濬……611
九八二、江一道……611
九八三、蔣曉……611
九八四、魏思敬……612
九八五、汪顯高……612

九八六、施教……612
九八七、江德泮……612
九八八、莊履嚴……613
九八九、顧儒……613
九九〇、高叔宗……613
九九一、江碧雲……614
九九二、邢增捷……614
九九三、吳文獻……614
九九四、朱習存……614
九九五、胡文采……615
九九六、吳慶龍……615
九九七、劉聖與……616
九九八、朱日輝……616
九九九、釋湛池……616
一〇〇〇、江志洪……617
一〇〇一、劉登洲……617
一〇〇二、竇良茂……617
一〇〇三、彭用光……617
二〇〇四、于應震……617

一〇〇五、王昂……618
一〇〇六、汪繼昌……618
一〇〇七、項世賢……619
一〇〇八、余元懋……619
一〇〇九、靳尚才……619
一〇一〇、何可量……620
一〇一一、潘大槐……620
一〇一二、朱良翰……620
一〇一三、潘大桂……621
一〇一四、郭東……621
一〇一五、楊量……621
一〇一六、雷時中……622
一〇一七、史寶……622
一〇一八、傅璪……622
一〇一九、郁士魁……623
一〇二〇、唐朴……623
一〇二一、唐椿……623
一〇二二、唐杲……624
一〇二三、袁時……624

一〇二四、上官榜……624
一〇二五、司軻……625
一〇二六、劉夢松……625
一〇二七、毛曦……625
一〇二八、王日謹……626
一〇二九、馬一陽……626
一〇三〇、邵顯士……626
一〇三一、柴時寧……626
一〇三二、陳得祥……627
一〇三三、胡銳……627
一〇三四、錢安……627
一〇三五、馮喆……628
一〇三六、袁澤（附：馬菊南）……628
一〇三七、蔡天奇……628
一〇三八、洪魁八……629
一〇三九、徐啟元……629
一〇四〇、孫之普……629
一〇四一、高隱（附：卞模）……629
一〇四二、吳嘉言……630

一〇四三、王禹道……630
一〇四四、張用謙（附：徐吾元）……630
一〇四五、劉嘉謨……631
一〇四六、侯邦寧……631
一〇四七、鄭鎰……631
一〇四八、史仕……632
一〇四九、李可全……632
一〇五〇、李宏要……632
一〇五一、顏守正……633
一〇五二、鄭富……633
一〇五三、張琦……633
一〇五四、董教清……633
一〇五五、甯守道……634
一〇五六、黃朴菴……634
一〇五七、王德孚……634
一〇五八、丘珏……634
一〇五九、陳人……635
一〇六〇、饒士守……635
一〇六一、余國用……635

一〇六二、黃旻曙（附：徐成吉）……636
一〇六三、孫子奕……636
一〇六四、奚鳳鳴……636
一〇六五、程式……637
一〇六六、朱廷臣……637
一〇六七、陶欽臣……637
一〇六八、宋光紳……637
一〇六九、李生（附：王生）……638
一〇七〇、王大國……638
一〇七一、闞仁……639
一〇七二、李德麟……639
一〇七三、鄒士錡……640
一〇七四、徐文相……640
一〇七五、馮時近……640
一〇七六、洪濤……641
一〇七七、吳文朗……641
一〇七八、丘可封……641
一〇七九、車國瑞……642
一〇八〇、李應龍……642

一〇八一、支喬望……642
一〇八二、章益振……642
一〇八三、唐貴卿……643
一〇八四、唐正卿……643
一〇八五、周簠……643
一〇八六、王光隆……643
一〇八七、胡忠……643
一〇八八、孫世贊……644
一〇八九、楊名遠（附：楊淑楨）……644
一〇九〇、王衎之……644
一〇九一、姚美……645
一〇九二、支喬楚……645
一〇九三、態元會……645
一〇九四、羅憲順……645
一〇九五、王思中……646
一〇九六、程公禮（附：程邦賢、蔣氏、程相、方氏）……647
一〇九七、魯烈……648
一〇九八、姚井……648
一〇九九、馮煦……649

一一〇〇、陸金……649
一一〇一、唐守元……649
一一〇二、吳悅……650
一一〇三、徐桂菴（附：徐光瑞）……650
一一〇四、張培……650
一一〇五、吳元溟……651
一一〇六、劉貴柄……651
一一〇七、查萬合……651
一一〇八、鄺賢貞……652
一一〇九、陶養恆……652
一一一〇、郭民安（附：郭民康）……652
一一一一、徐宗彝……653
一一一二、金有奇……653
一一一三、李光武……653
一一一四、鮑宗益……654
一一一五、方鼎……654
一一一六、蔚之瑚……655
一一一七、方超……655
一一一八、李潭……655

一一九、吳邦寧……655
一二〇、汪汝桂……656
一二一、畢藎臣……656
一二二、侯周臣……657
一二三、吳羲坤……657
一二四、雷時震……658
一二五、趙律……658
一二六、姜岷……658
一二七、來師會……659
一二八、林時……659
一二九、劉一誠……659
一三〇、周理卿……659
一三一、朱天璧（附：酆氏）……660
一三二、謝以聞……660
一三三、方模……660
一三四、姚應鳳……661
一三五、任二琦……663
一三六、江道源……664
一三七、費啟泰……664

一一三八、陳治……664
一一三九、李臺春……664
一一四〇、康瀜……665
一一四一、閔自成……665
一一四二、張介賓……666
一一四三、吳嘉善……666
一一四四、胡啟宗……667
一一四五、馬蒔……667
一一四六、許學文……667
一一四七、王元標……667
一一四八、翟良……668
一一四九、韓應魁……668
一一五〇、石震……669
一一五一、童鏊……669
一一五二、湯啟暘……669
一一五三、許成仁……669
一一五四、黃俊……670
一一五五、張景皐……670
一一五六、方焌（附：方策）……670

一一五七、吳通……670
一一五八、徐恭……671
一一五九、胡傑（附：胡瑾）……671
一一六〇、徐英……671
一一六一、芮經……671
一一六二、宣士能……671
一一六三、濮恩……672
一一六四、蘇庶……672
一一六五、姜調鼎……672
一一六六、許夢熊……672
一一六七、王佑賢……673
一一六八、應克信……673
一一六九、賈以德……673
一一七〇、徐應顯……674
一一七一、盧君鎔……674
一一七二、盧潛……674
一一七三、曹秉鉉……674
一一七四、靳鴻緒……674
一一七五、吳邦憲……675

一一七六、張遂辰……675
一一七七、陳應熊……676
一一七八、邵達……676
一一七九、馬兆聖……676
一一八〇、張涵高（附：黃五芝、伍承橘）……676
一一八一、朱正誼……676
一一八二、劉默……677
一一八三、李維麟……677
一一八四、戚秉恆（附：沈綬、黃五辰、陳明祈、陳應塤、戚宗揚）……677
一一八五、沈時譽……677
一一八六、陳驥……678
一一八七、胡相明……678
一一八八、陳鳴佐……678
一一八九、吳呂渭……678
一一九〇、芮養仁……679
一一九一、陳于玉……679
一一九二、周之藩……679
一一九三、劉邦永……680
一一九四、洗嘉徵……681

一一九五、馬應勳……681
一一九六、尚炯……682
一一九七、程元煜……682
一一九八、姚起鳳……683
一一九九、陳鳳典……683
一二〇〇、祝堯民……684
一二〇一、江承儁……685
一二〇二、張惟一（附：王名高）……685
一二〇三、張約……685
一二〇四、張鸞……685
一二〇五、馮纘聖……686
一二〇六、田養德……686
一二〇七、劉孔熠……686
一二〇八、霍應兆……687
一二〇九、鄭汝煒……687
一二一〇、祝道行……687
一二一一、劉新國……687
一二一二、凌鳳儀……688
一二一三、曹建……688

一二二四、王宏翰……688
一二二五、俞同琇……689
一二二六、汪光爵……689
一二二七、潘時……689
一二二八、陸承宣……689
一二二九、劉維祥……690
一二二〇、吳天爵……690
一二二一、余正宗……690
一二二二、周英……690
一二二三、程伯益……691
一二二四、余紹寧……691
一二二五、何明鼎……691
一二二六、燕士俊……692
一二二七、羅慕菴……692
一二二八、李熙春……692
一二二九、黃鉉……693
一二三〇、徐成章……693
一二三一、張靖……693
一二三二、王一鳳……693

一二三三、黃嘉章……694
第十八章清代（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九一一年）……695
一二三四、吳有性……695
一二三五、戴天章……695
一二三六、余霖……696
一二三七、劉奎……696
一二三八、喻昌……697
一二三九、徐彬……697
一二四〇、張璐……698
一二四一、高斗魁……699
一二四二、周學海……699
一二四三、張志聰……700
一二四四、高世栻……701
一二四五、張錫駒……701
一二四六、陳念祖……701
一二四七、黃元御……702
一二四八、柯琴……702
一二四九、尤怡……704
一二五〇、葉桂……704

一二五一、薛雪……705
一二五二、繆遵義……706
一二五三、吳瑭……706
一二五四、吳貞……706
一二五五、章楠……706
一二五六、王士雄……707
一三五七、張琦（附：張曜孫）……707
一三五八、徐大椿……707
一二五九、王維德……709
一二六〇、吳謙……710
一二六一、綽爾濟……711
一二六二、覺羅伊桑阿……711
一二六三、張朝魁……712
一二六四、陸懋修……712
一二六五、王丙……713
一二六六、呂震……713
一二六七、鄒澍……713
一二六八、費伯雄……714
一二六九、王清任（附：唐宗海）……714

一二七〇、傅山……715
一二七一、何世仁……717
一二七二、何其偉……717
一二七三、汪昂……718
一二七四、呂留良……718
一二七五、王子接……718
一二七六、吳儀洛……719
一二七七、李彣……719
一二七八、汪琥……720
一二七九、沈明宗……720
一二八〇、沈金鰲……721
一二八一、周揚俊……721
一二八二、武之望……722
一二八三、曹穎甫……722
一二八四、程林……723
一二八五、程應旄……723
一二八六、董西園……724
一二八七、蕭壎……725
一二八八、錢璜……725

一二八九、魏荔彤……726
一二九〇、謝利恒……726

編者序

觀看坊間中醫古籍，大都以大陸出版為多，台灣所出者，甚少，而大陸自從改繁從簡後，書籍的印行，皆以簡體字為多，因而簡體書籍，充斥於書市，書中所排的版面，也都仿西式的橫書，中式的直書已不復見。雖然簡體書無妨於閱讀，但對於有心於中醫之學者，其字型構造所蘊育的內涵，已不復見，這是簡體書籍所不能勝於繁體書之處，況簡體有多字混用，如乾、干、幹，簡體字都是干，對於習於繁體字的人，實有點在別錯字的感覺。此外，在繁體字使用的地區，要閱讀書籍，還要先學會辨識簡體字，在閱讀上又多了一層阻礙，實在不利於該區域中醫知識的普及。

感恩有此能力為中醫的古籍的電子化盡一分心力，雖然從事中醫繁體古籍的電子化，首先必須找與中醫相關之人員，最好是中醫師，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中醫師，能於診務之餘，空暇之時，願長時間犧牲，醉心於古籍，不旁涉俗務，又能精心點校，以使讀者在閱讀時，文理曉暢，無絲毫的阻礙。像這部份的工程，實在是浩大，所以常令諸多有心親為的中醫師，望而卻步。

像我，一個中醫界的後輩小生，性內向，不喜與人交遊，口中常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心中所繫者，大丈夫當有所作為以利益於後生，所以對於中醫古籍的電子化，便欣然承受而有所著力焉，至於對於免費繁體電子書的編著，以供人下載閱讀，推廣中醫知識，使中醫更為世人所了解，更是醉心於此。然有諸多網

友，喜歡書本的感覺。所以現在將此古籍，經由多次校正、句讀，做成直書，不僅可以用電子書來閱讀，也可以印成書本。當然往後，也將有諸多繁體電子書籍，發布於世，敬請讀者拭目以待。

編者陳永諸敬上

自序

中國醫藥學術源遠流長，自從萌芽、生根、茁壯、開花，以至於結果，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此其間，名醫輩出，代有聖哲，概能秉持「民胞物與」、「利濟眾生」的慈悲心腸，不辭辛勞，為人治病活命，使得我中華民族得以薪火相傳，長保身心健康，永遠屹立於世間。

譬如上古時代的神農皇帝，眼見人民有了疾痛，卻不知用何種藥石醫治，於是親自遍嚐百草的滋味，水泉的甘苦，以求能夠了解藥性療效，竟在一日之間，身遇七十毒，這種以身試藥的大無畏精神，古今中外有幾人能夠做得到？

周代的神醫扁鵲，憑著異乎常人的高超智慧，精究各種醫術，因此他能夠隨機應變，醫療各種不同的奇難病症，而成為名符其實的全科醫生。至於他在兩千多年前所施行的換心手術，即使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仍舊聳人聽聞，在當時就更不用說了。

明代的李時珍，從三十五歲到六十一歲，整整花費了二十六年的時光，前後改寫三次，才完成長達兩百多萬字的本草綱目，使他躍登上中國本草學史的最高王座，並且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李時珍這種持久不懈的恒心和毅力，以及驚人的偉大成就，誰不歎為觀止！

像以上所列舉的名醫，在中國歷史上俯拾皆是，簡直不勝枚舉。固然他們都已經與世長辭，肉體早就消失不見，但是他們的高超醫德和卓越醫術，卻能夠藉

著各種典籍的記載以及本身的著作，流傳給後代，歷久彌新。我們不研究中國醫藥學術則已，如果有心研究中國醫藥學術，並且矢志發揚光大，那麼我們便不能數典忘祖，對於歷代名醫的生平事跡，就必須有確切的一番認識。亞聖孟子曾經說過「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這便是筆者編著此書的真正用意。

筆者編著此書，以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醫術名流列傳為主，再輔以各種經、史、子、集的記載，旁搜遠紹，起自上古時代的神農皇帝，迄於清末民初的謝利恆，共計一千二百九十人，有關他們的籍貫、生平、醫案、醫學、著作等，都竭力網羅，資料堪稱最為齊全完備，並且加上了新式的標點符號，以利讀者閱讀。由於筆者學識有限，掛一漏萬的地方在所難免，希望海內外的方家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黃三元謹識於濱水居

第一章上古時代（公元前三〇〇〇年至二五九八年）

一、神農

△易經繫辭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淮南子脩務訓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蜯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搜神記

神農以褚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生，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帝王世紀

神農氏牛首人身，生有聖德，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之弊，嘗味草木，宣藥療疾，以救夭傷之命，立市廛以通貨財，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著本草四卷。

△通志三皇紀

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連山氏，亦曰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人皇。

少典之元子，其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也。女登有龍之感，而生神農焉。長於姜水，故為姜姓；以火德王天下，故為炎帝。

民不粒食，未知耕稼，於是因天時，相地宜，始作耒耜，教民蓺五穀，故謂之神農。民有疾病，未知藥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溫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義，皆日嘗而身試之，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

或云「神農嘗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後世承傳為書，謂之神農本草」。

又作方書，以救時疾，復演八卦而為六十四卦，名之曰歸藏。作都于陳，後徙魯。

二、黃帝

△素問上古天真論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帝王世紀

黃帝有熊氏，龍顏有聖德，可謂天授自然之體。猶不能坐而得道，故以地黃元年正月甲子，遊名山以求神仙，著體診則，問對雷公、岐伯、伯高、少俞之論，備論經脈，傍通問難，以為經教，制九鍼，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外紀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史記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莢。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惠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三、僦貸季

△素問

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路史

神農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察和齊，摩踵詵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

（僦貸季，岐伯祖之師也。天師岐伯對黃帝云「我於僦貸季理色脈二世矣」。）

△古今醫統

僦貸季，黃帝時人，岐伯師也。岐伯相為問答，著為內經云。

四、岐伯

△古三墳

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疑作忒）。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

△靈樞經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榮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為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為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

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皇甫謐甲乙經序

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之性命，窮神極變，而鍼道生焉。

△帝王世紀

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通志三皇紀

帝察五運六氣，乃著岐伯之問，是為內經。或言內經後人所作，而本於黃帝。

△外紀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五氣謂五行之氣，即所謂濕、涼、寒、燥、溫也。五運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路史

黃帝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演倉穀，推賊曹，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

（道基經云「倉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篡位，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上中節之位，亦名天之賊曹，尤忌鍼灸」。素問云「謹候其時，氣乃與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矣」。帝使岐伯嘗味百藥，主典醫病。故家語云「黃帝嘗味草木」。）

△內經序

岐伯為黃帝之臣。帝師之，問醫，著為素問、靈樞，總為內經十八卷。唐太僕王冰次註，為醫之祖，書脈理、病機、治法、鍼經、運氣，靡不詳盡。真天生聖人，以贊化育之書也。今行世。

五、雷公

△素問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

雷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治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

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常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

帝曰「汝受術誦書，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為世所怨」。

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眾多矣。則無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為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為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

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以對」。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資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群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毫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問其狀」？

帝曰「大矣」。

△靈樞經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

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

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

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

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

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腑，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

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

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

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古今醫統

雷公為黃帝臣，姓雷名斅，善醫，有至教論、藥性炮製二冊行世。

六、俞跗（或作俞柎）

△史記扁鵲傳

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

△說苑

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豎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

△韓詩外傳

俞柎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

七、少俞

△古今醫統

少俞，黃帝臣，俞跗弟也。醫術多與其兄同。

八、巫彭（或以為周代人）

△逸周書

巫彭初作醫，周官曰「五穀五藥養其病，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觀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動，遂有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以五氣，養之以五味，節之以祛百病」。

△山海經海內西經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

△路史

黃帝命巫彭、桐君，處方盅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

△古今醫統

巫彭，初作周醫官，謂「人惟五穀五藥養其病，五聲五色視其生，觀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遂用五毒攻之，以藥療之。

九、桐君

△陶弘景本草序

桐君有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

△古今醫統

少師桐君，為黃帝臣，識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藥物，以為君臣佐使，撰藥性四卷，及採藥錄，紀其花葉形色，論其相須相反，及立方處治寒熱之宜，至今傳之不泯。

一〇、伯高氏

△古今醫統

伯高氏，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論脈經，窮究義理，附素問中。

一一、馬師皇

△古今醫統

馬師皇，黃帝時醫也。善識馬形氣生死，治之即愈。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我能醫之」。乃鍼其唇及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又數有龍出其陂，師造而治之，一旦為龍負之而去，莫知所之。

一二、鬼臾區

△王冰素問註

鬼臾區十世祖，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元玉冊。今按文有十二篇。

△古今醫統

鬼臾區，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發明五行，詳論脈經，有問對難經，究盡義理，以為經論，民到於今賴之。

一三、苗父

△說苑

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按：韓詩外傳苗父作弟父）

△古今醫統

苗父，上古神醫，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一四、巫妨

△千金方

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兒顱頤經，以占夭壽，判疾病死生，世相傳授，始有小兒方焉。（按：巢氏巫妨作巫方）

第二章陶唐氏時代（公元前二三五九年至二二五七年）

一五、巫咸

△世本

巫咸，堯帝時臣。以鴻術為堯之醫，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樹樹枯，祝鳥鳥墜。

第三章商代（公元前一七六五年至一一二三年）

一六、伊尹

△皇甫謐甲乙經序

伊尹，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

△通鑑

伊尹，佐湯伐傑，放太甲於桐宮，閔生民之疾苦，作湯液本草，明寒熱溫涼之性、酸苦辛甘鹹淡之味、輕清重濁陰陽升降，走十二經絡表裏之宜。今醫言藥性，皆祖伊尹，著有湯液本草，今行世。

第四章周代（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二四七年）

一七、醫緩

△左傳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搜神記

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

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往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答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

上，肓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為膏肓，而免此難」？答曰「心上為膏，心下為肓。此處針灸不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居其處。

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脈，良久，嘆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肓，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一八、醫和（或作醫緩）

△左傳

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浮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

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是吾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

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語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緡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

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

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

文子曰「醫及國家乎」？

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

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

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蟲匿，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

文子曰「君其幾何」？

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通志列傳

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一九、醫竘

△尸子

醫竘，未詳其姓，春秋時人，秦良醫。有張子求療背疾，謂之曰「非吾背，任君治之」。竘醫之，即愈。必有所委，然後能有所任也。

二〇、范蠡

△古今醫統

范蠡，春秋時越王勾踐之臣，佐越王滅吳，遂退身，遨遊五湖，有服餌之法，可以度世，并授孔安國等，皆成地仙。數百歲，面如童顏，醫藥濟人，不取利。所居處，不二年致富。棄其所積，遷徙別居，逾年而富。人咸稱為陶朱公。問聚財之法，惟曰「種五穀，蓄五牸而已」。

二一、盧氏（附矯氏、俞氏）

△列子力命篇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

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勿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

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

季梁曰「眾醫也，亟屏之」。

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勿可已也」。

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

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二二、長桑君

△史記扁鵲傳

扁鵲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

二三、扁鵲

△戰國策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

君以告左右。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史記扁鵲傳

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强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

曰「雞鳴至今」。

曰「收乎」？

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

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孝而死，臣能生之」。

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

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弃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

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列子湯問篇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借長。

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說苑

扁鵲過趙，趙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蹶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

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冀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

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二四、子陽

△古今醫統

子陽，扁鵲弟子。虢太子死，扁鵲使子陽用厲鍼砭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遂甦。

二五、子豹

△古今醫統

子豹，扁鵲弟子。虢太子疾死，鵲使子豹為五分之熨，八滅之劑和煮之，以熨兩脅下，遂能起坐。

二六、子容（附：子明、陽儀、子越、子游）

△說苑

趙太子暴病而死。扁鵲為診，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反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韓詩外傳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湯，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

二七、鳳綱

△神仙傳

鳳綱者，戰國時漁陽人。常採百草花，水漬之，瓮盛泥封，自正月始，迄九月末。又取瓮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二八、文摯

△呂氏春秋

齊閔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診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

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文摯因出陋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遂乃疾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古今醫統

文摯，戰國時宋之良臣，洞明醫道，兼能異術。龍叔子有疾，文摯令背明而立，從後視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治之，遂愈。

二九、沈羲

△神仙傳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識之。

一日，羲與妻賈共載，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各一，乘從者皆數十騎，朱衣仗劍，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騎人曰「君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迎，侍郎簿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遂載羲昇天，道間人皆見。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車牛在田食苗。羲家恐是邪鬼，將藏山谷間，乃分求不得。

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上天時事。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來賜，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後將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可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也。

第五章秦代（公元前二四六年至二〇七年）

三〇、安期生

△列仙傳

安期生，瑯邪人。嘗賣藥東海，海濱人皆言千歲。秦始皇東遊，請見，與居凡三日，夜賜金璧萬數，出阜鄉亭，皆置而去，乃留書與玉舄一雙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入海求仙藥，未至蓬萊山，風阻而還。

△高士傳

安期生，受學河上丈人，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三一、崔文子

△列仙傳

崔文子，泰山人。世好黃老，自言三百歲。賣藥都市，後作黃散赤丸。民間疫氣死者萬計，凡經文子與散飲之，即活。後至蜀中賣藥，蜀人望之如神仙云。

三二、公孫光

△史記倉公傳

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意悉受書之。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

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留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為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三三、陽慶

△史記倉公傳

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意年

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慶子男殷，意與善。

三四、淳于意

△史記倉公傳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也，主名為誰。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

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心〕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遏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臟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

有時閒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澌。澌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濕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口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殺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濕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眾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

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厥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關）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蕩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

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

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濕，寒濕氣宛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眾醫皆以為蹙。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蹙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貧』，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

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瑯嬛記

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燦，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於診脈。

三五、秦信

△古今醫統

秦信不知何郡人。少敏有量，好經方、本草及黃帝、扁鵲之書，為當代良醫令。

三六、宋邑

△古今醫統

宋邑，臨菑人。至性愛人，酷尚醫術，就齊太倉公淳于意學五診脈論之術，為當世良醫。

三七、高期（附：王禹）

△太平御覽

高期、王禹仕濟北王，為太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學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古今醫統

高期、王禹，仕濟北王太醫令。王以期、禹術未精，令就淳于意學經脈及奇絡結、俞穴所在，定鑱石刺灸之法。歲餘盡通，以此知名。

三八、馮信

△太平御覽

馮信，臨淄人。為淄川王太倉馬長，好醫。淄川王令就淳于意學方，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信受之，擅名漢世。

三九、杜信

△太平御覽

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病，乃專治學醫，倉公甚憐之，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之法。

四〇、唐安

△太平御覽

唐安，臨淄召里人也。性好醫，學於倉公淳于意。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之法，除為齊王侍醫。

四一、蘇耽

△列仙傳

蘇耽，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人稱蘇仙。公早喪所怙，鄉里以仁孝著聞，宅在郡城東北距縣治百餘里。

公與母共食，母曰「無鮮」。公即輟筯起身，取錢而去，須臾，以鮓至。母曰「何所得來」？公曰「縣市」。母曰「去縣道往返百餘里，頃刻而至，汝欺我也」？公曰「買鮓時，見舅氏，約明日至」。次日，舅果至。

一日，雲間儀衛降宅，公語母曰「某受命仙籙，當違色養」。母曰「我何存活」？公以兩盤留母，需飲食，扣小盤，需錢帛，扣大盤，所需皆立至。又語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橘樹，患疫者與井水一升，橘葉一枚，飲之立愈」。後果然。求水葉者，遠至千里，應手而愈。

四二、劉安

△漢書本傳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每宴，見談說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古今醫統

淮南子劉安，資性天成，窮格事物之極，博覽群書，善醫藥，謂「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毒」。王安道謂「淮南子多寓言，夫豈不信」！

四三、王遂

△古今醫統

王遂，不知何郡人。習經方，工於治療，學業精博，為齊王侍御醫。

四四、樓護

△漢書本傳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以薦為廣漢太守。

四五、元俗

△古今醫統

元俗，河間人。餌巴豆，賣藥都市。河間王病瘕，服元俗藥，下蛇數十餘頭而愈。王見元俗於日中無影，以女配之。元俗夜逃去，隱於常山下。

四六、李少君

△神仙傳

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痼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以成藥二劑，并有用戊己之草、后土胎、黃良獸、沉肪先義之根、百草華釀，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淨，調其湯火，合成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

四七、安丘望之

△高士傳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

高，愈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四八、涪翁（附：程高）

△太平御覽

廣漢人郭玉見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見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

四九、郭玉

△後漢書方術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

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

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五〇、李助

△梓潼士女志

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

五一、韓康

△後漢書本傳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日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因道逃遯，以壽終。

五二、張伯祖

△古今醫統

張伯祖，南陽人。性志沈簡，篤好方書，精明脈證，療病十全，當時所重。張仲景從而師之。

五三、張仲景

△何顒別傳

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名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發。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皇甫謐甲乙經序

漢有張仲景，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不能盡記其本末。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仲景論廣伊尹為數十卷，用之多驗。

△襄陽府志

張機，字仲景，南陽棘陽人。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

少時與同郡何顒客遊洛陽，顒謂人曰「仲景之術，精於伯祖」。仲景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傷寒論十卷，

行於世。華陀讀而喜曰「此真活人書也」。又著金匱玉函要略三卷。漢、魏迄今，家肄戶習，論者推為醫中亞聖。而范蔚宗後漢書不為仲景立傳，君子有遺憾焉。

五四、杜度

△古今醫統

杜度，不知何郡人。仲景弟子。識見宏敏，器宇冲深，淡於矯矜，尚於救濟，得仲景禁方，名著當時。

五五、衛沈

△古今醫統

衛沈，仲景弟子。好醫術，有才識，疏撰四逆三部厥經、婦人胎藏經、小兒顱頤經行世，名著當時。

五六、李常在

△神仙傳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人世世見之如故，故號曰常在。

五七、葛越

△神仙傳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年二百八十歲。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五八、王遙

△神仙傳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鼉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

五九、沈建

△神仙傳

沈建，丹陽人也。父為長史。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如此三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六〇、壺翁（附：費長房）

△後漢書本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

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

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

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與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

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

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值於破邊，以頸繞之而死。

後東海君來見葛陵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

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與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

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神仙傳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

時費長房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之識。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每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言無不效。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跳入壺中。長房知非常人，乃日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不辭。積久，長房不少懈，亦不敢有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曰「暮更來」。長房如其言，公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長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

六一、華佗

△後漢書方術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齏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弃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它，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

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

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閒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埶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

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

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

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

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鷸息，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

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三國志方技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驅，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清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

即如佗言，立吐虵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虵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梁，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

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政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它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

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佗別傳

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

琅琊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

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虵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虵頭。虵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虵，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帀，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帀，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

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又有人病兩腳躄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吳普從佗學，徵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鄧處中中藏經序

華先生，諱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好方書，多遊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於公宜山古洞前，忽聞人論療病之法。先生訝其異，潛逼洞竊聽。須臾，有人云「華生在邇，術可付焉」。復有一人曰「此生性貪，不憫生靈，安得付也」？先生不覺愈駭，躍入洞，見二老人衣木皮，頂草冠。先生躬趨左右而拜曰「適聞賢者論方術，遂乃忘歸。況濟人之道，素所好為，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驗，徒自不足耳。願賢者少察愚誠，乞與開悟，終身不負恩」。首坐先生云「術亦不惜，恐異日與子為累，若無高下，無貧富，無貴賤，不務財賄，不憚勞苦，矜老恤幼為急，然後可脫子禍」。先生再拜謝曰「賢聖之語，一一不敢忘，俱能從之」。二老笑指東洞云「石狀上有書一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秘密之」。先生時得書，回首已不見老人。

先生攝怯離洞，忽然不見，雲奔雨瀉，石洞摧塌，既覽其方，論多奇怪，從茲施試，無不神效。先生未六旬，果為魏所戮，老人之言，預有斯驗。

余迺先生外孫也，因弔先生寢室，夢先生引余坐，語「中藏經，真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傳非人」。余覺，驚怖不定，遂討先生舊物，獲石函一具，開之，得書一帙，迺中藏經也。予性拙於用，復授次子思，因以志其實，甲寅秋九月序。

△皇甫謐甲乙經序

漢有華佗，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不能盡記。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劉季琰病發於畏惡，治之而瘥。云「後九年，季琰病應發，發當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終如其言。佗性惡矜技，終以戮死。

△獨異志

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宜盡言，使君之僉我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為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

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挂瘡上」。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

△志怪

後漢末，有得心腹瘕病，晝夜切痛，臨終，勑其子曰「我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鎗，容數合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即成酒焉。

△襄陽府志

華佗洞曉醫方，年百餘歲，貌有壯容。關羽鎮襄陽，與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鏃入骨，佗為之刮骨去毒。後為曹操所殺。

六二、李當之

△古今醫統

李當之，華佗弟子。少通醫經，得佗之傳，尤為精工。

六三、吳普

△後漢書方技傳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

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殺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

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佗別傳

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整，飲食無損。

六四、樊阿

△後漢書方技傳

彭城樊阿從佗學，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

第七章三國時代（公元二二一年至二六四年）

六五、句驪客

△酉陽雜俎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六六、封君達

△神仙傳

封君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行，聞有疾病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字語人，能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古今醫統

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道士。服黃連五十餘年，又入鳥鼠山服汞。百歲如童。常騎青牛，有病殆死者，藥之即活。以衛矛之術，授魏武，入陣不傷。後入丘山，仙去云。

六七、董奉

△三國志士燮傳注

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神仙傳

董奉者，字君異，候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為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為他職，行經候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

又士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恍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士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某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為奉起樓於庭中。

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即為具之。

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為謝燮，加自愛理」。燮聞之，乃起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

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諧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咂，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使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

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為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

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人。

解縣令有女，為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為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聳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南康府志

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有道術，隱廬山。為人治病，不受謝，惟令種杏一株，數年成林，杏熟易穀，以濟貧民。永嘉中仙去。今廬山杏林，乃其遺跡。

六八、負局先生

△列仙傳

負局先生，莫知姓名，負磨鏡局，循吳中磨鏡。遇人輒問「得無有疾苦乎」？有，即出紫丸、赤丸與之，病無不差。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先生家至戶到，與藥，活數萬人。後上吳山絕頂，與人語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愈病」。既去，一日，崖頭有水，色白，從石間流下，病者服之，果驗。

六九、呂博（按櫻寧集又名「廣」，未知孰是。故並錄俟考。）

△玉匱經序

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為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註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

△攖寧集

呂廣，吳太醫令，著難經註解。

七〇、葛仙公（附：鄭隱、鮑元）

△晉書葛洪傳

洪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

第八章晉代（公元二六五年至四一九年）

七一、王叔和

△皇甫謐甲乙經序

漢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亦有所亡失，其論遐遠，然稱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編次比。

△倉公傳

其學皆出於素問。論病微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

△高湛養生論

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拓群論，撰成脈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甘伯宗名醫傳

晉王叔和，高平人。為太醫令。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修養之道。撰脈經十卷，脈訣四卷，脈賦一卷。仲景作傷寒論，錯簡，迨叔和撰次成序，得成全書。

七二、皇甫謐

△晉書皇甫謐傳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

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

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執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

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逐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時魏郡召上計椽，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僚類，咸以為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

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下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眾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遂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

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敍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家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餐，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遁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

大火西穨，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壁，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麟，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敍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

主人笑而應之曰「呼！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觀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多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眾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

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

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日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遁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眾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眾，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為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驅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茶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权；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穠麵，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嚴，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

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

濟陰太守蜀人文正，表以命士有贄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

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

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

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

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㩗為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

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謐所著詩賦詠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謐自序甲乙經

近代王叔和按黃帝內經十八卷、今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其義深奧。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聾，百日方治，要皆淺近。乃撰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去其重複，論其精要，至為十二卷。易曰「觀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見矣。況物理乎」？事類相從，聚之義也。

夫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若不精通於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固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其本論其文有理，雖不切於近事，不甚刪也。若必精要，俟某閒暇，當撰覈以為教經云爾。

△古今醫統

皇甫謐，得風痹疾，因而學醫，集覽經方，手不釋卷，遂盡其妙。所著甲乙經及鍼經行世。

七三、李子豫

△搜神記

李子豫，不知何許人。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神。時許末為豫州刺史，其弟患心腹痛十餘年，殆死。忽一日夜間，自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從此過，以赤丸殺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我不畏之」。於是使人候子豫。子豫至，未入門，患者自聞腹中有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出八毒赤丸與服，須臾，腹中雷鳴疏轉，大利數行，遂愈。今八毒赤丸是也。

七四、程據

△古今醫統

程據，不知何郡人。志性沉毅，雅有度量，少以醫術知名，為太醫令。

七五、張華

△古今醫統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精於經方、本草，診論工奇，理療多效。

七六、裴頠

△晉書裴秀傳

秀子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

△古今醫統

裴頠，河東人。多學術，善醫經，診處通明，方藥精富，於時名臣碩學咸敬服之。官至尚書僕射。

七七、支法存

△千金方序

支法存，嶺表僧人。少以聰慧入道，長以醫術擅名。自永嘉南渡，晉朝士夫不習水土，所患皆軟腳之疾，染者無不斃踣。惟法存能拯濟之，天下知名。

七八、阮偘

△古今醫統

阮偘，字德如，陳留尉氏人。以秀才為郎，博學方技，無不通會，於本草經方治療之法，尤所耽尚。官至河內太守。

七九、張苗

△古今醫統

張苗，不知何郡人。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脈，為時所重。陳廩丘得疾，連服藥，特發汗不出。或曰「汗不出者死」。苗教以燒地，加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而愈。

八〇、于法開

△紹興府志

于法開，好仙釋，後避支遁，居剡。更學醫，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臨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兒下，羊脅裹兒出。

八一、蔡謨

△古今醫統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以儒道自達，吏治知名，有道風，性尚醫學，常覽本草方書，手不釋卷。授揚州刺史。

第八章晉代

八二、殷浩

△醫學入門

殷浩，妙解經脈，著方書。

八三、范汪

△古今醫統

范汪，字元平，潁陽人。少孤，依外家新野庾氏。盧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通百家之言。性仁愛，善醫術，嘗以診恤為事，凡有疾，不以貴賤，皆治之。所活十愈八九。撰方書百餘卷。

八四、宮泰

△古今醫統

宮泰，不知何郡人。好醫術，有一藝長於己者，必千里求之。善診諸病，療上氣尤奇異。製三物散方，治喘咳氣逆最效，世所貴云。

八五、劉德

△古今醫統

劉德，彭城人。少以醫方自達，長以才術知名，切治眾疾，隨手而愈。官至太醫院校尉。

八六、史脫

△古今醫統

史脫，不知何郡人。氣性沉毅，志行敦簡，善診候，明消息，多辨論，治疸證為最高。官拜太醫院校尉。

八七、鄞邵

△古今醫統

鄞邵，不知何郡人。性聰明，有才術，本草經方，誦覽無不通究，裁方治療，有出眾見，制五石散、礬石散等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敬服。

八八、葛洪

△晉書葛洪傳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

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

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練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扇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

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

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古今醫統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自號抱朴子。廣覽群書、諸子百家之言，下至雜文，誦記萬卷。好神仙導引之法，煉丹以期遐年。所著有神仙傳、史集五經諸史百家之言、金匱方、肘後方百卷。年八十餘。人言屍解仙去。

八九、殷仲堪

△晉書殷仲堪傳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

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慼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梠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

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鶚，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

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荊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

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

沒已久，許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歐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為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囊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衿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群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

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

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自此以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

書奏，朝廷許焉。

桓玄在南郡，論四晧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

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玄屈之。

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為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

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遺書止之，仲堪乃還。

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江績等。恢、顗、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顗自遜位。

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洲。

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脩為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己眾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遹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脩。仲堪遑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眾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

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義，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

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為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眾赴之，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客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脈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

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九〇、許遜

△古今醫統

許遜，字敬之，為旌陽縣令。時郡民患疫，十死八九。敬之以神方拯濟，符呪所及，皆登時愈。至於沉疴，亦無不愈者。傳聞於他郡，有疾者連路而求療，日以千計。敬之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于中，令飲皆愈。老稚羸僊之不能至者，汲水歸以飲之，皆獲痊愈，積功成道，白日飛昇。

第九章南北朝時代（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九年）

九一、徐熙

△南史張邵傳

東海徐熙，濮陽太守。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甗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

九二、蘇家

△千金方

中古巫妨小兒顱頤經、小兒方，逮於晉、宋，江左推諸蘇家，傳習有驗，流於人間。

九三、徐秋夫

△南史張邵傳

徐熙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江南通志

徐秋夫，工醫，善鍼，鹽城人。為射陽令，夜聞鬼聲，呻吟甚苦，叱問之，曰「身是斛律斯，雖死患腰痛，聞君善醫，求拯拔」。徐曰「汝鬼也，術何從施」？曰「以草束形，呼我名治之」。如其言，下二鍼。里人夜聞鬼來謝云「疾已愈」。時謂其術能通神。

九四、徐道度

△南史張紹傳

徐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諸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九五、羊欣

△宋書本傳

羊欣，字敬元。素好黃老，嘗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

△古今醫統

羊昕，字敬元。好文藝，敦方藥，蒞事詳審，治疾尤精，能以拯濟奇功。累遷中散大夫、義興太守。

九六、薛伯宗

△南史張邵傳

薛伯宗善徙擁誼，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九七、僧深

△千金方序

僧深，宋、齊間人。少以醫術鳴，善療腳耎之疾。當時所服，撰錄支、法存等書，諸家舊方三十餘卷，經用多效，時人號曰「深公方」云。

九八、秦承祖

△古今醫統

秦承祖，不知何郡人。性耿介，而精于方藥，不分貴賤，咸治療之如一。

九九、劉涓子

△古今醫統

劉涓子，不知何郡人。晉末，于丹陽郊外射獵，忽有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如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弟子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云「主人昨夜為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小兒主人為誰？答曰「是黃老鬼」。乃窺小兒還，將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呼，突而前，三人並走，止遺一帙癰疽方，并一臼藥。涓子得

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金瘡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天以此方授武帝也」。演為十卷，號曰「鬼遺方」云。

一〇〇、褚澄

△南齊書褚淵傳

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櫻，又贖淵介幘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南史褚澄傳

褚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

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

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櫻，又贖彥回介幘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河南通志

褚澄，陽翟人。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氏遺書。

△古今醫統

褚氏遺書，謂女人脈反男子，以心肺候兩尺。此其妄謬，疑後人托名以欺人，學者審之。

一〇一、徐文伯

△南史張邵傳

徐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富貴亦能救人

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為效與嗣伯相將。宋孝武路太后病，眾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眾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一〇二、徐嗣伯（或作「徐嗣」）

△南齊書褚淵傳

時東陽徐嗣，醫術妙。有一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令傖父髁身坐石，啟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黰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黰處

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南史張邵傳

徐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陳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乏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

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眾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

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黰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黰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一〇三、陶弘景

△南史陶弘景傳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自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

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游獄受符圖經法，偏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嚴，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

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

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龍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並為佳寶。

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械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一〇四、徐雄

△南史張邵傳

徐文伯，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

一〇五、顧歡

△吳均齊春秋

顧歡，字元平，吳都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宿性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禳厭而多全護。有病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答曰「惟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瘥」。如言果愈。後問其故。歡曰「善禳禍，正勝邪故爾」。

一〇六、腳腫醫

△齊諧錄

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腳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云「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發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

一〇七、徐玉

△千金方

齊有徐玉者，有小兒方三卷，故今之學者頗得傳授，然徐氏位望隆重，詳其方意，不甚深細。

一〇八、許道幼

△隋書許智藏傳

智藏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戒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散騎員外侍郎。

一〇九、徐謇

△魏書徐謇傳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間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

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

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沉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疚數朝，錢爵大墜。況疾深於曩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四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諧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宮還洛。

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一一〇、王顯

△魏書王顯傳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敍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

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脈。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号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

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

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僚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眾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頒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

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

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為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一一一、周澹

△魏書周澹傳

周澹，京兆鄠人也。為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為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謚曰恭。

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為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一一二、李亮（附：李元孫、李脩）

△魏書李脩傳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眾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

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為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眾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

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一一三、崔彧

△魏書崔彧傳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為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一一四、張遠遊

△古今醫統

張遠遊，齊人。以醫道知名，尋有詔徵令，與術士同合九轉金丹，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貪人間之樂，不能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

一一五、崔季舒

△北齊書崔季舒傳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之，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

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

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僕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勅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諧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

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車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啟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

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

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

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一一六、祖珽

△北齊書祖珽傳

祖珽，字孝徵，范陽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為娛，遊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並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僚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旦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疑其定不實，

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唯與喜二艇，餘盡自入己。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並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

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

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割截免宮。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為孝昭所忿，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

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為中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

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

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並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

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眾，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

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

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啟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

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

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眾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啟告光反，遂滅其族。

珽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並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待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朝廷，為致治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賄，

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疏，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默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

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陣。賊先聞其盲，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

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

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乃逃去。

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古今醫統

祖珽，字孝徵。范陽人。博學善文，尤長於醫，當時稱良。

一一七、鄧宣文

△古今醫統

鄧宣文，不知何郡人。少以醫術名，性方直，除太醫尚藥典御。

一一八、馬嗣明

△北齊書馬嗣明傳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卲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之診，候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楊、邢並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此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

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粗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

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問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穟，即見一赤物長二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為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史馬嗣明傳

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嗣明藝術精妙，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一一九、張子信

△北齊書張子信傳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

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一二〇、李元忠（附：李密）

△北齊書李元忠傳

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啟為長流參軍。懌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為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

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

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眾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眾於西山，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敍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答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絕，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嫉之地。尋氣中書令。

天平初，復為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待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

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敖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帶。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疋，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

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為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

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尒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渤海高昂為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尒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脩義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並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一二一、徐之才（附：徐之範）

△北齊書徐之才傳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

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顯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

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啟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勑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謇子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

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識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勁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

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勑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班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怳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

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疏慢，用捨自由。

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

之才聰辯强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為『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

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

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侮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侮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

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

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一二二、徐之範

△古今醫統

徐之範，之才之弟。儀同大將軍，亦以醫名。至襲兄爵，為西陽王。齊滅，入周。

一二三、徐敏齊

△古今醫統

徐敏齊，太常卿之範之子。工醫，博覽多藝。開皇中贈朝散大夫。

一二四、姚僧垣

△周書姚僧坦傳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

僧垣幼通治，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為學者所稱。

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調郡守張（嶸）〔嵊〕。嵊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辨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

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坦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

及大軍尅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

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腳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解決，乃問僧垣。僧坦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為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

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為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

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

公為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勅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見」。

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詔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脈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

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

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

思在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誡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

僧垣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一二五、褚該

△周書褚該傳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第十章隋代（公元五八九年至六一八年）

一二六、許智藏

△隋書許智藏傳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

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郎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

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一二七、莫君錫

△古今醫統

莫君錫，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為太醫。煬帝晚年尤迷於色，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而陽過盛，日飲水百杯，而渴不止。君錫奏為置冰於帝前，日夕望之，而渴遂止。

一二八、巢元方

△古今醫統

巢元方，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為太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罔不該集。今行世，為巢氏病源。

一二九、楊上善

△古今醫統

楊上善，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為太醫侍御。名著，當代稱神，診療出奇，能起沉疴篤疾，不拘局方。述內經，為太素，知休咎。今世之云太素脈皆宗之，鮮有得其妙者。

一三〇、全元起

△古今醫統

全元起，以醫鳴晉。其實不在巢、楊之下，一時縉神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則生，捨則死。其醫悉祖內經，所著內經訓解行世。

一三一、北山黃公

△中說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

第十一章唐代（公元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

一三二、許胤宗（或作許引宗）

舊唐書許胤宗傳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脈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一三三、宋俠者

△舊唐書宋俠傳

宋俠者，洛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代。

一三四、李洞元

△齊東野語

唐長孫后懷高宗，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元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曰「當何如」？洞元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瘢。

一三五、李世勣

△古今醫統

李世勣，以醫鳴唐。註本草藥性，為有功。

一三六、于志寧

△醫學入門

于志寧，字仲謐。唐太傅。與李世勣修本草竝圖，合五十四篇，其書大行。

一三七、甘伯宗

△醫學入門

甘伯宗，撰歷代名醫姓氏，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人。

一三八、甄權

△舊唐書甄權傳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為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垛，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脈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一三九、甄立言

△舊唐書甄權傳

權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脈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為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一四〇、張寶藏

△續前定錄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一僧指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師。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困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進，上服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已六十日矣。

一四一、孫迴璞

△曹州志

孫迴璞，濟陰人。殿中侍御醫。貞觀十三年，從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徵鄰。夜二鼓，璞聞喚「孫侍御」，心疑太師命。出視，見二人曰「官喚」。璞曰「我不能行」。即取馬乘之以隨，光明如晝。璞怪訝而不敢言。行六七里，至苜蓿谷，見兩人持韓鳳方以行語引璞。二人曰「我所得是汝，錯也，宜放之」。二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日行處。既至門，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入戶，見身與婦竝眠，欲就之不得。但見屋內甚明，壁角蜘蛛網二繩，及架上所著藥物，不得就牀，自知是死。倚壁久之，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屋

內黑闇無所見。喚婦起燃燈，而璞方大汗，視蜘蛛網等處，歷然不殊，馬亦大汗。急遭人覘鳳方，果是夜暴死。

至十七年，璞奉勒往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孝義驛忽然見一人問曰「君是孫迴璞否？我鬼也。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璞視之，則鄭公徵署也。璞驚曰「鄭公未死，何有此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太監，故令召君耳」。璞引坐共食，甚懽，請曰「待還京，奏事畢，然後應命可也」。鬼許之。於是晝夜相隨，至閿鄉，鬼辭曰「吾度關待君」。及璞度關，而鬼已先至。復同行至滋水，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相見也。可弗食葷辛」。既奏事畢，出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

璞自擬必死，與家人訣別。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入見眾君子迎，謂曰「此人有修福，不可留也」。即推璞墮山，乃驚悟。

一四二、孫思邈

△新唐書孫思邈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

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

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

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初，魏徵等脩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舊唐書孫思邈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

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

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閣、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

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

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微、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

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

子行，天授中為鳳閣侍郎。

△獨異志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眾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小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為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為之」。林乃入啟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

為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沖天。

△酉陽雜俎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非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惜」。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特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

△譚賓錄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為新都尉，因染惡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於京城鄠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

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彊仕，沈疾困憊，乃作疾黎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逸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

照鄰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土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勍敵，妻妾為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一四三、秦鳴鶴

△譚賓錄

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邪」？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我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

一四四、曹元（附：王勃）

△新唐書王勃傳

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

△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秘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受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腑臟，流腸刳胸之術，往往行焉。浮沉人間，莫有知者。

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為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

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伯父、伯兄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鍼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深也」。勃受命伏習五年於茲矣。有升堂覩奧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絕，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

一四五、王燾

△新唐書王燾傳

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

△攖寧集

唐有王燾，精醫，著外臺秘要。

△比事摘錄

唐有王燾，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

一四六、張文仲（附：李虔縱、韋慈藏）

△舊唐書張文仲傳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脩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腳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

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為首。

一四七、韋慈藏

△古今醫統

韋訊道，號慈藏。善醫術，常帶黑犬隨行，施藥濟人。元宗重之，擢官不受。世仰為「藥王」，醫家多祀之。

一四八、郝公景

△朝野僉載

郝公景，于泰山採藥，經市過。有患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向公景取藥，為和殺鬼丸，患者服之差。

一四九、狄仁傑

△舊唐書狄仁傑傳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眾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絕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

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

「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

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慴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

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

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

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轉文昌右丞，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詿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詿誤」。特敕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

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特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眾？但恐冤聲騰沸，

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為洛州司馬。

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未幾，為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為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寃，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矣」。「何為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

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年，入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為凋弊，乃上疏曰：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

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

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輪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

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

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為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為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

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內史。

聖曆三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僚威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眾，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為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效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

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

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

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偏，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眾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搖，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

仁傑常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崎、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仁傑嘗為魏州刺史，人吏為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頗貪暴，為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曆初為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贓貶歙州別駕卒。

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為儲貳。初，

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數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質，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

△集異記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稠人廣眾，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碑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筯，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為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側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絹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據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一五〇、則天時醫人

△朝野僉載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捉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出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如廁，長參典怪其久，往候之，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狀舁送宅。至夜半而卒。

一五一、李聽

△新唐書李聽傳

李聽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幦，牆屋皆滿。

一五二、孟詵

△舊唐書孟詵傳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緯之家，見其敕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幕，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

詵所居官，好勾剝為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一五三、王方慶

△古今醫統

王方慶，太原人。博學多文，雅有才度，篤好經方，精於醫藥。

一五四、紀朋

△古今醫統

紀朋，唐元宗時人。能觀顏色笑談，便知人病深淺。

一五五、周廣

△明皇雜錄

開元中，有名醫紀朋者，吳人也。嘗授秘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

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有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倦，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公主誕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飲劑，且嘗食狍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

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為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

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敍述甚詳。

一五六、陳藏器

△醫法入門

陳藏器，唐三原尹。撰神農本草經，曰本草拾遺。

△鄞縣志

陳藏器與日華子二人，皆開元時人。藏器為京兆府三原縣尉，以神農本草遺逸尚多，因別為本草十卷，中言人肉可療羸疾，故後之孝子多行之。

一五七、日華子

△古今醫統

日華子，北齊鴈門人。深察藥性，極辨其微，本草經方，多由註疏，至今賴之。

△鄞縣志

日華子，姓大名明。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為類，其言近，其功用甚悉，凡二十卷。明正統間，三山鄭珞守寧，見延祐志，因標云「陳藏器與日華子俱」。四明人志逸其名，今補之。

一五八、元珠先生

△古今醫統

元珠先生，不知何郡人。洞明素問，極究微奧。時太僕令王冰識其為異人，乃師事之。遂以妙旨授冰，冰由是大註素問。今行世。

一五九、王冰

△古今醫統

王冰，寶應中為太僕令，號啟元子。篤好醫方，得先師所藏太素及全元起書，大為編次，註素問答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又著元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

一六〇、劉大師

△江南通志

劉大師，憲宗時，騎白馬行村落中，不知其所從來。人有病，與藥輒愈。一日，從鄉人鄭氏乞地為室，未許，俄入林中，跌足而逝。人異之，即其地為寺。今棗香院是也。

一六一、李祐

△獨異志

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為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一六二、宋清

△國史補

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送迎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柳宗元集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售，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餘，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

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

或曰「清，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牢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一六三、劉禹錫

△古今醫統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唐貞元間，舉進士。篤好醫方，濟人甚眾。詔修本草經方，集有傳信方行世。

一六四、梁革

△續異錄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中，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焉，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與敖。敖以常深念，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

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至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厥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屍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崔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太，臥空狀上，以素練縛其手足，安微火

於林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蔥、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轉，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候吏報敖，敖飛牘於崔曰「蓮子復生矣」。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

敖大奇之，且云「蓮子事崔，已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敖言，遂與革。革得之，以神藥傅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太和王子歲，調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即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

一六五、梁新（附：趙鄂）

△北夢瑣言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船，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抉齒而灌，由是方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于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

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篤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儘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聞奇錄

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詣梁新，所說竝同，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為時相堅虐一杯，愬之不及，其夕乃卒。時論謂之二妙。

一六六、王超

△景陵縣志

王超，復州醫人。善用鍼，病無不差。文宗太和五年于日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

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蓮，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太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一六七、張仕政

△湖廣通志

張仕政，荊州外科。善治傷折。唐王潛在荊州，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二年餘，脛忽痛，問張。張曰「前日所出骨，寒則痛，可遽往覓也」。果獲於牀下，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止。

一六八、陳仕良

△錢塘縣志

唐乾寧時，有陳仕良者，以醫名於時。詔修聖惠方，官藥局奉御。

一六九、京城醫者

△北夢瑣言

唐時，京城有醫者，忘其姓名。元頎中表間有一婦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一七〇、趙卿

△北夢瑣言

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酢香，不免輕啜之。巡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酢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吃膾太多，醬酢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酢，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朝餐。

他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

一七一、沈應善

△南昌府志

沈應善，字嘉言。梁休文後裔，其六世祖仕豫章，因家焉。

事親至孝，親歿，廬墓三年，閭里稱之。屢試不售于有司。一夕，夢神人示曰「上帝命汝活千萬人，豈可守一編以自負乎」？既寤，遂決志學醫。遇蜀之韓隱菴，師事焉。初授素問、內經諸書，研究不輟，徐進以導引之術及秘藏諸方。

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際，遲我於峩眉之麓」。自是名益振。凡士大夫無不與之遊，投以劑，罔弗驗者。歲厲則捐貲，貯藥濟人靡倦。居旁搆一舍，曰「來安堂」，諸藥餌食，無不具備。年八十一，忽語家人曰「韓先生招以緘，我將逝矣」。尋，沐浴而卒。著素問箋釋二卷行世。子長庚，以經業補邑博士弟子員，能世其學。

一七二、紫極宮道士

△稽神錄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斧斤。匍匐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朵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

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我授爾方救人疾苦，無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我也」。遂去。

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一七三、陳寨

△稽神錄

陳寨，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

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納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

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一七四、拂菻醫

△新唐書西域傳

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

一七五、譚簡

△因話錄

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眥，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

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效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日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

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師象與小豎扶公至于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

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豎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遭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

嗟夫！向日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足驗元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一七六、釘鉸匠

△玉堂閑話

近朝中書舍人于遘，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苶如是」？于即為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為某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遘于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粗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得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

一七七、市醫

△王堂閑話

京城及諸州郡闤闠中醫人，能出蠱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為一時幻術，膏肓之患，即不可去。

郎中顏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瘁，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眾甚多，看療此病。顏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斛，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鈐子於傍，於是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令開口，鈐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之，其蛇屈曲，移時而成燼，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齧心之苦耳。則知越人起虢子之死，老聃肉徐甲之骨，信不虛矣。

一七八、張萬福

△酉陽雜俎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一七九、王彥伯

△酉陽雜俎

荊州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精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眾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

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實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

△國史補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盛行，乃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翊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一八〇、申光遜

△玉堂閑話

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敖，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于臥內，冠簪相見，曰「非傭于巾櫛也，蓋患腦痛爾」。申即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洎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笙項，安于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之類也。

一八一、揚州醫生

△玉堂閑話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

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恒如饑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惟善醫大風」。駢曰「何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遂禮術士為上客。

第十二章五代（公元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

一八二、唐慎微

△古今醫統

唐慎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好醫，求治者不論貴賤，必往。每於經史中得一方一論，必錄之。時尚書左丞蒲公執政，擢與一官，不受。著有經史類證、備用本草數十卷。

一八三、孟昶

△古今醫統

蜀主孟昶，心性慈孝，好方藥。母后病，屢更太醫不效，自製方餌進之，遂愈。羣臣有疾，親召診視，醫官服其神。宋太祖伐蜀，孟不忍生民就戮，遂走汴，降闕下，太祖厚封之。

一八四、韓保昇

△古今醫統

韓保昇，蜀人。精醫，不拘局方，詳察藥品，釋本草甚明切，所以深知藥性，施藥輒神效。

一八五、李譔

△古今醫統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通五經詣子，博學，篤好醫方。官僕射中散大夫。

一八六、蕭炳

△嶧縣志

蕭炳，蘭陵人。精岐、黃，于書無所不讀。取本草藥名，每以上一字定四聲本草五卷，以便討閱。蓋前人所未有者，終身隱居不仕。

一八七、李雲卿

△古今醫統

李雲卿，不知何郡人。博通經史，善醫。隱廬山，以濟人為心，千里之外，來求療病者如市。後唐同光二年八月，白日飛昇。

一八八、顯德中道士

△洞微志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欲治病者云「每夢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有小姑歌云云」。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子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麵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食之，疾遂愈。

一八九、吳廷紹

△南唐書本傳

吳廷紹，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群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大服。

一九〇、虞洮

△宋何光遠鑑戒錄

虞少卿洮，蜀之醫也。長興祖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遭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少卿往。虞少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也」？虞少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少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于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病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第十三章遼代（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七六年）

一九一、耶律庶成

△遼史耶律庶成傳

耶律庶成，字喜隱，小字陳六，季父房之後。父吳九，檢校太師。

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時入禁中，參決疑義。偕林牙蕭韓家奴等撰實錄及禮書。與樞密副使蕭德修定法令，上詔庶成曰「方今法令輕重不倫。法令者，為政所先，人命所繫，不可不慎。卿其審度輕重，從宜修定」。庶成參酌古今，刊正訛謬，成書以進。帝覽而善之。

庶成方進用，為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絀為「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寧間始歸。帝知其誣，詔復本族，仍遷所奪官，卒。

庶成嘗為林牙，夢善者胡呂古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於理，法當離婚。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有詩文行于世。弟庶箴。

一九二、直魯古

△遼史直魯古傳

孔子稱「小道必有可觀」，醫卜是已。醫以濟夭札，卜以決猶豫，皆有補於國，有惠於民。前史錄而不遺，故傳。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槖，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槖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槖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

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試、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一九三、耶律敵魯

△遼史耶律敵魯傳

耶律敵魯，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宮分，隸焉。

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為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

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沉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聵，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一九四、迭里特

△遼史迭里特傳

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躓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

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剌部夷離堇。太祖嘗思鹿醯解酲，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膂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

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為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剌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第十四章宋代（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七六年）

一九五、劉翰

△古今醫統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後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體集治世論二十卷。世宗嘉之。宋太宗詔，詳定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景、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等，同修集上之。

一九六、陳昭遇

△廣東通志

陳昭遇，南海人。世為名醫。開寶初，至京師，為所知者薦為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有驗。及即位，召翰林醫官各具家傳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成一百卷，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鏤板頒行天下。

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本草，既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併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藥術無所不究，著述精博可傳，往來公卿家，診脈對證，多奇驗。性謙慎。以此被寵眷不衰。

△古今醫統

陳昭遇，嶺南人。善醫。太宗時，為翰林醫官，治療多效。

一九七、王懷隱

△河南通志

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藩邸時，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等編類，每證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一九八、王光祐

△古今醫統

王光佑，太平興國間，為太醫。奉詔同脩本草，裒集方書、廣心醫學。

一九九、僧道廣

△古今醫統

僧道廣，西蜀人。好醫，得不傳之秘。乾德中，有人病，肌瘦如勞，唯好食米，闕之則口吐清水，食米則快。諸醫不辯，道廣以雞屎及白米各半，合炒末，以水調，頓服，良久，吐出如米形，遂愈。病源謂「米瘕者」是也。

二〇〇、吳復珪

△古今醫統

吳復珪，淳化間，為太宗侍御醫。與劉翰齊鳴。太宗召修本草及太平聖惠方，書中多其所集，行世。

二〇一、馬志

△古今醫統

馬志，初為道士，得海上方，深察藥性，治療輒效。太宗時，奉詔同修本草。為御醫，名著當代。

二〇二、釋洪蘊（按江西通志法堅傳中，載有法蘊，疑「洪」當作「法」，「蘊」當作「蒑」，未知是否，今姑合之，以供參考）

△古今醫統

釋洪蘊，潭州人。初出家，集方技之書，遊京師，以醫鳴。太祖召見，賜紫袍，號廣利大師。後太宗召講醫方，蘊錄秘方以獻。

△江西通志

釋法蒑，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一時稱「藥王再現」云。

二〇三、趙自化

△古今醫統

趙自化，德州人。徙洛陽。業醫。淳化中，從兄自正遊京師，以醫鳴。俱授醫官，累遷翰林醫副。

△濟南府志

趙自化，武定人。高祖時，以醫鳴世。診治有奇效。累遷至正使。所著有四時養頤錄及漢沔諸集五卷。

二〇四、馮文智

△古今醫統

馮文智，并州人。以方技為業。太宗召為醫官。咸平三年，太后不豫，文智侍藥，既愈，遷尚藥御醫，賜金紫衣，遷翰林醫正。

二〇五、蘇澄

△古今醫統

蘇澄，宋良醫。人病應聲者求療。澄云「古無此方，惟以本草藥名盡呼之」。每呼一聲，腹中輒應。惟一藥即不應，再三呼之無聲，即以此藥為主治之，愈。

二〇六、劉難經

△王氏談錄

昔東郡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為解，獻於闕下，仍為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脈，無隱不知。肘後

有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為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二〇七、李寧

△宋史柴通元傳

敷水處士李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為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作詩為賜，加以茶藥繒帛。

二〇八、史載之

△括異志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鐺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古今醫統

史載之，著有指南方三卷，分為三十二門。

二〇九、張炳

△建寧府志

張炳，字明叔。浦城人。少有奇疾，在太學師事蜀士史載之，極醫之妙。及歸，推心究物，無問貴賤，有謁必往視之，全活甚多。嗜學能文，老而不倦。同郡魏掞之稱為「太古遺民」。歷任蘄州簿、豐州錄事參軍。卒年九十一。

二一〇、劉元賓

△安福縣志

劉元賓，連魁於鄉，歷任潭州司理。通陰陽、醫藥、術數。真宗試之驗，賜名通真子。所著有集正曆、橫天卦圖、神巧萬全方，註解叔和脈訣、傷寒論、洞天鍼灸經。

二一一、釋法堅

△江西通志

釋法堅，廬山僧，以醫名。宋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景德二年，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還山卒。

△避暑漫抄

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

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呻吟林第間，客就詢之，云『為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不復聞聲，意謂良已。將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乃不測其何為至此，乃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二一二、甄棲真

△宋史甄棲真傳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

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幕，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敍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塌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眾始驚，傳以為尸解。

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二二三、高若訥

△宋史高若訥傳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訥獨廢不耕。

御史知雜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脩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脩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瀆慢」？閻文應為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

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為河東路都轉運使。召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

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末下。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啟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有臣賊狀。朝廷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賊屈」？得一遂棄市。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為樞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為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射，謚文莊。

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二二四、譚仁顯

△茅亭客話

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為事。居郡城東南隅，所居庭廡籬落間，偏植草藥，年高而精神愈壯，無喜怒，故毀譽不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即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無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乎」？

二一五、許希

△宋史許希傳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旁。

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

二一六、嘉祐時鍼醫

△畫墁錄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下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為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二一七、王纂

△古今醫統

王纂，海陵人。習覽經方，尤工鍼石，遠近知其名，所療多效。初，嘉祐中，有女人被妖惑，纂為鍼，妖狐即從女衾中逃竄，女病遂愈。

二一八、閻士安

△開封府志

閻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為助教。工畫墨竹，筆力老勁，名著當時。每為大卷高壁，為不盡景，或為風勢，甚有意趣。復愛作墨蟹，蒲藻等，咸為人所重。

二一九、李明甫

△嘉興府志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給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噀之。令方驚而鍼已入，曰「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去，遂愈。

二二〇、曾若虛

△西齋話記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遘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鍼鍼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步。忽若夢覺耳』。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即今奉尚御藥姚可久之師耳」。

二二一、曹居白

△齊東野語

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如前，而故夫為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雖涉神怪，

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

按此條與前曾若虛本一事，但姓名不同，詳略有異，故並存備考。

二二二、屠光遠

△齊東野語

屠光遠，治番易。酒官之妻將產，數日不能分娩。屠云「緣子以手挂母腸，所以不產」。乃隔腹鍼之，遂產。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李洞元，本朝龐安時，近復有屠光遠。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其妙如此。

二二三、僧智緣

△古今醫統

僧智緣，徐州人。嘉祐中，召至京師。診父母脈，能知子之吉凶。時王安石、王珪俱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又何足怪哉」！

二三四、郝允（附：申受、郝懷質、趙宗古）

△聞見前錄

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其說謂『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脈，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脈通神，公舉家之人在帳中，俾遍診脈。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之。自此疾平，復入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為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脈曰「六脈皆絕，反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品量增減之，服者無不驗。人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聞見後錄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

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可活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于脈非獨知已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

皇祐年，翁死，張峋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謂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强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脈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為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

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翁曰『穀濁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踸踔輒踣。翁曰『脈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土陳堯遵妻病。眾醫以為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為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既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能盡傳其學。

懷質嘗自診其脈，語人曰『我當暴死』。不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以朱墨箋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亦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於翁，嘗圖以上朝廷。今行於世云」。

二三五、虞鹿

△攖寧集

虞鹿，宋治平間陵陽人，著難經註。

二三六、孫用和

△古今醫統

孫用和，不知何郡人。性識明敏，通經學，精醫方，得岐、黃之秘。治平間，為奉御太醫令。

二三七、高保衡

△古今醫統

高保衡，熙寧間，為國子博士，校正醫書，深明方藥病機。神宗詔修內經有功，賜緋魚加上騎都尉。

二二八、林億

△古今醫統

林億，熙寧間，為光祿卿直秘閣，同高保衡校正內經，醫名大著。

二二九、錢乙

△宋史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為鄆州人。父顥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没無嗣，為收葬行服。

乙始以顱頤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瘈瘲，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

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寖劇，竟如言而效。

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

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瘉，目張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

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

乙為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闚，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寖劇，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古今醫統

錢乙，著有傷寒指微、嬰孩論若干卷。

△醫學入門

乙建為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瀉，皆啟內經之秘。厥後張元素、劉守真、張從政盡皆取法。

二三〇、僧奉真（附：元覺、法琮、了初）

△夢溪筆談

四明僧奉真，善醫。熙寧中，名聞東都，其診視妙不差銖分。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固然，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否」？奉真曰「此可為也。諸臟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勝，其氣先絕，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啜粥，明日漸蘇，能食。元極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越三日，果卒。

△鄞縣志

僧奉真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術焉。

二三一、黃冠道人

△曹州志

黃冠道人，姓名不傳。熙寧間，曾見於楚丘棗侗村，黃冠青衣，以醫名一方。有疾者往求，一與之語，不藥而愈。居數月，忽不見。人皆神之，疑為扁鵲，立祠祀焉。

二三二、杜嬰

△儀真縣志

杜嬰，字大醇。性能讀書，其言近莊，為人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善言性命之理，其心廓然，無累于物，故多為賢士夫所知。王安石謂「予嘗與之語，久而不厭」。

二三三、張騤

△襄垣縣志

張騤，字公度。潞州人。家世業醫，而騤尤精方脈。意在活人，不責其報。翰林院博士黃魯直母安康郡君太夫人病秘結，諸醫不能治，騤投餌即愈。魯直感謝，厚贈之，却不受，飄然而去。

二三四、鄭榮

△宋史趙自然傳

大中、祥符中，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二三五、龐安時

△宋史龐安時傳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

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

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

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

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續明道雜志

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偶鄰人有鬬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戶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東坡雜記

蘄州龐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書在紙，始能答。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而何」？

△書蕉

龐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侈，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厨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仇池筆記

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澹山雜識

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田產，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盛，侔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厨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二三六、單驤

△仇池筆記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

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

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為急。又頗博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二三七、孫兆

△醫學入門

孫兆，宋尚藥奉御丞。有顯官耳鳴，公診之曰「心脈大盛，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腎，脈復歸，耳鳴立愈。

二三八、張立德子

△東坡雜記

眉山有潁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倜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藥，而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於人。

蜀有良醫張立德之子，不記其名，為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枸子為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浹不上泝，乃成此疾。今診頴臣，脈熱而腎且衰，當由果酒食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入，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實，而枳枸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為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為藥，以去酒果之毒也」。

二三九、仇鼎（附：張君宜）

△東坡志林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

二四〇、黃州僧

△談圃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二四一、蕭氏

△杭州府志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而不衰。僧一日拈筆畫牡丹遺之，蕭初不甚珍重。藏既久，發視之，花瓣中皆有字隱隱可見。蓋古方，大異之。令壻郭某按方試之，療人皆奇效。後又令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燦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傾動一時。

二四二、郭照乾（附：馮氏、郭敬仲）

△錢塘縣志

郭照乾，字汝端，汾陽王裔。祖遠授，宋建隆二年節幹，世稱大人節幹。照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隱德施予，未嘗生倦容。有異人乞齋，郭膳之，潛遺牡丹花三朵覆几上而去。追詢之，曰「若累世陰德，全活人，故來相報。花上書婦人證十三方，君子孫世世用之，當無窮乏」。如法試之，無不奇驗。遂為婦人醫。郭氏之以醫名，自照乾始。

△海寧縣志

郭昭乾，號文勝。元符三年，由汴南渡，放情山水間。遇道人授以鉢，黃封甚固，覆几上，且戒曰「公家累世積德，以此報，必一月後乃開」。道人去十三

日，公弟比部郎昭度以道人之紿之也，為開視，則缽中有牡丹花一朵，見花瓣中有字，皆醫方，一瓣具一方，凡十三瓣，其餘瓣字跡隱隱難明。亟錄方罷，而花亦隨落，大異之。遂按方療疾，無不奇驗。後又煉藥為丹，見爐上有花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濱死者皆起。

傳三世，有敬仲者。建炎中，孟太后遘疾不起，高宗性至孝，下令偏徵起太后疾者。敬仲因母馮氏參究診法，引入宮進藥物。食頃而甦，三服乃起。高宗封馮氏為安國夫人，敬仲為光祿大夫，兼賜父傑西山葬地。賜姓趙，故所居里有趙郭之號。

二四三、張擴

△歙縣志

張擴，字子充。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遊，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

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存。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已而果然。

當塗郭詳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得魚骨，宿疾皆愈。

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脈當嫠居三年，左乳下有痣也」。驗之信然。

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鰕游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臥地即死。

建中、靖國初，范純仁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脈氣不出半年」。范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

聞崇寧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尤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

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謂曰「尚書無官脈，旦夕當有謫」。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

汪丞相微時，祁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遂為上相。

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

二四四、章迪

△無為州志

米芾章吉老墓表云「神農、有熊氏咸以救民為道，上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無為，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為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醫書，而得針刺之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救人，壽至七十九，莫不刺膚透膽，隨針病已。華佗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誓救三千人，因不復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言吾友周元章撰埋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除病救人，除害物者。上清有籙，許氏旌陽，雞犬亦仙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於墓下，讀吾文者勉之」。

二四五、章濟

△無為州志

章濟，吉老子也。傳父業，尤精九針之法，得書之所不傳者。洞視五臟，不失毫髮，立仆起僵，效難殫述，詳見周紳墓誌。子權，亦與父齊名。

二四六、宋道方

△揮麈餘話

宋道方，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攜以就求脈。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曰「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呵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眾」。毅叔曰「容為診之」。既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俾群卒負於前，增以綵釀，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遲其死耳。

二四七、陳言

△處州府志

陳言，字無擇。青田人。敏悟絕人，長於方脈，治病立效。有不可救者，則預告以期晷刻，無爽。作三因方論研窮受病之源，用藥之等，醫者宗之，其徒王碩為簡易方并三論，行於世。

二四八、都嚮

△陵川縣志

都嚮，進士，博學通醫。徽宗時，官修議郎，掌太醫院事，遠邇求診，應手而愈，能以其術鳴。

二四九、裴宗元

△古今醫統

裴宗元，以醫名越。專用成方。及丹溪出，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故其方書遂不盛行也。

二五〇、陳師文

△古今醫統

陳師文，為越名醫。與裴宗元一時齊著，其用方亦大同，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

二五一、靳豪（附：靳從謙、靳起蛟）

△杭州府志

靳豪，其先本三晉人。唐時有靳恒者，知開封府，居官有能名，民愛之，因家焉。後是有豪者，北宋時，居東京之顯仁坊，隱居市藥，每日設漿於肆，以濟行者。宣和間有二道者，日飲於靳氏，靳氏事之，歲餘不懈。因曰「吾試若耳，若長者，子孫當有厚報」。因書數語授之，言訖不見，視其所授，則秘方也。試之小兒奇驗，高宗南渡，扈蹕至武林，遂世為太醫，數傳至從謙為御直翰林醫官，

賜勅特晉三階，出內府百子圖賜之，命以所居巷為百子圖巷。靳氏之有百子圖，自南宋紹興三年始也。靳之後有起蛟，字霖六者，著有本草會編。起蛟之子，鴻緒，字若霖，著有內經纂要，其業尤精。子咸，字以虛；吉字允菴；謙，字仁若。皆諸生，而吉尤知名當世。

二五二、楊大均

△避暑錄話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俱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積其齋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

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書以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魯陷蔡州，後聞魯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為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悵然懷之。

二五三、何澄

△醫說

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纏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醫，其妻請到，引入密室，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願以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為出此言？但放心，當為調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不有人誅，必有鬼神譴責」。

未幾，士人病愈。何澄一夕夢入神祠，判官語之曰「汝醫藥有功，不於艱急之際，以色欲為貪，上帝令賜錢五萬貫，官一員」。未幾月，東宮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官、賜錢，一如其夢。

二五四、臧中立

△寧波府志

臧中立，字定民，毘陵人。元豐間，客鄞湖南時，抱病求療者，日數十人，診治如神。崇寧中，徽宗后病甚，詔求良醫。中立應詔，以布衣麻履見上，命之入診，出問何證，中立對曰「脾脈極虛，殆嘔泄之疾作楚」。和藥以進，且曰「服此，得睡為效」。至夜半，果思粥食，不一月，獲安。賜歸，詔出官帑市地，築室湖南以居焉，因名迎鳳坊。

二五五、王況

△揮麈餘話

王況，字子亭。本土人，為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醫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然。

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牓於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為謝」。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況謬為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鍼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況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活，則勿尤，我當為若鍼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為之延譽。

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為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二五六、楊介

△古今醫統

楊介，號吉老，泗州人。世醫，名聞四方。有邵守病喉，癰成流注，久不愈。召介治，知其嘗食所致，惟與生薑一味啖之，食至一斤，始知辛辣，而癰愈。守異而問之，答曰「公好食鷓鴣，鷓鴣好食半夏，遺毒於喉間，非薑以釋半夏之毒，

用之遂愈」。宋徽宗嘗苦脾疾，諸醫用理中湯不效，介以冰煎服而愈，著傷寒論脈訣。

△春渚紀聞

有名士為泗倅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腳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二五七、鄧仲霄

△永豐縣志

鄧仲霄，西門葛溪橋人。原係河南開封祥符籍。宋宣和年間及第，授翰林，陞太子贊善。通醫術，治太子宮妃疾，皆有效驗，勅授太醫院使，俾統天下郡、州、縣、市、村、鎮之醫。文天祥贊曰「董氏業醫一偏，鄧氏儒醫兩全，本來仁心一點，便是太極一丸。噫！肇統先哲，垂範後賢，種德皆春意，休說杏林仙」。後從隆佑孟后，由贛過永豐始居此焉。

二五八、金湯二嬰女

△永豐縣志

宋宣和二年正月甲子，長安金、湯二姓，皆產一嬰女，五日能言，七日能書，手錄女科醫方一卷。時以為異，聞於朝，欽宗皇帝召至宮中，問其故，嬰女對曰「世人之疾莫甚於婦人，婦人之疾，莫甚於產厄，上帝不忍，命我救之，故編醫方，以傳於世」。帝嘆悅，錄其方，授孟太后，厚賜而遣之。踰七月，二女俱亡，事聞，復厚恤其家。

及靖康改元，欽宗北狩，孟太后間關避難，出其方以濟人，無不效驗。時湯執中，金吉甫皆以醫官扈駕，遂家永豐。今豐邑金、湯二姓女科，蓋本於此，周必大虞集皆有題跋其卷。

二五九、張明德

△山西通志

張明德，字顯道。襄陵道者，性不喜華麗，精於醫，常施於人，而尤急窮困，故遠邇求者無虛。太原提刑种師道來求醫，隨診授藥即愈，師道悅，遂以朝廷所降妙應大師勅旨與之，以酬其勞。

二六〇、朱肱

△古今醫統

朱肱，號無求子。吳興人。善醫，尤邃於傷寒，潛心數十年，窮經義之要，成活人書，奏進道君，朝授奉議郎醫學博士。

△醫學入門

無求子，官奉議，深於傷寒，著活人書。治南陽太守疾。時醫用小柴胡散，連進三服，胸滿。公曰「宜煎汁乃能入經絡，攻病取快，今為散，滯膈上，宜乎作滿」。因煮二劑與之，頓安。

二六一、任元受

△老學菴筆記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之憂，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之差，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

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二六二、李惟熙

△東坡志林

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為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仁。舊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

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果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其理，既沙爛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爛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二六三、陸曮

△船牕夜話

陸曮，奉化人。以醫術行於時。新昌徐氏婦，病產，不遠二百里，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堂間猶微熱。陸入視之曰「此血悶也，能捐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乃為大鍋以煮，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牕格，籍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甦，蓋以紅花能活血故也。

二六四、李生

△揮麈餘話

楊介，吉老者，泗州人。以醫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棄業，願娶其女，以受其學，執子壻禮甚恭，吉老盡以精微告之。

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視脈，云「腸胃間有所苦邪」？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醫者皆以為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試為籌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瘳，不然非某所

知也」。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芪湯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以問之，曰「始切脈時，覺芤脈現於腸部，王叔和脈訣云『寸芤積血在胸中，關內逢芤腸裏癰』。此癰生腸內所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為丸耳」！切脈至此，可以言醫矣。

李後以醫科及第，至博士。李值元秀，即其從子也。

二六五、醫偏腸毒道人

△船牕夜話

四明延壽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徧問醫者，皆不知也。街有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既出，不得已召而問之，曰「此何疾也」？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而愈。

二六六、王克明

△宋史王克明傳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

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

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內秘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盧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為先排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

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二六七、皇甫坦

△宋史皇甫坦傳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瘉，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

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

荊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九江通志

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避地入蜀，居峨眉山，嘗暮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一道人，卧小菴中，因留與抵足睡，坦自覺熱氣自兩足入，蒸蒸浹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告曰「他日，可訪我於靈泉觀」。坦後往靈泉訪之，始知所遇者，妙通真人朱桃椎也。其後，復與妙通會酒肆中，盡得坎、離、虛、實之旨，內、外二丹之秘，常宴坐不寐，其兩足外踝皆平偃，頂有珠光。紹興中，顯仁太后患目，國醫不能瘳。太后夢黃衣道士，髯面長耳，自言能治目。高宗詔有司物色之，臨安守，廉得以聞，詔入見慈寧殿，坦為噓呵布氣，目即愈，醫脫瞭然矣。又詔療仙韶甄孃躄，亦即愈。辭，還山，兩宮賜賚甚厚，皆不受。坦既還山，賜詔存問，詔築室廬阜，以便往召，兩宮賜金，為築室費，不受，賜御書清虛菴額，詔繪坦像，御贊之。

二六八、范防禦（附：范思賢、范思明）

△杭州府志

范防禦。以顱頤醫名五世。有孫思賢、思明並敦尚孝誼。思賢療徐一夔子，不能乳。思明療岳冲伯子疹，皆衝雨帶笠奔赴之，立愈。人皆比之，入井往救云。

二六九、張永

△紹興府志

張永，洛陽人。以醫術為翰林醫學，與太醫令李會通同時。先時，會通治宮中疾，用煎劑，弗效，永議為散，進之，即愈。詔擢會通為駐泊郎。會通奏功由於永，因同授駐泊郎。行八，人呼為「八伯駐泊」。

扈從高宗南渡，因家餘姚，後登進士，積勞至禮部尚書學士，所著有衛生家寶，及小兒方傳於世。子孫精醫者甚多，皆以駐泊為名，然駐泊不知何義，俗傳醫術精，舟車集焉，因得名。

按：稱授駐泊郎，似是官名，考宋史職官志，無駐泊銜。第醫官內，有保安郎權易副使，豈即此官，而人稱之曰「駐泊」耶？

二七〇、張信

△西安縣志

張信，高宗時，扈駕南遷，為國醫院使，著勞績，進秩三品大夫，賜第於衢，遂家西安。

二七一、李信

△杭州府志

李信，汴人。小兒醫也。官院判。從高宗南渡，遂家於杭之羲和坊。高宗危疾，詔信入侍，因年耄，賜安車入禁中，時號李車兒。

二七二、張總管

△齊東野語

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某，得其粗焉。

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為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

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謂奇矣。

然古者鍼以石為之，昔全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孺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為鍼，不必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

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銅鍼人全像，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因併附見於此。

二七三、嚴防禦

△船牕夜話

孝宗嘗患痢疾，眾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鋪，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科」。遂宣之，因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以金杵臼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為「金杵臼」，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二七四、陳沂

△杭州府志

陳沂，其先汴人。當唐乾寧時，有名仕良者以醫名於時，奉勅修聖惠方，仕至藥局奉御，子孫遂世其業。數傳至沂，益能闡先世之秘。建炎中，扈蹕而南，遂為錢塘人。沂嘗治康王妃危疾，有奇效，賜御前羅扇。凡宮中有疾，欲不時召

之者，聽持扇入禁中，金吾閽侍皆不得沮止。仕至翰林金紫良醫。子孫標木扇象之，至今稱陳木扇。

二七五、陳諫

△浙江通志

陳諫者，沂之後。尤精先業，治人所不能治之疾，決男女生死，保衛胚胎，往往多奇中。所著有藎齋醫要。

二七六、李立之

△杭州府志

李立之，臨安人。在宋以小兒醫擅名一時。有嬰兒忽患瘖，立之令以衾裹小兒，乘高投之地，小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問之，曰「此乳搐心也，非藥石所能療」。其術之高如此。

二七七、嚴三點

△齊東野語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點指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為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為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

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為然者也。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

二七八、王繼先

△齊東野語

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長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薦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轅，尚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為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即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

二七九、許叔微

△武進縣志

許叔微，字知可。毘陵人。嘗舉鄉薦省闈，不第。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貧無資，何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叔微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

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叔微不悟其意。紹興壬子，叔微以第六人登科，因第二名不錄，遂陞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

晚歲取平生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為本事方。又撰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

△簷曝偶談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二八〇、錢聞禮

△古今醫統

錢聞禮，不知何郡人。宋紹興中，為建寧府判。好醫方，尤精於傷寒。作傷寒百證歌行世。

二八一、僧慈濟（附：神濟）

△鎮江府志

僧慈濟、神濟，並丹陽普寧寺僧。遇神仙桑君，授墨錫丹方，洞明醫道，察脈如神，遂以醫名天下。宣政、炎紹間，名公以詩文褒美者甚眾。其徒道淵傳其術，活人亦多。嘉定中，志恭、永全尚世其業。

二八二、段康年

△鎮江府志

段康年，父伯從。高宗南遷後，屬康年曰「宋室日促，非可仕時也，惟醫可託跡耳」。康年遂業醫，而晦其名。人有疾，輒以藥濟之，弗責報。與漫塘劉文清公相友善。實齋王正肅公屢薦於朝，勸令仕，堅辭弗起。

二八三、張元珪

△鎮江府志

張元珪，丹徒人。建炎間，任太醫院御監。高宗太子有疳疾，元珪藥之愈，勅賜金蝦蟆一，並金帛酒菓。勅曰「朕置太醫院，儲奇藝以壽國脈，蓄藥餌以拯疾厄，其任匪輕，非知運變權宜之士，其奚以堪爾？元珪業由世授，術貫天人，神功聖巧，悉皆備焉，可宜旌嘉，用彰不朽。太子久患疳疾，諸醫不瘥，未究其源，卿不雷同，深識標本，一藥而愈，安不移時，朕甚異之，對以蝦蟆疳也。特賜金蝦蟆及金帛酒菓，以賚不次之功，欽哉！非怪證無以顯奇效，非奇效無以著神功，加秩褒寵，無待費辭」。勅書刊石以傳，迄今六百載，後裔世以醫著名。

二八四、沈良惠

△吳縣志

沈良惠，忘其名，以醫仕宋，由汴徙吳。高宗賜書「良惠」二字。吳人遂以「良惠」稱之。

二八五、朱杰（附：朱鼎）

△江寧府志

朱杰，生而異相，有隱德，治人目如神，針甫下而瞽旋徹。其裔名鼎者，召用有效，錫賚甚厚。

二八六、楊文修

△古今醫統

楊文修，字仲理。諸暨人。幼以孝聞。因母疾，究醫，深造其妙。朱晦翁聞其名，就見，與談通夕。所著醫術地理撥沙圖。

二八七、吳源

△休寧縣志

吳源，字德信。上世嘗遇異人，授以秘書，傳至源，遂以神醫稱。樞密汪勃保奏，引試醫生，凡數百人，獨冠其曹，授入內府，稍遷至翰林醫官。療勞瘵疾

奇中。晚棄官歸隱，號南薰老人。乾道己巳冬，忽自云「吾無春脈」。至期，果攝衣而逝。

△古今醫統

吳源，字德信。新安海陽人。宋孝宗時，以詩文醫學著名。遇道人，傳以金匱玉函之秘，尤能起死回生，人稱其神。後徵為翰林醫官。

二八八、嵇清（附：嵇勝）

△仁和縣志

嵇清，字仁伯。世傳秘術，善療金瘡、骨損。父初由汴扈蹕南渡，時方戎馬蹂躪，全活甚眾。

及北兵入寇，帥臣請俱，值兵潰，因失所在，事聞，命清攝職。年未冠，早諳先業。已而，宮中有患折肱者，他醫莫措，清為整治，完好如昔。禁掖詫曰「小小嵇，真能接骨耶」？壽皇躬親騎射，時有悞損，應期而瘳，中外益重之。先是大江以南，良醫固鮮，正骨一科，尤所罕覩。清既著名，日有扶疾就視者，續斷起廢，輒見奇效。

其後嵇勝者，侍明武廟，以雜科顯。掌院事，卒於官，至今稱嵇接骨焉。

二八九、邢氏

△齊東野語

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閤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閤回軺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為狂言。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

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哉」！

二九〇、郭時芳

△蘭谿縣志

郭時芳，名桂。其先有汪夫人者，以善醫婦人，顯於宋。掌內府藥院事，以功封溫國太夫人。子孫世承其業。厥後隨宋南遷，散居於浙之東西，杭、紹、金華皆其族也。而金華之族，有名化龍字叔大者，又遷於蘭谿，實生時芳。時芳於醫道甚明，迴生起死，百不失一，鄉邦倚之為司命。子孫世其業。

二九一、僧文宥

△悅生隨抄

溫陵醫僧，圓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予問其故。又曰「以氣色知之。苟其氣血同者，憂喜皆先見。古有察色，然而未有隔垣而知，亦甚異也。

二九二、孫琳

△愛竹談藪

宋寧宗為郡王時，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或舉孫琳治之。琳用蒸餅、大蒜、淡豆豉三物搗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之一，明日亦然，三日病除」。已而果然。賜以千緡。或問其說，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利。三物能通利，故爾」。若琳者，其可與語醫矣。

二九三、陳自明

△撫州府志

陳自明，字良甫。臨川人。精於醫。以李師聖、郭稽中所著產論、寶慶諸集，綱領散漫而無統，節目簡略而未備，醫者不能深求徧覽，乃采摭諸家之書，附以家傳驗方，編葺成書，凡八門，門數十餘體，總二百六十餘論，論後列方，是為大全良方。金壇王肯堂為證治準繩女科一部，全用其書。

二九四、滕伯祥

△蘇州府志

滕伯祥，吳縣慶元間人。樂善好義，遇孤貧，不能婚嫁與喪葬者，多為代舉，鄉黨稱為滕佛子。嘗出郭，遇至人，得小兒疳方，因以為業。今其子孫不替所傳。

二九五、錢原濬

△鎮江府志

錢原濬，字彥深，號愈菴。集書數千卷，手錄其精要，點校而讀之，有得則標題於上。旁通醫術，著集善方三十六卷。

二九六、江嘉

△婺源縣志

江嘉，字明遠。以醫名家。遠近病者羣集，一劑輒差。邑嘗大疫，煮散遍飲之。邑宰季子思夢神告曰「吾謹避江君，病者愈矣」。既而果然。理宗久不豫，前郡守范鐘當國，薦之。召至，一再進藥，上遂安。欲官，不願。

先是城東有古木，鸛巢其顛。嘉見人緣木，得所伏二卵而下，就買之，復歸於巢，微傷矣。越月，而雛生，忽二鸛俱飛至藥局，遺一草而去。嘉取視之，有紅藤纏遶，根葉猶潤。嘉乃栽於花盆。及寶祐間，公主得漏胎疾，嘉以藤和劑，果驗。先是鸛，蓋遠取藤以纏破卵也。居京師十年，稱疾丐歸，賜宅一區。

二九七、陳文中

△醫學入門

陳文中，字文秀。宋宿州人。為安和郎，判太醫局，兼翰林良醫。明大小方脈，於小兒痘疹尤精其妙。淳祐中，與保安翰林醫正鄭惠卿同編幼幼新書，又著小兒病方論一卷。

二九八、戴熠

△溫州府志

戴熠，號復庵。永嘉人。文端公溪之後，為臨安府知錄。咸淳間，謝后得異疾，舌出不能收，熠應召，傳以消風散立愈。后大喜，詢知文端孫，妻以姪女。後元兵至，棄官學道。遇異人，授以赤天之秘，能飛，謁帝後遊龍虎，人至衢州，有吏抱文書，捲其右，俾署左判官銜下。署畢，索視，則甌郡回祿文也。未幾，郡果大火。惟熠家得免。

二九九、吳觀善

△仁和縣志

吳觀善，字思賢。其先汴人。南渡時，曾祖崇明徙杭，為小兒醫。其業出外家范防禦氏。范又出外家徐防禦氏，號有源流。三傳至觀善，名益起，人皆奔走之。

三〇〇、錢寶

△鎮江府志

錢寶，字文善，原濬曾孫，號復齋。詩多藻思，工小楷、行書，精於醫，拯危濟困，恒孜孜焉。所著有醫案、運氣說、復齋集。

三〇一、張濟

△聞見後錄

無為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於異人，云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飢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針右手指而正。久患脫肛，針頂心而愈。傷寒翻胃、嘔逆累日，食不下，針眼眥，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為作傳云。

三〇二、初虞世

△老學菴筆記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癎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古今醫統

初虞世為宋朝醫。有超見，論源皆深究素、難之理。所著有養生必用。

三〇三、張銳

△古今醫統

張銳，字子剛。鄭州人。官為團練使。篤好醫方，遂得精妙，聲名遠著。凡有求療，雖及細民，皆用意為治。一婦產後患大泄、喉痹，諸醫謂「兩證不能並治」。以為必死。公視之，與藥十餘粒，使吞之，咽通而瀉止。人異之，公曰「理中丸裹紫雪耳。喉痹非寒藥不可，泄瀉非理中不止，紫雪下咽則消釋無餘，得至腹中，則附子藥也。夫何異」？

△攖寧集

張銳治傷寒已死一晝夜，面赤者，即用藥灌之，次早遺屎尿而甦，更進平胃散而安。

三〇四、楊士瀛

△福建通志

楊士瀛，字登父。懷安人。精醫學，著活人總括、醫學真經，行於世。

△古今醫統

楊士瀛，名登父，號仁齋。世業醫學。至登父尤精，每以活人為心。集有直指方論二十八卷行世。

三〇五、鄭槳

△福建通志

鄭槳，字孔濟。長樂人。工醫術，診脈能豫知年數生死，亦能詩。

三〇六、懷居士

△陳州志

懷居士，名敏，字仲訥。宛丘人也。少喜醫方，自神農本草、黃帝內外經、扁鵲倉公傳無所不觀，遂以其方名，為醫博士。為人治疾，數有功。居數年，厭之，以其方授子孫，并致家政。築室獨居，聚浮屠書，闔門讀之。江、湖、淮、浙之濱，浮屠氏之達者無不來款，王公大人多與之游。年七十歲，舉累世不葬喪二十餘，曰「是責在我，不當以累子孫」。子和，孫遘，皆守其方。古者貴「三世醫」，於懷氏益信已。

三〇七、吳鎔

△寧國縣志

吳鎔，字國器。業儒，隱於醫，全活者眾，略不計利。年幾百歲，視明聽聰，髮黑如漆，面奕奕有光。東莊諸老，目之為不老仙。以孫應昂預鄉薦，沾錫類恩，授迪功郎，卒。

三〇八、謝復古

△古今醫統

謝復古，為宋翰林學士。習醫藥，尤工於傷寒，發仲景之奧旨。

三〇九、林頤壽

△福建通志

林頤壽，字褒世。晉江人。父附貢辟雍。祖母楊氏嘗苦背瘍，潰爛徑數寸。頤壽曰「敗膿在中，侵食旁肉，若扶拭則不堪痛楚」。乃侯其熟寐，潛舐去，傅藥而愈。廬父墓有芝產之瑞，事繼母彌謹。繼母卒，廬墓有白鵲數十，往來廬上，人以為孝感。頤壽博覽經史，尤工大字，精醫業，所活甚眾。切脈言生死，遲速無差。里人為著孝友傳。年六十八，一夕談笑而卒，號華陽處士。

三一〇、劉伯桓

△福建通志

劉伯桓，崇安人。天資淳樸，常遇異人，授以岐、黃之術。自是求治者，無不全活。

三一一、張季明

△古今醫統

張季明，名杲。新安人。世業醫術，有名。至杲尤誠確精粹，博該諸書，所得輒採錄，成醫說十卷。

三一二、范九思

△古今醫統

范九思，不知何郡人。業醫，善針，沉疴悉能起之。一人患喉內生蛾，諸醫不能愈，且畏針。范與未藥，計以筆搽之，遂暗針於內，刺之即愈矣。

三一三、周與權

△攖寧集

周與權，字仲立。宋臨同人。著難經辨正釋疑。

三一四、任度

△醫學入門

有患者嘗饑，吞食下至胸，便即吐出。醫作噎疾膈氣治之，無驗。任度視之，曰「此疾蓋因蛇肉不消所致，但揣心腹上有蛇形也」。病者曰「素有大風，常求蛇肉食之」。遂合硝黃以治，微利而愈。

三一五、程約

△古今醫統

程約，字孟博。新安婺源人。世業醫。至約尤著，而更得鍼砭之妙。著有醫方圖說行世。

△婺源縣志

程約，字孟博。世工醫。其先有號種德居士者，邑宰許慶龍因改所居之坊為種德坊，精針法。同邑馬荀仲自許齊名，約不然也。太守韓瑗嘗有疾，馬為右脅

針之，半入而針折。馬失色曰「非程孟博不可」。約至，乃為左脅下一針，須臾而折針出，疾亦即愈。由是優劣始定。

三一六、唐與正

△古今醫統

唐與正，不知何郡人。善醫，凡人有奇疾，以意療之，無不效。一小女患風痹赤腫，諸醫以風熱治之，不效。唐診視，云「肝肺之風熱故」。治之遂愈。惟頂上高腫寸許，詢其乳母，好飲熱酒。唐遂悟，以前劑倍加葛根，數服而消。

△醫學入門

唐與正，治飲熱酒，頂高數寸，用葛花倍服而愈。治因服黑鉛丹，臥則小便微通，立則不能涓滴，服諸通利藥，不效。公曰「乃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入膀胱。故臥則偏重，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自不能通」。用金液丹三百丸，分為十服，煎瞿麥湯下。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累累如細砂，其病遂愈。

三一七、王朝弼（附：王淵、王槐）

△文天祥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

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有他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

良叔寃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為學然。久之，無不通貫，察證辨脈，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傴僂承蜩。因自撰為方劑，括為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生平精神盡在此矣」。

其子季浩以是為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淑，清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巖牆桎梏之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已乎？

予因謂庭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不發。周公金滕之匱，兄弟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母子之秘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為家傳世守之寶，其為秘一也。子之發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

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人。予為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遺先人羞，敢不承教，以廣之於人」。予嘉庭舉之用心，因為序其本末如此。

良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庭舉名槐云。

三一八、宋彥舉

△癸辛雜識

趙子昂云「北方有宋彥舉者，鍼法通神，又能運氣，謂初用鍼，即時覺熱，自此流入經絡，頃刻至患處，用補瀉之法治之，則病愈，而氣血流行矣」。

三一九、丘經歷

△癸辛雜識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不效。在維揚有丘經歷，益都人，妙針法，與針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膿血即止。旬日後，頷骨蛻去，別生新者。其後，張師道亦患此證，亦用此法鍼之而愈，殊不可曉也。丘常治消渴者，遂以酒酵作湯飲之而愈，皆出於意料之外。委中穴在腿腨中，女膝穴在足後跟。俗言「丈母腹痛，灸女壻腳後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經無此穴，又云「女須穴」。

三二〇、郎簡

△宋史郎簡傳

郎簡以工部侍郎致仕。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於世。

三二一、周洪

△宋史周洪博

周洪，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禱巫祝為事。洪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

三二二、崔世明

△宋史崔與之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

第十五章金代（公元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三年）

三二三、李慶嗣

△金史李慶嗣傳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眾。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三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三二四、紀天錫

△金史紀天錫傳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三二五、張元素

△金史張元素傳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脈，謂之曰「脈病云云」。

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

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古今醫統

張元素，善知藥性、氣味、陰陽、厚薄、升沉之微，李時珍稱其靈、素而後一人，著珍珠囊引經佐使。李杲師事之，盡得其學。子壁，得父業，名著當時，號雲岐子，有脈談行世。

三二六、劉完素

△金史劉完素傳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三二七、張從正

△金史張從正傳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河南通志

張從正，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辭去。乃與麻知幾輩，日遊濕水之上，講明奧義，辨析元理，遂以平日聞見及嘗試效者，輯為一書，凡十四卷，名曰儒門事親。

三二八、竇漢卿

△古今醫統

竇漢卿為金太師。善醫，妙於鍼。有死去經日者，若胸前稍溫，鍼之立起。著有鍼經指南、標幽賦，誠為古今之軌範。

三二九、成無己

△古今醫統

成無己，世習儒醫。無己尤該博羣書，有敏質，祖述仲景傷寒，辨析表裏虛實，極其旨趣。著有傷寒論、明理論，凡數十卷行世。

三三〇、王博（附：韓熒）

△鳳陽府志

王博、韓熒皆醫道通神。宿州衛有百戶李昶者，方十五六歲，時以弱疾，幾不起。延二公視之，韓曰「此兒病，即愈，壽且至八十餘」。王再視之，亦曰「壽八十四歲而終，病不日當愈」。人皆笑其迂，後竟病痊，至八十四歲而終。

三三一、丘處機

△西軒客談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既而煉藥不成，或勸服藥，反速其至死者多矣。金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好長生之藥麼」？對曰「有衛生之道，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第十六章元代（公元一二七七年至一三六八年）

三三二、李元

△兗州府志

李元，字善長。滕人。以醫侍世祖，奏對稱旨。從比安王那木罕西征，行萬餘里，為叛主海都所得，幽之六年，乃得脫歸。覲世祖於行在，上問其來狀，顧左右曰「是人萬里來歸，盡忠孝於我，雖蒙古弗逮也」。厚勞賜之。踰年，遷大中大夫，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清而有惠，愷悌宜民。以年老致仕，退處滕陽，年八十四而卒。

三三三、麻九疇

△古今醫統

麻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書，長通經史。因疾，從子和學醫，遂盡得其妙，濟活甚多。

三三四、王仲明，

△江南通志

王仲明，江都人。善醫。平章廉希憲疾，世祖召仲明治之，未即行，人强之曰「君能起廉相，是惠及天下也」。仲明遄往，投以一匕立愈。世祖欲官之，辭不就。

三三五、王弘毅

△陝西通志

王弘毅，字子遠。唐王珪之裔。初習舉子業。宋末，詣京試賦。會元兵克汴，家族離散，乃避難習醫，管太醫院事，治疾如神。

三三六、王鏡澤

△金華府志

王鏡澤，名開，字啟元。蘭谿人。家貧，好讀書，不遇於時，遂肆力醫道。遊大都竇太師漢卿之門二十餘年，悉傳其術以歸。竇公囑之曰「傳吾術以濟人，使人無病，即君之報我也」。遇人有疾，輒施鍼砭，無不立愈。至元初，領揚州教授，以母老辭。所著有重註標幽賦傳於世。子國瑞，孫廷玉，曾孫宗澤，皆克世其業云。

三三七、劉資深

△永嘉縣志

劉資深，世傳醫學。元初，郡中大疫，郡守肩輿迎之，投劑皆愈。

三三八、許國禎

△山西通志

許國禎，曲沃人。博通經史，尤精醫術。金末，避兵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元世祖在潛邸，以醫徵至瀚海留守，掌醫藥。莊太后有疾，國禎刻期而愈。世祖即位，授榮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嘗上疏言「節財賦，禁服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凡所薦引，皆知名士。世祖嘉之，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六。特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憲，後追封薊國公。

△古今醫統

許國禎，字進之，為元世祖掌醫藥，有奇效。世祖患痰，進藥，味苦不飲。禎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世祖然之，遂飲藥而愈。

三三九、李浩

△滕縣志

李浩，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官於滕，因家焉。大父義、父玉，皆以儒顯。而浩喜醫方術，慕倉公之為人也。元初，常往來東平間，為人治病，決死生，其驗如神。所著有素問鉤元、仲景或問，諸藥論甚精。寶文正默幼從其子元學，薦之元世祖，而老不可徵詔，有司歲給衣米終其身。

三四〇、李杲

△元史李杲傳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貲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

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眾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

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翳〕色各異。乃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

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之）〔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塞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

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骫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嘉蓮燕語

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少頃，漸以身親杲祖，杲祖屹然不動，將告去，杲祖問曰「汝是何神鬼耶」？女子取筆書於几上，曰「許身愧比雙南」。遂復入地下。已而閱子美詩，始悟其為金也。掘之，得金一笥，笥上壓一石，石面刻云「金一笥畀李氏，孫以醫名後世」。後杲果從張元素學醫術，盡得其業，號東垣先生。

三四一、曾世榮

△衡州府志

曾世榮，號育溪。精於方脈，著活幼心書，行於世。大德丙午，衡民不戒於火，延及二千餘家，火迫世榮宅。四顧無以為計，忽飈塵中但聞人聲喧呼「此曾世榮宅」。併力進水百餘器，煙止風收，而宅與書板俱得不焚。談者皆云「世榮用心仁恕，故造物默佑之也」。

三四二、陸怡

△松江府港

陸怡，字悅道。華亭人。常在杭州，得遺珠，值千緡，候求者還之。尤善醫。汴人段氏客比鄰，一夕溘死。怡取馬櫪去底，置大釜上，舁死者內之，蒸以葱藥，及旦，皮腐而氣復。大德間，召至京師，右丞相答剌罕哈喇哈孫使切脈，竟曰「丞相無疾，惟左足大拇指一脈不到」。時哈孫欲試其藝，先以物約之也，稱為「神人」，欲官之，力辭歸，賜號悅道處士。

三四三、釋普映

△德興縣志

釋普映，長居院僧。通究釋典，尤精岐、黃術。元武宗取為太醫，除授僧錄司，在朝十二年。

三四四、釋拳衡

△德興縣志

釋拳衡，燒香院僧。通釋典，善醫，投劑無不效。至治三年，皇后疾，拳衡獻藥有功，賜號忠順藥師，領五省採藥使。

三四五、楊元直

△祥符縣志

楊元直，字大方。澤之仲子。繼父醫業，以著書，歷仕世祖、成英、泰定數朝，官至文明館大學士，兼太醫院掌醫卿。卒贈光祿大夫、河南北行中書省平章柱國，追封梁國，謚忠穆。

三四六、葛應雷

△蘇州府志

葛應雷，郡人。字震父。祖思恭，宋宣義郎。父從豫，進義校尉。皆攻醫。應雷幼習舉子業，學日進。宋亡，遂以家藏方書，研精覃思，其處方製劑，率與

他醫異。時浙西提刑李判官，中州名醫也。嘗因父疾，自診之，復咨於應雷，聞其言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耶」？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諸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者，自此始。扁其齋曰「恒」。謂醫不可無恒也。由平江醫學教授，陞江浙醫官提舉。

△吳縣志

葛應雷，字震父。攻於醫，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製藥砭焫，率與他醫異。

三四七、葛應澤

△蘇州府志

葛應澤，應雷弟。仕平江路官醫提領。子正蒙，字仲正，世其業。居杉瀆橋，故第所扁醫室曰「復生堂」。其座右銘曰「濟世之道，莫大乎醫；去疾之功，莫先乎藥」。乃周丞相書，篆刻猶存。

三四八、羅知悌

△古今醫統

羅知悌，字敬夫，世稱太無先生。精於醫術，得金劉完素之傳，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書，有異見。惟好靜僻，厭與人接。惟丹溪為得意弟子，遂盡教以所學云。

△杭州府志

羅知悌，字子敬，號太無，錢塘人。以醫侍穆陵，甚見寵厚。丹溪朱彥修志醫，徧歷江湖，不遇明者。還至武陵，遇知悌，俟門下三載，始得見。知悌愛其誠，盡以其術授之，彥修遂以醫名東南。知悌能詞章，善揮翰。貧病無告，予之藥，無不愈者。仍贍以調理之資。

三四九、朱震亨

△戴良丹溪翁傳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修，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

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江，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真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修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亦甚歡，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無少凝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十餘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

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

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

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故謂之相。天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

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

或曰「內經相火註，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蘖，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

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瞀瘛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腑腫痛酸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風膹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癢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

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熱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

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註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又內經有云『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者，蓋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

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

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嘗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濕』。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元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輳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

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翁診之，脈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斛，病已。

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脈滑而數，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凉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竟疽發背死。

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為可治。翁診其脈，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

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脈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已。今六脈皆博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

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脈，告曰「此病痰也。然脈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愈。

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之，脈數而濇，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翁用補血之劑投之，驗。

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中堂自如。翁診其脈，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死。

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脈微甚，為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然曰「此病得

之氣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

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

一婦人病不知，稍蘇，即號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脈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

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脈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丈夫入廣且五年。翁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宜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其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

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

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遂不發動。

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亹亹忘倦。

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語人曰「翁之醫，其始槖籥於此乎」？

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為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略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況汗下之悞乎」？

翁春秋既高，乃徇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禮文而敬涖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寧歉於己，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己子，

而必施厚於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每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浼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茲故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

△宋濂集

丹溪先生既卒，宗屬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憑依，嗜學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彷徨遙慕，至於洒涕。濂聞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加布於首，輒相親於几杖間，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為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踰於濂也。方欲聚厥事行為，書以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玉汝、從子嗣氾，忽踵濂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為狀，請為表以勒諸墓上。濂何敢辭？

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其先出於漢槐里令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興中，臨海太守汎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聯，多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為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為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大父也。父諱元，母某氏。

先生受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為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族或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於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

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乃摳衣往事焉。

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為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沉冥顛隮，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扃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疎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偽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

歲當賓興，先生應書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合為一區，嗣人遞司穡事以陳時薦，然有恒祭而無恒所，先生乃即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在，執事有恪，深衣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姪肄習其中

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民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頭乎」？先生笑曰「守為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

縣有暴丞，好諂瀆鬼神，欲修岱宗祠以徼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生死，嶽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干令」？先生曰「我受命於天，何庸媚土偶，為生死計耶？且嶽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

賦役無藝。胥吏高下其手，以為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胥吏餌，而互相傾，非策之上也。宜相率以義，絜其力之腋羸而敷之」。眾翕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苛斂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為之裁損。

縣大夫勸耕於鄉，將有要於民。先生懼其臨境，邪幅扉屨，往迎於道左。大夫驚曰「先生何事乃爾耶」？先生曰「民有役於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是時圭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此為風。大夫一笑而去。

鄉有蜀墅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溉田至六千畝，而堤多缺壞，水竭，數以旱告。先生倡民興築，置坊墉，鑿為三竇，時其淺深而舒洩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命再從子漳力任其事，以嗣其成。

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為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歐小民，幾斃，又貫鍼鰌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鞫問，當其父子皆死。先生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之令，宜從未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先生議。

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曰「貫甲罪則廢法，徇法甲必瘐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孰為藏之？不若使竟其葬葬，且慰其親，徐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奈何」？先生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曾會赦免。

細民有斬先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於縣，將逮之，人交讓民曰「汝奈何犯仁人耶」？民曰「計將安出」？入曰「先生長者也，急舁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寘而不問。

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為厭蠱，館客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紿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士人，

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儻乏金，我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輦金帛為謝，先生叱而去。

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民瘼吏弊，必再三蹙頞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賈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眾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耶」？皆慙不能退。

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礪之。且曰「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為前人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尋師而訂其說。渡浙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悌為告者。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杲、張從正二家。然性倨甚。先生謁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朱彥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君後矣」。羅遽修容見之，一見如故交，為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疑為之釋然。

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為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僕夫告痛，先生諭之曰「病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窶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閩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脈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驛。權貴人以微疾來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脈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三月後當為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載粟為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顴火赤，不能自禁，躁走於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證也」。製附子湯飲之。眾為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療，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證有書，茲不詳載。

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小輪，烱光如日，毅然之色，不可陵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鏘鋏鏗，使人側耳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故其教人也，人既易知，昏明强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祥，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為美，固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之知，凡先生杖屨所臨，人隨而化。

浦陽鄭太和十世同居，先生為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婚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一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即平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耄而彌篤，每見誇多鬬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弗盡，奚以多為」？至於拈英摘艷之辭，尤不樂顧，且以吾道蝨賊目之。及自為文，率以理為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論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家大姓，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而於世人所悅者，淡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為世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

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囂悍，值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為亂」。已而果然。又嘗告親友曰「吾足蹟所及廣矣，風俗澆漓日甚，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弃力善以延其嗣乎」？時方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煙火，動百餘里。

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

微文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為多。

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氾謂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子男二，嗣衍、玉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椐。女二，一適丁榆，一尚幼。其年十一月日始葬先生於某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之曰「丹溪先生」云。

夫自學術不明於天下，凡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割裂摭拾，組織成章，流為譁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拏有如聚訟，其視身心皆藐然若不相關，此其知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薦不鳴，孽狐之妖弗息，黃鐘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濂、洛奮興，遠明先聖之緒，流者遏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一期闡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華之四賢續其世嗣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連景接，而芳猷允著也。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少屈撓，及聞道德性命之說，遽變之而為剛毅，所以局量弘而任載重，寤寐先哲，唯曰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須與莫忘。雖其力或弗支，苟遇惠利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

發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隱抉秘，倡明南方之絕學；嬰疢之家，倚以為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其得位於朝，以行其道，則夫明效大驗，又將何如哉？

嗚呼！先生已矣，其山峙淵澄之色，井潔石貞之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即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言之，見聞不博，惡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舍是又無足以求先生者，敢摭狀之概，敍而為之銘曰「濂、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覃荊揚，以及閩、粵。時雨方行，區萌畢達。世嗣之正，實歸金華。綿延四葉，益煜其葩。辟諸上尊，寘彼逵路。隨其志分，不爽其度。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血氣方剛，疇能侮予，七尺之軀，忍令顛越。壯齡已踰，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笈有書。負而東遊，以祛所疑。非刻非厲，曷圖曷究？豈止惜陰，夜亦為晝。昔離其罿，今廓其矇。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孚惠家邦，庶亨厥志。勤我祠事，以帥其宗。況有詩書，以陶以礱。以暢其施，期壽夫物。苟躬可捐，我豈遑恤？仁義之言，繩繩弗休。昭朗道真，釋除欲讎。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聳然，如聞巨鏞。有聲鏗鍧，無耳不聰，旁溢於醫，亦紹絕躅。開闡元微，功利尤博。斂其豪英，變為毅弘。所以百為，度越於人。呫呫世儒，出入口耳。競藻鬬華，析門殊軌。以經為戲，此孰甚焉。不有躬行，其失曷鐫。世途方冥，正資揚燎。夢夢者天，使埋其耀。

精神上征，定為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焞焞。表德幽墟，遵古之義。僉曰允哉，是詞無愧」。

三五〇、王珪

△古今醫統

王珪，字均章，號中陽老人。吳郡人。志行高潔，見道真明，尤邃於醫學。屏世慮，隱居吳之虞山，人稱「隱君」。所著方書，超出羣表。自幼及壯至老，調攝有序，論證有旨，至於諸痰諸飲，挾火為患，悉究精詳。制有滾痰丸，最神效，名泰定養生主論。

三五一、潘璟

△古今醫統

潘璟，不知何郡人。善醫，診視有異見。一婦懷孕二歲，一婦孕十四月，俱不產。璟診視，曰「非孕也，疾也」。作劑飲之，孕二歲者下肉塊百餘，孕十四月者下大蛇，二婦俱得活。

三五二、危亦林

△攖寧集

危亦林，號達齋。元時人。高祖雲仙遊學東京，遇董奉二十五世方脈。至公五葉，而學益備，技益工，所活者益眾。官本州醫學教授。刻苦凡十稔，編成世醫得效方十有九卷。

三五三、余士冕

△歙縣志

余士冕，字子敬。父幼白，精岐、黃理，輯有蒼生司命。冕尤能世其家學，沉疴立起，試多奇中，補訂前書未備者，曰諸證析疑。子之儁，醫驗一如其父。

三五四、張謹

△太倉州志

張謹，字敬民。雙鳳里人。業醫，以薦，仕至醫師。謹所治，能起垂死，竟不責報。壽七十二。

三五五、劉畝

△甌寧縣志

劉畝，字扣中。斡九世孫。自號和齋。業醫而精，性樂施與，病者與之藥，貧者施之棺。人感其德，卒之日，無不泣下者。

三五六、葉汝楠

△甌寧縣志

葉汝楠，字子林。精岐、黃術，痘疹一科，全活甚衆。

三五七、沈好問

△浙江通志

沈好問，字裕生。錢塘人。世業小兒醫。至好問益精，視小兒病，洞見臟腑，尤善治痘證。所著有素問集解、痘疹啟微、本草類證諸書。子允振，字慎伯，亦良醫，有父風。

△仁和縣志

沈好問，字裕生，別號啟明。先世以鍼灸隸籍太醫院，扈宋南渡，徙居杭。杭人傳為沈鐵鍼云。好問穎慧絕人，取祖醫秘笈，晝夜研究者數年。其視人疾病，必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療之，故病者無不愈。侍御郭太薇邀之閩，大中丞喻醒哲邀之蜀，督師王總戎邀之大同，而好問皆以一七立起。題授太醫院院判，請告歸卒。

三五八、葉如菴

△湖廣通志

葉如菴，黃岡儒醫，診視有方，撰傷寒大易覽一編，為時所宗。

三五九、樊子晉

△湖廣通志

樊子晉，麻城人。讀書明理，審病察脈，預知人十年生死，醫學宗之。

三六〇、趙良

△古今醫統

趙良，字以德，號雲居。江浦人。丹溪弟子。有高致，精醫術。張士誠據吳，召不往，挈家隱華亭鄉中。以活人為心，醫造閫奧，沉疴悉能起。著有醫學宗旨、金匱衍義等書行世。

三六一、吳綬

△浙江通志

吳綬，錢塘人。著傷寒蘊要全書，發明五運六氣，畫圖立說，究極元微。以名醫徵至京師，仕至太醫院院判。北歸時，湖墅有馮英者病傷寒，一時諸醫議用承氣湯。邀綬視之，曰「將戰汗矣，非下證也，當俟之」。頃刻，果得戰汗而解。

三六二、徐存誠

△江南通志

徐存誠，祁門人。善醫，蓄藥救人。

三六三、陳白雲

△紹興府志

陳白雲，紹興人。不知何名。項昕傳其醫術。

三六四、吳恕

△杭州府志

吳恕，字如心。錢塘人。少貧，貨烏蛇丸以治風疾。時采風使，適有患此疾者，召恕與談，驚服其論議，遂委治之，疾果愈。其名遂震。後徵至京師，授太醫院御醫。恕念傷寒為病，傳變不常，張仲景傷寒論旨意幽深，非窮理之至者，莫窺其要，乃潛心研究，本傷寒論、朱奉議活人書，約為賦以發其隱，復纂指掌圖以開示初學，仲景奧旨，囊括殆盡。世之業醫者，往往宗之。

三六五、唐永卿

△嘉定縣志

唐永卿，其先以御醫從高宗南渡。永卿精習其術，仕元，為平江路醫學教授。

三六六、陸文圭

△元史陸文圭傳

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穎悟，讀書過目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牆東先生」。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

三六七、趙才魯

△上虞縣志

趙才魯，宋宗室裔也。業儒，安貧，常遇異人，得禁方，醫有奇驗。

三六八、梁周泰

△稷山縣志

梁周泰，字百亨。由儒醫，元至正間，授平陽路醫教授。子權，孫叔東，皆能世其業。邑人稱其有活人之功。子孫世躋科目，為邑望族。

三六九、王東野（附：曠世儋）

△吉安府志

王東野，永新人。精方脈。嘗著本草經，當時知名，任太醫院御醫。虞文靖、揭文安、陳雪樓、劉申齋、趙子昂咸與之交，而尤厚趙魏公。以老致仕。歸，邑人曠處良傳其學，卒為名醫。處良曾孫世儋精醫術，士大夫重之，至為之語曰「命非景儒不談，藥非世儋不服」。景儒精星術，今曠氏醫學世其家。

三七〇、陸仲遠

△江南通志

陸仲遠，青陽人。醫不嗜利，有逸士風，能察腧輸、經脈，審榮衛、順逆。軒履到門，日數百，而園池、竹石、觥籌，鏗鏗然樂也。年老思九子，芙蓉不能去，日著千金聖惠方，子孫守之，遂家於此。

三七一、廖文彬

△延平府志

廖文彬，將樂人。質酷鈍，日夜讀醫書，廢寢食以求通曉，用藥如神，尤好施，人稱「仁醫」。有司薦太醫，辭；舉醫官，又辭。曰「吾性愚魯，願為散人」。

三七二、王翼

△陽城縣志

王翼，幼穎悟。七歲聞人誦唐詩一過，能歷歷誦之。八歲，善屬文。既長，日記千言。應進士舉，因染疾，棄業。遂精醫術，療疾多奇驗，旁通律曆，尤工於詩。所著有素問注疑難、傷寒歌括、算術若干卷，詩五百餘篇。

三七三、李詗

△錢塘縣志

李詗，字孟言，號樗散生。負氣節，善詩。賣藥金陵，病者無不與，與者無不瘳。蓋賢而隱者也。

三七四、宋會之

△錢塘縣志

宋會之，名醫也。治水蠱，碎乾絲瓜，入巴豆十四粒同炒，獨用瓜炒陳倉米而去之，研成丸，服百粒。其言曰「巴豆逐水，瓜象人絡，僅借為引，而以米投胃氣」。是深知醫者。

三七五、徐復

△松江府志

徐復，字可豫，號神翁。華亭南橋人。海鹽州醫學教授。其先宋濮陽太守熙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頓有所悟，遂以醫名世。復尤精靈樞、素問諸書。其治病，常審南北，察强弱緩急而投之，故百不失一。會稽楊維楨病久痢，不食飲，眾醫皆曰「元氣脫，不可治矣」。復診之，曰「頃於西門視一劇證，其脈與公等。然公七日起，彼不出三日當殂」。遂投劑，至期愈，而閱三日者殂矣。維楨有歌紀其事。

三七六、劉開

△南康府志

劉開，字立之，習釋、老學。常遊廬山，遇異人，授以太素脈行世。元帝召赴闕，賜號復真先生。卒葬於西古山。著有方脈舉要。

三七七、王公顯

△紹興府志

王公顯，新昌人。字達卿。性聰敏。方元盛時，人習科舉業，其父乃使學醫，私語之曰「不久將有干戈之難，汝勿求仕，業醫則可矣」。由是公顯遂精於醫。

未幾，南北兵起，父言果驗。邑中大疫，公顯與其子宗興沿門療治，所活甚眾。孫性同，明洪武中，舉醫學訓科。

三七八、周真

△醫學入門

周真治一婦因產子，舌出不能收，公以硃砂敷其舌，仍令作產子狀，以兩女扶腋，乃於壁外投大瓦盆，作聲砰訇。聞之，舌收矣。

三七九、黃子厚

△醫學入門

治一女子嗜食泥，日食河中污泥三盌許，公取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食。

黃子厚，江西人。與滑壽同時。治富家子，年十八，病遍身肌肉坼裂。公乃屏人，詰問「曾近女色否」？曰「十二、三歲曾近之矣」。公曰「古云『精未通而近女色，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當有難收之疾，在法不治」。後果惡汁淋瀝痛絕而死。

治一富翁，病泄彌年，公治浹旬不愈，忽讀易「天行健，運轉不息，氣舉之也」。富翁之泄，乃氣不能舉，所以脫下。即灸百會穴三十四壯而泄止矣。

三八〇、劉塤

△衢州府志

劉塤，精通方脈，施藥濟民，壽九十五。

三八一、徐豳

△衢州縣志

徐豳，號鳳石。歲貢，教論東山醫藪，豳更有神，時稱為鳳石醫仙。

三八二、楊用安

△崇仁縣志

楊用安，字存心。武昌路醫學教授。治病多神效，尤善診太素脈。預定前程、休咎、年數、修短。草廬公贈詩有「期君還舊里，共啟內經元」之句。

三八三、袁坤厚

△醫學入門

袁坤厚，字淳古。元古益人。精醫，為成都醫學正。著難經註。

三八四、謝縉孫

△醫學入門

謝縉孫，字堅白。元統間廬陵人。精於醫，為遼陽路醫官提舉。著難經解。

三八五、陳瑞孫

△醫學入門

陳瑞孫，字廷芝。元慶元人。溫州路醫學正。與其子宅之，同著難經辨疑。

三八六、熊景先

△崇仁縣志

熊景先，字仲光。北耆人。世業儒醫。嘗著傷寒生意。草廬與程雪樓皆稱其善。

三八七、伍子安

△衢州府志

伍子安，通經史，遂於醫。請者如市，不責報。學士宋公濂誌其墓。孫敬中世其業。

三八八、莫仲仁

△松江府志

莫仲仁，華亭人。病聾，以醫鳴。邑人某病蠱，眾醫莫療，仲仁以峻劑吐蟲升數，立愈。某病寒，逾七日，發強且縮，法死，仲仁徐以常藥理之而平。某病痢噤不食者七日，氣殆絕，仲仁投以湯，即納食飲而起。有大官病瘵，眾醫爭進，仲仁望而走，曰「雖扁鵲不可為已」。出門而殂。其神驗若此。

三八九、沈光明

△松江府志

沈光明，華亭人。以治目鳴。先世常受術於龍樹師，內外障七十二證悉能治而去之。光明克世其學，士大夫咸稱重焉。

三九〇、劉仲宣

△安福縣志

劉仲宣，精醫學，待詔尚方，出入貴近間，未少貶屈，歸隱東陽山下。劉太史聞贈詩云「東陽山色好，此去想夷猶。草樹春長綠，田園遂有秋。穿雲砍靈藥，帶月上漁舟。何日京華客，歸來訪舊遊」？

三九一、潘濤

△江西通志

潘濤，上高人。累世以業醫名。至濤益顯，全活者甚眾。嘗著醫學繩墨一書，其目有十：一切脈，二問證，三斷病名，四辨逆順，五明標本，六立治，七審輕重，八處方，九用藥，十調理，行於世。

三九二、劉光大

△浙江通志

劉光大，字宏甫。西安人。至元二十三年，任衢州路醫學提領。後陞本學教授。創三皇廟，繪塑聖像，置四齋，左曰調神、全生，右曰精微、虛靜。子咸，字澤山，建濟民藥局。孫全備，曾孫仕聰，世傳醫術，家於西安。

三九三、王君迪

△儀真縣志

王君迪，由江南遷儀真，以醫著。所述古今方論，無一不詳。持別脈二十四狀，參之以外候偏邪，如燭照鑑別。吳草廬澄為作可山記以贈。

三九四、徐文中

△古今醫統

徐文中，宣州人。工醫藥，有符呪，治療捷效，人稱神醫。

△宣城縣志

徐文中，字用和。善鍼術，為吳掾。鎮南王妃苦風患，禿魯御史以文中聞。文中丐診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鍼潛入焉。妃殊不省也。移晷，手足竝舉，次日起坐。王喜，勞之。大旱，請致雨。王以雨而雷，卜為法云。文中振袂一揮，雲冉冉，北方大雨如注，迅雷震天，且霽矣。從吳遷武陵，守吳。秉彝病，召之立愈。嘗語人「吾弟子羣，然亟於利，故其術不神。文中今茲遊四十禩，所奏績罔算，顧自未敢核報爾」。

三九五、史可甦

△鄱陽縣志

史可甦，生而篤學，晚托醫隱。舊傳載元人曾辟為郡學錄，屢徵弗就，以先世有顯者，義不忘宋，有淵明遺風。居餘干棠棣橋。晚年，遷寓鄱城之西。博涉羣書，無所不貫，因旁通於醫。邑人德其起死之功，榜其堂曰「更生」。用是隱其真名，因合更生，字以可甦稱。章起鳳贊曰「術能托乎精微，志不厭乎澹泊，其抱道自晦，寓意於術，以神其用，易稱潛德，非其選歟」！

三九六、程深甫

△休寧縣志

程深甫，汊口人。業儒，神於醫。擢浙江省太醫提舉。上召治疾，立愈。聲滿南北，一時有「好人程太醫」之語。

三九七、范天錫

△休寧縣志

范天錫，字壽朋。汊川人。府教一咼之子。邃軒、岐之術，診脈能決人生死，用藥不滯古方，隨手而應，無不效者。嘗為郡醫學提領。

三九八、徐道聰

△休寧縣志

徐道聰，字士明。南街人。生元末，遇異人，傳幼科。時兵燹流離，嬰孩多驚死。聰每授一七，輒甦，全活者千計。其子杜真駢脅犀頂，負殊相，復精大人科，著有方書。

三九九、薩守堅

△醫學入門

薩守堅，元末蜀西河人。嘗呪棗以治病，無不愈者。

四〇〇、何順中

△崑山縣志

何順中，自曾祖子雲以下，世業醫，至順中益著工巧。居太醫垣四十年，王公貴人有招延之者，視義不視物，必專敬乃往，往則疾家有所恃，或以勢位臨之，弗能致也。家固貧，極謹義利之辨云。

四〇一、項昕

△醫學入門

項昕，號抱一。翁源人。治一病脅痛，眾以為癰，投諸香薑桂之類，益甚，陽脈弦，陰脈微濇。公曰「弦者痛也，濇者腎邪有餘也，腎上薄於脅不能下，且腎惡燥，今服燥藥過多，非得利不愈」。先用神保丸下黑溲，痛止，更服神芎丸。

或疑其太過。公曰「向用神保丸者，以腎邪透膜，非全蠍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硝黃蕩滌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次，病愈。經曰「痛隨利減」。是也。

治一婦，腹脹如鼓，四體骨立，醫以為孕、為蠱、為瘵。公診曰「此氣搏血室耳。服血藥多而失於順氣。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痛，曰「血欲行矣」。急以硝黃峻逐之，下瘀血如瓜者，十餘枚而愈。所以知其病者，以其六脈弦滑而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

又一婦病同而診異。公曰「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女子脈滑而實邪，今脈虛為元氣奪矣」。

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脈獨弦。公曰「真臟脈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其言。

治一人夏月病甚，眾以為瘵。公診其脈細數而實，細數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為之也。與白虎湯飲之立瘥。

治一人曾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人。公診其脈，陽脈浮滑，陰脈不足，浮為風，滑為血聚，始為風，傷肺，陰脈不足，乃過於宣逐也。諸氣奪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菀陳除，故行其肺氣，病當自已。初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甦。繼以升麻、黃芪、桔梗，消其膿，服之逾月而愈。

△餘姚縣志

項昕，字彥章。自永嘉來徙。幼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受其書讀之。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願志醫術。聞越大儒韓明善名，往拜之，得所藏方論甚富。後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昕獨疑古方不宜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往建業見戴仝父，譔五運六氣撰要若干篇授之。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撟引，按抗甚奇，昕亦事之，盡其技。於是為人診疾病，決死生，無不立驗。諸貴人辟為掾吏，非所尚也。門人力請著書，作脾胃後論，補東垣之未備。昕喜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

四〇二、王好古

△古今醫統

王好古，字從之，號海藏。古趙人。性明敏，通經史，好醫方，師李明之。所著醫壘元戎十二卷、醫家大法三卷。仲景詳辨、活人節要歌、湯液本草、此事難知、斑珍論、光明論、標本論、傷寒辨惑論等書行世。

四〇三、戴同父

△古今醫統

戴同父，名起宗。建業人。任儒學教授。其學以作聖為己功，謂「醫為性命之學」。遂潛心以究內經之秘，撰五運六氣之旨，刊命訣之誤，辟邪說，正本源，誠有功於醫者也。

四〇四、朱肯堂（附：朱彥實、朱瑩、秦子通）

△懷遠縣志

朱肯堂，荊山醫士也。與朱彥實、朱瑩、秦子通等，皆五世知名，各懸一壺於市，慕壺公之為人。唯子通仕至太醫院提舉。歸老，朝廷給復其家。

四〇五、羅天益

△古今醫統

羅天益，字謙甫。真定人。東垣弟子。潛心苦學，真積力久，居東垣門下十餘年，盡得其妙。著有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行世。

△劉因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其於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

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腳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方多下濕，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經所謂『飲發於中，跗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氏之施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之」。

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

四〇六、嚴子成

△嘉興府志

嚴子成，字伯玉。其先汴人。宋咸淳間，始祖名秋蟾，來秀州賣藥，子孫遂家於禾。大德間，京師開御藥局，徵子成，不就。時雪川趙文敏公遘疾，醫不能

治，邀子成診之，翼日即瘳。文敏喜為杏林圖，并孫思邈像贈之，自是稱藥師。性好施予，笥不留貲。年八十九，忽語人曰「我將往五嶽遊仙府也」。無疾而逝。

第十七章明代（公元一二六八年至一六六二年）

四〇七、葛乾孫

△明史方伎傳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真、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出張、劉書與相討究，自是二家之學盛行於南。應雷著醫家會同二卷，官浙江醫學提舉。

乾孫體貌魁碩，膂力絕人，好擊刺戰陣之法，後折節讀書，兼通陰陽、律曆、星命，為文章有名，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為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

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捽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棉，乃汗而解。

富家女病，四肢痿痹，目瞪不能食，眾醫治不效，乾孫命悉去房中香奩、流蘇之屬，掘地坎，置女其中，令家人俟女手足動有聲則告。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得是證。其療病不用方藥如此。

至正時，天下大亂，乾孫推己祿命不利，慨然謂其友曰「聞中原豪傑竝起，而我不得與命也。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引弓取挽之

及彀，歸即下血，命子煮大黃四兩，飲之，子密減其半，血不下。詰知其故，語之曰「無傷，我命盡來年，今則未也」。再服二兩而愈，明年果卒。

△異林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中輒神異。

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即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

有群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牖躍入室，曰「召可久診視之，不驗則群噪之」。强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

朱彥修嘗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修技窮，謂主人曰「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方與眾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瞪目視之，曰「爾何為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舍，遂登舟。比至，彥修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鍼刺之，應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我為朱先生來，豈責爾報耶」？悉置不受。

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癰疾，彥修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修曰「雖可刺，僅舉半體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修言。彥修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矣」。已而果然。三子治驗竝顯。

△霏雪錄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貿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饘粥。蓋仁人之用心也。

△古今醫統

葛可久，名乾孫，震父之子。醫實跨竈，性甚仁厚，求療不分貴賤，輒盡心藥之，無有不效。著有醫學啟蒙論，十二經絡、十藥神書，行世。

四〇八、貝元瓚

△上虞縣志

貝元瓚，字彥中，宋僉判欽世之七世孫，元醫學教諭良友之子。世家北城，以醫活人，咸呼為存仁先生。

四〇九、范益

△古今醫統

范益，燕京人，醫甚精，尤神於脈。年七十時，有老嫗居西山，請診其女。益以倦騎乘為辭。嫗出，頃之，攜二少女至，益診而詰之曰「此非人脈，乃妖質耳」。嫗跪告曰「妾本狐類，久住世間，得日月之精氣，故能變幻人形。二女偶患疾苦，知君仁厚，存活為心，故敢求藥。君既洞察，詎敢欺乎」？益遂與藥，隨叩其所以往來禁城，如入無人之境，何也？嫗曰「此時真主已在濠梁，京城諸神俱已往彼，是故得以出入也」。逾年，太祖果克燕京。若益者，真神醫也。

四一〇、胡重禮

△儀真縣志

胡重禮，明初以醫名，尤妙太素脈。有久瘧不止者，求視其脈。曰「此瘧母也，須百劑方愈」。病者服至半，中止，而病未瘳。他日就孫醫脈之，曰「此須五十劑乃可」。如言而病已。蓋孫即重禮壻，傳業於重禮者。聊舉一端，以見其藝精如此。

四一一、祝定

△處州府志

祝定，字伯靜，麗水人。以醫術鳴。洪武初，授本府醫學提領，轉正科。註竇太師標幽賦，醫學咸宗之。

四一二、李恆

△合肥縣志

李恆，字伯常，合肥人。洪武初，以醫名選入太醫院，擢周府良醫。常奉令旨，類集袖珍方諸書。後以老致仕，王親賦詩以餞，命長史錢塘、瞿佑序其事。

四一三、吳伯參

△處州府志

吳伯參，穎慧縝密，信實不欺，尤精太素脈指。晰人福禍修短，無弗驗。有脈宜死者，為定其時，至期無爽。

四一四、王道中（附：王大坤）

△無為州志

王道中，洪武間，太醫院選醫，曾孫大坤，太醫院醫官。萬曆十年夏，大旱，掌州事查志，文檄大坤，施藥全活無算。

四一五、韓懋

△醫學入門

韓懋，號飛霞道人。明初，蜀之瀘州人。少為諸生，因不第，褫縫掖，往峨嵋山訪醫楊升菴。太史稱之曰「真隱」。著醫通二卷。

四一六、沙金

△醫學入門

沙金，字廷璽，號杏軒。明初，儀真人。以醫濟人，不責其報，貧甚者或反給資。其子稷登第，贈工部主事。

四一七、沈貞

△崑山縣志

沈貞，字士怡。業精於醫，志在濟人，未嘗嗜利。患傷寒難治，因以仲景論主，取李浩或問、郭雍補亡，由漢迄今，凡論傷寒者，集而為專書，名曰傷寒會通。吳下諸醫，謂其補仲景之未備。

四一八、許律

△崑山縣志

許律，字用韶，元醫學教授矩之長子。得世傳之秘。凡人疾所不能療者，必之用韶求治，一經診視，其死生如決蓍龜。弟度量，俱世其業。

四一九、董伯儒

△崑山縣志

董伯儒，與許用韶為內外兄弟，而醫之學，同出一門。伯儒淳質無偽，脈藥甚精，授醫學訓科。子士源克造其奧，能聲著於遠近。士源之孫愚，字汝顏，尤深於脈理，投劑無弗效者，鄉人呼為董一貼。

四二〇、倪維德

△明史方伎傳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祖、父皆以醫顯。維德幼嗜學，已乃業醫，以內經為宗。病大觀以來，醫者率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

周萬戶子，八歲昏眊，不識饑飽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診之曰「此慢脾風也。脾藏智，脾慢則智短」。以疏風助脾劑投之，即愈。顧顯卿右耳下生瘻，大與首同，痛不可忍。診之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也」。飲之藥，踰月愈。劉子正妻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為祟。診之曰「兩手脈俱沉，胃脘必有所積，積則痛」。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愈。盛架閣妻左右肩臂奇癢，延及頭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則暫止。診之曰「左脈沉，右脈浮且盛，此滋味過盛所致也」。投以劑，旋愈。林仲實以勞得熱疾，熱隨日出入為進退，暄盛則增劇，夜涼及雨則否，如是者二年。診之曰「此七情內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故溫則進，涼則退」。投以東垣內傷之劑，亦立愈。他所療治，多類此。

常言「劉、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執一說。常患眼科雜出方論，無全書，著元機啟微，又校訂東垣試效方，並刊行於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古今醫統

倪維德，究軒、岐之旨，活人甚多，乃訂新安張季明醫說，演靈樞、素問、原機啟微等論行世。

△蘇州府志

倪維德，字仲賢，先為大梁人，徙居吳，世以醫鳴。

維德少受尚書於湯碧山，奇其才，勸之仕。曰「爵祿以濟物，然有命焉，不可倖致，不若紹承醫學，以濟吾事」。於是取內經，研其奧旨，欣然曰「醫之道盡是矣」。操心仁厚，來謁即赴。窶人抱疾求治，維德授藥，兼畀烹器。客問曰「藥可宿備，瓦缶亦素具乎」？維德指室北隅，蓋積數百枚。晚建別墅敕山，自號敕山老人。

四二一、趙良仁

△蘇州府志

趙良仁，字以德。少試吏憲司，即棄去。從丹溪朱彥修學醫，治療多有奇效，名動浙西東。所著醫學宗旨、金匱方衍義并丹溪藥要等書。

張氏據吳，良仁挈家去浙，後復來吳，占籍長洲，以高壽終。

四二二、潘仁仲

△無錫縣志

潘仁仲，祖傳之，在元為常州路醫學學錄。父進德，本州醫學提舉。

仁仲，楊鐵崖門人，本州醫學教授，居營橋，作容膝軒，與倪雲林、張居貞輩遊。晚以高年應詔。

子克誠，永樂中召為太醫院醫士，與王達、錢仲益友善。克誠子韞輝，尤妙鍼灸，官訓科。

四二三、雷伯宗

△建安縣志

雷伯宗，名勳，以字行。幼讀書明醫，尤精於小兒科。洪武間，授醫學正科。卒年八十四。著有千金寶鑑，得其旨者用之，輒效。

子野僧，亦明醫，為鄭府良醫。

四二四、滑壽

△明史方伎傳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儀真，後又徙餘姚。幼警敏好學，能詩。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授素問、難經。既卒業，請於師曰「素問詳矣，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等為十類，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藏府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亦多。愚將本其義旨，注而讀之可乎」？居中躍然稱善。自是壽學日進。壽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會通之，所治疾無不中。

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係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又採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於世。

晚自號攖寧生。江、浙間無不知攖寧生者。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飲酒無算。天台朱右摭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為作傳，故其著述益有稱於世。

△儀真縣志

滑壽，世為許襄城人。當元時，父祖官江南，自許徙儀真。

壽性警敏，習儒書，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詞，有思致，尤長於樂府。

京口名醫王居中客儀，壽數往叩，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維素問、難經，子其習之」。壽受讀終卷，乃請於王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抄而讀之，自是壽學日益進，所向莫不奇中。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雖皆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宜與十二經并論，乃著十四經發揮，皆有功醫學，多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攖寧生一決生死為無憾。

生無問貧富，皆往治，不責報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攖寧生。

△浙江通志

滑壽，醫通神，所療無不奇效。壽與宋僖為友，其詩雅健。元時曾鄉舉。按滑氏家譜，則劉基之兄弟也。基嘗訪之於餘姚，留數月而去。其子孫散居餘姚、武林，而武林為最盛。

△紹興府志

滑壽，醫能決生死。一婦孕患腹痛，呻吟隔垣聞其聲。曰「此蛇妖也」。砭之，產數蛇，得不死。又一婦臨產而死，視之曰「此小兒手捉其心耳」。砭之，即甦。少頃，兒下，大指有砭跡。姚人所傳如此。

壽與朱丹溪彥修齊名，所著有難經本義等書。今子孫為餘姚人，知府浩是其孫。葉知府逢春云「壽蓋劉文成基之兄，易姓名為醫。文成既貴，嘗來勸之仕，不應。留月餘，乃去」。

△醫學入門

滑壽嘗治婦人，病小便澀，中滿喘渴，脈三部皆弦而澀，醫皆以瞿麥梔苓滑利藥，而秘益甚。壽曰「水本高源，膻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法當治上焦」。乃與朱雀湯，倍枳梗，長流水煎，一服而溲，再服氣平而愈。

治一婦人，年六十餘，亦病小便秘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脈沉且澀。壽曰「此病在下焦，陰火盛而水不足」。乃以滋腎丸，遂愈。

治一婦人，有孕九月，病滯下，日五七十起，後重下迫。壽以消滯順氣丸藥下之，愈，而孕不動。素問曰「有故無殞也」。

治一婦人，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痛如刀刺，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行，因而無孕，兩尺沉澀欲絕，餘部皆弦急。壽曰「此下部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主血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如此，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之藥，令先經期日日服之，凡三次愈。

治一人，因心高志大，所謀不遂，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輭，發熱，小便白濁。諸醫以內傷不足，進鹿茸附子。公視其脈，虛大而散，此思慮過度，少陰君火為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相火一擾，能為百病，況少陰乎？用補中益氣硃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坎離丸，月餘而愈。

治一孕婦，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浹旬，脈浮緊，形體瘦。壽曰「此上受風寒也」。投以辛溫，生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止。

治一婦人，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壽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為陰盛格陽證，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乃與元武湯，冷飲三服而愈。

治一婦人，病寒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脅痛尤甚，嘔吐煩滿，不進飲食，兩手沉結不調。壽曰「此由寒在下焦，宜急攻其下，無攻其上，為灸章門、氣海、中脘，內服玄胡索、官桂、胡椒，佐以茴木、諸香、茯苓、青皮，而愈。

四二五、呂復

△明史方伎傳

呂復，字元膺，鄞人。少孤貧，從師受經。後以母病求醫，遇名醫衢人鄭禮之，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試輒有驗。乃盡購古今醫書，曉夜研究，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辨論。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至張子和、李東垣諸家，皆有評騭。所著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諸書甚眾。浦江戴良採其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為醫案。歷舉仙居、臨海教諭，台州教授，皆不就。

△古今醫統

呂復，四明人。博學精醫，有異見，凡有奇病，輒以奇方治之，無不愈。

時一人兩目視物皆倒植，求療於復。詢其由，大醉後得大吐，須臾而目視則倒。復診其脈，左關浮促，知其飲酒大吐，上焦反覆，以致膽腑顛倒，視物則然。法當吐以正其氣，遂用藜蘆瓜蒂散以涌之，後則復吐而愈。

△醫學入門

呂復，為呂東萊之後，以母病，攻岐、扁術。

治一女孩，病嗜卧，面頗赤而身不熱，醫以慢驚治之，兼旬不愈。復診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曰「此女無病，關滑為有積食，意乳母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之，果然。遂以枳殼、葛花，日二三服而愈。

治一傷寒人靜脈伏，又無舌胎，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復曰「此血為熱搏，氣無所依，必大發斑，而後脈出」。及揭其襟，赤斑爛然。即用化毒湯，繼投承氣湯下之，頓愈。發脈於無脈，長沙未論，復以意消息耳。

治一婦人，病喘不能臥，氣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復曰「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冲，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盞服之，夜半果下死胎，喘止而愈。

治一人，下利完穀，脈兩尺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目外眥如草滋。蓋肝風傳脾，因成餐泄，非臟寒所致。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五服而愈。

治一室女，經閉五月，腹大如有孕。復診之「面色乍白乍赤者，鬼也，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乃以桃仁煎下五七枚而愈。

治一人，偶搔膕中疥，出血如泉，不止。復視時，已困極，無氣可言，脈惟尺部如絲，他部皆無。乃以四逆湯加荊芥、防風，其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

治一見殺人，驚風入心，疾作奔走，不避水火，或哭或歌，脈上部皆弦滑，左部逕於右。復曰「乃痰溢膻中，灌於心包，因驚而風，總五臟耳」。即為吐痰一斗許，徐以驚氣丸服之而愈。

治一人嗜酒善食，忽溲如脂，脈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寸尤躁。復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癃則淋」。乃以琥珀、滑石、石膏、黃蘗清之，繼以龍膽、辰砂末、拌柿蘸食方寸匕，即愈。

治一人因驚恐，餐泄彌年，眾皆謂休息痢，治以苦堅辛燥，弗效。復診其脈，雙弦而浮，非飲食勞倦所致，乃驚風也。肝主風，故虛風日甚，困肝而成泄，當平肝太過，扶土不及，其泄自止。乃用黃芩、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逾月而愈。

治一婦，癃病，小腹痛，眾以為瘕聚。復循其少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遂用國老膏，加將軍、血竭、琥珀之類攻之，膿自小便出而愈。

治一貴客，患三陽合病，脈皆弦長，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吐血一升許，且脅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諸醫以為腎絕。復曰「此天和脈，無憂也」。遂投小柴胡，減參，加生地，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湯下之，得利而愈。

治一人，傷寒踰月，既下而熱不已，脅及小腹偏左腫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經，四旬，其毒循宗筋入睾丸，赤腫如匏子。瘍醫刺潰之，而脅腫痛如故。復診尺中皆數滑，而芤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芤，則內癰作，其脅之腫，乃癰作腫。經曰「癰疽不得達，時亟下之，慎勿晚」。乃與雲母膏作丸，衣以乳香，而用硝黃煎湯送下之，下膿五升，明日下餘膿而愈。

△寧波府志

呂復之先，河東人，徙鄞，因家焉。幼孤貧，依母氏，讀易、書，習詞賦。後以母病，攻岐、黃術，歷試有驗。浙省平章左答納，失里在帥，閫病無寐，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召復診云「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膽虛而風乘以入，故無寐」。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其神效類如此。

四二六、劉勉

△蘇州府志

劉勉，字仲勉。世為瘍醫。至元間，以大臣薦，召為尚醫，食太醫祿，入侍帷幄，出隨扈從，被遇特加。尋省台交舉，授保中大夫，江浙官醫提舉。洪武中，以名醫召至京，以老病放歸，終於家。生平視病者平等如一，遇顛連無告者，且賑給之。嘗曰「富者我不利其所有，貧者我不倦其所求」。時以為進乎道者。

四二七、王德文

△旌德縣志

王德文，精通方脈，本縣以明醫薦送部，考試中式，授醫學官。

四二八、廖壽山

△福建通志

廖壽山，建寧人。業軒、岐術，以活人為心，而不利其直。遠近德之。

四二九、王履

△明史方伎傳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為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為病熱」，言常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然義猶未盡。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痛，少陰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為三百九十七條。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

併中風、中暑辨，名曰泝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醫家宗之。

履工詩文，兼善繪事。嘗遊華山絕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為時所稱。

△古今醫統

王履，崑山人。字安道。學究天人，文章冠世，極深醫源，直窮奧妙，推演東垣之旨，著內傷餘義，名曰泝洄集。又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有醫史補傳，百病鉤元、醫韻統書。所存者惟傷寒、泝洄而已。鉤元、韻統則未之見也。使二書俱存，其有補於醫道，又豈小哉！顧其真書淪沒，而脈訣、鈐法等偽書行世，豈天不欲後世斯民躋於壽域也耶？

△蘇州府志

王履，嘗作標題原病式一卷。洪武初，為秦府良醫正。卒祀鄉賢。

四三〇、石逵

△紹興府志

石逵，字良仁，諸暨人。洪武中，以辟薦至京師，會諸王有疾，近臣或言逵善醫，詔視之，有效。自是遂以醫顯。後為御醫院使。戴元禮甚推重之。

四三一、韓昌

△平陽府志

韓昌，洪洞人。世以醫相傳，德厚心慈，醫不計費，人多重之。時見推車者臥道，憐之，診脈，知寒，移暖屋藥之，汗愈。及行，資以粥米。其人叩謝曰「願公多壽，生貴子」。

洪武初，避兵岳陽山中，異人授秘術，醫病不診視，一見即知生死。遠方至者，知為某來，藥之輒效。有不可者，教以預後事，其言悉應。時稱神醫。

孫肅七歲，誤吞鐵釘，舉家皆憂。昌曰「無妨，三年後，釘當出。他日且生貴子，大吾門」。後釘果從脅下出，固無恙。已而生忠定公，文官至戶部尚書，加太傅，謚忠定，贈昌，如其官，其言果驗。且曾孫三世甲第，亦天之報厚德云。

四三二、吳弘道

△嘉興府志

吳弘道，義士森之曾孫。業醫，顯名，每療疾輒愈，愈則令種竹一竿，尋至鉅萬，遂號其地曰竹所。洪武初，嘗召至京師，擢御醫。子繼善仕至黃門給事。

四三三、唐協極（附：唐歸極、唐遵極）

△太平府志

唐協極，字純谷。貴卿後裔也。世業醫，至協極術逾精，求診切者，日以百計。貧不受藥值，遇篤疾，活以參、附，人不知也。弟歸極、遵極益著名。明初，

直指毛九華鎮將張天祿每感重疾，歸極應手而瘥。後張移鎮吳淞，疾復作，舟迎病者，裹糧從之。至今大江南北稱名醫者，惟知太平唐氏。云「歸極、遵極鄉飲賓」。

四三四、濮鏞

△江南通志

濮鏞，字景鳴。太平府人。世以眼科名著杏莊，集授良醫副進修職郎。子琰，領順天鄉薦。孫韶庶常。

四三五、周漢卿

△明史方伎傳

周漢卿，松陽人，醫兼內外科，鍼尤神。鄉人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踶，睛突出如桃。他醫謂孫絡已損，不可治。漢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復故。華州陳明遠瞽十年。漢卿視之，曰「可鍼也」。為翻睛刮翳，歘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蟲寸許，口眼悉具，痛旋止。馬氏婦有娠，十四月不產，尪且黑，漢卿曰「此中蠱，非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魚，病良已。永康人腹疾，痀僂行。漢卿解衣視之，氣衝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長山徐嫗癇疾，手足顫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痊。錢塘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將死矣。漢卿為剔竅母深二寸，其餘烙以火，數日結痂愈。山陰楊

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階下，潰血不能止。疣潰者必死。漢卿以藥糝其穴，血即止。義烏陳氏子腹有塊，們之如墨。漢卿曰「此腸癰也」。用大鍼灼而刺之，入三寸許，膿隨鍼迸出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他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澀也」。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宋濂集

予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予壻鄭叔韡復來青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即士君子所常道者言之。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踢，其睛突出，懸如桃，群工相顧曰『是系絡既損，法當瞽』。周君笑而不答，以神膏封之，越三日，目如初。華山陳明遠患瞽者十齡，百藥屢嘗而不見效，自分為殘人。周君視之曰『是瞽雖在內，尚可治』。用鍼從眥入睛背，掩其瞽下之目，欻然辨五色。陳以為神武。城男子病胃痛，當痛不可忍，嚼齒刺刺作聲，或奮擲乞死，弗之得。他醫用大攻湯治，皆不愈。周君以藥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即止。東白馬氏婦有孕，歷十四月不產，形瘠尫且黑。周君脈之，曰『非孕也，乃妖氣之所乘耳』。以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永康應童嬰腹疾，恆痾僂行，久不伸。周君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周君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瘻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褫去衣裳，羸而奔，或歌或哭，牽拽如舞木偶。粗工見之，吐舌走，以為鬼魅所惑。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

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火熱。家人咸憂，趣匠制棺衾。周君為剔竅母，深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成痂，痂脫，如恆人。於越楊翁項有疣，其鉅類瓜，因醉仆階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他醫辭不進。周君用劑糝其穴，血即止。義烏陳氏子，腹有出隱起，捫之如罌。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周君曰『脈洪且芤，癰發於腸也』。即用燔鍼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鍼射出，其流有聲，愈。諸暨黃生背彎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澀不通也』。為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縉紳先生宜有以揚之褒之，敢以序文為請」。

余惟古之神醫，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揲荒、爪幕以為治，所謂鍊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次則湯液、醴醲、鑱石、撟引、按撫、毒熨之法耳。是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用或乖戾，以致夭札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投丸之間，一授鍼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致謹於斯耶？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蓋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叔韡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修史傳者，無采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禍，日吐涎二三升，蔓延將四稔，叔韡尚邀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四三六、許諶

△蘇州府志

許諶，字元孚。其先鑾江人。南渡來居婁東。少從王履遊，深造醫道，自號婁愚。壻陶浩，字巨源，傳其業，亦有名。

四三七、郝志才

△鳳陽府志

郝志才，鳳陽縣人。深明醫理。明初，召為太醫院判。高皇帝詔云「前郝志才醫行濠梁時，朕病篤，志才鍼以調其氣，藥以理其中。以當時言，不過回一微命耳，今則君命也。故職醫官終年，今壽高，特勒子代令致仕」。

四三八、陶浩

△太倉州志

陶浩，字巨源。世居太倉。少攻學館於許氏，傳元孚業，能數起奇疾，遠近聞其名，求療者日至。素清儉，有士行，鄉人至今稱名醫，必曰巨源。按湧幢小品云「陶浩明於醫，年中丞客之，一夕持溺器閃挫，明日告歸，泣曰『腎係絕，不出七日矣』。歸及門而死」。

四三九、王立

△金華府志

王立，字與權。性至孝，親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曰「人子不可以不知醫，惟理學既講之素，則取術於醫，自無所難」。故其醫鮮有及之者，活人甚眾。明祖初入金華，即召儒醫，而得與權，與之語，大喜，問及家世，即對曰「臣人口未知存亡，何敢及家世？惟願號令，軍不擾攘，市不易肆」。上聞其言，亟遣使特給號令，赴與權家。時家人男女二十餘口，俱提挈所有，抱嬰兒投溺本家井中。冬月，井涸，使臣乃倉皇於井中取出，俱得不死，咸以為孝親濟物所致。

四四〇、周觀道

△金華府志

周觀道，字景暹。精於醫術，與浦江戴原禮同時著名。事父母盡孝，人咸稱為全孝先生。洪武辛巳，以醫薦授魯府良醫正。年八十六，乞歸省墓，王甚敬愛之，親製詩文及書「全孝」二大字以賜之。

四四一、俞用古

△浙江通志

俞用古，新昌人。有病人危篤，延用古治。一人無病，欲試其術，亦入帳中。俟病者診畢，而後求診。用古曰「初診者可治，次診者必死」。主人大笑之，已而果然。王氏數口忽啞，用古問其所嗜。曰「雉」。用古曰「我知之矣」。以薑汁飲之，立愈。蓋雉多啄半夏，其毒在內故也。一女子欠伸，兩手直不能下。用古曰「須灸丹田」。因灼艾，詐解其裙帶。女子驚護之，兩手遂下。

四四二、劉琮玉

△翻陽縣志

劉琮玉，字潤芳。貌修頎，涉獵書史，能詩。以醫隱，其術多奇，往往起人於死，不責報。事母孝，交友重然諾，襟度高曠，所與游皆一時名士。郡守陶安雅重之，每謂其懿才潔行，幾為醫所掩，為賦積善堂長歌。潤芳所著有清華集。其後五葉科第，而參政烈都御史城，顯著。

四四三、劉浩

△畿輔通志

劉浩，儀封人。從太祖取張士誠有功，授都指揮，不受，願就醫。隨徐武寧調理軍士，遂家山海。為醫審慎，不輕試藥餌。

四四四、孫理

△桐廬縣志

孫理，坊郭人。洪武間，以醫術授御醫。

四四五、沈繹

△醫學入門

洪武中，肅王嗜乳酥，獲痰疾。沈繹乃與飲濃茶數椀，蕩滌膈中而愈。

四四六、徐富

△鳳陽府志

徐富，善鄉人。通醫理。元末避亂，採藥金剛台山中。明洪武間，起太醫院，指到生春。識者謂前身盧扁，當世岐黃也。

四四七、劉純

△陝西通志

劉純，字景厚。洪武中，居咸寧，博學工文辭，喜吟味，深明醫道，作醫經小學、壽親養老補遺、傷寒治例、玉機微義等書。

四四八、倪居敬（附：徐鎮、蔣正齋）

△杭州府志

倪居敬，父垕，瘍醫巨擘。敬承家學及諸家方論，除教授至保冲大夫，命同知江浙財賦，以非其職，不受也。民避兵露宿，而疫者藉藉，全活無算。治他奇疾，尤立效。開平王迎至，厚酬之。後遊湖山以終。時有中和堂潘氏、滋德堂徐氏、徐之子鎮，少年活人獨多，而鎮之友蔣正齋知病虛實，亦有名於時。

四四九、余廷瑞

△福州通志

余廷瑞，晉江人。世業醫，至廷瑞而醫學益精，得張長沙五運六氣之妙，用藥鮮不效者。洪武中，薦授郡醫學正科。閩郡鄭定、盧陵胡廣嘗為賦橘井秋香詩，以美其術。

四五〇、楊文德

△饒州府志

楊文德，樂平萬全鄉人。攻醫，精內經太素脈。明初，徵詣太醫院。洪武戊寅，乞歸田里。明祖御書種德二字賜之。舟抵饒城，醫者劉宗玉延之，文德為講岐、黃心法，以太素授之。紫極宮道士朱姓者疾，文德診之，曰「不數劑愈」。朱以銀飲器謝之。文德却不受。中途長嘯。時宗玉子烈因，問其嘯之故，文德曰「明年春，肝木旺，脾土受尅」。至期果死。黃復昌疾，文德診之，曰「一劑即瘥，官貴脈旺，秋當入仕」。尋以薦授丹陽令。餘皆類此。所著有太素脈訣一卷。

四五一、高道者

△饒州府志

高道者，不知何許人。得長桑君禁方，當明初，挾技游銀陽。一日，值柩於途，諮之，乃孕婦喪也。道者驗其遺衣血，曰「此猶未死」。啟棺視之，一鍼遂甦。俗驚，傳以為道者能起死人也，以比秦越人。今傳其小兒方術，無不驗者。

四五二、殳珪（附：錢萼）

△嘉興府志

殳珪，字廷肅。魏塘人。精於醫，治疾有奇驗。一婦，妊及月，臥不語，眾醫歛手。珪曰「此內經所謂瘖者不藥，當自愈」。又有男子請診，曰「此疾不致死，然脈無生理」。過三日當投劑，期內忽溺死，人咸異之。珪贅袁祥為壻，祥博洽高曠，不屑為醫。珪以秘經授之，曰「此不可無傳也」。祥曰「建文御極，四年不修實錄，忠臣死事，泯沒無傳，醫經特瑣瑣耳」。時祥生女十餘歲，遂擇錢萼為壻，使受灸術，而己薄遊南都，偏尋博采，作革除私記四卷，建文編年四卷，以歸。萼遂精醫，有聲吳、越。嘗手輯醫林驗海一編，凡四十卷。子昞與曉，孫贄，能世其業，曉兼工詩。

四五三、戴思恭

△明史方伎傳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受學於義烏朱震亨。震亨師金華許謙，得朱子之傳，又學醫於宋內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荊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震亨醫學大行，時稱為丹溪先生。愛思恭才敏，盡以醫術授之。

洪武中，徵為御醫，所療治有效，太祖愛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見他醫所用藥良是，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疾，思恭療之愈。已，復發，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啟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

恐復作不可療也』。今果然矣」。諸醫由是免死。思恭時已老，風雨輒免朝。太祖不豫，少間，出御右順門，治諸醫侍疾無狀者，獨慰思恭曰「汝仁義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孫嗣位，罪諸醫，獨擢思恭太醫院使。

永樂初，以年老乞歸。三年夏，復徵入，免其拜，特召乃進見。其年冬，復乞骸骨，遣官護送，賚金幣，踰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證治要訣、證治類元、類證用藥諸書，皆檃括丹溪之旨。又訂正丹溪金匱鈎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謂無愧其師云。

△宋濂集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痟首，夏之癢疥，秋之瘧寒，冬之咳嗽，上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祿，甚為不輕也。後世官寖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嘉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

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倦倦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陽，從朱先生彥修學醫。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

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

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术為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

諸暨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丸而甦。自後，聞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

松江朱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亟。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

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為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

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脈雖芤且濇，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污血耳。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

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

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眾。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

嗚呼！有人於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惟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訾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何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弟，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縉紳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余為序。

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震澤紀聞

戴元禮，浙之金華人。為醫得丹溪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尚書嚴震直病，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

△金臺紀聞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常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間。元禮意必深於術者，因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為正之。嗚呼！不辨錫餳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金華府志

戴思恭，受業丹溪。丹溪一見，奇之，悉語以濂洛授受之懿，及醫藥諸家要旨，遂以醫道鳴於時。洪武中，徵入朝，將屬以太醫院事。原禮以老病辭，授階迪功郎，職御醫。永樂初，超陞太醫院使，既就職，以耄不任事，屢請乞骸骨。許之，瀕行，諭原禮曰「朕復召汝，汝其來也」。既歸家，甫旬餘，以疾卒。諭祭於家，製文褒奬備至。

四五四、王仲光

△蘇談

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來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為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為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修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

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為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四五五、王潮

△旌德縣志

王潮，德文長子。性敏明醫，能文善書。縣以明醫舉。永樂九年，授訓科之職。

四五六、施存善

△無錫縣志

施存善，字昌宗。永樂初，詔徵除韓王府良醫副。宣宗檄召，拜御醫，賜詩宴文華殿。以子安累進奉政大夫。安子元濟，歷官太醫院使。卒，賜祭歸葬錫山。父子歷任七朝，數蒙褒寵，當世榮之。

四五七、韓凝（附：韓冲）

△吳縣志

韓凝，字復陽。宋魏國忠獻王琦後，其先安陽人，徙居吳之樂橋。與弟冲俱精於醫。張士誠入吳，收引士類，凝隱不仕，號吳中盧扁。凝子二：奕、夷，奕為隱士，夷少失母。凝命奕育為後，因名貽孫，字子翼，洪武間，為府醫學正科。冲子奭，字公茂，稟學於奕，永樂初，為燕藩良醫正，從成祖靖難，擢院判。

四五八、劉觀

△蘇州府志

劉觀，字士賓。長洲人。世以醫顯，父毅為燕府良醫。後坐事，謫戍沒。永樂初，追念邸臣，召觀還，擢御醫，賜居第。凡中外貴戚近臣，有疾多命往治。陞院判，掌院事。扈從北征，歸卒。子溥自有傳。孫倫，成化中為御醫。

四五九、徐孟容妻陸氏

△無錫縣志

陸氏，醫士徐孟容妻，善醫，名聞於朝。永樂間，中宮遣內侍至，錫召入宮，既老遣歸，賜賚甚厚，仍復其家。

四六〇、安鳳

△新泰縣志

安鳳精外內科。永樂中，掌惠民局，賴以全活者甚眾。

四六一、嚴景

△上元縣志

嚴景，字克企。其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景幼好學，通易，尤精於家學。永樂中，詔太醫院，迄名醫子弟讀書備用，命趙友同吳敏德教之。景方弱冠，在選中，益探閫奧。其師趙友、吳敏德嘗曰「是子不群，他日必

以醫名」。後果名噪都下，求治療者無虛日；子弟來從學者，無間遠近。景氣岸甚高，動必以禮，而勇於行義，尤善吟咏。學士周敍結詩社於金陵，景與焉。倪文僖亦稱其行誼志節，有古逸之風。

四六二、嚴樂善

△嘉興府志

嚴樂善，業醫，有名。永樂癸巳，理藥星湖市南，突有一男子造其室，出金飾一器，跪而進之曰「先生請受而後敢言」。因附耳語，未竟，樂善擲金大詬，且脅之曰「我今且不發汝隱，汝若更求他醫，殺汝同氣，我必訟汝於官」。踰年，男子感悟來謝。是夜，燈花光彩倍常，發蓮花一朵，有人形，類菩薩趺坐蓮中，長二寸許，鄰里競觀如堵，旦始滅。太史王震澤為作燈花記。樂善能運氣凝神，及子午按摩法，年七十五卒。殮後五日，鄰人有遇之於西湖者。其後有引芳、世美，皆精醫。

四六三、王彥昭

△武進縣志

王彥昭，字文仲，父思明。以薦，侍文皇于潛邸。時彥昭猶未冠，嘗被召應對，如老成人。上奇之，命從金華戴原禮學醫，得其禁方脈書，以精慎稱。每製上所用藥，必與焉。上欲驗其精良，凡藩府舊臣病疾，必遣診視。太子少師姚廣孝病頭風，他醫莫療，飲彥昭藥輒愈。或問之曰「病得之當風而坐，清其頭目可

也」。陳都督病傷寒，表未解，法當汗。彥昭汗之愈。王郎中弟亦患傷寒，脈沉而實。彥昭曰「法當下」。他醫汗之而死。張主事之子得癇病，治之莫愈。彥昭切其脈沉，手足冷，曰「陰癇也」。作湯投之愈。劉僉憲自湘湖來，有疾，彥昭診之，私于其兄「病在死法中，不出月矣。治療莫愈」。果如其言。嘗從太監朱興、尚寶、朱珍，分領銅符，司城門啟閉，間從上出入軍中，克著功績，事定，欲官之，辭以母老，乞終養，歸。

四六四、王哲

△太平府志

王哲，永樂間，以良醫副進修職郎，多禁方。

四六五、李肅

△松江府志

李肅，號杏林，大父晉卿，元江浙西湖書院山長。十歲喪父。初習岐、黃，從金華趙雲居遊。趙為朱丹溪門人，及李肅遊松江，遂占籍焉。醫名日振。

永樂初，膺薦，拜松江府醫學正科。年幾七旬，復被召，拜命即行奏對稱旨，賜金織段服二襲，日食大官。未幾，扈駕北征，給以從人名馬及諸禦寒之具。或惜其年老，不勝跋涉。肅正色曰「恭逢萬乘，為天下蒼生而行，吾何敢以老身為惜，不思報上恩哉」？

子敬，舉永樂丁酉鄉科，念肅年老，上疏乞就祿養，特授上海儒學訓導，遇假必放舟泝潮，夕發曉至，上堂拜壽，信宿而返，如是者十載。孫祥，天順丁丑進士。

四六六、韓彝（附：韓奭）

△蘇州府志

韓彝，凝次子。少失母，育於兄奕為後，因名詒孫，字子翼。洪武間，為府醫學正科。

從兄奭，字公茂，少稟學於奕。永樂初，為燕府良醫正。從成祖靖難，擢院判。上問其有弟否？答以弟詒孫嘗師事臣，召授御醫。改今名，字公達，賜第致和街，尋陞院判。

奭肩隨彝，上命並行，超陞奭為院使。扈駕北巡，九年歸京，卒，三品欽彝，而陰陽家相穴，乃瘞水中，遠托夢於上，謝曰「臣雖荷賜，榮終骨肉，今魚而灌潤之，害莫可任」。上即命官徙葬。

上患腹痛。彝奏曰「聖體所患，須用雷丸、大黃、木香等劑」。服之，下蟲六十二條。蓋彝知上嗜水芹，善生蟲，積久成此病。愈，賜裘馬，復賜第大明門內。上欲隆賞，彝奏奭子傳南儋衛軍，上命右府除戍。又授傳官御醫。奕卒，彝陳情，得假歸葬，仍給葬費。十一年，彝隨駕北巡，歸病，不能朝。上命中貴視

疾，遣人龜卜，既沒，悼歎，賜葬祭視三品。奕子有，字伯承；從子襄，字克纘；有子充，字克美，皆守世業。

四六七、趙道震

△定遠縣志

趙道震，字處仁。金華人。精於醫，凡軒、岐以下諸書，靡不精究。受學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遠，活人頗多，未嘗言利。永樂丙戌，上命行人召修大典運氣書，震董其事。歸而課子，醫業暇，則歌楚辭以自適。卒年八十四，所著有傷寒類證傳於世。

四六八、陳以誠、

△嘉興府志

陳以誠，號處夢。楓涇人。善詩畫，尤精於醫，永樂間，應選隸太醫院。果從中使鄭和往西洋諸國，擢院判。歸，臨終作詩，有「九重每進千金劑，四海曾乘萬斛船」之句。

四六九、許景芳（附：許敬）

△嘉興府志

許敬，字孟寅。世為感化鄉人。祖文達，父景芳，皆以醫鳴江南。治齒痛者，許為之最。永樂間，景芳以院使戴原禮薦召至京，受知仁宗，錫賚洊加，改梁府

良醫正。引年還鄉，卒。子敬，世其業，有聲。宣德間，院使蔣主善薦入內院。英宗患喉風，更數醫弗效。敬進絳雪，噙之遂愈。上喜甚，賜以羊酒，拜太醫院御醫，賜勑獎諭。年七十致仕。有經驗三卷，藏於家。

四七〇、王伯承（附：沈仲實、沈承先）

△崑山縣志

王履，子伯承。能繼其武。永樂中，以醫鳴於兩京。後來，無嗣，盡以其秘傳之壻沈仲實云。仲實號松嚴，有士行。仲實之孫承先，亦善醫，不嗜利。縣令方家以其能愈母疾，大書助孝二字以贈之。

四七一、陸昂

△鄞縣志

陸昂，字季高。始居曾稽，遷於鄞。自幼習舉進士業，凡經史百家翰墨，無不旁搜博覽，性剛方，與人寡合。已而父病，遂棄其業，攻岐、黃書，以醫自給。周旋調護，親獲耆年，聲名大著，叩者如市。永樂初，辟至京師，預修蘭台、金匱、元機、素要等書。

四七二、彭正

△江南通志

彭正，字思直，太平府人。永樂以良醫再使西洋。子賓，世其業。

四七三、陳貴

△德清縣志

陳貴，黃安村人。明永樂中，領本縣醫學訓科。文皇患背癰，詔徵天下名醫，邑以貴應。上召赴京，進秘方服之，立愈。命加一品服陞，辭南歸，號為南金先生。及卒，遣華亭翰林張益撰文祭之。

四七四、陸完

△德清縣志

陸完，字用全，號橘菴。世醫頤之子。授指揮。劑有獨得之妙，凡病有甚危者，諸醫縮手，完至診視，或許以不死，則竟以無恙。

四七五、韓履祥

△浙江通志

韓履祥，海鹽澉浦人。讀書能詩，尤精於醫，切脈斷人生死，隔歲輒中，洪武中，選為御醫。成祖尤加恩遇。偏遊公卿間。四世孫本，亦精其業。

四七六、駱善由

△舒城縣志

駱善由，名醫。永樂間，任太醫院判。

四七七、金子性

△永嘉縣志

金子性，其先世得異傳，故世業醫。永樂六年，製丸以進，授太醫院，後賜鈔，歸田養老。

四七八、倪讓

△高淳縣志

倪讓，精通醫理，遇奇病，勿事刀圭，悉取效。洪武二年，點入醫版。永樂元年，授醫官，命有司給獎。其十餘世孫泰昌，應別有傳。

四七九、蔣武生

△儀真縣志

蔣武生，字用文。少讀書，過目成誦。六歲有贈里萬年松者，賦詩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不凡」。隨父任，公暇必質所業，聞說無疑問，父奇之曰「吾有嗣矣」。父歿，乃習醫，會同黜異，得其要而綜之，決死生，定緩急，治效無一弗中。當路薦入太醫院。時戴原禮為院使，擅其業，人靡有當意者。及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為醫，吾道昌矣」。遂言於上，授御醫。

太宗御極，用文屢承眷顧，會車駕北巡。仁宗以東宮監國，用文侍上前，隨事獻規。上嘗問「保和之要」。用文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則邪氣無自而入」。

又問「御醫效率緩何也」？用文對之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原」。上皆稱善。

永樂間，遷承直郎、太醫院判。丙申考績最，陞承德郎。上嘗命工部為營第室。用文叩頭謝曰「臣荷恩遇，莫能報。又敢糜公費，不益愧悚乎」？再辭，乃止。

甲辰，謝病上疏，乞歸，辭意懇切，末有「清心寡慾，慎加調保，以綿聖治，以慰萬方」等語。上覽疏驚嘆。明日，遣中貴賚勑慰諭。用文力疾讀之，顧謂其子敬忠曰「荷國洪休，萬弗酬一。歸語諸兄弟，宜竭忠孝，以繼吾志」。遂終，年七十有四。仁宗即位，遣中官陳義乘傳護喪歸，建祠墓。

用文生平嗜學，顏私室曰「靜學有詩治，效方論行世」。洪熙元年，官其子主善為院判，亦能共職，篤學好古，取商書克一語名齋。

△上元縣志

蔣用文，其先魏人。洪武初，徙句容，遂入都城。精於醫。永樂中，為太醫院判，日侍文華殿。其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為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大人，下逮氓隸，有疾，眾所難愈者，謁用文治，即愈。謂不可愈，無復愈者。

四八〇、祝仲寧

△醫學入門

祝仲寧，永樂時人。治小兒八歲，哮喘，不得臥，喉中聲如拽鋸，用瀉火清氣之劑而愈。或曰「小兒無火」。公曰「人有老穉，諸氣賁鬱，肺火之發則同」。治墜馬不醒人事，他醫用理傷續斷之藥不效。公曰「以降火消痰」。立愈。治周身百節痛，及胸腹脹滿，目閉支厥，爪甲青黑，醫以傷寒治之，七日昏沉弗效。公曰「此得怒火與痰相搏」。與四逆散，加黃芩、黃連，瀉三焦火而愈

四八一、張年

△松江府志

張年，字公壽。華亭人。慷慨高簡，善為文。永樂中，再徵不起，隱於醫，治療若神。所著有杏園稿。時稱杏園先生。

四八二、劉彥清

△鄱陽縣志

劉彥清，名曾，以字行。耕雲六世孫。讀書敦義，以醫世其家。母魏疾，藥石不效。露香告天，刲股和粥以飼，疾逐愈。會征廣，以醫選從行，中途渡江墮水，適有牛渡，攀其尾，得濟。既歸，過彭蠡，風浪覆舟，人盡溺，獨賴舟板以全。兩免大難，人以為孝感。子孟啟，永樂間，薦入太醫院。

四八三、虞君平

△樂清縣志

虞君平，字時寧。其先永嘉人。仕太醫院。永樂初，樂清大疫，君平藥之，悉愈。邑人德之，遂留居焉。子孫世其業。

四八四、李瑢（附：李信、李炅）

△浙江通志

李信，汴人。小兒醫也。宋高宗危疾，詔信入侍，因年耄，賜安車，至禁中，時號李車兒。信八代孫瑢，於明永樂時，亦召入京，官御醫，始移居北郭，植槐於門，子孫因字槐。又有李炅，字三英，性慷慨，立然諾，常破家以濟友人難，人咸稱之。於醫為小兒國工。

四八五、徐孟會（附：徐孟恂）

△江南通志

徐孟會，武進人。善詩，以醫世其家，治病多驗。永樂間，召至京，賜襲衣以歸。弟孟恂，砭法尤妙。時稱二仙。

四八六、陳君佐

△揚州府志

陳君佐，江都人。善方脈。洪武初，為御醫。永樂間，棄官，著黃冠，市藥武當山中，以易卜人吉凶，多奇中。卒，葬山中石穴。

四八七、樓宗望

△紹興府志

樓宗望，蕭山人。以醫名。永樂間，召至京師，賜予甚厚。

四八八、韓左

△蘇州府志

韓左，字伯尚。資偉才敏，於學淹通，兼善醫，周急濟貧，恒若弗及。父卒京師。兄伯濟蚤世。伯尚與仲伯廣奉母還吳，能盡色養。伯廣卒，伯尚撫其孤，伯濟妻張守志。伯尚使妻事之如姑。年逾七十而卒。

四八九、翁晉

△嘉定縣志

翁晉，字自昭。其先自浙之慈谿，流寓嘉定，遂家焉。晉品行端方，兼善岐、黃術，精抉脈理，一時罕出其右。崇禎時，授太醫院判。有醫宗摘要行世。兄文九，亦善醫，與晉齊名。

四九〇、萬全

△羅田縣志

萬全，字密齋。精醫治病，全活甚多。著有保命歌括、養生四要、育嬰家秘、廣嗣精要、痘疹啟微行世。

△湖廣通志

萬全，字密齋。羅田諸生。隱於醫，所著書甚多，而於痘疹尤精。

一日在鄉先生家，有兩新婦進，欲避全，鄉先生曰「萬先生老無妨也」。兩婦年俱二十餘，全曰「此皆未痘，痘將作矣。一可救，一不可救」。越一月，兩婦布痘，果如其言。

遊郡城，有布痘者，死已半日矣。全過其門，視之曰「可活」。置污泥中三日，痘復發，進數匕而蘇。

有豪家少年，聞其名，不為心服。一日佯為大病，重幃密室，呼全診脈，全診之，曰「越十五日當死，不可救，何須藥」。少年叱之曰「我何病？聊試汝耳」。全曰「診視如此，不知病也」。果至十四日病死。

四九一、吳誠

△蘇州府志

吳誠，字純伯。武進人。高祖櫟堂，宋名儒。父可大，徙吳，以醫行。誠世其業，尤著名傷寒。後有施宗、文盛、文繼者，亦治傷寒奇驗。

四九二、沈以潛

△蘇州府志

沈元，字以潛，以字行。其先由汴徙吳。高宗書「良惠」二字以賜。潛少孤刻勵。宣德初，以醫徵。會院判蔣用文病，上遣中使問曰「卿若死，誰可代」？用文以潛名進，即擢御醫，進對稱旨。潛為人平易質重，工詩好琴，有集行世。子寅，孫熙，能繼其學。

四九三、葛哲

△蘇州府志

葛哲，字明仲。崑山人。世業儒，尤精醫。以薦，授荊府良醫。所著有保嬰集。進宣宗親覽，賜宴獎勞，授迪功郎。弟睿亦善醫，時稱二葛。

四九四、徐樞

△松江府志

徐樞，字叔拱。華亭人。元醫學教授復子也。樞少傳父術，兼學詩於會稽楊維楨。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二十八年，年四十餘，始以薦，為秦府良醫正。出丞棗强，召為太醫院御醫，累奏奇績，歷遷院使。告歸展墓，宣宗親賦詩送之，遣中官二、宮人一，護還。年八十致仕，賜金帶。又七年卒。有足菴集行世。子彪。

四九五、孫希禮

△禹州志

孫相，世為陽翟人。元末，仕山西平陽府醫學教授。相生思忠，思忠為明初名醫。思忠生奉源，典科。奉源生希禮，太醫院博士。宣德中，學正朱仲堅有疾，夢天神示以丹篆曰「希禮神醫」。迎而醫之，疾果愈。奉源生讓，讓生鎬，鎬生釗，釗生清，世傳祖父秘訣，醫尤精妙。臨潁大學士賈某重其術，為詩以贈之。嘉靖中，知州莫某扁其門曰「世醫孫氏」。

四九六、姚暘（附：姚蒙、沈元吉）

△松江府志

姚暘，字啟明。華亭人。父潤祖，元醫學教授，好古博雅，著稱吳、越。暘少孤，事母孝，世其家學。洪武中，以人材試行人。宣德間，除莆田知縣，有聲。未幾，辭歸，號柳隱。孫蒙，字以正。沈靜博學，善醫，尤精太素脈。定人休咎，若符契。巡撫鄒來學常使視脈，蒙既敍病源，因曰「公根器別有一竅出污水」。來學大驚曰「此隱疾何由知」？蒙曰「以脈得之。左關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既久」。來學改容，謝請藥。弗予，屈指訐曰「但還留臺，五日可到」。來學解其意，即治行。果抵會同館而卒。蒙屢徵不起，臨終作謝世辭，警悟超脫。蓋有所見云。同時有沈元吉者，切脈不逮蒙，而明斷善用藥，屢起危急，與蒙並稱。

四九七、陳常

△松江府志

陳常，字用恆。上海人。世業儒。常傳外氏邵艾菴，醫即有名。永樂十五年，遣使下西洋，常以醫氏從。歷洪熙、宣德間，凡三往返，恭勤愿慤，上官皆器重之。常言「海中行以六十里為二更，往返一千六百更，為九萬餘里。行皆候風占星，以針取路，以干支取某山某嶼，進某澳，轉某門，以至開洋避嶕避淺，皆以針定。計所涉歷，自占城至忽魯謨斯，凡三十國」。平生足履人所不到，目見人所不知，未嘗自多。臨終，但曰「今不葬魚腹矣」。子經，字宗理，世其醫，教授里中，循循有矩度。

四九八、王興宗

△旌德縣志

王興宗，德文孫。精明軒、岐，洞達壽天。知縣田穀，以明醫薦送赴部，宣德元年任。歷任十餘年，存心濟人。景泰元年，以年老致仕。壽八十五卒。

四九九、姚良

△吳縣志

姚良，字晉卿。宋諡文康爽之七世孫。明醫，所著尚書孔氏傳、律呂會元、泝源指治、方論考古、針灸圖經。

五〇〇、錢瑛

△蘇州府志

錢瑛，字良玉。宗道子。世傳顱顖醫。宣德中，入太醫院。寧陽侯孫生九月，驚悸，數啼而汗，百方莫效。瑛後至，命坐兒於地，使掬水為戲，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兒豐衣帷處，不離懷抱，熱鬱難泄，使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臟氣平，不藥自愈」。子恆、愷、悌、愃，皆世其業。恆字伯常，成化間，召授御醫，進院判。每退內直，士大夫迎治孺子疾者，戶外僕馬不絕。愷，字伯康，與兄齊名，以濟生為念，酬以金幣，一無所取。恆子鈍，字汝礪，能世其業，亦仕為院判。

五〇一、摸先生

△香案牘

摸先生，束髮髻於頂，攜小竹笥賣藥。有疾者，手摸之輒愈。人呼為摸先生。

五〇二、楊云

△浙江通志

楊云，家世業醫，名動一時。宣德乙卯，召至京師，入對稱旨，超授御醫。適睿宗弗怡，進藥有效，特陞太醫院使，賞賚甚厚，寵遇與楊少師士奇等，名動朝野。舊名榮，睿宗以其與楊尚書榮同，不便宣召，賜更名云。

五〇三、王尚

△杭州府志

王尚，休寧人，居儀鳳場口。少習外科，事母以孝聞。母病，往浦江求醫，風雨寒甚，遇虎，徘徊號泣。忽遇異人曰「我能為子醫」。延至家，備極恭敬。異人曰「子能孝母，又天真不鑿，可以傳道」。因過山中，指道旁一草示之，曰「以此治人傷，可死中回生」。如言治之，凡跌壓折傷者，即氣絕三日，以箸啟齒灌藥，無不立生。或腦裂額破，則摶腦敷藥，越百日，無所損。間有腹剖腸出，則浣腸納腹中，用桑皮綫縫合，迄無恙。造門乞藥者，率以先後為序，不問貧富，人咸感悅。居恆患痔疾，邑中稱為王痔。

五〇四、盛寅

△明史方伎傳

盛寅，字啟東，吳江人。受業於郡人王賓。初，賓與金華戴原禮游，冀得其醫術。原禮笑曰「吾固無所吝，君獨不能少屈乎」？賓謝曰「吾老矣，不能復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禮出，竊發其書以去，遂得其傳。將死，無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禮之學，復討究內經以下諸方書，醫大有名。

永樂初，為醫學正科。坐累，輸作天壽山。列侯監工者，見而奇之，令主書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鳥於江南，主寅舍，病脹，寅愈之。適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耶！予所事太監，正苦脹，盍與我視之」。既視，投以藥立愈。會成祖較射西苑，太監往侍。成祖遙望見，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具以告，因盛稱寅，即召入便殿，令診脈。寅奏，上脈有風濕病，帝大然之，進藥果效，

遂授御醫。一日，雪霽，召見。帝語白溝河戰勝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懌，起而視雪。寅復吟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句，聞者咋舌。他日，與同官對弈御藥房。帝猝至，兩人歛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闋。帝晚年猶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勸毋行。不納，果有榆木川之變。

仁宗在東宮時，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眾醫以妊身賀。寅獨謂不然，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言甚當，有此人何不令早視我」。及疏方，乃破血劑。東宮怒，不用。數日病益甚，命寅再視，疏方如前。妃令進藥，而東宮慮墮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當寅之被繫也，闔門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紅仗前導還邸舍，賞賜甚厚。

寅與袁忠徹素為東宮所惡，既愈妃疾，而怒猶未解，懼甚。忠徹曉相術，知仁宗壽不永，密告寅，寅猶畏禍。及仁宗嗣位，求出為南京太醫院。宣宗立，召還。正統六年卒。兩京太醫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藥論，子孫傳其業。

初，寅晨直御醫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寅，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之，一服而愈。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猝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寅，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醫人。

△吳江縣志

盛寅，字啟東，以字行。逮之子，工詩，善醫。永樂中，治內侍蠱，奇驗，聞於上，召對稱職，授太醫院御醫。太子妃孕而疾動。命寅診之，曰「此血疾也。當用利藥」。諸醫皆駭沮。妃令言「利藥者進治」。明日疾大已。乃錫金幣直錢千緡。

寅在上前，持論梗梗，上甚重之，扈從北征，尋掌太醫院事。宣德元年，賜勑褒嘉，日侍上命，視親王疾，有效，特賜白金良馬。嘗應制賦瑞雪詩，又嘗與同官韓叔暘弈於御藥房，駕卒至，不及屏，二人叩頭待罪，上命終局，因御製醉太平詞一闋以賜，仍命作詩，其寵遇如此。正統元年，丁父艱，歸。

周文襄公忱素善寅，餉米百石，寅却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粱謀」。忱歎服焉。

服闋，將赴都，忽遘疾，自診脈曰「吾不起矣」。臨終作詩三首，年六十七。弟宏，子僕，從子倫，孫愷，俱以醫世其家。僕性耿介，嘗使家童輸糧於官，多取一籌以歸，僕怒置米屋後，以餉鳥雀。初，寅醫得之王高士賓，賓得之戴原禮，原禮得之丹溪朱彥修，故其術特精。時又有劉敏、李思勉者，俱傳寅術。寅所著有流光集。

五〇五、張存

△燉煌新錄

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腳，欲使，則針解之。

五〇六、劉冠

△畿輔通志

劉冠，儀封人。祖浩，從太祖取張士誠有功，授都指揮，不受，願就醫，隨徐武寧調理軍士，遂家山海，為醫不輕試藥餌。時鄔主政艱嗣，寵姬多人，內有娠者，嘗以疾求診脈。冠曰「請以麵盤印手」。訖出盤，冠曰「此非疾，乃吉兆也。主生男」。後果驗。

五〇七、周振譽

△崑山縣志

周振譽，字彥聲。世業醫，至振譽益精。正統初，徵入太醫院，擢楚府良醫。老於鄉。治危疾，多取奇效，名滿吳中。

五〇八、欽謙

△蘇州府志

欽謙，吳縣人。由都督府經歷改太醫院判，加一級。宣宗數召見，索秘藥，三問，皆以不知對。最後切諭之。謙叩頭曰「臣以醫受陛下官祿，先聖傳醫道者無此等術，亦無此等書。陛下承祖宗洪業，宜兢兢保愛聖躬，臣死不敢奉詔」。上愧怒，命力士以旃席裹頭，亟持付獄。謙入朝不歸，家人莫知其由，遍訪不得。

有錦衣卒知狀，言械繫衛獄後幽室中。久之，上悟，釋出，復其官。正統末，隨駕出，土木殉難。天順初，贈奉政大夫太醫院，使蔭其後。

五〇九、何全

△松江府志

何全，字廷用。華亭人。自宋、元來，世以醫名。全生而穎慧，遊郡庠有聲。正統十二年，領鄉薦，不欲徙故業，益精岐、黃術。每以七劑起沉疴，無責報意。同郡張弼盛稱之。曾孫十翼，仕為景楚二府良醫，能世其業。今郡中治傷寒，猶首推何氏。

五一〇、蔣博

△青浦縣志

蔣博，字原博，號靜菴。正統辛酉，發解南畿，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獄疫，博素知醫，手治善藥療之。累官至四川按察史。卒，賜葬佘山。

五一一、徐沛

△青浦縣志

徐沛，字澤卿。少從周萊峯遊，以文章行誼相切。讀古書，工詩，涉獵內經，用以診疾，危者輒起，然不售術也。以子三重貴，受封布袍角巾，闔門吟咏。

五一二、胡俊

△滁州志

胡俊，字士英，號兩庵。舒城人。明正統末，寓椒，行岐、黃術，多奇驗。一日，過白汪橋，見一婦伏男子屍，哭甚哀，將入殮。兩庵入視之，曰「莫哭，緩須臾不殮，服吾藥可不死」。即解囊取藥少許，度屍口中。頃之，輒伸欠，良久竟甦。由是椒人以為神，稱名醫。而商南冏台，及六曹長皆來聘。

莆陽進士鄭克昭述其行為最詳。年七十有八。因家於椒，為巨族，文學胡庭桂其裔也。今諸子孫，亦表表有文聲。

五一三、徐彪

△松江府志

徐彪，字文蔚。太醫院使樞子也。正統十年，以能醫，薦入太醫院。時代王久病瘇。又昌平侯楊洪在邊，疾篤。受詔往視，皆不旬日而瘳，遂留御藥房。十三年，擢御醫。景泰二年，遷院判，常侍禁中。每以醫諫。景帝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以「固元氣」對。其因事納忠類此。六年，預修中秘書錄。子瑙，為國子生。

彪質直洞達，善談議。少從父入秦，其邸舍，元許文正衡遺址也。秦王以「魯菴」題之。秦中稱為「魯菴」。及歸老，以詩畫適情，自號希古。所著本草證治辨明論、咳嗽條傷寒纂例各一卷。

五一四、王思忠

△介休縣志

王思忠，太醫院吏目。陝西渭南人。父當夏月，忽目不見物，思忠藥之，三日而愈。其神速皆類此。

五一五、方政

△望江縣志

方政，本縣人。景泰間，以醫名，召入太醫院。

五一六、陸惟恭

△太平府志

陸惟恭，精於醫，診視高帝有功，除太醫院判。子才，修父業，景泰間，亦任太醫院判，京師稱「陸一貼」，謂愈不再贖也。生三子，長豫，字克賢。次道常，字克容，任蕪湖訓科。又次道源，字克貞，任太醫院御醫。豫子敏，字懋學，以太醫院醫生，中景泰元年順天鄉試。敏弟敔，字懋韶，任本府正科。陸氏代以善療傷寒，敔尤收速效，觀形色，即知病源，一時重之。

五一七、武瓛

△介休縣志

武瓛，字大器。景泰時人。籍石澗里。性聰敏。母久病，時無能療者。嘆曰「為人子不知醫，不孝也」。乃之縣南抱腹巖，研究內、難諸書三年。人謗為「讀妖書」。縣繫鞫之，知為母攻醫，乃釋。久之，以脈訣未真，遠遊參證，得異人傳授，治病按脈，決生死若神。

有欲試瓛術者，版築崇堵，上望瓛過，躍下索診。瓛曰「汝速歸，死在目下」。人以為戲，其人赴家，果即死。蓋飽食致腸斷也。名遂大著。

每治危疑難辨諸證，不循常法，沉疴立起。人以是益奇之。

瓛既精於醫，益知醫學之難，作論遺子孫「非甚明理，有救人之心者，戒勿輕學」。

五一八、張源

△松江府志

張源，字復本。華亭人。少業嬰醫。永樂中，徵入太醫院，供奉禁廷，侍從北巡，常受金繪之賜。洪熙初，賜第於皇華坊。宣德中，授御醫。正統間，遷院判。丁母憂，賜乘傳奔喪，即還職。景泰中，乞骸骨置第城西南隅，有園池花竹之勝，特出賜金以會賓客，贍貧乏。年八十有八卒。

五一九、蔣主善

△上元縣志

蔣主善，用文長子。能世其傳。仁廟嘗諭用文曰「卿有子矣」。用文卒，召赴京，諭慰再四，賜織金衣，即日授御醫，尋陞院使，出宮媛三人李、莊、徐，以為繼室，恩賚甚厚。景泰間，卒。次主敬、主孝、主忠，皆以醫名，而主孝喜為詩，主忠尤嗜儒術，為古文辭。

五二〇、徐述（附：徐迪、徐選）

△武進縣志

徐述，毘陵人。毘陵舊以醫者姓者，稱徐、蔣、湯、丁云。徐之先世，居毘陵。元兵屠城，獲脫，復被擄，至燕，居久之，得常州織染局官以歸。生二子，長曰養浩，博通儒書，始業醫，為無錫州學教授。子仲清，繼其業尤精，為湖州路儒學教授。子矩用，薦兩任襄縣黃縣教諭。生三子，長曰述，字孟魯。次曰迪，字孟恂。又次曰選，字孟倫。述善診。迪善意。述診，決人生死，旦夕歲月若神。迪所治，不盡責效于湯液醪體，率以意為之。

述常過市，市人躍而踰櫃請診。曰「子腸已斷，法當死」。市人曰「吾方食飽而出，本無疾也，烏得死」？至暮果死。其他病甚且暝，述許其生血肉華色動履如常。述謂其死而驗者尤重。

一女傷于怒，內向臥，不得轉，迪診之，因索花作婦人粧，且歌且笑，患者聞之，不覺回顧大笑而愈。一孕婦仰而探物，遂不能俯。迪令之衣以裙數十層掖之眾中，以漸而解，每解一裙，輒擲婦前，解至中腧，其婦不覺用手力護，因得

俯。一人病俯而不能仰。迪令之坐，因以大鈹鍼徐擬之，其人漸避漸仰。其用意皆此類。至其用鍼尤多神效。俗呼曰「徐神仙」。

然三人者，皆負意氣，好施與，博物洽聞，于諸家多所究心。述尤工天文。選更以孝友稱。歲且除，從宜興載米百斛還，未至家，遍索故人與之，家人方潔鬻待炊，弗恤也。吳人周克恭者，嘗有所托於選，家人弗知也。克恭殁，選急走其家，悉還之。道遇一貧人，寒甚，急解襦與之。

述嘗夜讀岳武穆傳，怒甚，持梃起，無所洩忿，碎其盎於爨下。鄰人驚問之，曰「吾方切齒於檜賊也」。

洪武中，述、迪皆以他醫累，當遠戍。選贅得免。迪將奉母行，選不忍也，遂同行。艱苦備嘗者廿年，不以為勞。

正統初，述語族子曰「天象如此，不越三年，萬乘其蒙塵乎」？既而曰「其在己巳也」。是年果有土木之變。景皇帝嘗召見述，欲官之，不果，厚賜金帛以歸。述所著有難經補注。

五二一、陸麟（附：陸朝、嚴漢）

△嘉興府志

陸朝，嘉之世醫也。其先有名麟者，景泰間衛軍，征沙寇，以醫術療從行將士有功，授醫官。子孫遂世善其業，朝尤深於內經、本草，切脈洞見病源，決死

生一一不爽。治傷寒，更隨手而瘥。然朝治病不欲人遲於見功，每至女子及癆瘵不即起者，輒推引嚴漢，漢用藥以和緩取效，不效不峻為攻補，名亞於朝。稱良醫者必曰「陸紹泉」、「嚴陵坡」，蓋兩人別號也。

五二二、錢時用

△江陰縣志

錢時用，善度金鍼，殘廢立起。素為兵憲胡亶禮重。子鼎鉉，克紹父術，各憲及帥府匾獎盈庭。

五二三、劉國符

△江陰縣志

劉國符，醫術工巧，且素性義俠，五控各憲碑禁關蠹，越詐鄉鎮，造福地方，不僅三指壽民。

五二四、鄒兆麟

△西安縣志

鄒兆麟，精岐、黃術，素行醇謹，性好施予，凡饑民疫癘，兆麟皆捐施贈藥，全活甚眾。

五二五、虞摶

△金華府志

虞摶，字天民，義烏人。幼習舉子業，博覽群書，能詩章。因母病，攻醫，醫道大行，求療者不責報，尤精於脈理。數年前診之生死，無不驗。韓方伯聞其名來聘，馳驛往見，雅敬重焉。治病餘，扣問醫道，摶以「節嗜慾，戒性氣，慎言語，謹服食，乃攝養之要」。益加禮敬。義烏以醫名者，代不乏人。丹溪之後，惟摶為最。所著有醫學正傳、方脈發蒙、百字吟、半齋稿行於世。

五二六、程朋

△青州府志

程朋，樂安人。饒資善醫。天順間，發粟濟荒，一方賴之。

五二七、徐嘉嗣

△青州府志

徐嘉嗣，臨淄人。善醫術，活人甚多。

五二八、彭賓

△太平府志

彭賓，正之子。天順壬午，乘傳診療諸王，獲重賞。子輔，亦典供御藥，授王府醫正。

五二九、王容

△太平府志

王容，字志宏。天順間，療邊關戰士多愈，授王府良醫副。

五三〇、蔣宗武

△武進縣志

蔣宗武，字季文。曾祖達善，以醫名吳、越間，著有醫鏡三十卷。宗武益精其業。明天順間，以明醫徵入供奉，授太醫院御醫，陞院判院使，進通政使左通政，官至禮部左侍郎。

宗武所治，能取捷效。周太后不豫，宗武投藥一劑，輒愈。初，上在乾清宮病目，亦以宗武藥愈。至是，召至便殿，將驟遷以酬之。宗武固辭，乃命兵部免其戍籍，籍太醫院。一日進藥，上問以「保身養氣之道」。宗武對曰「保身莫若寡欲，養氣莫若省心」。上嘉納之。

宗武謹厚寡言，數荷優異，絕無矜色，出入禁掖數十年，人問以宮中事，不答也。既歸，雖襏襫襤褸之夫，以病叩，無不為盡心者。後子孫業儒，孫亨自有傳。

五三一、周溥

△河南通志

周溥，字文淵。其先浙江會稽人。國初，徙居汴城。

溥穎敏嗜學，及長，患羸，自度弗起，遇南郡高子明療之而愈。溥遂從子明傳黃帝、扁鵲之脈書，及諸秘方。溥受之，且錄且讀三年，為人診視療治，多驗。於是四方迎謁者，絡繹不絕，其贈貽，粟帛之外，奇物異玩，悉謝不受。

溥病時俗多守局方，乃發明素、難及東垣、丹溪之義，為書一編，名曰方法考源。又謂「先哲詞義微奧，初學之士莫能盡解」。復著用藥歌括若干首。至今汴之工醫者皆宗之。成化中，以耆宿詔，賜冠帶，年八十七而卒。

五三二、陳公賢

△吳縣志

陳公賢，字公尚。元季良炳之後也。良炳孫道，為孟景暘館甥，得傳其業。公賢因以顱顖鳴。成化中，徵為醫士，一詣都，念母老，即歸。已復召入御藥房，旋授御醫，累奏奇效，進院判。孝宗即位，授迪功郎。上章乞歸。帝曰「如公賢何可使去左右」？而請益堅，遂得致仕。卒，詔葬祭。子憲、寵皆能世其業。寵，弘治間召入禁典藥，歷官院使，加秩右通政。

五三三、武鳴岡

△介休縣志

武鳴岡，瓛孫。趙郡伯召視婦疾，惟數婦試之。至後一人曰「餘都無病，惟此一人始受胎耳」。其夫未知也。曰「以藥驗之，必動。然須小損，更一劑療之，

亦不至後患」。已而果然。郡人何三泉亦業醫，患怔忡頭暈，四肢無力，久不愈。鳴岡診曰「汝躬炮炙，坐臥藥室中乎？臟腑弱，毒氣所侵也」。飲甘草湯數盌而止，著效甚多，不具述。其父武惟真亦能醫，療疾不計利。鳴岡實家傳也。

五三四、劉琮

△六合縣志

劉琮，應明醫薦侍憲廟，並療鄭世子，授太醫院御醫，勑進迪功郎。

五三五、黃瑥

△儀真縣志

黃瑥，字楚祥。少孤，母教之，業儒，刻苦問學。既而曰「醫仁術也，苟精之，亦足以濟人，豈必官可行志乎」？於是從事素、難諸家，遂精其業，有名淮、揚間。

正統初，徵為太醫。景泰間，選入朝，日侍禁近。院使董肅薦於上，召見便殿。上問瑥邑里、年數、及所業藥性、寒溫諸類。瑥數奏詳明，數荷寵遇焉。自是掖庭有疾，率召瑥治，輒效，數賜白金、文綺。英宗復辟，益承眷顧，遷御醫，尋奉詔採藥，勑階修職郎，益感激，務以保和聖躬為己任，上益嘉之，賚以珍膳、金帛。是時招集名醫闕下，咸命統之。

成化中，遷南京院判，至則興滯警貪，僚屬敬憚，三載抗疏，乞引年。詔可。既歸，日與士友昆季為真率會，事母撫弟，篤恩誼，賙族睦鄰，鄉人善之。後以子用貴贈奉訓大夫，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卒年七十九。後孫應夏紹其業，亦以醫名世。

五三六、何欽

△懷遠縣志

何欽，字大敬。先世濮人。元季，遷居懷遠。世業醫，邃其術，凡經診視，生死不爽。學者請究其術。欽曰「李明之、朱彥修皆通經學古士也。汝必欲究其術，盍先讀易以察時變，讀禹貢以識九州山川風景，博極方書，歸納於內經，庶可與汝言耳」。聞者知其術之有自也。王文莊公鴻儒，使鳳陽，采輯憲宗實錄，疾作，更數醫不愈，聞欽名，延之，試脈，知其病源，逐一劑而愈。文莊喜甚，因為文紀之。

五三七、任傑

△旌德縣志

任傑，十八都人。本縣以明醫舉，成化年，任太醫院。

五三八、葉伯清

△天台縣志

葉伯清，太坊人，號橘泉。永樂進士，顥孫。習儒未就，業精岐、黃，時有半仙之謠，延至今五代。其後萬春制行淳龐，醫學愈神。

五三九、張福興（附：張榮）

△建昌府志

張榮，號繼川。新城人。四世祖福興，成化中，以幼科薦醫孝宗，獲殊寵，官太醫院使。致政之日，大學士劉詡等，賦詩以贈。榮能世其業。崇禎丙子壬午，復出米賑饑。鄧澄作「仁壽扁」贈之。

五四〇、方叔和

△嚴州府志

方叔和，建德人。精巡醫術，兼讀儒書。成化間，禮部列名，欽取赴京，授御醫。遴岐陽搆疾，叔和診療有效，累受白金文綺之賜。八年，陳乞歸田，賜之勑命。有曰「御醫方叔和，早有醫名，旋登仕籍，歲年滋久，勞效良多，用進爾階，錫之勑命，益精乃術，毋曠攸司」。後卒於家。子百壽，國子生，蚤卒。姪孫應元承繼，領嘉靖乙卯浙江鄉薦。

五四一、王觀

△蘇州府志

王觀，字惟顒。初金華朱彥修既得河間真傳，以授戴原禮，原禮授王仲光，觀曾祖也。觀為人高簡自愛，其醫操遠識，集奇效，先後不可勝算。自成化以來，江之南北，達乎京師，稱上醫者，觀為之冠。

五四二、周濟廣

△無錫縣志

周濟廣，名紘，以字行。讀書以外，家金氏，工醫，遂精其術。瘍疹、婦人諸科，無不通曉，名滿吳中。成化中，以明醫徵至京師，引疾還，每診人脈，豫知人生死之期。子敷牧，孫萃，皆世其學

五四三、劉毓

△蘇州府志

劉毓，字德美。其先南都人。高祖季德徙吳。毓少孤，鞠於外家徐氏。徐故醫藥為業，遺學於盛寅，得其源委。成化間，徵為御醫，蒙眷，久之，乞歸。上猶問前日白鬚老人安在？其賞識如此。

五四四、李懋

△蘇州府志

李懋，字思勉。與劉毓同受學於盛寅，得其傳。成化間，亦徵為御醫。

五四五、劉川

△安福縣志

劉川，成化間，以醫聞，尤善療奇疾。篤尚誼行，其先冒鳳林羅姓凡九世。川感羅一峰言「物無二本」。遂復姓。士論韙之。子述文，益深素問、難經，起諸疴廢。羅太史念菴贈之敍。

五四六、陳光遠

△蘇州府志

陳光遠，不知何許人。成化中，僑居安亭望仙墩。醫術神異。

所善客子死痘，攜櫆將之野，道遇光遠，視之曰「而子不死，吾當活之」。取沙遍壅其體，命眾羅擊鉦饒之屬，觀者如堵，以為誕也。有頃，兒忽動，旋活矣。客問所以。曰「兒所苦水痘，無力自達，得土氣乃疏，金為水母，鳴則應而出矣」。

御史行部而病，召視，長揖不拜，且索坐。既診脈，曰「大人無疾，往時病中服補中湯二十劑，炙膻中二十壯，乃瘥，皆中半而止，所以復發，滿之自愈」。御史驚以為神，改容禮之。他日，就訪其廬，茅舍三楹，不蔽風雨，欲為繕修，固辭不受。

鹿城富人某，父病且死，延致之，方為療治，聞鼓吹聲，問知納妾，語其子「吾意不在金帛，脫幸活君父，願以新姬相贈」。子唯唯，夕即出，令侍寢。光

遠笑舉所佩金牌示之，有「不近女色」，四字，文且漫滅，不知年所。曰「吾以試子，父與妾執重？子無恡情，可謂孝矣」。卒活之。

所至有奇效，遺以金，輒不受。後去，不知所終。

五四七、鄭誼

△開封府志

鄭誼，字尚宜。業醫，療病多神異。年逾七十，著述不輟，有續醫說、醫書百朋、杏花春曉堂方、方法考諸書行于世。子名河，號星源，亦以國手名。

五四八、鄭疆

△開封府志

鄭疆，字無疆。祥符人。侍御公之弟也。幼聰穎，弱冠入庠。孝父恭兄，族黨無間言。汴城水淹後，寓居淮陰，及歸里，以善醫聞。公卿間不計利，以濟人為心，人比之范文正公云。

五四九、李信

△祥符縣志

李信，字用誠，其先世業小兒醫。趙宋時，有醫皇子脛瘍者。予之官，不受。賜以金鐘，懸諸門，故號「金鐘李氏」。

△開封府志

李信，字用誠。祥符人。坦易忱愁，孚于鄉里，世居汴城。精醫術，專療治嬰孩。每有請治者，無遠近晦明風雨，信皆身親歷之。一視則生死立決。當正統、景泰、天順、成化間，縉紳先生迎致無虛日，其所報貽，腆薄不較也。郡守括蒼金文雅重之，嘗賦安幼堂詩以贈，門懸金鐘為號，至今汴人猶稱為「金鐘李氏」云。子敬，世其業，亦精于醫。

五五〇、胡廷寅

△會稽縣志

胡廷寅，名諲，以字行。幼業儒，長遇異人，遂精醫術。憲宗朝，徵至京師，授御醫，加左通政，出入禁闥，恩寵罕儷。

五五一、黃武

△山陰縣志

黃武，字惟周。少穎敏，有志康濟，尤善古詩文，事舉子業，不就，遂精岐、黃術。先是，越人療傷寒，輒用麻黃耗劑。武獨曰「南人質本弱，且風氣漸瀉，情慾日溢，本質已撥，而攻其表，殺人多矣」。乃投以參、芪，輒取奇效。自是，越之醫咸祖述之。一時名醫如陳淮、何鑑，咸出其門。所著有醫學綱目數百卷，脈訣若干篇，行於世。

五五二、葛林

△杭州府志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攻小兒科，名聞京師。成化年，命內臣徐來杭，驛致之，充太醫院官。時武廟方在嬰稚，皇太后保護甚周，每召供御。一夕，武廟癇疾作，中外惶怖，夜分召林，一匕而安。明日，使與宴，有白金彩幣之賜。

汪比部有子，年二十五矣，忽患痘，而汪知醫，以為無恙也。林視之，怫然。五日而足，七日而靨，至十四日而痂落。林曰「灾其在彌月乎」？至期，而其子晏然。汪置酒高會，若以誚林者，林視其子之足底有泡，結瘢膚內，曰「吁！其百日哉」！迨是日，而暴殁。汪以為神，問其故。林曰「痘者構形之餘穢也，苟有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不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著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也」。汪歎服。

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已絕，且移之木矣。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公曰「兒已噤矣，奈何劑也」？林曰「予無劑也，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凄凄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蒸于其下，其可瘳乎」？如其法而疾愈，治暮而兒戲於庭矣。

林貌清癯而骨削，而目睛炯然，其視疾，得其聲色，洞若燭照。既而切脈，以決死生，莫一通也。善製方劑，其應若響。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八。所著有杏塢秘訣一卷。

五五三、費傑

△山陰縣志

費傑，字世彥。會大父子明，為元世醫宗。傑故以醫承其家。性古慤淳篤，邑人患劇疾，雖百里外，必迎候。傑至，投一二劑輒效。嘗設藥餌以週邑之煢獨，葬疏遠無歸者數十人，嫁外姓之孤者五人。郡守戴琥尤重其雅誼，加賓禮焉。所著有畏齋詩稿、名醫抄、經驗良方，為世所宗。傑子愚，登進士，官大理評事，歷守名郡，秉節不阿。孝宗朝，以貞諒聞。司空劉麟嘗為愚著傳，稱愚剛方清介云。

△紹興府志

費傑，字世彥。山陰人。時劉憲使患熱證，或誤投以桂、附，瀕死。傑亟疏治之，乃甦，竟不居其功，憲使甚賢之。

五五四、胡新

△舒城縣志

胡新，字日新。弘治間，任太醫院醫官。能詩，士林重之。

五五五、孫復吉

△嘉善縣志

孫復吉，字見心。世習岐、黃，精內經、素問、脈訣諸書。與薛立齋、王肯堂往復參究，互相讚嘆。復吉古貌古心，鄉士夫訂為素心交。求療者雖極貧，寒暑晝晦無倦。郡邑慕之，登堂旌獎。壽八十餘。次子文鋒，歲貢昌化教論。

五五六、薛鎧

△吳縣志

薛鎧，字良武。府學諸生。精醫理，療病必本五行生尅，不按方施治。著述甚多，保嬰撮要尤足為後世法程。弘治間，徵為太醫院，屢著奇驗，以子己贈院吏。己字新甫，尤彈精醫學。正德時，選為御醫，擢院判。嘉靖間，進院使。所著有家居醫錄十六種。

五五七、陳憲

△蘇州府志

陳憲，字文中。公賢子。治痘多效。有徐氏子，患痘脾泄，眾謂不治。憲曰「非附子不療」。投一劑，少間，再投而愈。人云「錢主用寒，而陳用熱」。弟寵，字希承。弘治間，召入禁典藥。上喜其恭謹，用藥神效，簡二奇方，識御寶以賜之。歷遷院使，加秩至右通政。

五五八、施仲謨（附：施廉）

△無錫縣志

施仲謨，世業幼科。子中立，為太醫院醫士。孫澤民、潤民、濟民，始兼通朱、李之學，術遂盛行。濟民官訓科。子廉，字彥清，精脈理。每危疾，諸醫斂手，廉至，輒起之。讀書能詩。弘治中，以明醫徵至京師，不受職而還，為碧山吟社十老之一。族子言諫，並以醫名。族孫教尤著。

五五九、任榮，

△山西通志

任榮，雲中世醫，有陰德，活人甚多。弘治間，年六十，無疾而終。後一年，鄉人陳守至河南，于陳州市見之。

其曾孫服遠，幼紹祖父業，庚辰歲，瘟疫大行，得疾者親友不相訪問，染之即不起。服遠軫念之，夢祖謂曰「何不取松黃岡，普濟消毒飲服之」。醒覺，即檢閱，果得是方。依方投劑，身親診視，痊活人數千人。咸以「神醫」誦之，遠近禮迎。

子孫濟濟，皆列庠序，其世德之驗云。

五六〇、李先春

△山西通志

李先春，雲中世醫。資性聰穎，博通經書，精研脈理，藥餌不拘古方，隨投輒效。常懷濟人利物之心，無論遠近貧富，凡有求者，莫不應赴，全活甚眾。當路諸縉紳，延請無虛日。先春處之無德色，人呼為李仙。

五六一、凌雲

△明史方伎傳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為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遇病人，氣垂絕，雲嗟歎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鍼其左股，立蘇，曰「此人毒氣內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雲鍼術，治疾無不效。

里人病嗽，絕食五日，眾投以補劑，益甚。雲曰「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鍼必暈絕，逾時始蘇」。命四人分牽其髮，使勿傾側，乃鍼，果暈絕。家人皆哭，雲言笑自如。頃之，氣漸蘇，復加補，始出鍼，嘔積痰斗許，病即除。

有男子病後舌吐。雲兄亦知醫，謂雲曰「此病後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陰虛。其穴在右股太陽，是當以陽攻陰」。雲曰「然」。如其穴針之，舌吐如故。雲曰「此知瀉而不知補也」。補數劑，舌漸復如故。

淮陽王病風三載，請於朝，召四方明醫，治不效。雲投以鍼，不三日，行步

金華富家婦，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雲視曰「是謂喪心。吾鍼其心，心正必知恥。蔽之帳中，慰以好言釋其愧，可不發」。乃令二人堅持，用涼水噴面，鍼之果愈。

吳江婦臨產，胎不下者三日，呼號求死。雲鍼刺其心，鍼出，兒應手下。主人喜，問故。曰「此抱心生也。手鍼痛則舒」。取兒掌視之，有鍼痕。

孝宗聞雲名，召至京，命太醫官出銅人，蔽以衣而試之，所刺無不中，乃授御醫。年七十七，卒於家。子孫傳其術，海內稱鍼法者，曰歸安凌氏。

△浙江通志

凌漢章，名雲，號臥嚴。歸安文學，以孝感。遇泰山異人，授明堂鍼術，治秦藩疾，得瘳。孝宗聞之，延見聖躋殿，賜太醫院御醫。年七十有七，無疾而終。生平輕財好義，死之日，家無餘資。

五六二、聶瑩

△浙江通志

聶瑩，得湖州凌漢章針法，針至病起，雖厚衣，可按穴而定，不以錢帛介意。人稱「神醫」，爭迎之。

五六三、袁仁

△嘉興府志

袁仁，字良貴。父祥，祖灝，皆有經濟實學。至仁愈邃，謂「醫賤業，可以藏身濟人」。遂隱于醫。崑山魏校疾，召仁，使者三至，弗往，謝曰「君以心疾召，當咀仁義，炮禮樂，以暢君之精神。不然，雖十至無益也」。卒之日，沐浴更衣，呼筆題詩，有「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之句。投筆而逝。

五六四、高昶

△青州府志

高昶，益都金嶺鎮人。性醇厚正直，以濟利存心。弘治間，傳異人醫術，直抵精明，診視察故，辨證出奇，天下讓能，群醫莫及，時號為「盧扁」。尤專傷寒，鈐法定脈，不差時刻。所全活者，不可勝計。抱疾求療者，踵門無虛日。尤注念貧困家，務與善藥，未嘗有責報心。行年七十餘，卒。逮屬纊問藥者猶在門也。所著有鈐法書一卷。

五六五、趙鏜

△青州府志

趙鏜，益都人，精眼科，人以「趙光明」稱之。少問其父曰「開光砭瞖，孰愈起死回生？治療一端，孰愈保安全體」？父大異之，令窮研醫典。遂潛心體驗，已而洞豁至理，至對脈察疾，應驗如神。尤矢心施藥，所全活者甚眾。一日，夢神人告之曰「扶危濟顯，陰功陽報，金紫之貴也」。未幾，朝命冊封長女為衡藩新樂王妃，恩授西域兵馬指揮，始徵前夢。

五六六、李玉

△明史方伎傳

有李玉者，官六安衛千戶，善鍼灸。或病頭痛不可忍，雖震雷不聞。玉診之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藥為末，吹鼻中，蟲悉從眼耳口鼻出，即愈。有跛人扶雙杖至，玉鍼之，立去其杖。兩京號神鍼李玉。

兼善方劑。或病痿，玉察諸醫之方，與治法合而不效，疑之。忽悟曰「藥有新陳，則效有遲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

△六安州志

李玉，字成章。本衛千戶，善騎射，尤精于醫，針灸所施，應手而愈。一婦有孕嘔血數升，幾死。玉診其脈，曰「此子癇也」。依方治之，加竹瀝而愈。兩都號曰「神針李」。

五六七、吳傑

△明史方伎傳

吳傑，武進人。弘治中，以善醫徵至京師，試禮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藥房，次入太醫院，下者遣還。傑言於尚書曰「諸醫被徵，待次都下十餘載，一旦遣還，誠流落可憫。傑願辭御藥房，與諸人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

正德中，武宗得疾，傑一藥而愈，即擢御醫。一日，帝射獵還，憊甚，感血疾。服傑藥愈，進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輒進一官，積至太醫院使，前後賜彪虎衣、繡春刀及銀幣甚厚，帝每行幸，必以傑扈行。帝欲南巡，傑諫曰「聖躬未安，不宜遠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駕還，漁於清江浦，溺而得疾。至臨清，急遣使召傑，比至，疾已深，遂扈歸通州。時江彬握兵左右，慮帝晏駕己得禍，力請幸宣府。傑憂之，語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倘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近侍懼，百方勸帝，始還京師。甫還而帝崩，彬伏誅，中外晏然，傑有力焉。未幾致仕。子希周，進士，戶科給事中；希曾，舉人。

△武進縣志

吳傑，字士奇。弘治間，以名醫徵至京師，一時所徵諸醫，無不望風下之。都御史王鉞方鎮大同，聞傑名，以調治邊軍請。臺省爭言「醫如傑，當在供奉，不宜出之外地」。下禮部試之，果無踰傑者。宜入御藥房，以同徵者多遣還，願貶己秩留之。久之，掌院者竟薦入御藥房。

上病喉，甚危，按名召傑進上清丸，一服而愈。自是得幸。一日，上射獵還，口出血。傑進犀角湯，愈後，以幸虎圈，虎驚傷。又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傑療之，無不立愈者。每愈，輒進一官，且有殊錫。上所遊幸，必以傑從。時侍上臥起，左右撫摩，有不以屬之近幸，而屬之傑者。至欲以禁衛銜授傑，傑固辭乃止。上南巡，獨不以隨，則以傑力諫，失上意也。既而駕還清源，病甚，夢傑，亟召

之，因扈從。還通州時，江彬語無不入，則力促大閹請還，上得崩于大內。彬得就擒，傑有力焉。

傑善診脈，用藥以脈，不主古方。甚有若與證相盭，而卒無不效，及其進御，則不得不用古方，亦無不效者。年七十八卒。卒時了了，疑有道術云。

五六八、樓英

△紹興府志

樓英，蕭山人。字全善。精於醫。居元度巖。有仙巖文集二卷。又著氣運類註四卷、醫學綱目四十卷。

五六九、林彥圭

△福寧州志

林彥圭，杯溪人。工岐、黃之術，以活人為心，不計利，其子思齊，孫璧，皆得禁方，稱「世醫」云。

五七〇、丁杞

△福寧州志

丁杞，號種松子。世業醫，診脈能決生死。知州李時子病劇，醫者皆袖手，得杞劑良已。正德六年，州大疫，知州萬廷彩命施藥于申明亭，存活甚眾。

五七一、張世華

△蘇州府志

張世華，字君美。其先汴人。宋南渡時，有彥者以防禦使擁兵衛吳，遂家焉。三傳至端禮，始以醫名。逮元，善進為保冲大夫，曾大父縉尤著名，嘗為周文襄所禮重。父頤，字養正，能豫刻年月，決人生死。世華嘗就徵，從使西南諸國，軍士行道病者，多賴全活。正德間，吳大疫，世華携藥囊於通衢，隨請而應。有酬之金帛，笑而謝之。子承宗，孫學禮，並以保御勞擢官。

五七二、汪宦

△祁門縣志

汪宦，居三遷堂。精通醫理，善著書。有醫學質疑若干卷。

五七三、趙銓

△廬陵縣志

趙銓，字仲衡。與羅文莊善，贈以古風，稱為「石亭子」是也。高唐里人。精岐、黃家言，雖為制舉業，不廢。以諸生入監貢，仕靈壽、霍山兩邑。夏貴溪大拜入京，取道吳城，夜泊，更闌人靜，忽擁騶傳呼，聲出空中，雜以絲竹金革，滿驛交喧，俱以為宰相，天人當有異。乃月下隱隱有宣言「藥王爺爺到」。聞於貴溪，使人詢藥王何人？曰「姓趙者」。已而寂然。乃銓舟至，貴溪有心物色之，問來舟為誰？曰「秀才姓趙者」。相國即月下索趙生見，倒屣與語，大加賞異。

即攜入京。會世廟不豫，大醫束手，貴溪及大臣公卿咸舉銓入診視，不終劑而龍體大安。

上既龍性，加不豫，益稍不受嬰拂，太醫待詔者入，未診視而得罪杖殺者再三。銓入，見龍袍垂地，跽不得前。上曰「可前」。銓曰「龍袍在地上」。上乃喜笑曰「會講話便知醫」。乃手舉起龍袍以前。乃知前待詔對以「龍袍在地下」，是以觸上忌耳。

銓既稱旨，朝廷官之而就令焉。銓意不欲久仕，解組歸，惟著書修真而已。有乞醫者即赴之，不責人金帛，而施藥不怠，銓診太素有神。

清江蕭公須山病篤，銓往，適病者假寐。銓先診其長子，診畢，取酒相歡曰「子脈無憂，何妨乎父壽」？投一劑而愈。方出都門時，見一死者，已含斂，方入棺。銓下馬，啟其衣衾，令取沸水下刀圭灌之，死者立甦。或以問銓。銓曰「吾過其旁，知其無死氣。若有死氣，十丈內可決，忍妄啟其衣衾耶」？其神類若此。

銓臨終無病，腹中閣閣作聲，笑曰「龍吟虎嘯，風雲慶會，吾當赴之」。有頃，異香滿室，見頂上一道光彩冉冉而上，而銓坐逝矣。經日如生。舉棺時，舁者覺輕虛若無七尺身者，或傳以為尸解云。

銓所著有春風堂集、石亭醫案、岐黃奧旨、諸家醫斷、太素脈訣、體仁彙編。

五七四、吉兆來

△江寧縣志

吉兆來，字逢生。為瘍醫，有神效。誠朴無偽，隨疾輕重，為人施治，絕不計利。尤善用針，相其形色，針到而害患隨除。父秋宇，有詩名。兆來乞陳仲醇序其遺稿，而刊行之。錢御汾相國、李曉湘太僕，皆重之。三子皆能世其術。

五七五、司馬隆

△江寧縣志

司馬隆，字季平。先世陝之咸寧人。父元亨，家金陵。儒而能醫。隆少勤學，嘗從林龍溪受尚書。後繼父業，遂擅醫名。讀內經、丹、垣諸書，手不釋卷。每至病者家，或群醫俱集，辨論紛然，隆徐以一言定之，人皆悅服。遇人危疾，端居靜繹，或通夕不寐，必得其病之源，治之而後已。有貧士病疫，親族畏避，隆診視不輟。嘗曰「人皆有死，豈獨疫疾能死人哉」？子泰中，嘉靖癸未進士。

五七六、鄭元厚

△江寧縣志

鄭元厚，字載之。父宗化，以明經教諭滁陽，延集多士，置講席，四時不輟。有「鄭夫子」之號。性至孝，居異母喪，終制未嘗見齒，都人士稱述之。

元厚有父風。曾遇異人，授以道術，由是精于導引內視之學。病者求其搬運撫摩，法簡功倍，醫藥可省，立愈。人益神之。其言人身臟腑關會之處，皆可指

而數也。審察病源，舉其竅要，施功膚骼之間，透切膏肓之隱。其秘多不傳，惟僧常然得其要領云。

五七七、諸餘齡

△浙江通志

諸餘齡，字雲泉。仁和人。卜居如松里。善書弈，博通醫家言，而多新得，四方爭迎致之。晚隱靈鷲山。善李元昭。預知死期，俱不爽。每語客曰「我巾車馳城中起死人，何得身為死人馳喪車出城乎？當終于此」。與徐鏜輩諸名醫為「天醫社」云。子夢環成，隆慶辛未進士。

五七八、盧復（附：盧之頤）

△浙江通志

盧復，習岐、黃，兼通大乘，剖疑晰理，解悟不滯。子之頤，資性開明，而學有根柢，陰紐陽絡，證辨入微，善療奇疾，凡尸蹶迴風，投劑無不中。然負氣陵物，議論踔厲，毀譽殆半焉。所著仲景論、本草乘、金匱要略論疏諸書行于世。

五七九、孫卓三

△饒州府志

孫卓三，浮梁北鄉人。精岐、黃。正德間，故藩覓醫于縣，王嚴，里人欲傾卓三舉以應，迫而行藥，輒應手得大效，獲寵受厚糈，聲名大起。其思理多在意表。

邑令以宸濠之變，先輿送其夫人避山中，病前秘五日，腹膨如鼓，仰面張目，息已微急。召卓三。卓三曰「此盛暑急驅，飲水過度，羞溺而胞轉也」。法以猪尿胞吹氣貫滿，令女婢投入衝之，而溺淋淋下，遂起。

新安富室，有男子淋溺不止者，漸痿黃。諸醫束手。卓三醫之，亦弗效。偶隱几坐，以手戲弄水灌後孔，塞則前竅止，開則通。為腦後一穴，灸火三壯，立愈。

五八〇、王綸

△明史方伎傳

「士大夫以醫名者，有王綸、王肯堂。綸字汝言，慈谿人。舉進士，遷禮部郎中。歷廣東參政、湖廣廣西布政使。正德中，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綸精於醫，所在為人治疾，無不立效。有本草集要、明醫雜著行于世。

△醫學入門

王綸，字汝言，號節齋。浙江慈谿人。弘治時，官至廣東布政。因父病，精醫，著明醫雜著，發丹溪所未發，世多尊信之。並著本草集要行世。兄經，舉進士，亦知醫。

五八一、袁廷用

△桐廬縣志

袁廷用，坊郭人。正德間，由醫士授太醫院吏目。

五八二、袁珊

△桐廬縣志

袁珊，坊郭人。由醫士任岷府良醫正。

五八三、戴廷贄

△桐陸縣志

戴廷贄，坊郭人。正德間，任太醫院冠帶醫士。

五八四、袁瑾

△桐廬縣志

袁瑾，坊郭人。由醫士任北京太醫院御醫，進階院判。

五八五、胡尚禮

△儀真縣志

胡尚禮，字景初。世醫也。其父倫命讀岐、黃諸書，曰「吾家傳通醫，必先通儒。為本理不明，安能診視之奧」。禮遂能識奇病，活人甚眾。凡奔人之急，當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

五八六、許紳

△明史方伎傳

有許紳者，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藥房，受知於世宗，累遷太醫院使，歷加工部尚書，領院事。二十年，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絕。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厚。未幾，紳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已而果卒，賜謚恭僖，官其一子，卹典有加。明世，醫者官最顯，止紳一人。

五八七、謝儒（附：謝世泰）

△江寧府志

謝世泰，字約齋。會祖儒，郡廩生，兼通醫。每逢奇證，他醫或不能辨，儒必識之，識之即療之。嘗為徐文敏季子治腮瘍，奇效。文衡山為文以贈。儒傳子日昇，昇傳世泰，皆有名。泰存心濟物，不責報，人多稱之。

五八八、林惛

△江陰縣志

林惝，少業醫，治法主丹溪。邑中子弟學醫者多出其門，人稱「中菴先生」，再致賓筵。

五八九、呂夔（附：呂應鐘）

△江陰縣志

呂夔，字大章。本姓承，因依舅氏呂，遂仍其姓。易儒而醫，精研博訪，其術遂神，人以「呂仙」呼之。吳中大疫，裹藥囊，日治百家，全活無算。撫按給章服不受。嘉靖時，隸籍太醫院，著運氣發揮、經絡詳據、脈理明辨、治法捷要等書十卷。邑侯劉守泰序行之。

子講，字明學。讀，字明經。醫名俱如其父。

讀子應鐘，字元聲，太醫吏目，傳禁方而變化之，能望氣決人死生，或談笑間療人痼瘍。著葆元行覽、世效單方兩書。邑令胡士鰲為序。又有長春堂詩稿。弟應陽，字元復。醫名亦如其兄。子夢徵，字孟盛，亦世其傳。

五九〇、袁東

△金壇縣志

袁東，字春菴。善醫，為人治病，十常療九，病家歡悅，飲之酒，輒陶然醉，無復計謝。人威高之，又奇其術。東嘗云「醫胡可易？予視人病患，在人痛楚，

若在吾身，返觀五內，洞然有見，而後治人五內，即弗效，病亦弗劇」。其畏慎如此。

嘉靖辛酉歲澇饑，至明年疫大行。巡按陳某令壇選良醫，開局施藥，病者之他醫弗效，之東即效。御史嘉之，薦授太醫院醫士，翰林院編修。曹大章有贈序。

五九一、焦蘊穩

△海州志

焦蘊穩，海州生員。深得鍼灸之法。嘉靖癸亥年間，漕撫吳夫人臨產而心痛，將危，眾醫茫然。獨穩診其脈，曰「此胎手抓母心也」。一針而胎下。觀其胎手大指，尚有針痕出血，母子雙全。

五九二、王金

△開封府志

王金，字芝山。陝西西安人。年十七，遇道人墮水，救歸，敬事之。已與道人攜入終南。授以秘術，試輒驗。時屬世廟好方伎，金以白衣召見，為言三元大丹，稱旨，與陶仲文、邵元節並膺榮寵。歷官太常，出入禁闥二十年，世廟賓天，廷議金等進藥不謹，論刑。新鄭高文襄公再疏申雪，得減戍閩海。後數年歸，依文襄以居，遂為鄭人。李空同與交厚，贈以芝山子詞云。其子繼懷，亦精醫藥。

五九三、沈惠

△松江府志

沈惠，字民濟。華亭人。幼得異傳，為小兒醫，能起死者。

嘗從浦南歸，聞岸上哭聲甚悲。問知某氏僅一子，自塾中歸，暴絕。惠走視其胸次尚溫，作湯劑灌之，遂甦。

有富家子患痘，危劇，已治木矣。藥之而愈。取其棺以施貧兒。

惠以小兒醫多秘，其書不傳，乃覃思博考，著書九種行世。詳見藝文志，學者以為津梁。

有老媼善治疳，惠拜受其方。媼亡，為治後事。惠為人謹厚謙下，無貴賤貧富，必盡其心力，立身有繩檢。郡守子疾，惠入視，夫人從屏後告以病所由。惠若不聞。守訝之。對曰「夫人自向明府言耳」。其以禮自處如此，晚自號虛明山人。徐文貞階有詩贈之，終賦詩而逝。

同時有王節之與惠並稱，兩人相得甚歡，遇有疑疾，必相質正。節之子一鳳、一鵬，皆名醫。一鵬自有傳。

五九四、張鶴溪

△松江府志

張鶴溪，忘其名。嘉靖中，以醫名。善療奇疾。御史包節母年六十七，暴中氣絕，積日不蘇。群醫畢集，皆曰「風中臟腑，不可治」。鶴溪獨曰「此氣虛挾

痰，可下人參劑，七日當甦，甦能言鬼神事」。眾皆笑之。既而和劑以進，如期乃寤，道鬼神事甚詳。眾醫始口噤走。

五九五、龔信（附：龔廷賢）

△金谿縣志

龔信，十一都下澌里人。任太醫院。著古今醫鑑，併雲林醫彀。子廷賢，著萬病回春。

五九六、王溥

△觀城縣志

王溥，邑之名醫。偉貌修髯，望之若仙。遇異人授脈訣，用藥隨證輒效，不取酬，救濟甚眾。嘉靖間，御使熊按東郡有疾，召問，對曰「安神定志，不藥而愈」。熊深器重焉。年踰八十，健步如飛，至九十七而卒。

五九七、李秋

△南昌府志

李秋，字思杏。南昌人。精岐、黃之術。時寧獻王有庚辛玉冊，宗人李時珍有本草綱目，皆鏤板江右。秋購得其書，晨夕研究，用藥恆出意表，遂以醫名當代。為人坦直樂易，藝愈高而接物愈謙卑以自牧。兩與鄉飲，知府給以「篤行善士」之扁。年九十卒。親朋至今誦說不替。

五九八、李守欽

△汜水縣志

李守欽，號肅菴。聰明善悟，讀書損神，病將危，得蜀醫醫而愈之，即北面受其業。走峨眉，邂逅異人，授岐伯要旨，歸從黃冠遊，尤精太素脈理。又能預知人事遠近，活者不可勝數。諸王台省咸敬禮之。

徙居滎澤觀中，有客自河北來，星冠羽扇，守欽識其非常人，即謹遇之，數日談論，皆世外事。守欽善對，客甚敬之，曰「先生我師也」。又曰「三日後羅主事過此，我當去也」。因題詩於壁而別。越三日，果羅主事自南而北，經於滎澤，為黃河泛漲所阻，棲遲觀中，偶見所題，驚曰「此吾世父之筆，緣何題此哉」？始知客為羅念菴也。人由是謂守欽能識仙客，號為「洞元真人」，壽九十有八。所著有方書一得、太素精要諸書行於世。

五九九、鄭文賢

△雲夢縣志

鄭文賢，不知何許人。第從李于鱗游。于鱗有送文賢游大梁序，稱許文賢，于鱗不輕許可，其言必信。其序云「鄭生者，名文賢，楚之雲夢人也。少慕伯陽之術，往往談長生。自雲夢來關中三千里，持一囊藥耳。所至逆旅，醫小兒，即食其嫗。醫老，即食其子弟。醫女，即食其夫。度三千里如在里巷中矣。然不為糈也。其來關中，庶幾望見能為長生者焉。余蓋苦病三十年於茲，言醫也，即未

嘗見醫視脈如生者焉。豈其診書異，有他禁方耶？生又自言醫且五十年於此，手指之附人脈，多於握匕箸，咀片如丘陵，即未嘗不精神與病者通。長桑君豈實視見垣一方人哉！不察見脈而治病，其礙豈啻垣一方？關中故多賢豪人，即如大中丞何某博物君子，亦言生矣。余又言秦越人來長安游時事，生未嘗不輒苦其術而隱之不得，屬余在告將歸，生亦欲遊大梁，關中自大中丞許、大司徒劉以下，皆賦詩贈之，而余序其右方云」。

六〇〇、麻東輝

△東昌府志

麻東輝，高唐人。嘉靖間，以醫遊郡城。洞究古方書，善脈，士大夫爭迎致為上客。

堂邑李通政久病，眾醫以為不治。東輝診曰「病得之心火鬱積，勿藥，第屏念三十日而愈」。後如所言。

臨清副使某病，召東輝診脈，曰「大人無恙，將惟其子之憂」。是時子在里中，急遣人歸視，危就牀褥數日矣，竟不起。

郡有貴介公子，壯而負氣，以無病故試東輝，呼曰「爾善脈，其脈我」。東輝診而驚曰「子病矣，奈何不治」？公子嘻曰「甚矣！醫之利於以不疾為功也，我日兼數人之食，而病乎」？笑而揮之。後月餘，竟以痰卒。

高唐諸生某試於提學，偕儕輩數人詣東輝問脈，東輝次第診已，徐曰「生且食廩，無奈剝膚之災以憂目前」。生喜而懼，甫出門，會所讎擲瓦擊之，中眉額，幾死，試果第一。

東輝好飲，不治生產，所得金帛，輒給酒家，老而彌甚。里人有奇證，趨請東輝，雖在酩酊中，所醫無不立愈者。里人以為「神」。

六〇一、李瞻

△儀真縣志

李瞻，號小塘。以眼科著名，有七十二問，按七十二候以明內外障之得失。嘗一人目腫火炎，而性最卞，愈躁而疾愈熾，非藥可下。瞻謂曰「子目易愈，此客火將流毒於股，不十日必暴發」。其人習瞻名，遂日以股為憂，至三日，以一藥而瘳，股亦無恙。

又一人目以氣虛，暗如行霧中，受苓、朮即眩。瞻不藥，但曰「子以沸水浴兩足」。亦三日一藥而瘳。或問其故，瞻曰「性暴人患疾，每欲急愈，火上攻於目，移其意以憂下，即易療。氣虛人榮衛不和，湧泉穴位足底，熱之則上可達於泥丸，必血活而藥始效」。

有節鉞李公妾病目，瞻曰「二目須膿出方愈」。李慮損貌，瞻曰「以虎睛調藥，則膿偕液鼻下無傷也」。李果捕虎取睛治之，如所言。

王荊石兩瞳反背，瞻令端坐，置書於几，用金鍼從腦頰刺之。初撥曰「見黑影矣」。次撥曰「見行款矣」。三撥則筆畫朗然，曰「君果神授耶」？將千金謝，瞻却不受，惟取園中一綠磁瓶蓋，王曰「賤物何貴」？瞻曰「余久得瓶，失蓋，此其匹也」。王以為誕，使人驗之，果然。大抵以學濟其術多若此。更著有育神夜光丸方、蓮子金鍼、鼠尾金鍼說，言目內障必藥，病者滿百日，醫者齋戒亦滿百日，正心誠意而後可施，非天霽日朗，絕無雲翳，及時日遊神合吉，卒不輕用。今其書盛傳。

六〇二、宋銓

△潞安縣志

宋銓，潞州人。嘗遇異人傳秘方。嘉靖八年，郡判傳必用與寮友夜宴德風亭，醉墮台，折左股，眾醫不能治，謂「必殞」。銓出藥如白扁豆三粒，啖之，骨續有聲，更以手熨，遂應手愈，起行如常，且無痕，真仙餌也。

六〇三、尤仲仁

△無錫縣志

尤仲仁，字依之。以喉科名。初御史周清、白一官為大獄，得秘方十有七，周死而甥得其方，即仲仁之祖也。嘗起嚴文靖於屬纊。活范屏麓、孫雪窻於危劇。二人共出貲，為仲仁補授太醫院吏目。遂世其家。

六〇四、繆坤

△江陰縣志

繆坤，子子厚。七世以醫傳。坤名更著，性行淳篤，自審脈辨方之外，端居讀書，不交塵事。嘉靖間，帥府檄至行間療疫，全活甚眾，榮以冠帶，非其好也。著方脈統宗行世。鄉飲十七次，壽九十。自為文誌其墓。

六〇五、丁瓚

△休寧縣志

丁瓚，字汝器。西門人。丁氏自宋世業醫。嘉靖初，丁繩以醫名。子畜、瓚授其業。已，藉數百緡，欲與子瓚謝歸，醫則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嘗滿。嘗出五十緡脫人於厄。書、畫有米、倪風，年六十卒。

六〇六、薛己

△蘇州府志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性穎異，過目輒成誦，尤殫精方書，於醫術無所不通。正德時，選為御醫，擢南京院判。嘉靖間，進院使。所著有家居醫錄十六種，醫家多遵守之。

六〇七、王沐

△蘇州府志

王沐，號春泉。常熟人。天性孝友，壯年妻死，不再娶。精於醫術。相國嚴文靖公幼時病痢，垂危。沐診視良久，嘆曰「是當籍玉堂，寧籍鬼錄也」。投劑立起。嘉靖間，兵荒疾疫，捐貲施藥，全活甚眾。部使者上其事，授太醫院吏目。旌其門曰「義醫」。

六〇八、申相

△潞安府志

申相，長治人。通方脈，研究脈理，尤精傷寒一科，著診家秘要、傷寒捷法歌，治人多應。

六〇九、陳景魁

△句容縣志

陳景魁，字叔旦，別號斗嚴。世居句容。宋端拱間，其高祖公理以醫任玉臺秘書。明洪武初，有從善者，任元戎幕。嗣後以儒醫顯。

魁幼敏慧，善記誦。既長，從鄉先生樊懿齋習舉子業。又授易於昆陵陸秋崖。聞湛甘泉講道南畿，魁往謁，學日充裕。因父夢椿病疫，諸醫罔效。魁精誠禱天，一夕，夢老人書授蚖蟺水可愈汝父。既覺，不辨其物，博訪之。始知為蚯蚓，搗水飲，父疾立愈。人咸以為孝感云。後精心醫學，投劑輒愈。著有醫案，皆奇疾奇方也。

△醫學入門

陳景魁，因父病習醫，精鍼灸，著五診集。

治素無病，忽吐血半斗，脈弦急薄，厥證也。得於大怒氣逆，陰陽奔併，服六鬱湯而愈。

治通體生疣，久罔效，乃太陰風邪化為蟲也。以百部、蛇牀子、草烏、楝樹葉，煎湯浴洗，越月，遍身如白癜風狀而愈。

治孕婦墮下逾旬，腹腥發熱，氣喘脈促，面赤舌青口臭。公曰「胎未墮也。面赤，心盛而血乾也。舌青口臭，肝氣竭，胎已死矣」。用蛇退煎湯，調平胃散，加歸尾、芒硝一倍服之，須臾胎下，痛亦復安。

六一〇、汪機

△祁門縣志

汪機，幼嘗為邑諸生。母病嘔，遂究心醫學。凡岐、黃、倉、扁諸遺旨，靡不探其肯綮，殊證奇疾，發無不中。名高難致，病者有聆謦欬，頓喜遂瘳。所全活甚眾。著有石山醫案、醫學原理、本草會編、素問抄、脈訣刊誤、外科理例、痘治理辨、鍼灸問對、傷寒選錄、運氣易覽等書。

六一一、李可大

△杞縣志

李可大，字汝化。邑人。業儒，為諸生。因母病，遂偏覽醫書，久之大悟，遂為醫，無不奏效。

可大用藥多奇勝。會新鄭相公家居，聘可大至，診其脈，曰「公心脈如蝶鼓翼，越五日當大拜」。抵期果應。於是可大名振兩河矣。因勸可大入太醫院，授修職郎。

時朱錦衣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請可大醫之，戒勿見兒，恐成客忤。可大曰「但隔壁聞聲，足矣」。朱許之。可大曰「啼而不哭為痛」。用桔梗湯調乳香灌之，即愈。

有族母七十餘，中酒昏迷無氣，諸兒以為已死。將入險，可大至，見目未陷，心尚溫，曰「此母不死，吾能起之」。諸兒涕泣求。可大取井底泥塗母心上，用黃連葛根湯灌之，已而果甦。於是邑中相傳可大能起死回生。

李進士病虛損痢疾，腹痛異常，用人參五靈脂治之。眾醫皆訝曰「二物相畏，奈何同用」？可大曰「不聞相畏而後能相使乎」？藥下果愈。

鄢陵陳令病傷寒，昏沉，將屬纊。可大診脈曰「此可救也」。用竹茹、犀角灌之而愈。

寗縣尉亦病傷寒，身皆冷，口出清水。可大診之，曰「陰毒已極」。用附子一味醫之，亦愈。

邑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而咳嗽吐血，醫皆謂虛證。可大診之，曰「汝脈結，結為鬱證，非虛也」。用蘇子、香附、益智等藥，數服而愈。董大奇之，因乞為弟子，以學醫焉。

一梓人母，年四十餘，手大指忽腫，因偃仆不知人事。可大診之，曰「此必月信至，而適為冷水所傷也」。問之信然。用當歸甘荽湯而愈。

一婦人產後大喘，醫戒用參。可大診之曰「此孤陽絕陰也。正宜用參」。遂加蘇木為湯，飲之，喘立止。

六一二、李時珍

△明史方技傳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為二三，或二物而混為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探，芟繁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藁三易而成書，日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為綱，餘各附釋為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

六一三、繆希雍

△金壇縣志

繆希雍，字仲淳。由常熟遷居金壇。與東林諸先達相友善。工岐、黃術，有殊解，一折衷於理，推本神農圖經，辨其性味之所以然，屢有奇驗。著廣筆記、本草單方。江陰司訓莊繼光刻之以行。卒時，翰林學士錢謙益經紀其家。

△蘇州府志

繆希雍，字仲醇。常熟人。精醫術，醫經方書靡不討論，尤精本草之學。謂「古三墳之書，未經秦火者，獨此而已」。神農本經，朱字譬之六經也。名醫增刪別錄，朱墨錯互，譬之註疏也。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作本草經疏、本草單方等書，抉摘軒、岐未發之秘。為人電目戟髯，如遇羽人劍客，好談今古事成敗，誠奇士也。

六一四、龐鹿門

△湖廣通志

龐鹿門，幼從李平湖作本草綱目，視神農多三千品，視唐本草多一千五百品，視陳希彝著多五百品。凡蟲魚鳥獸草木，天地內外無所不包。又復考核詳究，盡生生變變之妙。鹿門得平湖之學，不肯輕出以試人，至老乃出。有客寓者，耳聾

數十日，以補藥投之，不效，就鹿門理脈，曰「此胃家火也」。客曰「耳屬腎，與胃何涉」？鹿門曰「公未知素問、靈樞耳胃經絡起某處，過於耳旁，或於食時則聾更甚」。一刀匕而愈。州守夫人病瘧，診之曰「此瘧勿藥有喜，但過十日當下血」。夫人不悅，遂不請其方。越十日而夫人血下，邀鹿門，亦一匕而愈。好說素問、靈樞，醫家罕有知者。

六一五、楊守吉

△江寧府志

南都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各顓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為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為產醫，周氏之為婦人醫，曾氏之為雜證醫，白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為瘍醫，孟氏之為小兒醫，樊氏之為接骨醫，鍾氏之為口齒醫，袁氏之為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而守吉醫尤著。

有謝五老者，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纔屬口，輒嘔噦，眾醫皆以不治，棄去。一日，守吉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但小進食，蚘蟲爭上噉胸，次攪擾作惡耳。試頓食之，當勿藥而愈」。家人群駭其說，度無可奈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頓入與二大盂。初尚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而霍然。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啟釜時，以口鼻向鍋旁，吸取其氣，然後取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他治多類此。

六一六、陸厚

△青浦縣志

陸厚，自號東園散人。博洽經史，精於孫吳兵書。嘗遇異人，授子午按摩法，療人疾，不施鍼而愈。有詩集，曰古漁唱。

六一七、高武

△鄞縣志

高武，號梅孤。負奇，好讀書，凡天文、律呂、兵法、騎射，無不閑習。嘉靖時，中武舉。北上，因歷覽塞垣，以策干當路，不用，遂棄歸，所言乾象，無不驗。

晚乃專精於醫，治人無不立起。嘗慨近時鍼灸多誤，手鑄銅人三，男、婦、童子各一，以試其穴，推之人身，所驗不爽毫髮。所著射學指南、律呂辨、痘疹正宗、鍼灸聚英、發揮直指各三十卷，行於世。

六一八、趙獻可

△鄞縣志

趙獻可，字養葵，自號毉巫閭子。好學淹貫，尤善於易，而精於醫。其醫以養火為主。嘗論「命門乃人身之君，養生者既不知撙節，致戕此火，以至於病。治病者復不知培養此火，反用寒凉以賊之，安望其生」？

著醫貫一書，論議甚精，俱前人未發，為醫家指南，盛行於世。後遊秦、晉，著述甚多，有內經抄、素問註，及經絡攷正、脈論二本，一例諸書。

子貞觀，字如葵，亦精於醫，敦厚有古風，治病不論貴賤，未嘗計利。嘗治人病，夜半自往叩門，候其脈證以用藥。其篤厚如此。亦有絳雪丹書、痘疹論行世。

六一九、鍾大延

△鄞縣志

鍾大延，字恆國，本江右仕族，後為鄞人。精於醫，聰穎絕人，治病不執恆方。嘗言「今人但知醫，豈知醫人病固有深淺，人自有强弱，豈得因病執方」？

有二人同時病痢，其一用補劑，一用攻劑。或問之，曰「此禀弱，須補其正氣，而後攻之；彼强，須攻，故用攻耳」。徐廷尉病小便秘、腫脹、面赤、發喘，眾醫皆以為熱證，治之，病愈甚。大延視之，曰「是無火也」。急煮附子湯，一服而愈。後有一貴家孕婦，病亦如之，眾醫莫效。大延視之，曰「是可弗藥也，乃胎壓膀胱耳」。令其周身轉運而瘳。一僧嗜鹽，每食必斤許。眾醫雖知其為蟲，然服藥輒痛悶欲絕。大延曰「是蟲不受藥也，當有以餌之」。以鹽笋用藥煮之，仍加以鹽，令服。越數日，果嘔蟲數升許而愈。又一人，酷暑歷萬山中，或時飲溪水，至秋，患泄痢，諸醫不效，但思食西瓜，而醫家戒不使進。大延曰「但食

無妨，稍進覺安，加進益快爽」。遂用藥數劑而愈。蓋前因山中暑熱所中也。其能自出新意，多奇效，皆如此。

六二〇、嚴仁泉（附：嚴蘇泉、吳少垣、吳繼軒、僧心齋、周僧、李僧、李氏、楊氏、馮遯齋、張東、何心仁）

△金谿縣志

金谿先時名醫不可考，世廟時有嚴氏兄弟，兄號仁泉，弟號蘇泉者，真誠靜重，脈理精徹，百無一失。若小兒以吳氏家傳為主，代有精者。今少垣、繼軒兄弟，皆有聲，足繼祖父之業焉。若竹人外科有龍興寺老僧心齋者，宿瘤如杯，毒癰滿背，皆能治療，人比之扁鵲，其徒周僧、李僧，亦得其傳焉。跌撲傷損，谿中有田西李氏、南嶽楊氏，各有祖傳方劑，號稱接骨專門。然藥性尚溫，皆能取效。至馮遯齋、張東、何心仁，可稱今時名醫云。

六二一、李中梓

△江南通志

李中梓，字士材。華亭人。少博學，習岐、黃術。凡奇證，遇無不立愈。所著有土材三書、頤生微論、醫統若干卷。

六二二、李奎（附：李蘭泉）

△鄞縣志

李奎，字石梁。少負氣尚俠，避讎，亡匿湖海間，十餘年始歸。更折節讀書，精於醫，洞究內外經，心揣手追，盡得其妙。善起人痼疾，他手所不治者，常得生。有誤吞指爪，喉哽幾殆，奎令剪人指爪，燒灰服之，立愈。疑其故方，奎曰「不然，此內經所謂『衰之以屬者也』。聞者嘆服。好古金石，及名人墨蹟，植花草滿其所居，年八十三卒。

先是，嘗有李蘭泉者，以醫名世。奎之術，蓋得之於蘭泉云。蘭泉所著醫說未及刊布，其後學徐國麟，至今寶藏之。

六二三、張暉（附：張翰）

△海鹽縣志

張暉，中所人。能醫治傷寒，有起死回生之功。

子翰繼業，感寒疾者，藥一服而愈，時稱為「張一帖」云。

六二四、賀岳

△海鹽縣志

賀岳，字汝瞻。初因母病，盡購岐、黃書誦之，且從四方國手講究，遂精其術。病者圭勺霑口即奏效。郡邑藩臬皆延致之，加以賓禮。所著明醫會要、醫經大旨、診脈家寶、藥性準繩諸書，業醫者宗之。

六二五、張霆（附：談寵）

△海鹽縣志

張霆，號芝田。談寵，號元谷。竝精小兒醫，先後著名嘉隆間，子孫竝嗣其業。

六二六、錢同文

△海鹽縣志

錢同文，字養真。精岐、黃術。遇危篤疾，投劑立愈。乞療者，以先後為序，不論富貴也。貧者不能具葠、附，每出笥中蓄，入咀㕮不以告。

有荷擔販鹽者，家無斗粟，鹽為捕所奪，嘔血數升，匍匐求治，同文潛以白金半錠，雜藥中。其人啟函得金，以為誤也。同文曰「我安得有金？即遺汝，必明告汝矣」！其人得金喜，飲藥立愈。其陰行善多類此。敝衣徒步，不憚數十里，所至惟食菜羹，恐以口腹殘物命也，壽七十餘乃終。

六二七、鮑大才

△海鹽縣志。

鮑大才，父南湖，精醫，自蘭溪，來塵西關外。大才世其業，事母孝，母病，日跪榻前，飲食居，恆曲意承歡。所施圭勺神效，不期報，郡邑大夫俱異數待之舉飲賓，年六十九卒。以從子遇明、啟明為子，皆無子。遇妻項氏，啟妻陸氏，竝年少守節終身。

六二八、韓德基

△海鹽縣志

韓德基，字卓甫。永樂間，御醫履祥裔孫也，世為澉人。少孤，讀書解大意，長精於醫，決人生死多奇驗。見貧者，與其貴樂，不求酬。出有所得，必獻之於母，或分與親知。舉祖母之喪，營辦皆竭己力，不以責諸父諸弟。孝友好義，其天性也。卒年僅三十九，無子，以弟之子為後。

六二九、石涵玉

△海鹽縣志

石涵玉，字啟泰。治痘疹奇效，劉氏莊患痘者二十人，涵玉視之，曰「某弗藥愈，某某日死」。以筆記之，一一不爽。豐山兄弟三人共一子，痘不起，面青腹痛，涵玉憂之，夜夢大士曰「何不用白芍」？涵玉躍然，蓋白芍，能於土中瀉木，面青腹痛木乘土也。如法治之，立效。西郊沈氏子，方見痘，延視，辭曰「此終不能有功，他醫療之」。過其門，聞張樂，則以痘愈酬醫也。固邀入席，呼子出揖，以愧之。涵玉曰「明年今日，必患痢，終難救」。眾不悅，如期果亡。一女患痘，眼白色，面紅如灑脂。涵玉曰「內潰證也」。取紙礙一，令其父然女耳畔，如雷，大驚，面部痘盡起，數劑差。眾奇問之，曰「內潰以通竅為主，驚則心竅開，痘不內伏，何足異」？其治法，多類此。

中歲長齋放生，建靈瑞禪院以安僧眾。買地施棺，以瘞無力葬險者，凡三區，名廣孝阡，蓋樂道好善，不第以藝術傳者。子楷，邑諸生，益精先業，北遊都下，名動公卿，所著有傷寒五法、證治百問、新方八法行於世。

六三〇、盛賜祿

△海鹽縣志

盛賜祿，幼遊蘭溪，遇方士，授岐、黃術。賣藥城市，貧者施，不責償，捐貲助修璵城橋；佐沈龍宇完婚娶，人多義之。年八十五，盡以家財，分散親族而卒。

六三一、吳中允

△石門縣志

吳中允，字養素。幼失母，砥礪志操，敦篤友誼，兄弟中有欲分財析產者，輒推與之，家徒壁立，奉養未嘗少缺。精醫術，濟人凡貧富咸親視診，病痊不責其酬，鄉黨以此推重。

六三二、祝文琳

△石門縣志

祝文琳，字長聲。庠生，精岐黃家言，見地高，頗能洞垣決隱。時遊聘文墨，著有黑將軍傳、芋艿先生記，詼譎可喜，亦善作詩。子翼皇，年少蜚英庠序，早卒。因惘惘以沒。

六三三、孫鈍（附：皇甫泰）

△錢塘縣志

孫鈍，字公銳。遇異人，授却老方，九十童顏，醫傾海內，所著有試效集成書，按脈用藥，足齊古人。又有皇甫泰者，與之齊名，人稱孫皇云。

六三四、錢寰

△錢塘縣志

錢寰，以小兒醫，嘉靖初，徵授御醫，侍太子疾，有效，陞右通政。

六三五、俞橋

△海寧縣志

俞橋，少業儒，究心理學，兼精岐、黃術。嘉靖中，以名醫被徵，累官太醫院判。橋於方書無所不晰，更博詢諸名家，得河間、潔古、東垣未刻諸稿，及古今秘方，斟酌損益之，以治病，無不奇驗。居京師，恥事權貴，而貧家延之，必盡心療治，以故，名愈藉藉，而家日窘，士大夫雅重之。著醫學大原一書，蒐集樞、素以下諸家有關證脈者，次以賦括，令業醫之士，診脈製方，有所考證焉。

六三六、嚴元

△杭州府志

嚴元，字宗仁。少業儒不售，從父耔謁選京師，屬有詔選醫士，元故精岐、黃家言，就試禮部，隸籍太醫院。嘉靖中，預修袖珍諸方錄，賜銀幣甚渥，上幸承天，有旨命元扈從，嘗宣召診視，及視東宮、後宮疾，輒效。賜金椅，至撤御前酒饌，以優寵之，秩滿授御醫，會司藥署員缺，旨特用元，為人所忌，中蜚語，落職。元事親以孝稱，其為醫熟察標本、陰陽、脈絡，皆極洞暢。以子大紀貴，封部郎，贈方伯。

六三七、過龍

△蘇州府志

過龍，字雲從。吳縣人。丰神超逸，隱於醫，著鍼灸要覽、十四經發揮、茶經各一卷。時與祝京兆、文待詔遊。生平不菑不畬，所需自足，自號十足道人，年九十三卒。文徵明有十足道人傳。

六三八、金綬

△懷遠縣志

金綬，幼業儒，兼習養生之術，尤精於醫，濠、壽之間待之全活者甚眾。本府饒都伯得奇疾，遍求醫治不效，張黃門翼翔，薦綬於饒。延見診視，三投湯劑，而沉疴豁然，饒喜，榮以冠帶。隆慶初年，與鄉飲，卒年八十七。

六三九、葉文齡

△仁和縣志

葉文齡，字德徵。幼業儒不遂，去學醫，禮部屢試優等。例授冠帶，供職於聖濟殿，陞太醫院吏目。甲午召診保和有功，陞御醫，忽被宣召，御書忠愛額於堂。庚子再召，陞院判。後因母老，乞終養，遂致仕。所著有醫藥統旨行於世。

六四〇、張榮

△如皋縣志

張榮，字伯仁。常山人，移家如皋。少精診家學，人以疾請，無早、夜、寒、暑、雨、雪無不赴者。投七劑輒奇效，至報有無不問也。嘉靖己未，邑有倭寇，崇陽劉景韶，以兵使者提兵境上，挾以自從，會軍中大疫，榮起者千餘人。隆慶末，下邳有治河之役，大興卒徒，皐人負鍾者千二百，而疫死者過半。榮自請往治焉，至則夫役俱就茅蓬下臥，一一療之，皆得生還，不費縣官一錢也。好施予，窶人有謁者，無不應，往往折券棄責。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今為皐人。

六四一、曹察齋

△如皋縣志

曹察齋，精岐、黃之術。一日，行途中，聞有婦臨蓐者作楚特甚。曹拾地上敗葉，命煎湯服之，即下。人叩其故，曹曰「醫者，意也，我取其敗葉落耳」。眾服其神。

六四二、賣藥人

△如皋縣志

明萬曆甲寅夏，有賣藥人，挑藥籠至市中，俄有兩人，肩一病者求醫，病者遍身皆刀斧痕，頭項尤甚。取其頭，置膝上，以藥塗之，安上，視聽如故，兩人復肩而去，酬之以錢，不受，觀者如堵。未幾，遠逝不知所之，惜未叩其姓氏。

六四三、沈道輝

△泰州志

沈道輝，泰州人。善岐黃之業。如皋縣江寧鄉有石氏女子，夢與神接，神黑而髯。腹漸膨脝，家人咸共驚怪，往謁道輝。道輝診之，曰「此鬼胎也」。以藥下之，得二肉塊，剖視，外黑而中白如脂。

六四四、沈汝孝（附：錢惟邦、盧似立）

△杭州府志

沈汝孝，字太國。父文奎習岐、黃，居富陽之坊郭里，術不甚售。及汝孝童年知醫，所投輒效。萬曆中，周孝廉羔計偕遇關閡疾，眾醫不能愈，太國獨以三稜、莪朮等藥，投三十劑而愈。羔仲子兆斗以勞鬱致病，幾不救，杭醫錢惟邦曰「周郎病勞憊鬱極，而尸蹶也，下之，則生矣」！會醫士盧似立過寓，切其脈，撫掌笑曰「此所為陽脈下逐，陰脈上爭，胃氣閉而不通，故脈亂形蹶，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是也，不可驟攻，須七日，少間三七日而愈」。太國聞之躍，釃以湯液，煮以齊和，病瘥一如二君言。

蓋武林醫者，錢能攻，盧善守，而太國則非攻非守，適於二君之中者，三人遂稱鼎足焉。年八十卒，子孫能世其業。

六四五、唐繼山

△會稽縣志

唐繼山，以字行。萬曆年間人，住安寧坊。少喜讀書，長而習醫，以溫補為事，多奇效。尤能以脈理決生死於數年前，人至今稱之。有脈訣行世。

六四六、李尚元

△江寧府志

李尚元，字仰春。以治傷寒名家，焦太史嘗贈以文，略云「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難療，表裏虛實稍不審，輒不可救。尚元有三勝焉，每用藥，言某時當得

睡，某時當得下，時刻皆應，一也。有一兒病，誤服補劑，幾殆，尚元所用獨異，群咻之不為動，卒以奏功。嘗曰『倉公言，吾以脈法治之愈』。二也。龐安常治傷寒有名，傳稱其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恆，尚元為人似之，三也」。其為名公推服如此子言。曾孫鍾懋、時遇皆世其業有聲。

六四七、王有禮

△嘉興府志

王有禮，休寧人。嘉興邑庠生，本姓沈字三五，居鴛鴦湖上，精軒、岐術，善治傷寒，有尊生內編十卷，葉向高序；尊生外編八卷，岳元聲序，皆行世。

六四八、瞿介福

△靖江縣志

瞿介福，其初常熟人，後徙靖以醫名。萬曆時，邑中瘟疫大作，介福施濟，所活甚眾。

六四九、鄒志夔

△靖江縣志

鄒志夔，字鳴韶。其先丹陽人。少業儒，一再試不售，輒棄去。怡情墳典，於書無所不窺，為人朴雅，則古稱先，嚴於取予，一介不苟。中年精醫術，嘗羅遠古倉、扁，以及近代劉、李諸家之言，

著脈辨正義五卷。言言理要，與素問、靈、難相發明，邑人朱家栻為之傳。

六五〇、張文遠

△金壇縣志

張文遠，字振凡。善醫，尤工於胎產，著保生集要一卷，提學副使馮序之，以行。萬曆四十年，授太醫院官。子祥元，字元如，亦以攻軒岐術稱，授太醫院吏目。

六五一、湯文

△金壇縣志

湯文，字涵春。生嘉靖中，家貧，晝耕夜讀，手不釋卷。行田時，倦則卧畦畔苦吟，或負擔展書，擔頭誦之。時以儒業見，一不售，即從學醫道，殫究原本，辨陰陽應象六節藏象之秘，投劑無不效者。常曰「士遇則為良相，不遇則為良醫，皆以燮理陰陽為道耳。若使診視諸證，莫辨二氣互勝之理，疾何由愈」？王肯堂以為名言，盛行於世。以不受謝，僅有田四十餘畝，分其半與弟，豐膳奉父，不以煩其弟也。

萬曆初，授太醫院吏目。子宗元，別有傳。仲子宗禹，字養原。亦以醫名，切脈對藥，有別見，能起危證而生之，時獲豐資，遇人有所急，悉為施予散去。萬曆壬子，授太醫院吏目，舉鄉飲賓，年八十四卒。

六五二、徐春甫

△祁門縣志

徐春甫，字汝元。汪宦門人。醫家書，無所不窺，著有古今醫統、醫學捷經，居京邸，求醫甚眾，即貴顯者，不能旦夕致，授太醫院官。

六五三、施夢暘

△吳縣志

施夢暘，字應章。其先自浙徙吳。嘉靖丁巳，補吳庠生，屢試不售，遂習岐、黃術。洞悉秘奧，得註籍醫院。萬曆七年，奉召入部，承事十五年，吳中歲凶，捐藥資，設局海紅坊巷賑濟，自丁亥至壬辰六月間，水旱頻祲，全活無算。今海弘禪寺，即濟貧故址也。

六五四、左維垣

△涇縣志

左維垣，訓科震道之後。家傳醫學，尤精傷寒治法，常以濟世為念，往往有破棺而出者，酬金不拜也。萬曆間，授太醫院醫官。

六五五、釋普照

△鎮江府志

釋普照，萬曆末，至金壇，不知其所自來。精於醫，多秘方，治瘡瘍、湯火諸患，立有神效，不責報於人，年八十餘卒。

六五六、王肯堂

△明史吳傑傳

士大夫以醫名者，有王肯堂，字宇泰，金壇人。萬曆中，舉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以京察貶官，終福建參政。肯堂博極群書，兼通醫學，所著證治準繩，為醫家所宗。

△野史王樵傳

樵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博覽群籍，聲著館閣。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旋遇京察，以浮躁論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平日無他嗜，獨好著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競傳之。

六五七、陶華

△浙江通志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涉水，結於胸中，其門人請曰「此病下之不能，吐之不出，當用何法」？陶曰「宜石砒一錢」。門人未之信也，乃以他藥試之，不效，卒依華言，一服而吐，遂愈。門人問之曰「砒

性殺人，何能治病」？陶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知其可愈」。後來省郡，治傷寒，一服即愈，神效莫測，名動一時，然非重賂，莫能致，論者以是少之。所著六書，曰瑣言，曰家秘，曰殺車槌法，曰截江網，曰一提金，曰明理續論。仲景以後一人而已。

六五八、秦昌遇

△松江府志

秦昌遇，字景明。上海人。天資警敏，少善病，因遂學醫。治嬰兒疾稱神，已而徧通方脈，不由師授，妙悟入微。常行村落，見婦人淅米，使從者挑怒之，婦人忿詬，昌遇語其家人曰「若婦痘且發，當不治，吾激其盛氣，使毒發肝部、耳、目，下春時，應見於某處，吾且止，為汝活之」。及暮，如其言，乞藥而愈。青浦林氏子，年方壯，昌遇視之，曰「明年必病瘵，三歲死」。明年疾作，踰兩春竟死，昌遇所尅時日，皆不爽。

其或病至沈篤，時張口瞑目，昌遇投劑能立起。名動四方，往來無寧晷，然未嘗自多，嘗謂法當死者，雖盧、扁不能為，苟有生理，勿自我死之可矣。為人瀟灑自適，預知死期，年六十餘卒。所著大方幼科、痘疹折衷，行於世。

六五九、徐延賞

△松江府志

徐延賞，字元識。上海人。好養生家言，因精岐、黃術，屢起沈疴。常熟令楊鼎熙，病月餘，徧求醫弗效，延賞決為痰疾，以三劑起之。吳淞朱總戎文達素無恙，一日，忽覺神思有異，晚而歌哭不節，飛騎邀視，延賞曰「此陰火乘肝晚動也」。予平劑遂復。懸壺滬瀆間，爭禮致之，延賞以供具過設，多奉清齋，又作戒殺文以勸，常授太醫院御醫。董文敏其昌，雅重之，贈以詩曰「藥倩韓康賣。門容尚子過，五茸安豹隱，萬里弄鷗波」。有子霑恩，能世其業。

六六〇、華擒藻

△無錫縣志

華擒藻，字麗涵。以諸生去為醫，得傳於雲間李中梓，遂以世其業。

六六一、郁光始（附：張逸）

△嘉善縣志

郁光始，字涵春。從兄涵真調元，稱吾家華佗也。善醫，不計藥費，貧則施之。萬曆末，嬰孩險證，投劑立愈，痘疹察色尤精，一見而決。子國英，亦以痘疹名，疾有疑難，必延診，飲劑如神授焉。張逸，字泰菴。通素問、脈訣、綱目，初行痘疹，繼精大方。三吳巨室，拏舟相迎，善撫琴，工畫，藥餌之外，能養人性情，稱醫家逸品。

六六二、劉覽（附：金元德）

△嘉善縣志

劉覽，字月梧。父性良，號仰松，精醫術，外科，授太醫院吏目，覽事親孝，益精其業。雲間孝廉陸慶紹母奇疾，治之神效，饋五百金，却之。董其昌、陳繼儒延譽，授太醫院御醫。金元德，字鍾梧亦善醫，授太醫院吏目。

六六三、張萬春（附：丁鳳梧）

△嘉善縣志

張萬春，字復泉。治嬰孩神效，里中有孺子啼，張入室灌藥數匙，即歡笑矣。壽九十六，授冠帶醫官。丁鳳梧，字敬山。精外科無名腫毒十八種、咽喉疑難立解。其先世，受異人方，絕非人間伎倆。壽七十二，授太醫院吏目。張、丁子孫林立，皆能得其傳，人稱為「五世醫」云。

六六四、潘師正

△嘉善縣志

潘師正，字斐伯。與君永同術，少從劉念台黃石齋遊，博通陰、陽、燥、濕之學，醫學濟人，多奇中。性耿介，與魏庶常交最深。子遵武庠生，亦善醫，能世其業。

六六五、吳中秀

△松江府志

吳中秀，字端所。工岐黃之學，高仲陽三年不寐，諸醫以為虛，中秀按其脈皆洪，曰「此膈上頑痰也」。以瓜蒂散吐之而愈。李某素無疾，偶過中秀家，為診視之，遽問「君有子乎」？對曰「有子十歲」。中秀曰「幸矣！君明年某時患瘍，非湯石所療」。至期果驗。其名與秦昌遇景明相伯仲，六十年間所全活人，不可勝紀。

少有至性，侍母疾，衣不解帶，躬親浣濯。其兄嘗從索十金，中秀檢槖中，得數十金，盡與之。其子女六人，悉為之婚嫁。有姊年八十，中秀亦篤老矣，猶謹視起居，故世尤稱其孝友。生平好聚書，有數萬卷，搆天香閣藏之。董文敏、陳徵君時過從焉。有子懋謙，能讀父書，中秀所著有醫林統宗、傷寒備覽云。

六六六、周子幹

△太平縣志

周子幹，號慎齋。西隅人。少時行履輕跚，聞長老言，以為非壽徵，乃對斜拗直，行步遂端。其為醫，務究五行陰陽道理，意在扶陽抑陰，體驗身心，通己之脈理，以喻人之脈理，全活甚眾。

有艷婦以活夫恩，貧無所報，願薦枕席，正色拒絕。嘗經柏葉山神祠傍，見巨石斜綰路口，擔負往來，苦不便，謀捐資鑿石，居人謝弗敢。乃向神呪云「神必福民，吾體神意去石，若殃當殃我」。夜神像仆地，石裂為三。享年七十有九。著醫案數十卷，存於家。

六六七、焦耿芳

△太平縣志

焦耿芳，號坦寧。西鄉人。易直真率，精岐黃術，遊京師，公卿爭延致之，大司成湯賓、尹中丞、周汝礪輩，皆折節為友，重其有方輒效云。

六六八、孫廣

△太平縣志

孫廣，字又黃。北二人。少習制舉，試屢蹇，遂棄去，取方書，徧習之。爾時歙醫程敬通，名布徽、寧，裹糧往從，反復辨難，大精其業。歸而診候投匕，無不立起。富不受謝，貧者施藥。

六六九、余淳

△休寧縣志

余淳，字敦父。綜經史，工吟咏，尤精岐黃家言，古黟望族。父時啟以經術，下帷海陽，因家焉。值萬曆戊子，歲大疫，出秘方，全活不可勝計。

六七〇、劉承宗

△蘇州府志

劉承宗，字繼仁，別號培橘。吳縣南濠人。年十五，從其祖授醫方，祖所診療，竊識之。有大駔祝某，得奇疾，醫弗能治，適祖他往，乃迎承宗。承宗曰「易

治耳！用某藥可愈」。諸醫以年少詆之，然竟愈，於是承宗名大著。嘉靖甲寅倭變，檄客兵來援，遠騎而馳多，病疫。承宗以釜、鬲煮藥飲之，僵踣立起。日應四方，延請風雨不辭。萬曆初，子弘道登第，人以子既貴，不敢以疾求診，承宗輒赴之，晚頗好聲技，年六十五卒。

六七一、殷渠

△儀真縣志

殷渠，字度卿，號方山。美姿髯，貌老若童子。家世十全上醫也。至渠獨精于診視，投劑無不奇中，俗呼為「殷神仙」云。然手目不去書卷，所至輒效，不受人金帛，以救人命為志。萬曆癸未，歲大疫，閭巷傳染至闔門不火。渠部勒甲乙諸戶，晝夜奔問，所活數千百人，皆不受饋遺。

歙人吳銑病七日不食，以飲常醫補劑而死，渠亟諭其人曰「若舌黑不挺，頰腫不裂，猶可活」。按如言三逐其熱而愈。鄰人臧娶新婦，半月而腹大，眾以為胎，渠謂「新婦因空腹受漆毒」，命取蟹汁和甘草飲之而愈。四川高命婦患內逼，眾以為痢，渠以為月閉；郭指揮患厥逆，眾以為陰，渠以為暑；瓜洲趙臯司患脹遺血，不食不寐，眾以為熱，渠以為勞；許進士崇志患吃逆，眾以為痰，渠以為怒；文學張徵伯躁躁，眾以為疫，渠以為熱，皆手到即愈。

萬曆庚寅吉水羅從先假歸，一舟徧疫莫治，渠館從先，痊之。羅以為再造，拜渠為父。諸如已劉進士昱胃痛；已黃十六寒狂；已湯總岳夫人胞胎而痢；已陝

人高文癇所指切難更僕數。有軼事三尤奇，一人疾病甚，就渠診，一亡命無恙方醉飽，隨病夫欲試渠，渠出，亡命臥櫝上候之，見渠歸，意欲急試，驟下櫝，渠先診病者，曰「汝無甚疾，一服可愈」。診亡命曰「汝病甚，速歸，夜分當絕」。亡命大笑，及陵晨問之，果然。村女戲，作反身筋斗，忽視人足上首下，視屋砌上瓦下，衆莫解，渠曰「此勿藥可愈」。命取碎針數千，使女低頭拾竣方許起，亡何，果愈。見舁櫬者，淋血，血色尚新，渠曰「棺中人未死，奈何舁之」？詢之舁者。曰「此欲娩身，而不得者也」。曰「可立活」。以針刺心側，呱呱下一子，婦亦徐活。或問之，渠曰「亡命方醉飽，卧櫝上，以驟下而臟離；村女以用力作反身筋斗，而肺反蔽心竅，使兜其體，可立正；婦娩身時，兒手握母心，痛至死，子又不下，至淋，血色鮮，針之，兒手痛必縮，得兒下，而母活」。後視兒掌背，果有針痕，人神其事，呼為仙。

六七二、胡任

△瑞州府志

胡任，高安人。醫術最精，奇效非一，所濟利甚廣，筠人至今稱之，著有醫方諸集。

六七三、賀良爵

△平陽府志

賀良爵，隰州人。初為郡庠生，烺烺有聲。後慕道歸隱，與物無競，人咸重之。其于星、曆、醫卜之術，無所不曉，尤精於易，凡人之吉、凶、得、失，爭往卜之，尤著靈驗。明萬曆丁巳，春夏亢暘，爵登東山祈禱，食不下咽，衣不解帶，約七日，而大雨滂沱，二禾成熟。常施藥餌、符水救人，賴以全活者甚眾。

六七四、姜辰

△瑞州府志

姜辰，南昌進賢人。以醫久寓高安，頗有儒行，萬曆戊、子、己、丑間連荒，家戶病疫。辰施藥濟困，所活良多，貧者尤德之。

六七五、松陽道人

△湖廣通志

松陽道人，不知何許人。萬曆初，雲遊至桂陽州，與樵牧雜處。一日，遇雨，衣服沾濕，樵者爇火燎之。道人趺坐，氣蒸如炊，不移刻，而衣燥。眾異而問之，道人曰「吾體有真火，非薪火可及也」。問能療疾乎？曰「吾療人疾，即取藥於臟腑，非金石草木之比也」。會有咯血者，延之往視，道人命以舌餂紅紙視之，曰「脾未絕，可療也」。扶起坐，以己華池水日飲之，病者起，神氣漸復。一日聞鄰有哭聲，問之，則某已屬纊，道人至榻前，以手按摩其支體，曰「可活」。以湯灌之，稍甦，再按之，旬日漸能步武，後竟愈，授徒數人，皆為名醫。

六七六、鄭之彥

△江寧府志

鄭之彥，字蘭巖。江寧人。父道光，精六書，善琴，並畫梅，與盛雲浦、方樵城輩，相唱酬。之彥少為諸生，屢試不售，輒棄去，好神仙、吐納之術，體羸多病，遇異人，授以刀圭，遂精于醫。有名僧古曇者，設壇普德，之彥過遊其地，診視之，語其徒曰「爾師六脈沉溺，殆不起」。眾不以為然，明日哄傳，古曇坐化矣！神驗如此。年八十卒。長子笏有文名，少子簠亦以醫名，而篆、隸冠一時

六七七、孟繼孔

△江寧府志

孟繼孔，字春沂。亞聖公裔。宋南渡，以醫名，世居吳門。洪武初，隸太醫院。繼孔幼穎慧，習舉子業，遊焦澹園先生之門，父垂歿，命習世業，道術日進，聲滿都邑。生平存活嬰稚，未可數計。每痘疹流行間，從群兒遊嬉中，預決生死，無不奇中。性通脫不羈，所得金錢，悉推予貧乏，隨手輒盡。歿之日，囊無餘物。所著有幼幼集。子三人皆能世其業，仲子景沂尤以大方脈著。

六七八、朱儒

△嘉興府志

朱儒，由吳江徙居秀水。昆弟四人，儒析產讓弟，以醫顯入都。會大疫，所起亡算，選授太醫吏目，後積貲為院使。嘗侍疾禁中，一日，神宗御文華殿暖閣，召儒切脈，儒奏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神宗首肯之。自兩宮太后及后妃、公主有疾，率令中涓言狀，從儒授方多效。縉紳爭為倒屣，所得俸入，多以濟困阨，若貧而就醫者，不責其報，且潛置金藥帖中，周其急。每里中人入都，儒戀戀桑梓，又客死者，倡義經紀其喪。年七十七卒，以子國祚貴，贈太子太保大學士。

六七九、衛周佐

△江南通志

衛周佐，字輔臣。淮安籍，高郵人。精醫術，應手而愈。施不責報，嘗救貧人，施濟丸散，淮人全活者無數。

六八〇、項森

△處州府志

項森，字子秀。遂昌人。祖泗，父孔賢皆世以積善稱，至森，益弘其烈。嘗業儒弗售棄去，精岐黃術，每以施藥濟人為事，雖傾橐勿恤也。萬曆初，邑旱饑，乃鬻田賑粥，多所全活，其輕財重義，類如此。幼時祖所置四茶亭、田若干，歲久為豪强侵沒，及長，悉贖之。嘗以己貲，買山一所，堪輿家曰「是善地也，宜

塚，盍自營之」？則以葬其父、母，不從弟取，均直焉。課二子，咸以經學顯邑，有相搆爭者，得其言即立解，其為眾所推服，可比之王彥方云。

六八一、葉以然

△處州府志

葉以然，字懋春。遂昌人。讀書善記，以母病久，徧請諸名醫，因盡得其術。兄弟五人，不異爨者五十餘年。家始清素，晚以醫致充裕，仍以均諸同產者，有餘則以周貧乏、婚葬，及修理橋梁、道路之費。生平用藥，所活者多，而不責其報，且賑其不能具藥者，鄉人咸敬信之。

六八二、蘇廷榮

△處州府志

蘇廷榮，遂昌人。家世業醫，至榮益精其技。歲大疫，遍行診治，其貧不能具藥者，則施之。龍泉陳令得疾請療，道拾囊金七十兩，坐候失主，半日不至。前行十里許，有赴水幾危者，拯起，飲以藥，俟少甦，詰之，云是徽州木商汪榮，即失金之人也。問其故，則曰「金既失矣，奚以生為」？及驗其帳數皆合，遂全畀之。至龍泉，投以劑，令亦愈。聞茲事加敬，因贈以詩，有「常施篋裏君臣藥，笑擲人遺子母錢」。之句。壽八十終。與鄉飲一十三次。

六八三、宋金鏞

△無為州志

宋金鏞，精于痘疹。子春、從孫一秀，與祖父齊名，尤樂施急難。之聖、之美皆其後也。

六八四、何宜健

△河南通志

何宜健，洛陽人。舉人，阜城知縣。以病歸，遂究心岐黃之術，其效如神，凡診視，無不立判死生。

六八五、劉一鵬

△扶溝縣志

劉一鵬，少落魄，遊燕、薊間，為寇所得。既逸歸，遂偏走徼塞，寓都門。逢海內異能士，輒師事之，立譚間，即能悉其蘊奧。久之，博通諸家天文太乙，奇門遁甲，選擇六壬，地理宅法之屬，醫術五運六氣之理，濟以辯博，人無窮其說者。嘗以策干元戎，為幕賓。去遊河朔、濮上，與諸縉紳談醫，間以詩相詠和，其詩亦逸曠有俠氣。

六八六、王朝憲

△無為州志

王朝憲，字叔安。精醫，治傷寒尤神，能療奇疾，州人有病，久不起者，請蕪湖名醫殷某治之，殷曰「奈何舍叔安，而求我也」？凡朝憲所不治者，殷亦不復予藥。

六八七、管澤

△陝西通志

管澤，字子民。咸寧學生。父中丞楫，以疾在告，日躬侍湯藥，因究心醫脈，遠近求醫者甚眾，由是名聞關輔。

六八八、王尚德

△陝西通志

王尚德。西安右衛人。幼敏慧，博覽經史，過目不忘，善詩賦，尤精醫術。秦肅王疾，諸藥弗瘳，徵德至，一匕而愈，王曰「神醫也」。遂奏請授迪功郎、秦藩醫正、兼宜川、郃陽兩王府教授事。教子孫七人入庠，以壽終。

六八九、崔瑞生

△太平縣志

崔瑞生，字衷白。東鄉人，幼業儒，克敦孝友，改習岐黃之術，專以濟世活人為念，診脈施藥，

絕不較利，貧病者，甚德之。得養生妙訣，葆攝天真，年逾九旬，容顏如童，燈下猶能摸黃庭小楷，不用拄杖，疾行如飛，人稱異云。

六九〇、黃用卿

△鳳陽府志

黃用卿，鳳陽縣人。通五運六氣，精脈理，診人疾生死，數年前多驗。

六九一、程國令

△太平縣志

程國令，字允瞻。幼習舉子業，讀書數十行輒下，詩歌、字畫橫絕一時。後改事岐黃，博覽群方，獨抉其要，故所見殊出人意表。有頭眩、喉隔、腰裂者，百療不治，令診之曰「是疾有三，一劑去其一，三劑當立愈矣」。從之果然。又患腹痛者，奄奄待斃，眾謝去，令聞之，不待召而踵其門，投一方，俄頃痊，人皆以為神。他如此類者，不可悉計也。謝二峯嘗記其事為傳。

六九二、余中瑞

△貴州通志

余中瑞，安化人，字靜齋。博學能詩，尤精于醫，能起沉疴，年八十有五尚矍鑠行城市中，不以鳩杖，人稱為「半仙」。

六九三、龍希達

△望江縣志

龍希達，字雲江。少業儒，精於醫，南郡曾可前病疥久不愈，希達治之，立痊。

六九四、張玠

△鳳陽府志

張玠，字秀甫。診問奇中，監司徐五橋病塊，先投大黃數兩，後用獨參兩餘，下痰若敗卵數升，遂愈。陸某心痛，玠投以苦楝，下蟲無數而愈。錢某、周某，東崖姻屬，未病，玠決其暈厥數日，果暴仆。徐某病革，玠曰「是脈必生」。時其父尚履健、善飯也，是大可慮。旬日父果死，而徐更生，其奇中，多類此。

六九五、謝武

△貴州通志

謝武，永寧人。少業醫，遊青城山遇異人，授以秘訣，活人甚多。年七十四無疾卒。自號忙庵居士，頗有著作。

六九六、曹鶴徵

△平陽府志

曹鶴徵，絳縣人。素性耿介，取與不苟，家饒。偶遇異人，授以針法，每日門聚百餘人，病愈，毫不索謝。遠來者，或贈以酒食，貴介屢以金帛致謝，堅弗受。年九十八歲面紅、鬚白、鶴髮、童顏，里中呼為「曹神仙」。

六九七、郭邦信

△永寧州志

郭邦信，晉藩府醫官。名震一時，陝宦薛仲明夫人，傷寒後，昏迷欲絕，諸醫不識。公診之曰「六脈浮而無力，此發散太過，元氣耗絕也」。以大劑人參湯灌之遂甦。又貢生崔泰峯夫人，經斷，日漸黃瘦，諸醫作癆治，弗效。公診其脈，兩尺洪滑不止，曰此胎也。然血虛不能榮養，將來子母俱亡，乃先墮其胎，後服十全大補湯而愈。其治病類如此。

六九八、陳時榮

△松江府志

陳時榮，字頤春。華亭人。精于醫理，江南張植之客遊，患羸疾，時榮視之曰「肺為蟲蝕」。藥之，下蟲二十餘，形如蜂蛾，羽翼皆具，復下惡血，悉有蟲蠕動，百日而瘥。有老媼往視女疾，途遇時榮船，亟呼求渡，因請偕往，至則女已絕，乃覆其身，以布沾井水漬委中穴，刺血如泉涌，遂甦。上海喬時敏患寒疾，毒留兩脛，痛如錐，法當截足，時榮作大劑，炊熟，盛布袋囊中，納足于內，冷則易之，五日起行如常矣。

時榮好行其德，每施藥以活人，遇有危疾，輒終夕沉思，必求愈之乃已。年八十四卒。第二子自道，字太古，從子明善，字抱元，並為明醫。明善三歲而孤，時榮所撫立也。

六九九、蘇世

△建寧府志

蘇世，字公載。建陽人。讀書好禮，不干仕進，精醫施藥，歲歉周急，鄉里稱焉。

七〇〇、黃至

△建寧府志

黃至，字誠甫。浦城人。性孝友，尤樂施予。少治儒，已棄去，精醫，歲大疫，死者載道，捐貲施藥，藉以全活者千百計。仲子秉鍵，傳其術。摘平日奇中者為醫案，享年六十，忽進諸朋輩於前作偈曰「浩氣無虧缺，幻軀有生滅，乘化還太虛，皎皎秋空月」。飄然長逝。

七〇一、陰有瀾

△太平縣志

陰有瀾，字九峰。太醫院吏目，通覽群籍，尤精性理。其治疾也，根極五行生尅，而神明出之，遠近求藥者日千計，瀾悉洞徹膏肓，計日報可。暇即延請師

儒講究理學，年八十八歲往來臺，使者皆望風式廬，以為人瑞。沒祀陽明書院，名紀旌善亭。子德顯任蔚州守。

七〇二、賈汝棟

△隰州志

賈汝棟，字梁宇。精工文藝，旁通岐黃，以明經，授襄垣學訓，轉靜樂教諭。所至立法課士，施藥濟人。及陞陝西靈臺令，清心寡慾，簿書之餘，惟檢藥料。每日升堂時，先發藥劑，徐理縣務，人呼為慈母。

七〇三、焦桂芳

△保德州志

焦桂芳。父嘗博訪道術，於醫尤得其宗。口授桂芳，桂芳卒其業，據脈懸談，無弗中者，一丸半匕，疾輒已。延者日遠日眾，功滿秦、晉，承委施藥有功。子調鼎、調鼐，俱庠生。

七〇四、崔真人

△襄陵縣志

崔真人，名孟傳。北水關人。幼喪親，並無婚娶，黃冠野服，隻身雲遊，有五岳為廬，十洲為胸之意。從族兄授醫學，掃雲留月，直得壺公妙術。萬曆朝，

太后病篤，真人應召詔，自簾孔引線候脈，投劑立愈。上賜官、賜金皆不受，遂賜以真人號，後於武當羽化，自號朴菴。

七〇五、何鑾（附：何如曾）

△松江府志

何鑾，字廷音。華亭人。宋何滄十二世孫也。四世祖將仕郎侃善醫，鑾習其業，精太素脈。龍華張憲副以雛僧，腕帶金釧，試之診，鑾曰「此脈清如入水珠乃方外孤子，不應在公府中」。憲副嘆為神人。又常視督學馮侍御疾，知其父以暮年舉子，及病所由起，皆隱中云。

其四世從孫如曾，字希魯，亦善察脈，與孝廉張省廉交厚，計偕走別，如曾知其病已深，謂曰「禮闈尚遠，緩行若何」？省廉不悟，行次毘陵疾作，還不旬日而殂。常遊蘇州，某太夫人有危疾，六脈俱沉，群醫束手，如曾往視曰「此經所謂雙伏，乃陽回吉兆也」。以一劑投之，得汗而愈。

七〇六、喬迨（附：喬士琰、喬在修）

△松江府志

喬迨，上海人。家世業醫，治益精其術。歲役，夢神人指示水中草云「以是資爾，活此方人」。旦物色得之，以治疫，無不立起，由是顯名，技亦愈進。第

二子士琰字仲餘，少好讀書，有介操，名似其父。常出遊，遇富家子死一日矣，士琰以一匕投之，遂甦，其家奉百金為壽，不受。

晚年預營葬地，作方塚，自為銘曰「黔婁之死，正而不足，千歲以下，踵其芳躅，不能為圓，不能為曲，規之方塚，不知其人，而知其行獨」。士琰有五子，第四子在修，字三餘。篤行長者，其治病善用古方，察脈精審，所活人眾，年八十餘，無疾而卒。

七〇七、王綎

△太平府志

王綎，字大儀，別號開塘。幼穎而嗜學，有大志，稍長善病，乃發其先世所藏諸方書，潛心探究。越數年，成名醫，能隔垣察病虛實，目手所及，生死判然。為醫主理中氣，不襲陳言，時或遇奇疾，置刀圭苓朮不用，而以鹽泥簪珥，投之輒神效。綎天性孝友，頗能詩，人謂得盛唐體，著書數十卷，為劫火所焚，卒年八十九，鄉間至今惜之。

七〇八、程應龍

△澤州志

程應龍，少聰穎，好岐黃術，歷代醫書，無不瀏覽。善切脈，刻期斷生死輒中，有奇疾，人不知何證者，注藥立起，可謂三折肱矣。且不擇人而療，即窶丐弗棄也。手錄有醫案，官太醫院吏目。

七〇九、劉繼芳

△太平府志

劉繼芳，字養元。精治外證，得華佗肘後之傳，四方造請者屨嘗滿。著有發揮十二動脈圖解並怪證表裏因等集。長子翱鯉繩家學，亦負重名，考授太醫院吏目。三子騰鯉拔貢，任靈寶令。

七一〇、李玘

△高明縣志

李玘，少以醫著，後善圖緯，且能煉形服氣，晚年彙釋、老而一之。

七一一、林森

△廣信府志

林森，上饒人。家世業醫，資性靈朗，博究群書，于醫尤妙，郡舉任醫學正科，活人之功最博。

七一二、曾梯

△吉水縣志

曾梯，字爾升，號方塘。精岐黃家，時大荒疫，治糜與藥，以起諸餓病者甚眾。

七一三、周文翰

△玉山縣志

周文翰，字宗儒。其父茂盛，授以軒岐之術，精通內經、素問諸書。治病能明標本，審運化，辯風氣，不拘拘古法，時以為得劉河間、張長沙正傳，尤長小兒諸證，郡邑踵門求醫者無虛日，賴全活甚眾。間有奇疾，方書無載者，翰率以意見立方，投之輒效，幾於神巧。惜其書不傳，薦紳之家，多禮重之，司府廉其有利濟，給文牒冠帶以獎之云。

七一四、葉嘉穀

△玉山縣志

葉嘉穀，字太倉。博聞強記，厄於遇，常應鄭昌圖新昌幕，豁無辜大獄三十五人，又全歲薦德儒一人，鄉飲逸耆一人，民戴鄭刻像以祠，皆公隱德也。究精醫脈，活人猶多，邑令、司道咸給文牒冠帶。

七一五、尹時輅

△玉山縣志

尹時輅，字質卿。家世業小兒醫術，至輅為諸生，貫通方技，人有祈即往，不責貲，不辭遠難。性嗜八股業，年九十，猶作蠅頭細字，與諸生鬬場屋，興至灑墨，為紅梅小幅，持贈人。言笑健步過於壯夫，亦人瑞也。知縣唐世徵贈詩二首，有云「九十老人能畫梅，興來與我掃枯煤，正當東閣題詩候，不問南枝開不開？嫩著胭脂老點苔，月光花霧兩徘徊，若教此幅呈天府，詔賜高年帛酒來」。

七一六、陳淑茂

△玉山縣志

陳淑茂，字五蓮。業醫，率平緩而治多奇驗，人或訝之。會有病求列方，攻諸家同異，玉醫多用補劑攻治，茂獨酌病初、中、末與患者强、弱，施劑往投輒效。

七一七、周文銓

△江寧縣志

周文銓，字汝衡。蘇州人也。徙家金陵，學儒不成，去而學醫。視世醫所為，詫曰「醫道止此耶」？復棄去，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診病、立方，多與眾殊，及病者輒愈乃大服，知此道深永，重於用藥。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測所操。負其才氣，達官顯人非與抗禮，卒不赴。

常與顧東橋先生曰「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孰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弼勝，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眾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真葆，以固根柢，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企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其持論精微如此，平生不以授人，人亦無能受之者。

△上元縣志

周文銓，少業儒不成，棄去學醫。視俗工所為，詫曰「醫道止是邪」？復棄去，閉門取素、難、本草諸書反復研究，探厥元渺，始出應人之求。切脈、製藥一主朱、李，迥出流輩。眾大駭，然病者輒愈，乃大服。由此名動京國，公卿恆折節禮下之。負其才藝，達官顯人非與抗禮，卒不赴。又健談，值主人會心縱談，或至移時竟忘他請，以是多失豪貴人意，乃之他醫。他醫庸妄者，或致產千金，衡卒以窮死。醫效籍甚，平生不以授人，人亦無能受之者，今不傳。

七一八、王一鵬

△松江府志

王一鵬，字啟雲。性拓落不羈，多與酒人遊。父節之督過之，沈虛明獨曰「我視此子，目力不群，當悉授我術」。

宋侍御定宇孫少慧。一鵬謂宋所親曰「此子來歲三月當發疹。若將發時，有傾跌，必且無幸」。明春果疹，前三日失足仆，亟延一鵬至，不投劑而去。楊孝廉回山子甫朞，暑月旦暮啼不輟聲，一鵬曰「能授我百金則生」。楊唯唯。乃于堂中，以灰畫地，置兒寢其中，戒乳媼勿得近，少間，兒就寢，覺以香薷飲少許下之，一服而痊。或問之，曰「此中暑氣，乳媼體肥，兒愈哭，抱愈不釋，輒哭輒不乳，臥之冷塊，暑氣自消，畫以灰者，愚彼，不得迫視耳」。青浦諸氏素封，止一子，一鵬至，撫弄云「公家艱嗣，願再誕一二乃佳」。又指其兩婢曰「痘將發矣，皆不治」。二婢果死，兒亦尋夭。眾稱為「神人」云。

雲間以小兒醫獨誇江南者，蓋自一鵬始。

七一九、楊炳

△平陽府志

楊炳，字文彪。蒲州治城人。精于醫，決人生死不爽。嘗以事赴安邑，途中向逆旅主人求宿，旁有一少年識之，謂人曰「此所謂神醫陽某也，吾姑試之」。

時少年方中食，即從窻中躍入，僵臥牀上，呻吟求炳救。炳診視大驚曰「郎君殆將不起」。左右皆竊笑之。是夕，少年果死。或問其故，曰「腸已裂，不復可治也」。其奇中多如此。又其妻嘗有娠，炳診畢喜曰「吾活人多矣，是子必以科名顯」。後子世增登辛丑進士，歷官御史。其後世率多習醫者，故州人稱為「藥丸楊氏」；炳又曾治某藩，既愈，賜金一笏，亦稱「楊一笏」焉。崇禎間，侍郎李為立祠州城東門。

七二〇、薛仁附

△平陽府志

薛仁附，字清槐。曲沃人。性敏，有博物之稱。稍長，治岐黃業，多奇驗。

七二一、張祉

△鉛山縣志

張祉，字天與。幼習舉子業，為翰林濮公高弟。因繼母疾不愈，遂棄所學，遍訪名醫，傳針灸之法，後益究心詩律、字法。為人尚義，人病多賴以生，更不責報。及卒，邑侯秦禮為詩哭之，所著有筠石集。

七二二、張謨

△鉛山縣志

張謨，字廷策，汭川人，號虛齋。通醫活人，為人端慎，涉書史，冲淡自如，不求仕進。凡冠婚喪祭一循古禮，鄉國重之，所著有東園集。

張東白贊云「翛翛乎此身之外，無一物焉可累。蕩蕩乎此身之中，無一塵焉可容。野雲流水等，蹤跡於太虛。涼颸皓月豐，受用於無窮。此翁此翁，林下罕逢。此翁此翁，眼中罕同」。羅一峰詩云「鉛山張處士，勞爾問東家。秋月開明鏡，春風載小車。平章回草木，契合動煙霞。歸去依韓斗，清光浸皓華」。費健齋詩曰「蝸角功名未息爭，丈夫何事力逃名。白沙日與群鷗坐，清露時聞獨鶴鳴。元亮酒深邀客醉，堯夫句好共誰賡。五更風雨長安道，却羨山中宰相榮」。觀此，可想見其為人矣。

七二三、趙瑄

△建昌府志

趙瑄，字文英。南城人。官至太醫院御醫，其察脈斷證，皆應手發藥，無少疑滯，而多奇中。負痾求療者，無虛日。不問富貴貧賤，皆竭力應之，報不報不計也。

七二四、樊胡

△建昌府志

樊胡，字鶴齡。官益府良醫正，日讀神農黃岐書，方脈神異，四方競迎。能急人之急，不避昏暮，蓋儒醫也。

七二五、謝承文

△大平府志

謝承文，字郁宇。幼敏悟，洞醫理，診視決生死無爽。有欲試之，見承文至，跨高而墮，仆地佯死，令家人扳輿求救，承文診畢，謂曰「急治終具，無生理矣」。群以為失言。頃之，其人果逝，蓋墮地斷腸也。一夕與所交飲，醉後握手別，陰察其脈，知受病，急合藥付家童，曰「某來取藥，即付之」。語畢，果踉蹌至，與之，服一飲而甦。有以幼子病，質承文者，承文診之，笑而不語，謝父去。私語子曰「就塾寧苦至是，而詐病耶」？以果餌啖之，諭勿再。其應驗類此。取諸家醫論，研究入微，編次行世，東垣河間而下，蓋亦僅見矣。

七二六、于濂

△新城縣志

于濂，字文河。諸生，留意素、難之書，若有夙悟，不待循習，卒成名醫。年七十七卒。

七二七、劉文開

△新城縣志

劉文開，字際明。專門外科，治罔弗效。品行尤為醫家所少。益都孫文定公，重其醫，尤重其人。城東北文昌閣其創建也。

七二八、曲伸

△新城縣志

曲伸，字仁宇。性溫和孝友。生平以濟人利物為事，工岐黃術，活人甚多，子彥貞世其業。

七二九、朱包蒙

△萊蕪縣志

朱包蒙，庠生。以兄中丞功，授肥城所鎮撫，遷守備。兒時嬉戲，取泥丸為藥，以飼禽獸。稍長，讀內經、素問一過不忘，視病立決生死。

臬司畢某無疾，公診其脈曰「患怔忡，五日後，兩臂當不能曲伸」。果然。劉某久痢，便口生毛如家鬣，觸之痛徹骨髓。赤痢多服澀滯之藥，瘀血所成也，投以行血敗毒之劑愈。馮某迂腐善疑，患瘋痛，自謂廣毒，積憂成疾。公曰「然」。投藥發泡十餘，其疾頓痊。或詢之，曰「是本非瘡，既疑是瘡，不令實見瘡形，疑不釋也」。周某舉子週歲，病淋閉，公令去襁褓立風中，以雪沃其足，立下。諸如此類，不可更僕。年八十餘，時跳擲為戲，忽語家人曰「余將逝矣！豈若他人必待病死耶」？皆不信。詰朝飲如初，入夕卒。

七三〇、霍愷

△禹城縣志

霍愷，號心田。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既攻舉子業，補邑庠弟子員。嘗有病，恨時無明醫，遂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初自治療，每藥輒愈。久之，親識輩求治者，莫能止，乃又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之論醫者，俱稱東垣、羅謙甫、朱丹溪三人，三人固皆聖于醫，若丹溪者，尤集器之大成也。予之論病投劑，俱取以為準，故能往往收厥效」。

臨邑有管方伯，諱懷理，任湖廣時，監大辟刑，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愷煮郁李仁酒飲之使醉，即愈。人問其故，愷曰「目絲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仁能去結，隨酒入膽，結下膽下，則目能瞑矣」。又有季邑陳姓人，病霍亂，他醫以熱劑，加喘。愷曰「是木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地漿飲、石膏湯，陳不信，謝去，病益劇，竟如其說而獲安。各鄰邑俱聞其名，凡有奇證怪病，他醫所不能治者，胥來求療，無不取效去。

後傳其業于壻楊汝卿，今楊却硯其所自出云。

七三一、司馬大復

△無錫縣志

司馬大復，字銘鞠。為諸生，遊于高攀龍之門。其醫得傳于虞山繆希雍，經所著廣筆記，往往載大復語言，飾行馴，無間貧富，人以此益重之。署太醫，舉鄉飲賓。

七三二、戴思謙

△無錫縣志

戴思謙，號雲洲。初鳳陽人，居無錫。早歲賣卜于市，尋去，之京師。又自齊、魯，歷燕、代，登嶧巫間，慨然慕安期、羨門，庶幾遇之。嘗在廣寧雪夜，遇一道人，授以五運六氣十二經絡之秘，及證治諸方。既而棲小五湖之石塘山間，出為人治病，沉疴者立起，遂名於時。當事者多延致之，或以事請，思謙輒為掩耳。一時有巢父之號焉。

七三三、鄧彥仁

△福建通志

鄧彥仁，福安人。精醫術，急于救人，而不責其報，人多德之。

七三四、是巨淵

△江陰縣志

是巨淵，家黃橋，得異人方，號神醫。一男子吻舌流血不止，巨淵望見，急趨數里，向東壁拾螺殼一枚，指患處投之即愈。蘇州富家子病，大熱，群醫不效，

巨淵鑿地為坎，令病者臥其上，泥水沃之，須臾愈。或問故，曰「多寵妾，中麝香毒也」。他治，效類是。朝命徵取，意不樂，采藥草塗身成癩。使臣以惡疾聞，遣回，仍以藥傳身而愈。

七三五、郭福順

△福建通志

郭福順，大田人。世名醫，少貧賤。挾藝餬口汀、邵間，應手皆愈。切脈多精太素，為人言數年後事，皆驗，人皆異之。

七三六、林道飛

△福建通志

林道飛，以名醫，著有濟世良方。病者，投劑立效，尤好施不倦，年八十三。子孫世其業。

七三七、黃升

△安陸府志

黃升，字啟東，京山名醫也。善察脈，有分巡戚某，晨興，忽疾作不語。呼升視之，升曰「脈與證不應」。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雞」。升曰「此必食後就寢，有蜈蚣過其口鼻中毒耳」。投之以劑立甦。戚猶未信，乃更烹雞置寢處，果有蜈蚣三枚，自塌頂下。又有王氏二子，母病，請升治之，升診其脈，微恙耳，

尋愈。已而二子並以脈示升，升驚曰「二君脈俱不佳，明年相繼歿」。又廩生張才仕病，升診之曰「無恙，但試事當防耳」。明年督使學者至，果停其廩。其他奇中，皆類此。

七三八、陳所蓄

△福建通志

陳所蓄，邵武人。專以醫救人，不擇貧富，醫所不能治者，尋愈。

七三九、何爌

△鎮江府志

何爌，字仁源。丹徒人。以醫名，遇人病，雖貧且賤，務盡心診視，不屑屑計財利。何氏自宋防禦使曰公務者，謝官隱鎮江市藥。孝宗乃官其子曰柱，太醫院使。歷六世，生元洛陽尹曰水，復謝官隱鎮江市藥。水有孫曰淵，字彥澄。詔徵入京師，以醫事三朝，咸膺殊眷，爌其六世孫也。紹述家學，著傷寒全生集行世，年將八十無疾卒。

七四〇、王仍奕

△浙江通志

王仍奕，字鑰泉。仁和人。志在濟世，與其兄修德，字弘泉，同習於祖少泉之術。少泉得異人授治痘疹，所活赤子甚多。弘泉繼之，未久即歿，至鑰泉而術益精，名益震，所活者益多。有子鳳翼，字來阿，丁酉舉孝廉。

七四一、何應璧

△鎮江府志

何應璧，字繼充。淵七世孫，性穎悟，醫學書千卷，任取一叩之，無不穿貫本末。貧者病，濟之藥，更助以資。是時鎮江醫甚盛，何氏為最，病者服諸醫藥弗愈，持質應璧少損益輒立愈。人未病，早決其生死。生平孝友，與兄應奎無異產，視兄子如子。

七四二、鄭熙

△蘇州府志

鄭熙，字明甫。長洲人。世業帶下醫，熙術益精，求治者日益眾，治無不愈，不問酬報，母袁氏孀居四十餘年，熙事之，以孝聞，猶子婚嫁無異己出，人尤多其友愛。

七四三、宗文魁

△江南通志

宗文魁，徐州人。醫外科，多奇效。喜施捨，於婚喪多所助，事母以孝，取與不苟，蓋樸素人也。子孫世守其業。

七四四、張康忠

△蘇州府志

張康忠，字孝資，號別廉。專精脈理。時以切脈決人休咎，或懸斷數年後事，皆不爽。吳興一貴人病，致聘百金，康忠方服親喪，强之行，至則要以更衣，康忠溫曰「此豈可易哉？汝金具在」。遽取還之，趣櫂歸，貴人不得已，聽其麻衣入視，時貴人不寐已四十日，康忠投一劑即安賽，更數劑而愈。嘉興大家婦，病腹痛，康忠治之，下一蛇，其奇效多類此。性不治生，有所得即以施道觀，或濟貧者。及卒，家無餘財。子允積亦能醫。

七四五、姚濬

△江南通志

姚濬，字哲人。和州人。前太醫院九鼎，字新陽之子。業儒，能以醫學世其家，所著有脈法正宗、難經考誤、風疾必讀及藥品徵要等書行世。

七四六、黃庭森（附：黃國熙）

△蘇州府志

黃庭森，字芝石。精於痘科，有回生之術，時稱「神醫」。子國熙紹其業，療病多奇驗，俞氏子六歲，痘甚稀，國熙曰「法在不治」。他醫治之愈，主家張樂設席，並邀國熙以致誚，國熙至，請兒視之，曰「演劇時，宜避鑼聲」。言訖辭去。主家置若罔聞，有頃，兒聞鑼聲，發驚暴死。張氏子痘繁密，乳嫗抱兒出視，國熙熟視，謂其主曰「令子無恙，乳媼當死」。數日後，兒愈，嫗果死，人皆驚嘆。

七四七、李暘

△福建通志

李暘，晉江人。以儒得異授，精岐、黃術。有疾者，賴以全活甚多，年八十四，無病而逝。

七四八、連希谷

△福建通志

連希谷，其先江右人。徙入泉，得異授丹方，醫有奇效，子孫傳其術，皆以善醫名。

七四九、吳容

△福建通志

吳容，同安人。少遊吳，祝髮為僧，習岐黃術，還溫陵，遂以方藥濟世。廉恕不苟取，省元李光縉為作傳，子顯能世其業。

七五〇、蔡璿

△福建通志

蔡璿，南安人。喜岐黃術，有秘方，求藥者無不予，亦不受直，人皆德之。

七五一、白鷗

△江南通志

白鷗，穎州衛人。質直有古俠士風，精數學，能斷人生死時刻不爽。會疫起，行道死者相枕藉，遂棄所學曰「數知人，能救人乎」？因潛心醫理，賣田貯藥，施不取償。

七五二、林文友

△蘇州府志

林文友，字會之。先世自閩來吳，祖茂芝在宋以占筮隱塵市間。文友早歲留意醫學，心存利濟，嘗名其室曰「生意堂」，晚得攝生之術，以高壽終。子以義授御醫。

七五三、陳道

△蘇州府志

陳道，字本道。祖良炳，元季以醫著。頗得家傳，道為孟景陽館甥，於幼科亦探要領，子彥斌、孫仲和皆精兒醫，世其業。

七五四、錢宗道

△蘇州府志

錢宗道，宋國醫仲陽之後。父元善世傳小方脈最精，宗道官晉府良醫正，為恭王所眷。家有生幼堂相傳三百餘年，家雖屢徙，而堂名不易。

七五五、顧顒

△蘇州府志

顧顒，字昂夫。常熟人。嘗徵入太醫院供事，尋乞歸。顒通儒書，有士望，綸巾羽服。出必以籃輿挾書，臥觀。貯藥遇有求者，輒予之。有遺集。諸孫樸、昱、翱、恩並精其術。

七五六、胡田

△江南通志

胡田，祁門人。善鍼灸，為太醫院御醫。

七五七、陳嘉謨

△江南通志

陳嘉謨，祁門人。善醫，著本草蒙筌盛行於世。

七五八、陳鶴

△廣東通志

陳鶴，自號海樵山人。南海衛人。年十餘歲，已知買奇帙名畫，窮晝夜流覽。十七得奇疾，百療莫驗，自學為醫。久之，洞其旨，自為方脈，凡七年而病愈。

七五九、游延受

△婺源縣志

游延受，字汝承。濟溪人。業儒不售，精岐黃術。劉少卿患閉，諸醫技窮，族中丞讓溪，引受視之，投劑立愈，劉謝曰「游公生我」。諸療異證，不可殫述。族子希太，得其真傳，治傷寒病，呼為「游一劑」。有子守正，孫公慶、公甫並以醫名。

七六〇、唐祖官

△鄱縣志

唐祖官，幼工岐黃之術；及長，而業益精，延請者日踵趾相錯。性樸實醇厚，無貧富，一以至誠予之。而於財利有無，弗計也，尤憫恤貧困，輒自袖方藥周旋之，始終無倦容。嘗立起沉疴，未嘗沾沾作德色，人有言感恩者，輒逡巡退讓，如有歉然。於族黨鄉里，媚睦敦篤，拯厄解爭，尤汲汲焉。品行端正，一時罕出其右者。

七六一、江時途

△婺源縣志

江時途，字正甫。江灣人。幼善病，遍閱方書，精研奥旨，異人談方術，了了頓悟，嗣是投劑輒效。有少年病悸，親戚咸惴惴危之，一劑霍然有起色。名著郡邑，戶外之履常滿，前後邑令咸見推重，舉鄉賓者再。著有醫學原理三十卷、丹溪發明五卷，醫家爭傳誦焉。

七六二、黃良佑

△休寧縣志

黃良佑，字履祥。五城人。資明敏，有隱德。棄儒，業醫，以針石療人多奇中，擅名於吳、會、京都遊其門者甚眾。所著有本草類方、麻痘秘法諸書。

七六三、程霽春

△休寧縣志

程霽春，寓屯溪。以醫擅名數十載。

七六四、蔡孟熙

△桐鄉縣志

蔡孟熙，知藥性，善方脈，以醫舉，授越府良醫，公卿多愛重之。

七六五、朱之光

△休寧縣志

朱之光，字爾韜。鶴山里人。精針灸，療人喉項間疾，無不痊，有相酬輒遺之。

七六六、陳翔梧

△江南通志

陳翔梧，名一綸。上元人。精醫，視疾多奇中。性樂施予，貧者濟以藥餌，不計值，人多德之。壽至九十卒，子天玉能世其業。

七六七、徐光瑞

△紹興府志

徐光瑞，字樂菴。少攻制舉義。精於易，性孝友，同里司成、沈懋孝器重之。累試不售，乃發其先人所集東垣丹溪諸書，精研醫術，有聞於時。

七六八、羅鍊

△湖廣通志

羅鍊，江夏人。故儒家，深於醫學，診脈斷人，生死不爽。御史李某吐黑痰，診之曰「是殆有所思不遂耳」！李起拜曰「神醫也！吾少貧，納婚某氏為婦，翁所嫌，離去，婦為我死，吾不忍婚耳」！服藥立愈。楚王妃周氏微恙，診之曰「是殆不起，即在今午」。時妃猶飲食言笑，王不信，未幾，中風逝。一傭人自言某

無病，第覺首在下，足在上。羅俯首良久，見地下鐵杵六十斤，曰「汝試捧而上，捧而下，如是者三」。曰「愈乎」？曰「愈矣！首在上，足在下矣」。問故？曰「汝以用力傷經絡，心逆轉，特為反正之耳」。諸如此類甚多。著醫書授其子。一日，其子乘醉為人視疾，鍊怒曰「奈何以性命為戲」？焚其書，無傳者。

七六九、喻守淳

△江南通志

喻守淳，字養真。太平府人。以良醫名一時，手活數千輩，風雅敦厚，人稱長者。

七七〇、毛梓孫

△處州府志

毛梓孫，松陽人。好軒、岐術，受業於顧希武。時御史吳叔潤病瘠，環醫無措，梓孫以數劑瘥之。程恩與病惡寒，已易簀，梓孫曰「可生」。使掘穽，寘火設纊，令臥其上，覆以重衾，周釜煮藥蒸之，即起。其神異多類此，人以神醫目之，邑令洪臧序其事云。

七七一、趙夢弼

△湖廣通志

趙夢弼，字肖野。居江夏。年八十，因呼肖翁，家世受醫，精脈法，凡診諸病者，形神俱往，徐以一二語，發其隱結，投藥立效。胡方伯且死，構木以待，邀翁至，發兩匕而痊。赴人之急，百里外，中夜叩門，無不應者，既老猶杖以往。歲大祲，煮藥如池，全活甚眾。年八十八，一日，遍辭所識而卒。

七七二、張大綱

△寧波府志

張大綱，字玉田。性謙和溫厚。自幼精軒、岐家言。然於群書，靡不博覽，叩以醫學，洞悉其源流，即推而星卜堪輿諸家，亦皆通曉。以故，公卿大夫以及布衣山野之士，咸樂與之交，聆其言論，津津忘倦。大綱醫術，既工而又有心利濟，不問貴賤、貧富、疏戚、遠邇，有邀必赴，人以此益親厚之。丁酉歲，巡按王元曦特旌其善行，邑令屢肅賓筵。其品行，非徒以藝術著者。

七七三、張鳴鳳

△溫州府志

張鳴鳳，永嘉人。字仲喈。少隨父謁選京邸，遇一異人，與語奇之，授以養生導氣之術，遂盡得其傳。臨別，出袖中禁方與之，曰「習此可以長年，可以壽世」。鳴鳳即屏公車業弗事，徧遊方外，每遇危疴，投劑無不立愈。

七七四、艾弘

△湖廣通志

艾弘，監利人。善鍼灸，診脈知人生死歲月，多所全活，不責其報，用薦入為太醫院官。督學使病召弘往視，望見輒曰「公之金木俱病，豈飲後常露坐耶」？督學使起謝，一藥而愈。

七七五、翁朝縉

△溫州府志

翁朝縉，永嘉人。精岐、黃業。於金匱、靈樞、潔古、海藏諸書，探微抉奧而以意上下之，所存活不可億計。仁厚嗜義，殖德於里，屢舉賓筵。同時有張源蔡偉節，俱以精醫名。

七七六、李恆

△荊州府志

李恆，江陵人。從父官粵。喜施予，遂棄儒業醫，父止之，恆曰「家世以來，冠進賢者，不下十餘人，何愛一第？恆自料，為官亦無補，且財力俱不足濟人，不如學醫」。遂以醫擅一時。里中病疫者，恆攜僕挈藥囊偕行，遍診其脈藥之。或舉家不起，則留一僕以伺，日餽薪米，愈乃已。

七七七、徐待徵

△嘉興府志

徐待徵，字邃雲。幼遇異人，得青囊秘術，尤精於外科，薦授太醫院吏目，舉鄉飲賓。

七七八、王錫

△衡州府志

王錫，號露山。桂陽人。遇異人，得醫術，郡中大疫，以藥施之，全活者眾，後仙去。

七七九、鎖萬言

△浙江通志

鎖萬言，字盛松。始祖飛扈蹕南渡，遂居武林，代有隱德。萬言生而嗜學，不得志於有司，去而業醫，嘗遊天目山中，遇異人盡得其術，歸而濟世，活人甚多。子文良，孫乾，世守其業，不墜厥緒，今稱良醫者，人必推鎖氏云。

七八〇、朱績

△嘉興府志

朱績，字君用。精於醫，決生死百不失一，遇證有疑難，雖名醫林立，必待績一言而決。前後郡、縣屢旌其門。

七八一、葛天爵

△湖廣通志

葛天爵，監利人。少治醫術。見同列無愈己者，遂徧訪湖山，與一道士遇於江上，與之語輒解，登舟語數月，遂精脈理，用藥每奇中。

七八二、萬拱

△湖廣通志

萬拱，監利人。能詩，神明於醫術。著醫學大成、傷寒指南若干卷，惜多散亡。病源一書，尤前此所未有。然性頗矜直，懶晉接。有召者，輒以病辭，而饋以方焉。

七八三、楊載

△無為州志

楊載，字博菴。醫精傷寒，有奇效，活人甚眾，時稱為「楊家傷寒」。

七八四、喻化鵬

△寶慶府志

喻化鵬，字圖南。豐城人。以精醫遊邵陽，其於切脈、望色、聽聲，察形之妙，終夜研究。若經生家治病如臨大敵，稍不中肯，憂形於色，靜夕深思，辰起即赴病家調劑，不論貧富，不惜重值之料。人予之金，即以市奇方秘論，雅尚氣節，能文詞，嘗構一樓，藏古書史，好與諸名士遊。所著醫經翼，耑愚禪師序之；

醫餘詩草，車子仁方伯序之。其卒也，友人劉默菴經理葬於東郭五里碑之右，厚恤其子以歸。

七八五、夏閣

△無為州志

夏閣，施藥濟人，拾金還主，兩舉鄉飲。

七八六、宋子京

△湖廣通志

宋子京，黃岡人。學舉子業不售，去而習醫。久之，悟素問、靈樞，六腑內外穴穴相應，又心智洞朗，一望而知病人之所以。

有巡道無他病，但不能食，郡守以子京進，子京曰「且無往，當先觀之」。巡道出，子京從輿上一觀，乃敝衣冠，垢汙而進，巡道不悅，出而語人曰「病瘳矣」！次日，呼子京入，則美其衣冠，巡道曰「昨日不如此，大致余怒」。子京曰「昨日垢敝，乃醫公者也。公生平常得喜病，一怒而喜消病愈，便能食矣」。遊會城中，見舁棺者，漏血一滴，子京曰「此可生也」。問之，則婦以難娩死。呼夫至，開棺，一針其穴，娩一男，母子俱全。

前郡守在黃，子京視脈曰「十年後，當領西城節鉞，然當墜下頦」。至十年後，撫蜀，果病且兩月，急走人邀子京治，子京至，入署交拜，以手掖撫軍起，而下頦已上矣。

七八七、駱驤

△嘉興府志

駱驤，字子龍。長子鄉人。事後母孝，雅愛吟咏，時與縉紳金豐村燦、范菁山言、項少嶽元淇遊，尤究心岐、黃術，察脈檢方，侔於神巧。氣擅水墨、白描，黃痴倪迂間。有言志集行世。

七八八、劉從周

△醫學入門

劉從周，醫有自得之見。著書十篇，論痢疾以手足和煖為熱；厥冷為寒。如盛夏發熱，有進退者為冒；暑熱不止者，為傷寒。至當之言也。

七八九、王中立

△烏程縣志

王中立，世居小湖織里。精嬰兒方脈，求治如市，孫以勤為安吉訓術，曾孫元吉為德清訓術，應召入覲留太醫院。有幼科類萃行世。後裔時鍾世其業。

七九〇、常效先

△嘉興府志

常效先，號瀛泉。少補博士，後棄去，攻岐黃家言，尤精痘疹，其門如市。性簡僻，賦詩娛老，自號「無繫居士」，臨終，賦詩辭世，所著有心鏡篇、衍慶錄藏於家。

七九一、呂愷陽

△仁和縣志

呂愷陽。立志濟人，偶得異人授，專治折傷，每於武闈騎射，有墮馬箭傷，即傅以藥，立甦，併不問其姓名。歷十餘年，亦近世之韓伯休也。

七九二、徐仲宇

△湖廣通志

徐仲宇。不知何許人，善岐黃術，慣用針，凡奇疾濱死者，一針即活，人號「太素先生」。

七九三、伍鳳

△湖廣通志

伍鳳。知醫，人有疾，請之，詣宅，病去七分，人稱「盧醫」。

七九四、林元真

△福建通志

林元真，將樂人。善醫藥，施不望報，名醫多出其門下。

七九五、魏直

△蕭山縣志

魏直，字廷豹。能詩，以醫聞吳越間，治痘疹奇驗。著博愛心鑑行於世。

七九六、王應華

△蕭山縣志

王應華，字武橋。父仁，遊學遇高士，授以醫術，尤精幼科。至應華名大著，治多奇驗，為人恂恂仁愛有古長者風，所著醫案，子孫秘之，以世其業。

七九七、徐純卿

△延平府志

徐純卿，將樂諸生。讀書學易，窮醫得秘方，施藥活人，年八十手不釋卷，著有紉元醫案。

七九八、丁煥

△武進縣志

丁煥，字伯文。世為小兒醫，至煥而其術精，然性好飲，痘疹時行，無富貴貧賤爭致之。一日診視常至百餘，家家飲之，煥不辭也。多至沉醉，握小兒手輒睡去，主人覺之醒，輒曰「我知之矣」！歸至室，則填街滿戶，悉取藥者，煥一

一付去，雖甚危證，悉取效。人謂其有神云「其人短小而謙下，視之不知其有異術也」。人或饋之，不問多寡，亦不能為生計，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蓄，竟無子。

七九九、鄧文伸

△延平府志

鄧文伸，永安貢川人。祖傳醫蠱方、毒方，術秘異。凡中毒者，例以雄雞一、銀十分，戒其家勿語，密携至鄧之堂祖廟爐下，鄧亦不言而諭，能知其中某方毒，即付藥服之，無不立愈。尤異者，鄧氏子弟皆通曉，惟應役里排者付藥則驗，謂其祖臨卒時，囑以藥資隨里排當役云。

八〇〇、湯玉（附：湯玠）

△武進縣志

湯玉、湯玠，皆世業婦人醫，有奇效。時有他醫視為虛羸，不敢輕藥者，往往投以大黃而愈，歲用至數百斤，無錫有施教者，劑必用人參，亦歲至數百斤，識者比之李廣、程不識之用兵。玠嘗行野，見林有縊者，釋之，知其貿易偽金也，以藥資贈之，空囊返。子文佐、兄子文英，亦以醫著。

八〇一、趙巒

△古今醫統

趙巒，晉陽人。善醫術，精診候，一人病脅有聲如蛙，以手按之，即止，否則連聲不絕，諸醫不能辯。巒診之曰「右關脈伏結，因驚氣入臟腑，而成此疾」。患人告因野行，忽有蝦蟆高躍叫聲，被驚，便覺脅痛，作聲如蛙。巒與六神丹瀉之，立愈。

八〇二、戴聰

△處州府志

戴聰，字德卿。處州衛人。幼習儒，長精方脈，妙匕起疴，不計功利。時值疫災，連活數百人，按院府邑迭表厥閭，訓二子皆入膠序。

八〇三、程明佑

△醫學入門

程明佑，善醫。嘗曰「人皆知補之為補，而不知瀉之為補，補之為瀉，陰陽迭用，剛柔互體，故補血以益榮，非順氣則血凝；補氣以助其衛，非活血則氣滯。蓋脾為中州，水火交濟，而後能生萬物」。真妙論也。

八〇四、周應化

△處州府志

周應化，青田人。性慈祥，好行其德，遇異人，授以醫訣方書，施藥濟貧，尤精治痘。恩施於人，所不及知，已亦不望其報。一經訓子，克有成立，人共稱之。

八〇五、張機

△醫學入門

張機，明人。治一婦人，忍飢勞倦發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飢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亂，安得不狂」？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

八〇六、王賜爵

△杭州府志

王賜爵，字丹宇。先世為宋御醫，高宗時以方術奏績授官，世以醫顯，賜爵。性至孝，嘗為父祈禱白嶽，時嚴寒行至河西橋，有老人坐橋下，衣襤褸，方嘯歌，獨酌，呼爵共飲，盤餐略盡，惟餘青荷如初出水，爵心異之，老人曰「余與子有夙因，故得遇此期，三年重來，可一晤語」。爵如期往，老人出方書，命曰「以此救世可也」。歸為人治疾，惟望色聽聲，或以病狀相語，藥至病痊，年七十餘，匡坐而逝。

八〇七、錢寶

△鎮江府志

錢寶，字文善。原濬曾孫，號復齋，詩多藻思，工小楷、行書，精于醫，拯危濟困，恆孜孜焉。所著有醫案、運氣說、復齋集。

八〇八、石藏用

△醫學入門

石藏用，治一大人，因承簷溜水洗手，覺為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至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公診之曰「此為龍藏也，方書所不載，當以意去之」。乃用蜣螂塗指，庶不深入胸膈也，他日免震厄之患。後因迅雷，見火光遍身，士人怕懼，急以針穴其指，果見一物，自針穴躍出而愈。

八〇九、何允恭

△處州府志

何允恭，字克讓。麗水人。醇樸寡言笑，鄉人無貴賤老穉，嚴事之。事父母以孝聞，厚恤甥孤，克敦友愛，尤好善喜施。家世以醫名，允恭益張其業，每晨興袖藥餌視疾，以次徧及，不責其報。獄中苦疫，輒施藥療之，平生所全活者，不可以數計，鄉邦誦其德者，至今不泯，崇祀鄉賢。子珙、孫鏜別有傳。

八一〇、僧坦然

△太平縣志

僧坦然。善鍼砭，鍼細如毛，長不過寸許，一投輒效。長林高令內患癰，貼蓐兩朞，僧一再投不效，怪之，靜想良久，躍曰「是也。此人皮肉肥厚，短針不足用也」。乃更置金針，長可五寸，一針而愈。邑人胡振聲中瘋，僵臥兩日，家人皇遽治後事，僧過其門，延視之，針其手，手動，再針，瀉痰斗餘，即崛然起坐。次日午刻，能往五里外赴席。奇驗甚多，不具載。住箬嶺橫培施粥開路，煮茶接眾。

八一一、鄭文誥

△處州府志

鄭文誥，字天章。遂昌人。幼讀素問、靈樞諸書，忻然有得，遂精醫術，不責報，尤急貧窶人疾苦。晚授太醫院吏目，嘗置定溪義渡以濟病涉，建洞峰嶺茶亭，往來德之。

八一二、徐應顯

△金華府志

徐應顯，字子祐。永康人。業儒，精醫術，多所全活，晚年益精。歷遊名公卿間，貧寒以疾請，匍匐救之。所著有醫方積驗。歲大祲，倡行糜粥。有以負賦告者，為貸錢焚券，人德之。牟御史，廉其行，表其廬曰「儒修相業」。年八十餘卒。

八一三、劉煇

△開封府志

劉煇，字文華。祥符人。幼喜醫，受學於同郡李寬。久之，盡其術，乃歎曰「神、聖、工、巧，非可以言辭求，天運物理，必待夫體察著，於是益博極素、難諸書，無寒暑晨夜之限，遂以醫鳴於汴中。而時王公貴人，下逮閭巷士庶，愈其疾，而著奇驗者，歲不可勝紀，其貧者報之，輒謝曰「非吾願也」。煇又善交友，始終不渝，宗威尤洽恩義，年七十，有司推為鄉社師。

八一四、傅子鳳

△金華府志

傅子鳳，字岐山。浦江人。性至孝，因母疾延醫罔效，乃自取仲景、叔和諸書，风夜精思，調劑四年，母獲壽考。自此，凡有診視，如見肺肝，遠近宗之，一日忽自診曰「天之限也」。遂辭親友，越二日卒。

八一五、田偉

△處州府志

田偉，字伯遜。縉雲人。其父錫，以醫鳴，偉克紹其業，病者授藥，無不立效，其徒俱有高名。

八一六、劉售

△滁州志

劉售，字守道，號恆心。家世業儒，以醫鳴於時，人有急病，不遠數百里往救之。後以子愷貴，贈監察御史，人以為種德所致。

八一七、紀能

△滁州志

紀能，字伯通。性純篤，不習時態。蚤失怙恃，養祖母克孝，事兄長克敬，厚族周貧，尤精醫道，郡人賴以活者甚眾。晚年植花草於園中，日遊賞自娛，錢憲副題其園曰「最樂」，因以為號。

八一八、彭璨

△滁州志

彭璨，字玉瑩，號海漁。彭二守仲子也。少躭舉子業，以羸棄之，精岐黃術，能起人危疴，不取利，復工書，大類顏魯公。

八一九、金順

△全椒縣志

金順，龍江衛人。幼篤學，並善醫施藥，仁而好禮，年八十四給壽官。

八二〇、胡夢祖

△全椒縣志

胡夢祖，字又岐。性端謹，精岐黃，授禮部醫官，施藥全活者甚眾，飲大賓，壽八十七，預知其期，無疾頂帶，端坐而逝。子以智，蜚聲庠序。

八二一、王守誠

△全椒縣志

王守誠，字心堂。新安人。精醫術，仁而有品，自鳩茲移寓椒。與椒人善，遂家之，與人恂恂修好，遇危疴，一匕輒起，不責報，並不言功，楊司馬于庭贈有序。

八二二、袁木

△丹徒縣志

袁木，字濟川。精于醫，遠近抱沉疴不起者，日叩扉求治，戶外履常滿，活人以千萬計。子一鳳，字紹川；諸子一魁，字繼川，並繼其業。一鳳官太醫院，其後玉成，字如春；鑑，字萬春，世以醫名。

八二三、祁嗣籙

△丹徒縣志

祁嗣籙，字肖虛。崇福觀道士，精醫學、針砭。羽士韓平叔來京口主於觀。嗣籙尊禮之，授以燒煉神術，却不受。因授以秘方，治癰疽諸毒立效，決生死，百罔失一，以薦舉官太醫院院判。

八二四、蔡永烈

△丹徒縣志

蔡永烈，字君揚。幼習儒不得志，遂棄去，習岐黃學。學成，乃矢願濟世，凡奇病危病，經療治無不頓起。其於傷寒一證，尤得秘傳，六十餘載，所生活者無算。初不計藥值之有無，年八十一無疾而終。子嘉士，字伯遴，承父業，遠近稱之。

八二五、殷傳

△醫學入門

殷傳，治一傷寒悞服熱藥將死，舌黑不硬，兩頰腫而咽尚通，公曰「舌不硬，咽尚通，太陰少陰經尚未絕」。乃與大劑，一飲汗出；二飲熱退；三飲病已。治淋瀝、口噤、厥逆，他醫以為風，公診尺脈沉大，知病屬下焦，投以八正散而愈。

八二六、聶寵

△六安州志

聶寵，六安人。自少習醫，得太素真訣，父卒，事叔如其父，叔病，刺股血，和藥進之而愈。樂施與，重然諾，有鄉人遺孤女，寵收養之，及長，為治粧奩以嫁。貧者有喪則施之棺，或病不能就醫，輒往治之，不責其報，世稱高義。

八二七、饒進

△祁門縣志

饒進，性醇篤，學醫休寧丁氏。丁有異術，且秘于其子，進從之，日為種園，夜讀書，三年不倦，丁乃口授之，數日遣歸，診人生死無不應。嘗道值莊人，戲之診，進曰「若明日當死」。及午，莊人無恙，面數進，還未及家，食於虎。

八二八、陳崇仁

△六安州志

陳崇仁，號守恆。六安衛千戶。好讀書，醫學尤精，診脈輒見病源，投以劑，無不立起，所活無算，會舉鄉飲介賓。

八二九、張允通

△會稽縣志

張允通，號瑞陽。以醫名家，生二子，長時鼎，號元素；仲時位，號行素，俱業儒，有文譽。未幾，仍紹父業，專意救世，病者一聞藥氣，顛危立起。貧乏者，毫不受值，活人以億萬計，遐邇受惠，聲馳兩浙，太史倪元璐、宗伯姜逢元、知府施肇元、司李劉光斗、知縣孫轔後先額表其廬，至今被活之家，子孫頌祝不置。

八三〇、何瑞玉

△鍾祥縣志

何瑞玉，京山人。家於郢。性磊落，尚義氣，精於外科，治異瘡，入手便愈。一鎮兵傷有頸斷稍連者，能復為生續，董思白贈有「不二華佗」之額。

八三一、伍藥樵

△鍾祥縣志

伍藥樵。賣藥郢中，不二價，若韓伯休；喜濟人，若孫思邈，志在安全，活人常多。

八三二、王愛溪

△鍾祥縣志

王愛溪。精內外醫術，大有時名，嘗考醫錄丹方，謂神仙可學，乃藥餌服食，清靜寡慾，年八十五，猶輕健如常。

八三三、楊太和

△沔陽州志

楊太和，長於治寒疾。盛暑時，浸青蒿水，與人服之，人稱其「楊一貼」。

八三四、張子兒

△沔陽州志

張子兒，人傳其乳名。善治發背，每以掌撻之，發則勸人食羊肉，以草藥數服愈，其方竟不傳。

八三五、黃昶

△沔陽州志

黃昶。善小兒醫，中年喪明，採牽牛子，制一塊氣，稱「黃氏仙方」。子孫傳其業。

八三六、張棟

△沔陽州志

張棟，字隆吉。性謙謹，善醫小兒，精於眼科。

八三七、韓醫婦

△山西通志

韓醫婦，介休人。以醫術遊四方，孝義知縣周佑，感其治太夫人之噎食也，刻石以識。內云「余母夫人，患噎病七日，湯勺不入口，氣奄奄垂盡，聞韓婦治噎有奇效，僕馬迎之來，以花椒煮水，令屢漱之。出一白石，長可三寸許，為稜六，一末銳隱紅紋如線，納之口中，令咽其液，數以指摩掐喉咽外，用箸探吻中，喀喀出一肉片，卷之狀若蛇，能蜿蜒動，婦言『噎人者，其物二，一居喉；一居心坎上』。仍治如前法，復出一物，隨呼為麵茶，食之，三日而起，贈以絹錢，及所乘馬，婦取錢，餘謝不受。嗟！嗟！昔秦越人治虢太子，太史公奇其事，今

世病噎者，百無一生，婦能舉奄奄垂盡之氣，三日而起之，其功豈在越人下也。吁！韓婦有奇術，而能不貪，亦異人哉」。

八三八、張太極

△龍泉縣志

張太極，號莘野。醫官，醫理明澈，貧者不與計財，撫院道府交獎之，號為「神醫」。

八三九、徐昇泰

△會稽縣志

徐昇泰，字世平。理卿初之四世孫也。學醇數奇，屢困棘闈。一日興范公「不能作相，願為良醫」之志，由是，博究金匱蘭室之秘，及百家活人諸書，而于馬蒔素問發微，尤相深契。刀圭緒澤，起人所不能起，全越方賴。視垣有年，昇泰乃自謂，手拯之及無幾，曷若輯書壽世，施濟大且遠也？遂托言衰邁，堅辭診視之召梓，遜言偏告，惟一意著述，作不朽業，今正譌補遺一書，補綱目本草所未備，其久大之學術，雖列方技，不愧儒林。

八四〇、郁震

△太倉州志

郁震，字鼎文，世業醫，有名。震讀書尚節義，初應明醫召，至北京，復以才武三從偏帥，經略西域諸國，以功授蘇州府醫學正科，賜三品服致仕。年八十一終。弟性，字鼎志，亦精醫事，與兄齊名。

八四一、翁應祥

△樂清縣志

翁應祥，西鄉人。本以儒者教授，雅知醫，精於脈理，篤信古方書，所治多驗。性甚介，人遺之，輒辭，縉紳多重之。一日自松江馳歸，而病僅數日，沐浴更衣，揖其妻曰「善自愛，吾去汝矣」。遂端坐而逝，所著有內經直指。

八四二、應勝

△永康縣志

應勝，號行。素精醫術，百試百效，人顏其堂曰「濟生」。

八四三、應昌魁

△永康縣志

應昌魁，字叔梧。醫本世業，至魁益精。人有請者不辭寒暑，不責酬報；或病家貧甚，更給善藥、薪米，雖再三往，應之如故。全活甚眾，人多德之，顏其堂曰「種德」。

八四四、胡墀

△永康縣志

胡墀，號松雲。治病多奇驗，嘗受知於張邑令，由是名重燕趙間，至九十六歲卒。孫文震及煜皆善醫，又得異傳，治疾能預決壽殀，多奇中。

八四五、倪朱謨

△浙江通志

倪朱謨，字純宇。少沉默好古，治桐君、岐伯家言，得其閫奧，治疾奇效，多犇走而延致之，不得則怨。朱謨乃集歷代本草書，窮蒐博詢、辨疑證誤、考訂極其詳覈，名之曰「本草彙言」，子洙龍刻之行於世，世謂李之本草綱目得其詳，此得其要，可並埒云。洙龍仍以醫名家，纂傷寒彙言與本草並行，既竭蹶以刻父遺書，而立請於有司表揚母節，至涕泣哀懇得允，人稱孝焉。

八四六、馬更生

△浙江通志

馬更生，子瑞雲。錢塘人。少學醫於婦翁周某，業已成，未敢試。周素好弈，一日延諸國手在堂試弈，正從壁上觀，而有貴人疾革，請周，周令壻往，一劑疾立愈，于是名即大起，求診者反欲更生來，不願周來。嘗過舊府，見暴死人，曰「此可活」。人多不信，啟齒灌藥入，其人漸甦。或望色聽聲，前一二年預決人死，至期果驗，擁盛名者五十餘年。

八四七、王培元

△會稽縣志

王培元。以字行，幼聰穎，通諸子百家言，長而有濟人志，因潛心醫學，越人遘疾，雖良醫所望而驚心者，輒使之立愈。子仁龍，號霖汝。慷慨有大志，壯遊京國，人咸慕其豪風，且亦以醫馳名畿省。

八四八、姚能

△浙江通志

姚能，字懋良，號靜山。海鹽人。善談論，好吟詩，精於醫理。著傷寒家秘心法、小兒正蒙、藥性辨疑諸書。

八四九、丁毅

△江寧府志

丁毅，字德剛。江浦人。路逢殯者棺下流血，毅熟視之，曰「此生人血也」。止舁者，欲啟之，喪家不之信，毅隨至墓所，强使啟棺，乃孕婦也。診之，以針刺其胸，俄而產一兒，婦亦旋甦，蓋兒手執母心，氣問身僵耳。鍼貫兒掌，兒驚痛開拳，始娩，通邑稱神。著有醫方集宜、玉函集、蘭閣秘方，人爭傳之，崇祀鄉賢。

八五〇、周從魯

△高郵州志

周從魯，字思賢。漷縣知縣儉之子，郵之良醫也。診脈能知人壽夭，其治病以他巧法，多不藥而愈。四方就醫痊活者甚眾，人皆以為神，性疎財不計利，蕭如也。郵地卑下，居人多濕病，從魯以己意按圖經，教人治五加皮酒，其法用秈米粉和五加皮末於伏日為麴，至多日釀酒，飲者病輒愈。

八五一、袁班

△高郵州志

袁班，字體菴。自二十歲閉戶十年，岐黃家書無所不讀，按脈極捷如神，稱為江北名醫。州人王曰藩寒疾死，已小殮，班過視之，以一劑灌入口中，曰「右手動則死，左手動則生」。已而果動左手，遂活。銓部孫虞僑夫人王氏得疾，遍身俱紫，人事已絕，時孫欲攜弟就試，期迫不能待，延班視之，曰「但去無妨，此證五日後必活，但三年後必成虛證，乃不可治耳」。已而果然，其神如此。

八五二、嚴觀（附：嚴泰）

△浙江通志

嚴觀，仁和人。不拘古方，頗有膽略，用薑汁製附子。或難之曰「附子性熱，當以童便製，奈何復益以薑」？嚴曰「附子性大熱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藥甚速，若製以童便則緩矣，緩則非其治也。今佐以生薑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見

其妙乎」？是以用獲奇效，人稱之曰「嚴附子」。其用藥有法有方，行於世。弟泰繼兄而出，精於方脈，治傷寒如決川，為時所推。

八五三、姜居安

△豐縣志

姜居安，常居沛之沙河鎮。以醫鳴時。有達官攜家過沛，抵沙河，而稚子病幾殆。延居安視之，居安一見曰「請勿恐，但得沙一斗即愈」。官如其指，布沙舟中，令兒臥其上，久之，兒病遂霍然。已而達官問其故，姜曰「小兒純陽，當春月而衣皆湖綿，過於熱，故得涼氣而解」。

八五四、彭浩

△浙江通志

彭浩，字養浩。仁和人。素性簡亢，不為杭人所禮。錢塘張尹，崑山人，延請至京，醫名大振。所著有傷寒秘用、雜病正傳、醫性等書，發明性理，所在傳誦。

八五五、無名道人

△嵊縣志

道人，無名氏。不知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衣，自言精方藥，凡針藥所不到者，能刳、割、湔洗若華陀，然人不信。過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

自念刳割不驗死，不刳割亦死，均死，請以醫試。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刲之，開七八寸許，取痰涎數碗，遵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摩割處，四五日差，喧亦愈，道人不受謝去。人言遵道素謹實，其父有芝，饒隱行，乃所遇不常，有以哉。

八五六、余世規

△龍游縣志

余世規，端禮七世孫，善軒岐術，凡經其藥石者，罔不獲效，求者環門，無貧富咸濟之。

八五七、錢德富

△嵊縣志

錢德富，順義鄉人。業儒，究醫以養母，遂著名醫術。

八五八、裘世滿

△嵊縣志

裘世滿，崇仁鄉人。精醫術，擅名有隱德。

八五九、張軫

△浙江通志

張軫，號漢聚。秀水人。精痘疹，率以意為治，多奇驗。所至嬰童竹馬迎之，性好施，親舊賴其貲助。

八六〇、呂秉常

△嵊縣志

呂秉常，貴門里人。善醫治傷寒，有殊效。許時用贈呂孟倫有松雲丘壑詩「太白山前習隱者，清曉開軒炷香灺。當軒長松碧連雲，一丘一壑正瀟洒。燕坐時籤岐伯書，茯苓熟煮供晨厨。我哀世人痾瘝如，請子盡發囊中儲。三蟲不怕二豎驅，吾廬洵美寧潛居」。

八六一、李應日

△嵊縣志

李應日，東隅人。習儒，而目眇，精醫多效。

八六二、郭琬

△浙江通志

郭琬，字宜生。宋時，其始祖昭乾好施，遇仙授牡丹十三方，專治婦人胎產諸證，奇驗。父紹渠，亦以醫知名當世，琬繼世業，既精其理，而又以誠心應物，舉輒愈，故婦人聞郭宜生來，自喜得生，疾已減十四矣。性坦豁無城府，湖山樽

酒澹乎無欲，年七十一預刻死期而卒。母吳氏、婦毛氏，亦皆能診脈、授藥，三子楨、杞、枚傳世業焉。

八六三、權盛

△鳳陽府志

權盛，淮陰鄉人，以善醫名，活人頗多，年九十不疾而卒。

八六四、俞濤

△奉化縣志

俞應，子濤，號惠泉山人，明於醫理，精於切脈，存心救人，所活甚眾，不矜其功，人咸德之。子德揚，承父緒，有聲。孫惟聖，能世其業，縣令賴與夏，及邑丞孫皆額扁旌門。

八六五、謝表

△上虞縣志

謝表。少習舉業，既而業醫，於脈理有獨解，且能望而決人生死。

邑人劉姓者，患痘不起，勢垂絕，父母置棺將殮之，謝往視，驚詫曰「此火證也」。急以水澆其面，作咿唔聲，仍取水灌之，痘即分串纍纍起矣。有婦難產諸藥靡效，謝以升麻、人參、前胡各五錢投之，即下。眾問其故，謝曰「此胎走岐路，而氣下陷也。故用升麻以提之，而參則佐其氣，前胡則活其痰耳」。

嘗家居，見媳從前過，謂其子曰「汝婦神理已絕，明年此時，當不復有矣」。竟如其言。久客廣德，廣德人咸稱「謝一貼」，又曰「謝半仙」。得所酬，即貸人。一日置酒，集諸交遊曰「吾化期已逼，與諸君話別」。眾以為癡，謝曰「吾欲決人生死，而不能自決耶」？取諸所貸券火之，抵家其叔偶值，問之曰「奈何以此時還」？對如前言，叔曰「試為我一診」。謝曰「同行自見不數武」。謂叔曰「當先姪十日」。叔訝，未之信，後刻期無爽。人以為秦越人復出焉。

八六六、周一龍

△上虞縣志

周一龍，字五雲。邑庠生。幼精舉子業，一夕夢神授以秘術，遂習岐黃，望、聞、問、切多所救濟。善知人生死，性好施與，賑施貧乏，服劑不取其酬，邑中稱良醫云。後李茂蘭得一龍傳，盡習其術，亦以善醫聞。

八六七、范應春

△上虞縣志

范應春。少負奇氣，嘗自計曰「匹夫而欲濟人利物，無它術，惟醫藥乎」？乃徧讀岐黃家言，遂以醫鳴世，尤神於脈理。

一日途遇姻親薛文龍，驚愕曰「公病劇奈何」？薛曰「固無恙也」。應春就其家診之，陽為好語，密囑其子，曰「而翁臟脈已絕，特浮陽在外，不見劇耳。夜半當疾作，及哺而逝矣！可亟治後事」。已而時刻不爽。

有按院行部至虞，稱病不言所以，徧召諸醫莫曉，乃召應春，診之曰「無它，病祇患夜遺耳。安神保元，自已」。院矍然曰「胡神哉」？又問曰「富貴中人，豢養安逸，然多疾病，時服藥餌；窶人日勞筋骨，奔走衣食，而鮮病，何也」？應春對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院大奇之曰「此非方術中人」。命其子蓋臣例入太學。

應春診脈醫治，類有神驗，即二事依稀扁鵲之視桓侯焉。然隨所求治，酌方與之，不計其酬。因取神仙家董奉種杏故事，自號杏莊。有杏莊集十卷藏於家。

八六八、莫士英

△浙江通志

莫士英，字士穎，太學生也。少年多病，喜方書，能出奇驗，治決生死。會歲大疫，甚至滅門，士英俱得全活，感德者至置生位，於家拜之。有二女求其診，一女命將絕，自以為瘵。士英曰「非瘵也，可愈」。一女無大病，士英曰「脈不祥，至秋當死」。果然。次子成藝得士英傳，為善樂施，宗黨咸敬之。曾孫瑕仍世醫業，著書滿家。語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云「三世為醫，其後必興」。蓋以生殺之事殊也，故人皆云「莫氏昌矣」。

八六九、吳世纓

△烏程縣志

吳世纓，字養虛。善治痘疹，時稱保嬰國手。

八七〇、翁禹訓

△浙江通志

翁禹訓，字汝守，號雲麓。錢塘人。穎異，授之書，一覽而盡，其父念訓尫弱，乃令治醫家言取靈素以下諸書，及禁方讀之，務研其奧，有奇驗。寒暑不乘輿，蓋獲醫貲隨以濟人，及抵家，而待以舉火者又滿座，終不吝施予也。

豐頤廣額，素鬚髯，衣冠甚偉，年四十失明，仰天喟曰「吾豈莊生所謂，不祥人也耶」？日蟄處一室，彈琴歌咏以自適，事益簡，氣益王。

長子立言，孫常豫、常益、思真，曾孫鴻業、鴻聲，元孫世庸、雲、介眉，今皆貴顯。

八七一、鄒觀

△臨安縣志

鄒觀，邑人，號介庵。精醫術，嘗有鳳亭貧民，患疔毒，療之即愈，其人以牛謝，辭弗受。越二年，觀道經鳳亭，夜遇虎，忽有牛自莽中逸出抵虎，遂得免。牧者至，詢之，即前療病人所却牛也，聞者皆以為陰德所致。

八七二、董和

△合肥縣志

董和，合肥人。其先為名醫，至和九世，能療異疾，貧不能具藥餌者，與之。

八七三、劉大成

△池北偶談

劉大成，山東文登縣諸生，以儒醫耆德為鄉黨所推重。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有女骼釵釧，為徒瘞北城隍上。次日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數語云「浜人花母，劉支竹漿，一匕濟人，廣嗣功長」。自後以竹漿活人甚多，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登第甚眾。

八七四、凌瑄

△歸安縣志

凌雲孫，庠生。瑄，號雙湖。奉慈壽太后詔，施鍼浙、閩，全活萬計，晉登仕郎。

八七五、周濟

△歸安縣志

周濟，歸安人。精於醫，有起死回生之術。

八七六、郭欽誥

△杭州府志

郭欽誥，字慶雲。昭乾後裔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有嫂早寡無依，養之終身。習世業，凡危錮之疾，診視立起，遠近皆知其名曰「郭醫慶雲氏」云。長子瀧，字瑞雲。郡庠生，明醫理；次子瀉，字汝霖，亦佳士也。

△浙江通志

郭欽誥，字慶雲。錢塘人。唐忠武王之後裔，浙名醫也。其先得之異人授牡丹十三方，治南宋孟太后疾，有功，賜姓趙，至今稱為趙郭云。欽誥氣宇冲粹，人樂與之游，生平樂善好施不倦。

八七七、吳毓昌

△杭州府志

吳毓昌，字玉涵。以太學為內閣中書。重然諾，急友人難，兼善岐黃術。子克善有文行，秉鐸青田；次光旭授詹事府錄事，皆早逝，里人惜之。

八七八、張大經

△餘杭縣志

張大經，字景和。居心純厚，博覽醫宗，嘗按脈視色，有遇微疾，而直曰「必死」。有患重病，而決曰「必生」。用藥平而每於平中見奇，有可活，而不能藥

者，忻然捐貲調治，存活無算，諺曰「但願世間無疾病，不患架上藥生塵」。可為大經寫照云。

八七九、孫櫓

△浙江通志

孫櫓，號南屏。東陽人，性穎異，精岐黃。五都有單姓，妻產死三日，心尚溫。櫓適過之，一劑而甦，竟產一男。又有人頭生瘤，癢甚，櫓曰「此五瘤之外，名為虱瘤，決破之」。果取虱碗許，遂全。其效多類此。著有醫學大成、活命秘訣、脈經採要等書。

八八〇、羅世頌

△江南通志

羅世頌，青陽人。性孝友，親歿廬墓後，棄儒為醫，常入山採藥，遇異人授以秘術，所濟為多。子尚復世其業。

八八一、張文啟

△浙江通志

張文啟，字開之。仁和人。遊於張遂辰、潘楫之門，盡得其傳。於古醫書，無所不讀。又與同志設惠民藥局，所全活甚眾。嘗曰「天本好生，人皆同體，使有所揀擇，天罰至矣」。又請於當途，建靖浪亭，渡浙江者免風濤之厄，其他若

創育嬰堂、天醫院諸善事，皆力為之。卒年六十八。子二，璟、璉，為諸生有聲，亦能世其家學也。

八八二、陳時寵

△青田縣志

陳時寵，世業醫。鄰家疫，倒數人，舉家驚惶遠避，時寵扶持起之。

八八三、吳嗣昌

△浙江通志

吳嗣昌，字懋先。仁和人。世為醫宗，昌更別有會悟。浙督趙嘗遘危疾，昌獨排眾論，投冰水立甦之。趙尊禮若神曰「術如君有得傳者否」？答曰「有宋爾玨、潘錫祉者追隨獨久」。趙曰「君其不朽矣」。後以事煩目瞽，居河渚，著傷寒正宗、醫學慧業等書行世。

八八四、吳奐

△金華府志

吳奐，字德章。蘭谿人。刻志好學，博通書史，善書札，而尤精於醫。得何文定公曾孫仲畏之傳，功力兼人，益造其微。其醫最於一，邑人多稱之。著有古簡方十二卷、諸集方四十餘卷，其詩號蘭渚漁歌。

八八五、沈士逸

△浙江通志

沈士逸，字逸真。仁和人。善醫知名。少時嘗獻書，經略邢公奇之，置為裨將，令督兵海上，以功為遊洋將軍。已，父祖相繼沒，母孀，弟幼，遂絕意疆場，奉母滫，而產日落，乃發篋讀禁方，盡得要秘。數年名大起，日造請者，數十百家，全活不可勝數。既老，搆園池，多種樹木，種菱芡，日抱琴書坐卧其中，賢士大夫軒車到門，多不時出。而以疾來者，則率爾命駕，無問遠近。年六十有六，病瘧卒。所著海外紀聞、翌世元機、清乘簡園集若干卷。

八八六、夏以時

△吉安府志

夏以時，字鳳亭。生而奇俠，學書未售，學醫，日習李奉祠本草。丙戌歲凶，散家貲脹饑，民得活數百人。既又疾疫，死者疆道，時嘆曰「義不可獨全也」。復傾其貲，貨藥給貧者不取直，生全甚眾。術至精，治病多奇驗，求療者日夕盈門，得一劑遂瘳，時有「夏一劑」之名云。

八八七、僧海淳

△處州府志

僧海淳，處州衛人。姓吳氏，父松左所百戶。淳自幼茹素，稍長從師習梵唄，不肯還家。父母雙殂，杖笠入終南山，遇異僧，授以醫目方劑，且諭以遇洪則止，

用其方療人有效。至南昌，相國張洪陽，建廣福堂以居之，戒行精潔，徒眾日聚，為江右士大夫所雅重，嘗一再至栝，栝人欲留之不可得，亦近代高僧也。

八八八、潘楫

△浙江通志

潘楫，號鄧林，精靈、素之學。賣藥都市中，人以韓伯休目之，受業者數百輩，觀其器宇，即識為潘門弟子。始楫以兄善病，特往師王紹隆，終日夕視脈、和藥，洞極深隱，通於神明。著醫燈續焰，人奉為要秘焉。

八八九、熊宗立

△福建通志

熊宗立，建陽人。從劉剡學醫卜之術，註解天元雪心二賦、難經、脈訣諸書，撰藥性賦補遺及婦人良方行世。

八九〇、程伯昌

△福建通志

程伯昌，建陽人。善醫，授雷霆秘訣，祈禱大驗，尤妙催生法。好象棋，終日不釋，有急叩之者，隨以一棋子令持去，胎即下。一日遇乞者，貌甚惡，伯昌教市童呼為千年不死鬼，乞者罵曰「饒舌賊」。蓋雷部判官精降世云。

八九一、李慎齊

△太平縣志

李慎齊，下村人。善岐黃術，授太醫院吏目，每日求醫者，堂開如市，李兼聽之，各隨證候、緩急、道里遠近先後付方，無不見效，人咸稱其神云。

八九二、王朝請

△太平縣志

王朝請，字疇九。十七都雙瑞人。世習岐黃業，尤攻於痘疹。至朝請，以儒習醫，其術益神，論生死無踰時日，授太醫院吏目。每出隨而延者塞途，無貴賤悉為之診，人以是益頌其德，郡伯傅因醫女驗其神，令同時醫者，群拜師之。子允昌能世其術，亦為遠彌推服。

八九三、陳錞

△慈谿縣志

陳錞，字子平。丰神秀穎，望之似神仙中人，素負奇氣疎節，不肯隨時俯仰。幼隨父鏐任銅鼓，遇異人，授岐黃術，能以靈心運古法，不必拘拘刀圭，當其意到，眼前一草一木，拈用往往沉疴立起。貧而修謝者，輒却之，少卿夏時正嘗謂「子平晦道以醫，行醫利人不利己，稱杏林先生」。

八九四、俞承春

△奉化縣志

俞承春，號桃源，北山人。攻小兒科，凡小兒危急證，悉能調治，更攻跌打損傷，傷重垂絕，藥能下咽，率得不死，貧無藥資，不計其直。弟承曆，號鳳山，承曆子應震，能世其業，遠近就問者如市，多所全活焉。

八九五、張愷

△鄱陽縣志

張愷，良醫季民孫。善療奇疾，有女子呵欠，兩臂直上不能下，諸醫莫治，愷令其母解女子裙襦，坐寢室，乃揚言醫入，女忽執手下掩體，舉動遂如故。又小兒坐高處懸跌於地，瞳人倒視，見房舍皆翻覆，愷令有力者，將小兒顛倒數次，其視則順。凡疾非藥石可療者，愷不執方脈，以意治之，無不立愈。

八九六、程世光

△鄱陽縣志

程世光，淮藩良醫。專小兒科，憲王誕長子，初出胎，不知吮乳，曰「以難產傷氣」。持人參煎湯，灌半匕即吮。又舟工生子胞而無皮，取土數升，糝其體即成肌。有胎婦，兒腹啼，皆不能治，乃傾豆子於地，令婦低首拾之，兒啼止。其醫多以意出，弗拘方書，神效如此。

八九七、楊貴亨

△鄱陽縣志

楊賁亨。博覽群書，精脈理，每心計造方。有患饑者，諸醫以火證治，亨久思之未得，頃見堂上木凳自仆，乃為濕氣所蒸致朽，忽悟水能消物，不獨屬火，此濕消爾，投熱劑而愈。又有顯者，目障性躁，日憂切，益不瘳，亨給曰「目可計日即痊，第懼毒發於股」。又日撫其股憂之，後目忽瘳，而股亦無恙。蓋誘其心火下降爾，名遂大震。

八九八、盛宗禎

△寶應縣志

盛宗禎，字心國。其先高郵人。世工醫術，父濟寰，居寶應之黎城，因家焉。宗禎於醫，無所不通，幼科尤神異，兒之未患痘也，宗禎視耳紋，辨黃紫曲直，驗遲速輕重，可治不可治，百不失一。

嘗過某家，有兒戲階下，語其媼曰「可教嬉戲、豐食飲，但三月活耳」。後果如其言。又某氏患痘最輕，自謂可勿藥，宗禎曰「勿藥十二日死矣」。不聽，十二日果死，奇驗多類此。宗禎治痘，大旨辨虛寒、實熱。虛寒者人參主之，實熱者紫草主之，服至數斤者，證愈險，收功愈奇，他醫竊其方試之，亦有效。

宗禎術雖工，而為人計利，賤而貧，富而吝者，延之多不往，往亦不肯盡出技能，以故數與邑人忤。喬御史嘗曰「蘇秦、張儀取其術，不取其心。彼太丘、彥方之行，與病何益哉」？宗禎術本家傳，然嗜學博涉古今醫方、醫案，手不釋卷，以故術益工。

八九九、姚英煥

△寶應縣志

姚英煥，字伯章。工醫術，為人謙和，不論貴賤富貧皆竭力調治，以故城市村落遠近之人，就而治證者，戶外踵相接也，縱寡效，終無怨言。

九〇〇、姚德徵（附：姚懼）

△寶應縣志

姚德徵，字允符。工醫術。子懼業儒，初不名。懼嘗夢提學使者案發第四姚懼也，因名。懼是年果充附學生，名在第四。後邑罹水患，家貧。以醫術遊京師，御史謝兆昌者患寒證，汗後發斑，諸醫投犀角、黃連，久之絕食飲，士大夫皆必兆昌不起，懼進理中湯數劑而愈，以此名重京師，諸貴人爭延致之。德徵妻顏氏賢淑，德徵與邑人丁翁善，丁無子，家貧不能置妾，顏出白金二十兩，勸德徵代置妾，丁之妻感泣，因不妒，後生子四，邑人傳為美譚云。

九〇一、金璿

△江寧府志

金璿，字元善。精於醫，旁及繪事。璿治病不計利，常責人禮貌。戶部尚書延之，醫夫人痰火，兩服而愈。尚書寫數百言，敍病源，索丸藥方，因圈其句讀

以與之。璿援筆答一書，亦圈其句讀。尚書見其文法古，字畫工，乃愧曰「吾之過也」。命駕訪之，遂為知己，每云「金陵醫中有人」。

九〇二、盛躍龍

△高郵州志

盛躍龍，號濟寰。覺仙十九世孫。習祖傳醫業，濟人疎財。盱眙馬壩有婦，懷孕出痘九朝死，往視曰「此人非死，乃毒盛發暈」。即用數劑，婦遂生。過六合塚傍，有李老名從先哭曰「此是我子，昨晚已死，求看之，可復活否」？用數劑而甦。

九〇三、吳彥德

△德安府志

吳彥德，隨州人。少業儒不售，棄就醫。凡人疾病不瘳者，大小咸詣其家，欣然療之。遇窮困者凍與衣，饑與糧，鄉人稱為篤行君子。子旻舉於鄉。

九〇四、葛方覃

△高郵州志

葛方覃，字寅谷。御史萱七世孫也。事繼母晏以孝聞，晏病，方覃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月餘。因歎曰「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遂學醫。嘗書一「誠」字

於座右曰「凡人立身制行在於誠，況醫死生大事哉」。里中歲數祲，人多疫，方覃盡心醫療，遇貧不能具藥餌者，輒解囊中金與之，多所存活，里人德之。

如皐一孀婦病邪瘧，數年不愈，方覃至，婦聞鬼語曰「此正人也，吾當避之」。服藥尋愈。郵人朱某，病傷寒篤甚，方覃與藥治之，眾醫不可，家人棄藥神龕下，朱病且死，藥忽移動，眾異之，乃以藥療之，朱因復生，其神異類如此。

方覃醫不拘古法，往往以意為變通，診視時問病者所疾苦，輒以手向己身揣度其處，如與同患。年七十四卒於家，後數降乩廣陵，人傳其仙去云。

九〇五、李法謙

△池州府志

李法謙，以字行。山東樂安人。本姓宋，其父以武官因隨之，家於石埭之七里。隱於醫，術甚精，心甚正，不甚責人酬，以故藥每效，而家長貧，既死，人思其德，周其家。

九〇六、林存祥

△福建通志

林存祥，龍溪人。善醫，用藥詳性味，而變通之，不拘類方，治療多愈，年七十卒。

九〇七、許宏

△建安通志

許宏，字宗道。幼業儒，而隱於醫，奇證異疾，醫之輒效。又工詩文，寫山水花卉，皆臻其妙。卒年八十一，所著有通元錄行世。

九〇八、鄒福

△甌寧縣志

鄒福，字魯濟。業醫，善察脈，決人生死於數載前。奇證人不治者，福投劑輒愈。嘗曰「病知其源，則治證不泛藥，劑不多品，舉其要，斯效速矣」。嘗集經驗良方十卷。仲子遜，克世其業，季子員，領鄉薦，任連山知縣。

九〇九、黃世德（附：黃錦）

△甌寧縣志

黃錦，字子綱。祖世德，太醫院判，授秘術，錦學而精之，治傷寒、痘疹，尤有奇功。

九一〇、潘承秀

△甌寧縣志

潘承秀，字君實。七歲孤，產業讓叔，叔死仍撫其子，治醫藥極精，多起死功。

九一一、吳敬泉

△蘭谿縣志

吳敬泉，博通內典，精於醫理。凡延請診視，或貧富齊至，必先其貧者，且贈以藥而不取其資。若貧而居遠鄉不能再請者，察其病之淺深，自初疾至疾愈，按日立方，不爽毫末。

九一二、包元第

△蘭谿縣志

包元第，號敬宇。天性孝友，術擅岐黃，祖父、伯、兄俱以儒醫濟世。

九一三、江文照

△蘭谿縣志

江文照，字紹源。太平鄉人。父故，遺腹子也。幼習舉子業，後其母欲其改業習醫救人，由是精於岐黃，名聞兩浙。遠方之人，凡有疑難危證，接踵就醫，靡不立效。又恪遵母命，救人不取財利，誠杏林中之翹楚也。明兵部尚書王家彥，暨諸當道名公，俱有傳讚。

九一四、郭居易

△蘭谿縣志

郭居易，字維恆。以醫為業，時芳之裔孫也。凡病無論深山、窮谷、童子、村媼，必曰「請郭先生來，則生矣」。為人平易，以濟人為念，貧家延之，診視不受其謝，更贈以藥。其子庠生德昌，字日生，醫理甚明，克承父業，人多稱之。

九一五、倪一位

△蘭谿縣志

倪一位，字光遠。世本業儒，兼精醫術，更慷慨好施，賑藥療世，當道咸旌扁額。

九一六、童尚友

△蘭谿縣志

童尚友，字以賢。香溪人。精於岐黃之術，耑以濟人為心，舉世皆稱名醫。

九一七、吳淇

△蘭谿縣志

吳淇，太平鄉人，號悠齋。世習小兒科，傳授口訣。淇愷悌柔和，視小兒風寒麻痘等證，診脈察色不厭再三，有如己子然，故內外心感之用藥慎確，加減輕重必重思之，不悞傷人，不概受人謝，蓋醫而有儒風者，君子取之。

九一八、張柏

△蘭谿縣志

張柏，字世茂。原歙人，祖遷於蘭，少習博士業，已而以父病痞久，遂棄而讀內經、本草群書，從事於醫，延治多驗，大概主參朮補法，而隨時定方，父病得延朞年，而醫道著行矣。為人長者，不厚責報，人以病請，即夜十數起弗辭，事親有禮，撫弟姪友愛，分給田宅，有古人風，診脈斷疾，生死深淺，輒有奇驗，平生所著有醫案。

九一九、邵明彝

△蘭谿縣志

邵明彝，字錫九。椒石人。庠生，中年以母疾習醫，博極方外秘書，能明其意，而用之不泥其說，遂為岐黃之最，遠近倚之。

九二〇、王子英

△蘭谿縣志

王子英，號石舟。著有醫案。係御醫開之裔孫也。子師文，號敬舟，著醫學新傳；次子師武，號侍舟；孫章祖，字叔貞，纂有橘井元珠；曾孫兆熊，繼傳世醫。

九二一、陳宗文

△吉安府志

陳宗文，泰和人。幼隨任浙中，遇異人授以醫術，凡診人脈，或無病而言死，或易簀而言生，或在童時而言終身貴、賤、壽、夭，無不奇中。嗜酒豪放，視利如土苴，盛氣勢貴遊子弟，必折節禮之。

九二二、僧希遁

△浙江通志

僧希遁，嘉興僧。深於繕生之術，有所療治，擇用日辰，不必藥餌。嘗過海州司馬韋敷，見敷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更之」。越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黧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坐客有祈鑷者，强之，僧言惜取時差爽耳，後些色果微綠。意其術出遁甲，故自稱希遁道人云。

九二三、李立之

△浙江通志

李立之，臨安人。以小兒醫擅名一時，有嬰兒忽患瘖求治，立之令以衾裹小兒，乘高投之地，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問之，曰「此乳搐心也」。非藥石所療，其術之高，大率類此。

九二四、歐陽植

△景陵縣志

歐陽植，字叔堅。邑庠生，治舉業，旁精醫。著有靈臺秘要，邑進士胡懋忠刻於固始。有易簡奇方，邑進士熊寅刻於婺源。有全生四要，邑知府王曰然刻於臨洮。

九二五、王應運

△雲夢縣志

王應運，本儒術，精通脈理，醫輒有效，尤能存心濟貧，藥不索價。

九二六、鄒立坤

△雲費縣志

鄒立坤，世傳醫業，秘方難悉。

九二七、李明遠

△濟南府志

李明遠，其先揚州人。寄籍新泰，精岐黃之術，求濟者不計利，貧富感之。

九二八、孔貞大

△壽光縣志

孔貞大，邑之西北隅人。精醫術，善脈訣。嘗與群友飲城樓上，為孝廉杜學詩診脈畢，嘆曰「爾壽可四年耳，宜速仕」。杜不悅，後竟如言。

九二九、李杜

△儀真縣志

李杜，字思齊。傳父伯樓業，以醫名世，邑令嘉其行誼，兩舉鄉飲，壽至八十四。

九三〇、張達泉

△安慶府志

張達泉，懷寧人。幼落魄不羈，遇異人授以脈訣，遂殫精於醫，其治病視十劑為變通，不拘成方。

顏銓部渾為兒時，中痘已死，達泉視之曰「未死也」。急掘地作坑，置兒其中，取新水數桶，用紙蘸之，重貼身上，少須有細烟起，兒手中微動，達泉喜曰「生矣」。復以水沃之，氣蓬蓬上蒸，大啼數聲，乃取起，再進以藥，不數日愈。

吳幼安婦孕，偶觸欲墜，達泉診其脈，食以烹鯉而安，且曰「當生缺唇兒，不能育」。後皆驗。

生平嗜酒，病者為邀其所，厚治具相待即欣焉往；投以金則拂衣去，每謂人曰「吾年有六十四，因嗜酒減四算」。果以六十終。

九三一、成醫官

△青州府志

成醫官，失名，莒州人。善醫，青州知府倪某疾，診之曰「思」。太府曰「何思」？曰「雖朋友亦思也」。太府曰「是也，有一窻友，甚思之，不意成疾」。命往淮安市藥，見城門大書某家病劇，能愈者，厚贈。至其家，見群醫環視，診之曰「諸公識此病乎？此中滿證，白糖和水灌之立愈」。嘗與一友攜手行，診之驚曰「子幸遇我，速市百梨，盡啖之，貯其核，煮水飲之」。其人背出一腫，曰「此肉癰也，伏於內者，不可活，得百梨表之，易治」。其術神奇類此。

九三二、林芝

△灞山縣志

林芝，字友蘭。讀書不甚深，而於醫，若天亶性成，不假學問而成。里中幼恃以壯，弱恃以健，風寒暑濕，恃以無恐。市不計值，施不望報，窮老孤獨之人，若飲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年七十得子而夭，人共嘆天道之無知云。

九三三、王兆年

△灞山縣志

王兆年，字理和。少得火證，遂棄儒而以岐黃名世。若富貴人雖齎多金以酬，亦不輕受，遇貧賤人有急，即應分文不取，手活人命者五十年。子維新郡庠生，孫鐸，曾孫謨。

九三四、趙壁

△常熟縣志

趙璧，字彥美，讀岐黃之書，以醫術鳴。取藥者恆施之，不求其報。卒年八十。

九三五、陳善道

△廷平府志

陳善道，建昌人。卜居將樂，幼業儒，世精醫。挾術養親，性敦孝義，母死扶櫬歸里，合葬父墓，會大雨雪，墓若氤氳襲人，人以為異。族苦漕運，毅然鬻產代賠，毫不責報，往返京師七載，貧無怨言。

九三六、倪守泰

△高淳縣志

倪守泰，號德齋。世業醫，嘗自言曰「為良相易，為良醫難，予業斯醫，惟區區阿堵物是求，殆鄙甚耳」。所以活人者眾，而餘貲無有焉，其子昌應敬承其道，綽有乃父風。

九三七、李源

△人壽州志

李源，字承源。醫術精巧，每以生死斷人輒驗，鄉人欽服。

九三八、賴湯銘

△延平府志

賴湯銘，永安庠生。痛母歿於庸醫，一旦棄舉子業，精醫以贖己罪，而未能也。於是無貧富病者，雖百里必視之，投劑輒驗，郡守鄭祖幾法不起，湯銘既治有效，且曰「調養元氣上策也，參朮草根斯下耳」。鄭聞言，益加禮焉。有四科治要，閩醫多祖述之。

九三九、袁忱

△汝寧府志

袁忱，字誠甫。上蔡人。幼習儒業，家貧廢學，治岐黃術，尤精於痘疹，自發熱即逆斷後日，論證若目覩，汝、蔡數百里內外，所全活小兒甚多，不受謝儀，周急濟物，廣行陰德，故人欽其術，且重其廉。

九四〇、盛曠（或作盛愷）

△吳江縣志

盛曠，字用敬。僎之子，穎悟絕人，盡傳家學，來求必應，未嘗索賄，其治痼疾，甚有奇驗。

西門金棠妻小產，病數月，日厥去者數四，見鬼自頂而出，自口而入，曠曰「脈濇而弦，血少，有痰鬼自頂門出，此元神出也。出而不進者死，出而復入可活也」。藥之，去痰碗許，尋愈。

有陳傑者，妻有胎，而患痢數月，昏厥六日矣，所下若屋漏水，棺斂已具，曠診之曰「無慮」。藥之，痢止而胎動，越數日生子。有婦病卒厥昏，昏若醉夢，手足筋攣，曠診之，六脈俱脫。忽有麻衣者在側，問其人，則病者之壻也，問其服，妻之服也，問其妻之死僅半月，死以產後證。曠忽悟曰「此病，必憂鬱所致」。以木香流氣飲投之，一服而瘥。

文學姚汝明內傷新愈，又病食傷，他醫皆用下藥，病益甚，小便閉，中滿，腹堅如石，曠診之曰「此不可用分理藥也，宜以參、耆運其氣，升麻提起氣，氣升則水自下矣」。加以益腎之劑，數服霍然。

道士顧本初病失音，他醫皆以厥陰傷寒治之，曠至曰「內傷外感，無可為者，某日當汗，某日死」。既而果然，人問其故，曰「肺主金，主聲，肺敗則失音，且面黧黑腎氣竭矣。某日屬火，火乘金位，真陽既奪，不死何待」？又嘗過一僧無病也，時方春初，診其脈曰「至秋八月不起矣」。僧愕然，至期果病膈氣而死。其他治效甚多，不可殫述。

曠孝友仗義好施，嘗有遭喪不能舉者，竭所有周其急。毘陵畫士馬某，以貧來謁，館之數年，馬願以女充側室，曠側然變色，拒之。年五十五卒。

九四一、藍玉仲（附：劉奎、劉仲）

△吉安府志

藍玉仲，永新人。精方脈，預言人利、鈍、禍、福、壽、夭，奇中。體豐龐，善飯，士大夫家爭輿致之，其起人痼瘵，或以一劑，或因前醫所服方增減一二，或亦無所增減，第稍差其等分，無不立效。或曰其術多得之藍元初云。元初玉仲族叔父也。同縣復有劉奎、劉仲者，攻幼科，亦擅名於時。

九四二、章一第

△貴池縣志

章一第，元四保人，號涵虛。世有隱德，治小兒痘如神，尤善為婦人醫。其子章大寰，字宇小，世其業。

九四三、僧曉雲

△貴池縣志

僧曉雲，以字行，上雲寺僧也。善治痘，最眼勝，次湯勝。他醫以為可藥者，曉雲獨不可，他醫以為不可藥者，曉雲獨可。計日斷生死，無一差，不甚責人報，人之迎之者，每扃閉一室，惟恐應他請焉。後以授其徒通和，和之術復過於師，以拳勇從義死，遂失傳。

九四四、劉嬾窩

△吉安府志

劉嬾窩，安福人。少卓犖，里晏氏子病危，忽一道人款門曰「與錢千貫，吾當治之」。晏委錢恣所取，道人日攜百錢飲酒家，暮醉則歸，忽早作，呼晏辦一犬，置病子前，令健夫夾持之，道人坐其後，默攻之，病子苦甚，欲起，戒夾者堅勿動，夕乃罷。明日又如之，病脫然矣。其犬一息垂絕，嬾窩視而嘆曰「術則奇矣，如犬何」？道人喜曰「仁言也」。復命取一新磚，置犬前，如前攻之，犬亦搖尾去，磚則墳矣。更不受謝，復取書數卷，授嬾窩去，嬾窩遂以醫名世。

九四五、鄭燿

△開封府志

鄭燿，字繼源。家世以儒學顯，蚤習黃魯直筆法，家藏岐黃之書尤多，鈞元闡微多所自得，治療諸病，往往有奇效，其術盛行於梁、宋間。

九四六、姚迪昌

△旌德縣志

姚迪昌，招坊人。性穎，睿察方脈，以醫名世。施藥，賑貧，建佛，施田於華陽寺，人咸謂有醫德焉，盧兵憲給冠帶。

九四七、喜良臣

△金壇縣志

喜良臣，字養心。父由鎮江遷金壇，良臣以幼科擅重名，年八十餘卒。子穎，字存養。多讀書，診候諸症，刻日知愈期，與其傳經變候，能世其術。

九四八、陳嘉詔

△無為州志

陳嘉詔，字憶菴。精醫，值疫，施藥活人甚多，事聞直指使，額旌之。性至孝，母病，臘月思蟹，遍覓不得，詔泣禱於神，忽於階下，獲一蟹，母食之遂愈，時以為孝感所致。子萬鎰，字含珍，世其業，名重於時。

九四九、張名藩

△無為州志

張名藩，字鎮寰。精通幼科，求治者填門，至老不懈，子自修世其業。

九五〇、趙玉壁

△河南府志

趙玉壁，洛陽人。精幼科，診視嬰兒，彈指決生死皆中。郡邑車馬伺其門者，絡繹不絕，尤樂善好施，遠近知名，年八旬卒。

九五一、劉順

△泗州志

劉順，署戶人。精醫術，一貴官患口瘡，久不愈，召順往療之，順削桂一片，令銜之，貴官難之，順曰「口疾久不愈，以服清涼之藥過多也，非此不痊」。如言即瘥。

九五二、姚侃

△上元縣志

姚侃，字文剛，其先吳人。祖父始徙金陵，占籍錦衣衛，少從吳中李醫，學帶下醫，盡得其妙，人有疾弗能愈者，治之立效。性好義，鄰里親交之貧不給，與喪不能舉者，恆出其餘以周之。後以子貴，贈禮部郎中。子昺，字懋明，由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陞永州知府，有惠政，卒於官。

九五三、馮國鎮

△河南府志

馮國鎮，洛陽人。通幼科，年九十餘，尚健步，强壯者追之弗及，人稱為「地仙」云。其子三錫庠生，孫松相世其業，所著有痘疹規要、幼幼大全五卷。

九五四、周宗嶽

△濱州志

周宗嶽，字鳳山。素業儒，後耑治醫道，受學於國醫尹林菴，宗嶽性潛靜，盡得其秘，診治輒效，所著有脈學講義行世。

九五五、郭桂

△金華府志

郭桂，字時芳。其先有汪夫人者，以善醫婦人，顯於宋。掌內府藥院事，以功封溫國太夫人。子孫世承其業，隨宋南遷，散居於浙之東、西，杭、紹、金華者，皆其族也。而金華之族，有名化龍者，又遷於蘭谿，後生時芳，芳醫道甚明，回生起死，百不失一，鄉邦倚之，為司命云。

九五六、周春谷

△福建通志

周春谷，莆田人。幼有異質，年十五，走江口，遍詢方脈之秘，凡診脈斷其生死無不驗者，一夕夢人語之曰「聞君醫國手，請上玉華樓」。既覺即戒家人治具，示以死月日，及期果卒。弟善卿，醫與春谷齊名，善卿子用文，精瘍醫，用中善療猝中之證。用文子弼，號谷城子，亦善醫。

九五七、方炯

△福建通志

方炯，字用晦，莆田人。嘗與方時舉諸人，為壺山文會，精醫術，時有一僧暴死，口已噤矣。炯獨以為可治，乃以管吹藥，納鼻中，良久，吐痰數升而愈。前後活人甚多，有酬以貲者，貧則却之，富則受之，以濟窮乏。自號杏翁。著杏

村肘後方、傷寒書、脈理精微等書傳世。其徒鄭德孚初從吳司業源讀書，穎悟絕人，已棄去，從烱學醫，遂精其術。

九五八、方士

△福建通志

方士，字邦彥。莆田人。精醫術，以濟人利物為分內事。姪文謨傳其學，時推精詣，醫人一劑輒愈。人稱「方一劑」云。

九五九、劉菽

△福建通志

劉菽者，邑諸生也。因善病，學醫，醫多奇中。嘗自言負病時，獨居一室，設木案，置瓦瓶、食器，雞飛其上，器展轉欲墜地，不為動色，於是療者曰病可治。故其為醫也，亦以此法愈人。於本草、丹溪肘後諸方，多所發明。於貧者不受謝。人以此益歸之也。

九六〇、張汝霖

△平陽府志

張汝霖，號濟川猗氏。杜村人。初業儒，後謝帖括，專心岐、黃之術，為名醫。

僧冥淵嘗患暑，汲井水沃顙。濟川見之，曰「一月之後，將患頭痛，不可忍，當亟服藥」。僧不聽，月餘，果頭痛，坐臥無措，乃求方於濟川。濟川曰「今始求藥，遲矣！頭痛及年當自止，但慮汝牙早落矣」。逾年，齒隕而頭痛愈。

又邑紳陳起登為諸生時，患疾經年，延濟川診視，曰「若得變證傷寒，則大愈」。無幾，陳果變證，患熱疾增劇，家人惶遽，求濟川。濟川備問寢息睡嗽狀，曰「可勿藥有喜也」。家人以不下藥為疑。濟川乃出一方示之，曰「但令發汗，疾即愈矣」。家人持歸，人爭謂「自濟川所得奇方」。閱視之，止數味，無異尋常，疑信者半。及服之，汗出遂痊。

濟川尤精太素脈，每決人死生壽夭，無不中。然不肯輕言。有求療治者，必盡心調理之，卒不計利，人以此益重之。

年九十三，嘗隔歲預知死期，謂其子孫曰「吾於某年月必死，凡吾書未就者，當速為補輯之」。於是口誦若干卷，令其子日錄之，至藏書盈箱。凡有殘缺者，悉語其子，曰「某卷某葉失幾字，訛幾字」。校訂殆無遺漏，其學之邃博如此。親友聞而駭之，爭來觀。濟川曰「某年某月吾必死，親友愛我者，當期前一日共至劇飲，以盡平生歡」。及期，親友果聚。濟川黃髮童顏，扶杖徐步，無恙也。相與笑語竟夕。至次日，令其子視棺衾，設喪次，因正衣冠，瞑目而逝。卒年九十有四。人爭異之，相傳為仙去。

九六一、藥三德

△平陽府志

藥三德，永和人。苗之子也。鍼灸神效，忘讎活人。

九六二、潘文源

△婺源縣志

潘文源，字本初。桃溪人。寬和仁厚，言笑不苟，望而知為長者。少業儒，不售，去而學醫，即精工，所投劑輒效。每日求診視者，盈門塞巷。文源意在施予，所藥治者，概不責酬，遇貧士且加惠予焉。以故懸壺三十餘載，人人稱神，而家無數畝之蓄。沒之日，里巷多流涕者。所著有方脈纂要二十卷行於世。

九六三、林時

△合肥縣志

林時，字惟中。合肥人。精太素脈。活人甚眾。有方氏婦求治疾，診其脈，不藥，語其家人曰「速為治殮具，夏得秋脈必死，死在庚申、辛酉日」。後果於庚申日死。他類此。

九六四、程國輔

△休寧縣志

程國輔，字廷輔。榆村人。通儒術，尤長於醫。駙馬王克恭鎮新安，每延訪之。守閩，值公主疾，遣使迎至，一劑奏效，自為文以贈。

九六五、汪副護

△休寧縣志

汪副護，字天相。城西人。少通儒術，改業醫師。祁門汪機尋歷姑蘇、京口，訪明師，遂精醫學。祖東垣老人專以扶元氣為主，因號「培元醫」。行四十餘年，全活甚眾。生平樂善好施，四城通道竝建亭憩行者，兼修遠近廟宇，悉出賣藥金。著有試效集成暨諸醫書行世。

九六六、劉松泉

△儀真縣志

劉松泉，世醫也。道經坐草，婦未娩而死，診曰「此可活」。一藥立甦，並全其子。邑人求視疾，無貧富，悉奔其急。每夜歸，釋所受藥資，不篝燈。人詰其故，答曰「恐有豐嗇好惡，不如不分別為愈也」。夜見偷兒洞壁入，即以晝所得金與之，誡之曰「度此足汝生計，此何事，今勿為也」！後有及時鮮品，每日必獲自藥臺，莫知其自。如是者數年。一日，欲新含桃以薦，忽見一人置一籠，疾趨而出，挽訊其故，即當年暮夜受金者也。劉復誡之，饋始絕。有弟啗魚羹而咽，與人言則通，下勺水便塞，松泉診之，命取象牙鎊屑，以沸酒和飲之，立下

飲食。弟亦知醫，請故，答曰「此非骨鯁，乃魚鱗橫氣門也。麟性輕，語出則肺氣外冲而開，外物入則掩而閉。象故龍種，性能化諸骨，以熱酒下之，未有不融者」。晚年失偶，其子買婢以進，乃顧謂其子曰「吾今老矣，奈何誤人少女」？製裝嫁之。其德厚如此。壽至七十餘。一日，語其子曰「三日後，予當逝，上帝命我承乏泰興城隍」。越三日，遂終。

九六七、吳士龍

△休寧縣志

吳士龍，號渤海。臨溪人。穎敏任俠，初業儒，不售，博通韜鈐擊刺琴蕭詩畫，而尤精於醫，岐、黃以下書悉精勘，切脈鍼灸，投多奇中。群醫莫識，考之，皆古方書所載也。起病不責糈橐，有蓄輒散之濟乏。子文袞天，未婚妻死烈，士龍傾橐，為上請旌表。貧老怡然，自題其小齋，有句云「一錢罄矣還栽菊，四壁蕭然不賣琴」。可想其概。年踰七十卒。

九六八、宋武

△鳳陽府志

宋武，字汝南。家世業醫，武尤精其學，有治輒奏效。總兵周仕鳳遘急疾，在彌留間，武命剉葱一束置臍上，以火熨之，須臾，目開，乃啟其口，一藥而愈。設局施藥數載，全活者千餘人。又好賢敦誼，能詩文。所著有青谿草堂集。

九六九、王貫

△蘇州府志

王貫幼讀書，家貧，乃攻醫。知府曹鳳偶得疾，遍求醫不愈。有薦貫者，曹閱其用藥，與諸醫同，而貫獨效。問之，對曰「醫者，意也。公體魁梧，使與常人等，則一身之間，藥力豈能周到？今以一人而兼兩人之劑，用藥同而成功異，非有他也」。後曹有恙，遇貫即瘳，醫名大播。

九七〇、施文彬

△蘇州府志

施文彬，字宗文。父惟德，膺薦入太醫。至文彬學益明，習定方審藥，無出其右，絕不矜能責報。遇貧者，急往治之。嘗曰「貧人自忽其疾，而我亦忽之，不急往，恐緩不可為矣」。有亡賴嘗侵以非禮，弗較，既病困，昏夜往救，投劑立愈。人咸道其心術之良。年六十，事母依依，有孺慕情，弟文惠，蚤世，撫其遺孤，為之婚嫁焉。

九七一、王敏

△蘇州府志

王敏，字時勉。少孤貧。從韓有盛學醫，名日起。一婦人病血蠱，眾治之不愈。敏曰「娠耳，當得男」。投之安胎劑，果得男。海道總帥燕客飾伶人為女子

佐酒，無疾也，敏視其頰赬面青，羸而氣微促，語帥曰「火克金之兆也。火令同天其殆矣」。明年六月，嘔血死。千戶申志年近二十，忽瞑眩譫語，體熱而咳，眾以傷寒治。敏曰「痘也」。與升均湯而瘡出。一人疽發背不起，瘍醫言「起則治矣」。敏曰「是擊指脈，即起亦不治」。眾劫以艾，疽起如粟，眾曰「無傷矣」。三日死。敏與張頭同時。敏年差少，頤瞽敏聵，而皆有名吳下。

九七二、李守道

△建寧府志

李守道，字存吾。浦城人。少治壁經，讀元化傳，撫案太息曰「獄吏畏法，不敢受遺書，曷不授吳普、樊阿，僅為五禽之戲耶」？日仰臥帳中，譯素問、靈樞之旨。久之，悟診療不出陰陽，試輒驗。有中痰癇證者，殊怪。諸醫環視，技皆窮。道手捫其腕曰「疾易耳」。令俯首砌艾灸顱後，喫刀圭少許，隨補以糜，病尋愈。尤善療貧兒，謂「若輩何從得吸咀」？每出門，輿前擁乞，罄籠不取直。貧者藉全活，多詣門加額，頌祝而去。

九七三、曹德

△蘇州府志

曹德，字子新。無錫人。幼讀孟子，至「術不可不慎」歎曰「吾其業醫乎」？來師錢氏，為兒醫，盡得其傳，術加神焉。徒居胥江，診視投藥，計日可愈。一

達官家以孫病，迎德，子告曰「老父病瘧，請諸醫療」。德曰「先愈祖，而及孫可乎」？兩日間，祖孫竝霍然起，人始知德非專幼科也。年逾九十，無疾而終。

九七四、鄭欽諭

△蘇州府志

鄭欽諭，字三山。吳縣人。性孝友，冲和、樂易，與之處者，如坐春風中。先代習帶下醫，因世其業，四方造請，饋遺所入，輒以濟人，凡飼饑、絮寒、埋胔、掩骼，不可勝數。家有杏圃，花竹交錯，日與高人逸士往來，年七十六卒。

九七五、沈與齡

△蘇州府志

沈與齡，號竹亭。吳江人。工醫，能決生死，著醫便行世。

九七六、沈頲

△蘇州府志

沈頲，字明仲，顥弟。以醫擅名，品行高雅，士論重之。

△吳縣志

頲究心岐、黃術，得東垣派，為吳名醫。

九七七、汪梧

△婺源縣志

汪梧，字濟鳳，大畈人。聞衢之開化，有林氏善岐、黃術，往從學焉，盡得其傳。以歸，治疾投劑即效，四方求療者，車馬填門，尤精於太素脈，斷人終身，休咎無爽。

九七八、張冲虛

△蘇州府志

張冲虛。善醫，多奇效。有道人就竈吹火，一蜈蚣伏火筒，誤吸入，腹痛不可忍。冲虛視之，命碎雞子數枚，傾白盤中，令啜之，良久痛少定，索生油與嚥，須臾大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為一，人服其得醫意云。

九七九、沈真

△蘇州府志

沈真，字士怡，別號絕聽老人。精於醫，患傷寒難治，因以仲景論為主，取李浩或問，郭雍補亡，由漢迄今，凡論傷寒者，集而為傳，諸名家稱之。

九八〇、張溫

△婺源縣志

張溫，甲道人。少習儒，以親老業醫，妙得其解，尤精仲景方書，凡傷寒諸證，半劑即起，人號為「張半貼」。太平進士李元調，父患手麻木，不能屈伸，累醫不效，溫投數劑即愈，其人善書，揮翰以贈。

九八一、蘇濬

△福建通志

蘇濬，南安人。善岐、黃術，有秘方，求藥者無不予，亦不受直，人皆德之。

九八二、江一道

△婺源縣志

江一道，字養初，江灣人。少負俠氣，遇異人，授以軒、岐奇術。兄都御史一麟，督漕准上，河工人以疫死者相枕籍，麟言道善醫，狀於河道，尚書潘以禮召致之，道按證療治，所全活甚眾，特薦於朝，授太醫院吏目。

九八三、蔣曉

△鎮江府志

蔣曉，字東明，丹陽人，世業醫，偶見黃冠賣卜於市者，自稱「味元子」。從之游，得其保幼一編，以治疾，皆奇驗。有王生者，子方週，忽不乳食，肌肉盡削，醫以為疳，曉曰「此相思證也」。眾皆嗤笑之，曉令取平時玩弄之物，悉陳於前，有小木魚，兒一見喜笑，疾遂已。諸攻病，皆此類。孫乘龍世其術。

九八四、魏思敬

△無錫縣志

魏思敬。祖叔皐元，本州醫學學錄，業婦人科。思敬及子公哲、公哲子宗美，世其業。宗美官醫學訓科，子朝器，孫鏞亦工醫。

九八五、汪顯高

△婺源縣志

汪顯高，大畈人，字道齋。以儒醫遊鄉紳間，多奇中，活人甚多。嘗從游中丞座上，得接黃冠，授性命秘旨，且屬廣德高術益神。先艱嗣，後夢神人云「汝德厚，當畀爾子」。果得三子，次子守齋、三子接齋，俱世其業。

九八六、施教

△無錫縣志

施教，字子承，號心菊。五歲喪父，有志為儒者，讀書研精深造，歷年不遇，求其舊業，已失所傳，不可考據。乃盡取素問、難經，劉、張諸家之書，互為參證。讀書既久，乃易通曉，至於診切，若有神遇，因洞知百病之所由，投之無不立效。不問貧富貴賤，報與不報，皆濟之，好施予，樂周人之急，其後逐大昌焉。

九八七、江德泮

△婺源縣志

江德泮，字文育。旃坑人。讀書屏風山中，適有異僧在山禪定，謂曰「子道味瀟清，功名分薄」。因以外科秘術授之，戒曰「以此濟人無罔利也」。自是，內外鍼灸諸科，洞灼玄微，怪證應手而甦，全活甚眾。遵僧訓，施藥濟貧。其子天元、孫震亨、曾孫原岷，醫治世人，迄今杏成林焉。

九八八、莊履嚴

△江陰縣志

莊履嚴，字若暘。工醫，能詩，診治有奇驗，活人不可勝紀。著醫理發微，習醫者多宗尚之。

九八九、顧儒

△江陰縣志

顧儒，字成憲。少業儒。因侍父疾，久遂通醫，投劑無不立效。病家嘗夢其祖先告以疾非顧翁弗療。遠近爭延致。貧者往往予之藥，復佐之薪米。著簡明醫要五卷。年八十終。

九九〇、高叔宗

△江陰縣志

高叔宗，字子正，別號石山。能詩，善書，通和、扁術。著資珍方，高賓為序。嘗有盜入其室，比曉，不能去，捕人適至，叔宗護而遣之。

九九一、江碧雲

△婺源縣志

江碧雲，字抱日。精岐、黃術。時有患背疽者，諸術家欲與雲爭效。雲以墨畫疽，各分治其半，雲所治隨墨蹟立愈，由是諸術家斂手，雲名益重。

九九二、邢增捷

△新昌縣志

邢增捷。少習儒，不就，遂精素問、內經、丹溪、東垣諸書。治劑無不立活者，其於證之險，方奇之左驗。著醫案心法數卷，又著本草輯要、傷寒指掌詳解、脈訣刪補，為岐、黃家指南。性冲和，不計贈遺，尤善導引，蓋養生以生人，有仁人之術者也。

九九三、吳文獻

△婺源縣志

吳文獻，字三石。花橋人。幼好岐、黃術，既補邑諸生，猶不廢方書。久而曰「古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竟辭博士籍，殫精百家醫，及素問等書。所著有三石醫教四十卷，藥性標本十卷，洪侍御覺山，余司徒中宇序之。從孫情性，克紹其藝。

九九四、朱習存

△廬陵縣志

朱習存。家世業儒，少穎捷仁厚，樂岐、黃之術，潛心脈理，博究群書，每以己意參用古人，故治病多臻奇效。凡醫所不能著手者，存應劑而愈，嘗製藥以給貧者，蕭太史敬服之，蕭司馬贈以詩有「碧山難逢不死藥，錦囊多是活人篇」。其子伯舒術亦精奇，一時稱為「神醫」云。

九九五、胡文采

△廬陵縣志

胡文采，少勤學，善草書，尤精於醫，復以才能，任溫縣知縣，後援例，復任醫官。

九九六、吳慶龍

△婺源縣志

吳慶龍，字潛初。玉川人。業儒，工詩，後習醫於內經、素問諸書，盡抉其秘，尤精於色脈。卜人休咎，往往妙中。每遇危證，諸醫斂手，不能起者，龍輒起之。性頗介，人遺之，却不受。嘗慕董奉種杏廬山，因結舍屏山之陰，植梅滿谷，吟嘯其間。汪大參尚誼，雅重其人，書其楣曰「羅浮清隱」。北遊遼、薊，適朝鮮，隨征將士屢賴奏效，總督尚書邢，授以把總職銜，寵異之。後遊南粵，益以醫鳴，博羅韓太史日纘，海南兵備姚履素暨諸縉紳，各有題贈，詩卷成帙云。

九九七、劉聖與

△廬陵縣志

劉聖與，城西人也。為名醫，旁通儒學，工詩，嘗遴集諸醫家說行世，醫術家守循之，以其心於濟物，有造物之仁，咸稱「與春先生」。

九九八、朱日輝

△婺源縣志

朱日輝，字充美。東源人。天性溫粹，篤志嗜學，於書無不讀，長於强記。後棄舉子業，專治岐、黃家言，按脈審方，一以儒理為權衡，所值多全活。邑令周天建，重其名，時加幣聘，輝屢晉謁無私請，周益禮之，尤勇於義保先塋，繼絕祀，殯遺骸，置祭田，毅然舉行，堪為末流鍼砭，不獨以刀圭擅譽也。與中翰余垣稱莫逆，垣嘗為文美之，龍眠方中發，亦賦詩貽贈，一時知名士群和焉。所集有醫學元要、加減十三方、試奇方、聞見錄、大家文翰等書，授子瑩，瑩得其學，亦以醫名世。

九九九、釋湛池

△濟寧州志

釋湛池，字還無。戒律精嚴，功行最高，尤精醫術。證治不執古方，別有刀圭，於鍼灸疽瘍，取效神速。人或謝遺，一無所受，濟人至今稱之。

一〇〇〇、江志洪

△婺源縣志

江志洪，字禹襟。旃坑人。幼孤，克自卓立，事嫡母盡孝。初攻舉子業，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言，無不洞悉。有志未遂，因棄儒就醫，深得岐、黃秘旨。嘗設藥局，活人甚眾，沉疴痼疾，投劑立瘳，前後邑侯，咸綽楔旌之。嘗以濟世為心，因自號「存濟」云。

一〇〇一、劉登洲

△鄒縣志

劉登洲，嘗為縣吏，因侍母，遂棄去。母病目不能視，洲旦夕禱天，延訪醫藥，因夢得奇方，服之，病漸愈。遂以所夢方，製藥濟人，及母卒，哀毀踰禮。

一〇〇二、竇良茂

△無錫縣志

竇良茂，以瘍醫為邑訓科。孫時用、時望，子楠竝得名。

一〇〇三、彭用光

△江西通志

彭用光，廬陵人。善太素脈，言多奇驗，所著有體仁彙編，醫術家多循守之。

二〇〇四、于應震

△平陰縣志

于應震，號陽東。歲貢，博學能文，教授生徒甚眾，兼精醫理。東阿喬貢生緒啟，患傷寒證，以肩輿迎之，至則聞哭聲大作云「已逝矣」！于進而弔之曰「試撫胸前若何」？家人候之曰「猶有微息」。乃調藥徐灌之入，數匕而甦。數日後，輒起飲食，其伎之精妙如此。

一〇〇五、王昂

△吉安府志

王昂，廬陵人。通古今醫書，人有危疾，集郡中諸醫，無能療者，昂投劑立應；其不可者，縱郡醫出計施巧，不活也。於是郡中言名醫，率歸王氏。久之，上自台、省、大府而下，莫不走迎，往往著奇驗，多與為忘形交，稱「松峰先生」。嘗語人曰「予每遇疾艱危，未嘗不退而深思，求為必活之計也」。又曰「醫以輔養元氣，非與疾求勝也。夫與疾求勝者，雖味雜辛烈，性極毒猛，則得效不速。務速效者，隱禍亦深。吾寧持久緩，而待其自復也」。人有疾輒往視之，不責其報，闤闠之間，門至戶及，所活人殆以千計，其他奇效，在念菴墓誌中。

一〇〇六、汪繼昌

△婺源縣志

汪繼昌，字伯期。大畈人。先世多業岐、黃。昌始奮學能文，試不遇，尋復專醫術，掛瓢黃山白嶽。精陰陽司天之說，調五行生尅，黜奇霸不用，活人無算，時稱國手。尤於治痘，有異傳，常語人曰「痘科無死證，其不治者，醫之咎也」。所著有痘科祕訣行世，性謙讓，喜施予，濟人緩急無德色，有長厚風，二子法參、求參，世其學不替。

一〇〇七、項世賢

△江西通志

項世賢，樂平人，名嗣宗。以字行。幼警悟，師事德興彭宗伯，洞明岐、黃、內經之說。遇異人，授以子午八法、用鍼之旨，不資丸散，沉疴宿疾，應鍼而起，人以為神。邑有舁舊牀過其門者，賢止之，遂命鍼於朵，鍼中出一瘵蟲，殺之。又之廣信，有患遽篠不伸者，賢鍼之獲平，施惠於人，至老不衰。

一〇〇八、余元懋

△婺源縣志

余元懋，沱川人。精於診脈，術每奇中，為人質樸無華，即起危證，未嘗較計謝糈，鄉邑以此稱為長者。

一〇〇九、靳尚才

△平陰通志：

靳尚才，貢生，精醫術，有巡按使者過邑，偶延診視。靳曰「雖無病，會當失血，宜先防之」。按君不聽，至長清，忽暈眩嘔血數升，不能起。遂檄縣令，懇請至長清，授藥二劑而愈，傳者以為神異。

一〇一〇、何可量

△平陰縣志

何可量，號玉谿。邳州州判，精醫術。凡有求者，雖昏夜亦起應之，施不責報。善弈，工書，不拘拘摹帖，而自成一家；至水墨、丹青，尤篤好之在雲林石田之間。

一〇一一、潘大槐

△婺源縣志

潘大槐，字公植。桃溪人。幼嗜學，博極群書，率能得其要領，尤善岐、黃術。遇篤疾，投之以劑，多奇效，人驚為神。門士從遊者寶其傳書，皆有名於當世。性孝友，家庭大事，直以一身膺之，絕不弛擔於二弟。弟方孤弱，賴槐撫育教誨，迄於有成，季弟歿，槐傾己貲，理喪具，復撫恤其孤，人咸義之。

一〇一二、朱良翰

△貴池縣志

朱良翰，在城人。其先系出金華朱氏，世以醫著。良翰，號文泉，深明脈訣，投劑如神。少子世寧，崇禎時，繼其業，有名於時。

一〇一三、潘大桂

△婺源縣志

潘大桂，字汝聞。桃溪，潘文源子也。幼讀書彊記，紹父業，益精其傳，全活甚多，而所投劑多不責其直。性孝友，兄大槐卒後，撫姪如子，復好延納，文人逸客多樂與之遊，其父子兄弟，俱以醫學名世。

一〇一四、郭東

△嶧縣志

郭東，本單縣人，世為名醫，及東始徙嶧。精診視，明運氣，所投劑，無不立效。晚號「元仝子」，避城市，居邑北九陽洞山下，種杏千餘株，餘田種胡麻，隱然若仙家。性敦樸簡靜，鄉黨雅重之，年踰八十，精神不衰，家在邑東郊，關外人亦私稱為「東郭先生」云。

一〇一五、楊量

△建安縣志

楊量，字子充。少為諸生，嬰疾臥榻三年，遂攻醫，精熟方脈，確有奇見，卒年八十五。

一〇一六、雷時中

△建安縣志

雷時中，伯宗裔孫。善易學，及岐、黃諸書。醫能奇中，貧者暮夜叩之，必攝衣往。酬以錢，則辭，蓋醫隱者也。

一〇一七、史實

△嘉定縣志

史實，字國信。蕭山人。通陰陽虛實之變，聞有禁方，必重購之。近世推東垣李氏，丹溪諸人不論也。一人冬月鼻血不已，寶教之服胡椒湯，其人以為戲也。固問其說，時方收豆，置數粒斗中，而急蕩之，宛轉上下如意，稍緩，遂躍出，乃謂曰「此則君之病矣。人之榮衛調和，則氣血流通，君腦中受寒，故血行澀，澀則不得歸經，故溢出耳」。非熱疾也，竟服胡椒而愈。所著傷寒要約、傷寒要格，皆昔人所不及也。

一〇一八、傅璪

△嘉定縣志

傅璪，字汝文。世業醫，璪幼時，祖父授以方書，多不省視。然視病決生死，無不驗者，鄉人黃氏家疫，延璪且至，聞有鬼相與語曰「傅某來，奈何」？一曰「我覆其藥耳」！已而藥輒覆，黃且語璪，璪親持與飲，遂起。太學沈生之室死，

而未收，璪視以為尸厥耳，不死也。急治湯液灌之，應手而甦。陸詹事夫人，病蠱甚篤，投以匕劑，得前後溲，即愈。常與里中鄉進士沈積同舟卧，夜診其足脈，謂積父曰「郎君殆有疾徵，不宜令與計偕」。父不為意，卒中道疾死。其神異若有所授者，然其處方製劑，不以語人，人莫測所自也。嘗授醫學訓科，人稱為「頤善先生」。

一〇一九、郁士魁

△嘉定縣志

郁士魁，字橘泉，外岡人。精瘡瘍之術。每日午前，應接就醫者，午後則袖藥以往，孤寡之家，不待再請。名譟蘇、松兩郡，有子履恆克紹其業。

一〇一〇、唐朴

△嘉定縣志

唐朴，字尚質。弟椿，字尚齡。兄弟皆博聞高行，而竝以醫名。一病者更數醫不效，延朴診之，因出前醫諸方，朴指之曰「某某皆不應經，某某法是矣，而不效者，病人軀體大，乃以常劑投之，猶以一杯，沃烈焰也」。即其方加數倍飲之，立愈。常過張秋，大疫，朴為藥貯大盎，飲之，所活數千人。年八十餘，晨起見青衣童子自外至，曰「請歸」。朴嘆曰「上帝豈以張秋之故耶」？無疾而卒。

一〇二一、唐椿

△嘉定縣志

唐椿，字尚齡，參考諸家方論，至老不倦。起臥飲食，未嘗去書。所著原病集，論七情六淫之傷，飢飽勞逸之過，為鈐法鈐方，醫之指要，無所不具，今方術家多宗之，從子杲最著。

一〇二二、唐杲

△嘉定縣志

唐杲，字德明。未冠已名聞四方。陳進士父病熱而狂，踰垣越屋，壯夫不能遏，杲令貯水浴器中，令有力者，捉而投之，方沒股，不復跳躍，因遍沃其身，遂倦憊歸臥，汗出而解。太倉武指揮妻，起立如常，臥則氣絕欲死，杲言是為懸飲，飲在喉間，坐之則墜，故無害，臥則壅塞，諸竅不得出入，而欲死也，投以十棗湯而平，從孫欽訓受其業。

一〇二三、袁時

△江西通志

袁時，字仰夏。雩都人。棄儒明醫，瀕死者輒能起之，鄉人召請，即地險僻，天大寒暑，走應之無倦色。子淳進士，官御史。

一〇二四、上官榜

△新城縣志

上官榜，字念川。灌湖人，亦幼科之巨擘也。榜幼出遊遠方，學醫術，有異人授以秘方，歸而醫道大行。每歲遇疹痘大作，榜足不停踵，自發苗以及灌漿、收靨，榜相視之，無論晝夜，人稱上官念川之眼色為不爽。與百歲里之張繼川齊名，年七十餘。子上官順，亦能世其業。

一〇二五、司軻

△陽信縣志

司軻，精醫術，按脈察疾，療病如神，自山以東，共倚賴之。

一〇二六、劉夢松

△陽信縣志

劉夢松，字崑石。歲進士，冲和樂易，氣宇迎人。先是濟南醫士尹林菴，登長白山得異人秘授，名馳天下。松往就學，執弟子禮，盡得其傳，沈疴錮疾應手而效，為德藩名醫，撫軍、轄臬諸上官，皆敬禮之。子新國，字師文，陝西鎮安縣令。孫泗瀾，字文水，歲進士，能世其學，全活甚眾。方壺氏題畫像，贊曰「大哉碩儒，篤行道濟，維孝與仁，保和消沴，功翊炎軒，澤流後裔，庶茂棘槐以酬薛荔，遺像式儼，永瞻弗替」。

一〇二七、毛曦

△陽信縣志

毛曦，元大中丞思義曾孫也。為邑諸生，精痘疹醫，應手輒效，全活甚眾。從子如琚，邑增廣生，能世其學。

一〇二八、王日謹

△陵縣志

王日謹。邑庠生，忠厚謙恭，親睦族黨，尤以孝著。父卒，有庶母弟名曰訪，與子啟疆同庚，然必教其敬叔父，猶子至禮，兄弟相接，則篤愛尤甚。深明醫理，祇以活人，不計利，凡有求者，無論貧富、遠近、寒暑必至，至則應手痊。又習堪輿術，言多奇驗，年六十四卒。

一〇二九、馬一陽

△新泰縣志

馬一陽，原係庠生，尤精明內外諸科，以王道濟世，一邑之人咸沾其惠。

一〇三〇、邵顯士

△新泰縣志；

邵顯士，其先濮州人。自幼居於此，熟諳方脈，所施多效。

一〇三一、柴時寧

△新泰縣志

柴時寧，其先江山人。幼而聰慧，酷嗜上池秘術，方脈精明，門庭若市。

一〇三二、陳得祥

△章丘縣志

陳得祥，東錦之普濟人。少好元學，嘗遇一黃冠，雙鬟方瞳，傾蓋語合。得祥邀至家，因盡授太素脈訣，復語之曰「世所傳脈經、脈訣，大謬。汝持此遊人世，可無兩手，後數十年，當遇我」。而里中人沿習高陽生說，不肯信，乃北走燕。始落落難合，後其醫益奇，驗名暴起，遂傾諸國手，縉神迎之無虛日。後歸里，董復亨試其脈，應如響，恨相遇之晚，顏其門曰「長桑真脈」。

一〇三三、胡銳

△淄川縣志

胡銳，雅性恬曠，居恆恂恂若愚人，而胸次軒昂，棄名求閒，築圃豐水之陽，長溪靜碧，遠野凝青，垣深一水，屋背萬竿，日徙倚其中，蕭然世外，時讀黃老，耕樵客至，釣鮮烹葵，陶陶樂也。尤精岐、黃術，藥臼自隨，諸以沉疴至者，輒以一匕起之，蓋四十餘稔，跡不至籬以外，九十八齡，無疾而卒。

一〇三四、錢安

△嘉善縣志

錢安，字以寧。居西塘。世業醫，至安尤精，深究脈理，治病如脱，一時無出其右，舉任醫學正科。子雲字時望，能傳其業，精於傷寒，御史春之父也。後有馮哲、潘元，亦與雲齊名。

一〇三五、馮喆

△嘉善縣志

馮喆，字克順。質直嗜義，精於醫病，人遇之，即愈呼為「多吉先生」。子愷，孫科，俱博覽醫籍，名與錢萼竝馳。

一〇三六、袁澤（附：馬菊南）

△嘉善縣志

袁澤，字世霑。祥姪孫，精痘疹，當痘時，每至一家或一村，集群童閱之，與之期日，某當生，某當死，及出痘，靡一不驗，求者闐門。同時有馬菊南精痘疹，與澤齊名。馬氏子孫，能傳其術。

一〇三七、蔡天奇

△饒州府志

蔡天奇，浮梁諸生。工醫，醫從素問、本草而精。以深思勝，亦不屑屑赴人之召。人有危病，問天奇，天奇輒問他醫診狀，或取其方增減一二，而奇中，嘗

示諸醫曰「人有重病，則我亦病病，窮日夜之思，僅可得起一人，汝輩慎之」。天奇不受謝，其行誼，又足多云。

一〇三八、洪魁八

△饒州府志

洪魁八，樂平人。世業岐、黃，初得異授，精於太素脈、八法神鍼。邑人黎澄、葉瑞當未遇時，以疾延其診視，輒預定其科第，與歷任地方，卒之時日。斷休咎死生，百不失一。年八十餘，無疾而坐化，蓋神於醫者，時莫得而匹云。

一〇三九、徐啟元

△高唐州志

徐啟元。精於方脈，州當大亂之後，人多癘疫，用藥立效，救人無算，而不索謝。有司扁曰「善回疫運」。

一〇四〇、孫之普

△高唐州志

孫之普。用藥詳慎，能活人。州守扁其門曰「一匕神樓」。

一〇四一、高隱（附：卞模）

△嘉善縣志

高隱，字果齋。少攻經史。金沙王肯堂自史館歸，精醫理，隱從遊數年，得其秘奧。肯堂醫書六種，皆參酌采輯。後與繆仲淳交善，療疾多奇效，一時推為盧扁。年九十餘，如少壯云。同時卞模，字儀皇。亦工醫，能起危疾。

一〇四二、吳嘉言

△嚴州府志

吳嘉言，分水人。世以醫名，盡得素、難等書元妙，當道重之，授太醫院吏目，有「當世名醫」之譽。禮部尚書潘晟、祭酒余有丁，皆有贊贈。所著有醫學統宗、鍼灸原樞等書，行於世。子學易亦以醫知名，後任雷州吏目。

一〇四三、王禹道

△分水縣志

王禹道，字冰巖。事繼母以孝聞。幼好學，弱冠，精舉子業，以及經、史、子、集，無不通貫。都人士咸以大器期之。中年遘疾，遂究心岐黃家言，著惠濟仙方諸書，遠邇稱述，不啻沛相長桑也。

訓鄉勇，以拒鑛賊，讓功高尉，邑侯李深重之，都諫何春泉，欲以人才薦，會疾不果前，蔡邑侯集分水先賢傳首稱焉。

一〇四四、張用謙（附：徐吾元）

△無錫縣志

張用謙，深究朱李。著有醫方摘元。同時有徐吾元，論運氣甚精博，有醫經原旨。

一〇四五、劉嘉謨

△新城縣志

劉嘉謨，號南川。十餘歲，方就塾，讀書不解。旋從事於岐、黃，搜古今醫書尋繹之，終不解。一日遇雨投古剎，少休，出行笈內叔和脈訣，朗誦之。忽一人衣冠甚偉，冒雨至，問「所讀何書」？答曰「脈訣」。問「解否」？曰「不解」。曰「我正喜汝，不以不解為解也」。開陳指示，當下了然。雨止，其人亦不見，自是投劑無弗愈者。

一〇四六、侯邦寧

△禹州志

侯邦寧，善醫，往往奏效。上台獎扁盈門，太和君有疾，一藥而愈，君喜曰「急為贈扁」。左右請書何字？君寡學，曰「一服就效」。或曰「弗文」。易以「一劑回生」。且其人高雅，不治生產，但市園亭一區，種藥栽花，與相知圍棊飲酒，或焚香鼓琴。所得名人墨蹟，什襲珍藏，卷軸滿篋。

一〇四七、鄭鎰

△祥符縣志

鄭鎰，字尚宜。業醫，療病多神異，問奇探秘，年逾七十，著述不輟，有續醫說、杏花春曉堂方方法考諸書行於世。子名河，號星源，亦以國手名。嵩渚，獻吉川、甫中川諸人，悉傳贊之。

一〇四八、史仕

△祥符縣志

史仕，字君顯。周府良醫正。九世祖全，業幼科，居洛中，永樂初，任周府良醫，因徙汴，自全至仕凡十代，皆以醫顯名。仕精於素問、難經諸書，治病能察虛實，依病治方，無弗取驗。德清蔡中丞，撫河南時，子方二歲，病痹發熱，諸醫皆用芩、連，熱愈甚。或薦仕往，仕診脈，法應補，蔡初難之，仕力主其方，陰用附子佐參、芪，一服即安寢思食，熱減大半，又數服而愈，蔡神其術，攜至京，捐貲為授周府良醫正。其他療病，全活者，不能具悉，壽至八十七乃終。

一〇四九、李可全

△祥符縣志

李可全，精醫，能研素書，不計利，全活甚多，時號「神醫」。

一〇五〇、李宏要

△洛陽縣志

李宏要。精通醫理，常以活人為心，施藥五年，一文不取，年逾九十，無疾而逝，子漢能世其業。

一〇五一、顏守正

△襄城縣志

顏守正。邑人。儒醫，於小兒尤精，不甚計利，且善書，頗知吟咏。

一〇五二、鄭富

△鄢陵縣志

鄭富，字景豐。少攻岐、黃業，精於診視，迎者無虛日，子詔、評亦皆以醫名。

一〇五三、張琦

△朔方志

張琦，精太素脈。斷病踰二十年，生死卒如所許。

一〇五四、董教清

△河間府志

董教清，號中壺羽士也。初修煉於太和山之五龍宮。久之，欲遊覽諸名勝，遂涉荊、襄，歷秦、蜀、晉、趙間，得異人傳，以醫藥濟世。南皮有安姓者，助貲施藥，乃留居之。脈理通微，藥本王道，遠近咸稱「國手」。年九十餘終。

一〇五五、寗守道

△扶溝縣志

寗守道，明初人。精鍼灸法，應詔入京，鍼銅人中選，授太醫院大使。

一〇五六、黃朴菴

△無錫縣志

黃朴菴，失其名。外科得異人秘方。其後叔洪師善者，兼通大方脈。師善子祿，工醫而能詩。

一〇五七、王德孚

△邵武府志

王德孚，字致和。邑人。最工於醫。每閱脈書，輒至丙夜。至其用藥，則中自有權柄，不斤斤執古法。凡他人謝不能醫者，得致和立愈，所活常百十人。有如貧窘細民，絕不與較謝禮。

一〇五八、丘珏

△邵武府志

丘珏，字廷美。原習儒業，穎悟絕倫，而未用於世，旋業醫，精脈理，以濟人利物為分內事。郡守吳南岳遘疾，群醫罔效，召珏，珏診曰「是易療耳」！乃進藥，公服畢，私與其僕曰「漏下二鼓，公渴宜備湯，三鼓公飢，宜備粥」。吳

如期索之，俱如意也。曰「爾何慧若是」？僕曰「丘醫所諭耳」！吳駭然，以為秦越人隔垣之見癥瘕不啻也。進與語，談吐皆儒生，乃悅曰「非儒也，醫何能良」。遂顏其廬曰「儒醫」云。郡有人中頭風，口已噤，將就木矣。珏適至，視之曰「是可治」。治之以鍼，不踰刻，吐痰數升而愈，凡若此類，更僕未易數也。姪名希彭，字商臣，傳其術，醫多奇中，人稱其青出於藍云。凡本草、丹溪、叔和傷寒諸書，多所發明。然於貧者，不受直，人以此益德之。其後，弟瑄、子希頤、孫九鳳世習其業。

一〇五九、陳人

△邵武府志

陳人，號東野邑人。精岐黃之術，善治疫痢，尤長內傷。視脈升叔和之堂，製方入仲景之室。且曠懷高誼，動足千秋，年九十餘，風流文雅，亦復不減，其殆醫而儒者。

一〇六〇、饒士守

△進賢縣志

饒士守，字述泉。三十八都人，精於醫術，大行於南豐者四十年。六十後歸里，遠近賴以全活者無算。為人孝友勤慎，鄉閭稱之，年八十八卒。

一〇六一、余國用

△弋陽縣志

余國用，號懷泉。四十七都人，力田養親，家稍贍，即從名醫習岐、黃術，精其業者三十年，所救危疾，饒、信之間，不下百餘人。壽九十，兩子皆七旬，孫塤璋、元孫大年，俱著名黌序。

一〇六二、黃旻曙（附：徐成吉）

△弋陽縣志

黃旻曙，五十三都人。徐成吉，五十五都人。得十全之神痘法，以棉絮取痘漿之佳者，送入鼻內，及愈，有瘢如真，往往靈驗，遠近皆聞其風焉。

一〇六三、孫子奕

△松江府志

孫子奕，博學能詩，尤善脈藥，常舉為本府醫學正科。

一〇六四、奚鳳鳴

△松江府志

奚鳳鳴，上海人。少業瘍醫，尤善治癰疽，能察人氣色，預卜病日。川沙帥蔣其仁，先嘗患背疽，至是復發，使鳳鳴視之，曰「此昔年蘊毒，故肌理墨腊也」。治之月餘，而瘳膚加澤焉。一日，其仁弟在坐，鳳鳴謂曰「君不出三月，疽發背矣」。及期果然。鳳鳴常言「癰疽中潰，積腐四周，非吮之不得盡」。故治病必

募人以苦酒噀口而吮之。其貧者，鳳鳴即親為吮癰，其治他瘍，亦多精思。有張姓者，左足拇指瘇三年，不能行，鳳鳴以刀破其患處，抉出一蜂，遽起徐步，其神異類此。

一〇六五、程式

△建昌府志

程式，字心源。南城人。名醫，著有程式醫彀，研究素問，次及難經、脈訣，洎張、劉、李、朱四氏之書。故診治適宜，又搜其喫緊者，著之編帙，俾學者識經絡、明病機，若登軒、岐之堂，入盧、王之室，踵張、劉、李、朱之門，而相質證焉。

一〇六六、朱廷臣

△樂平縣志

朱廷臣，字懋佐。坊人。性孝友，善岐、黃。父柩在堂，適鄰火，廷臣他無所顧，倉皇扶柩出，仍負母逃。兩為廬墓，知縣金忠士，給扁旌之。

一〇六七、陶欽臣

△彭澤縣志

陶欽臣。天性孝友，綜極百家，尤精於醫，善八法鍼，四方高士，多游其門。

一〇六八、宋光紳

△彭澤縣志

宋光紳，號橫秋。業儒不遇。先世曰「杏莊」，善小兒痘證，遊四方，遇異人，授以秘書，醫由是顯。其書具在，光紳習焉，亦擅長一時，人延之，風雨弗避，診視發藥，不計利也。一日暮歸，道拾遺金，啟視之，則某甲輸糧者。晨起詣故處，望其人蹌踉來，告曰「我拾得以候君耳」。其人曰「我鬻業以償逋，微君，長者敲扑斃杖下矣！願分半為長者壽」。光紳笑而去之。

一〇六九、李生（附：王生）

△撫州府志

李生、王生，忘其名，竝撫人。醫道竝行，王亞於李。崇仁有大室，邀李治病，約愈謝五百緡。李療者，旬不差，諭以更用王醫，乃留數藥而別，道遇王醫告之故，王曰「吾技出兄下，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脈甚精，處藥甚愜，其不愈者，不當得謝耳。故辭，公往，以吾藥治之，必愈」。王如其言，悉用李藥，微易湯使進，越三日疾瘳。富室如元約酬之，王歸，以半遺李曰「公治疾，吾何功？必不可」。家頤山曰「二人取予之義明矣，其精於藝也，固宜」。

一〇七〇、王大國

△江西通志

王大國，字邑郊。南昌人。嘗患痰疾，得異人而愈，遂師事焉。授素問、內經等書，及秘藏諸方，無不殫心研究。

一日，異人叩其所學，無不切中肯綮，異人驚之，會別而去，曰「勉之，不日當以醫聖名世，吾經行天下，未見有如子之警異絕人者」。

同里杜氏有子，年幼，久患瘰癧，服藥無效，國至，投以二丸，即日平復，見著驚以為神。

南昌司理胡慎三，左足患癰，直穿腳底，醫已數易，日甚一日，痛楚幾絕，國至，命急去敷藥，止服湯劑，司理曰「湯劑豈能生肌耶」？國曰「願限半月全愈」。服至三四日，瘡口漸合，司理大喜，纔二十日，肌肉已滿，如其所言，給「技超方外」四字，匾旌之。

國仁心神術，一以濟人利物為念，手中所活，何啻萬人，子開能世其學。

一〇七一、闞仁

△雲南通志

闞仁，字靜齋。通海人。幼業儒，旁通醫理，邑中有少年，持茶花行秀山中，本無他恙，仁遇之，令其速歸，歸果不起。彼父兄請其故，答曰「耳色青，小腸已斷」。其奇驗類如此。

一〇七二、李德麟

△雲南通志

李德麟，鶴慶府人。精方脈，能治奇疾，遠近就醫者，屐滿戶外。嘗洱河東，有窶人求治，愈。一日麟以他事過洱東，見渡口船將發，趨欲同舟，有婦傾水，濕其衣，方怪之，夫出，則前窶人也。驚曰「此再生我者也」，叩首留宿，未幾，前舟覆，麟獲免，人謂陰德所致。

一〇七三、鄒士錡

△德興縣志

鄒士錡，八都人。業儒不就，因習醫，精於方脈，兼施藥餌，多所全活，貧無所酬者，但以口謝，時稱為「春宇先生」。

一〇七四、徐文相

△弋陽縣志

徐文相，東隅人。操履醇篤，樂善好施，尤精醫理，炮製催生丸，及治痢之劑，所活不下百人。

子步雲、孫卜曆、曾孫有度，相繼游泮，至今族盛而殷，蓋有自云。

一〇七五、馮時近

△弋陽縣志

馮時近，三十六都人。急公守義，取與不苟，人有瑕慝，必面折之。少習醫，及青鳥之術，而延師教之，曲盡其禮，邑令王扁之曰「善蓋一鄉」。孫紹京，童年入泮，不愧家聲。

一〇七六、洪濤

△弋陽縣志

洪濤，少業儒，改學醫，每施藥濟人如神。授太醫院副從。征交趾，軍中大疫，濤以蒼朮、黃蘗，鍋煮之，徧飲，皆愈。都憲毛公，親書「存仁堂」旌之，改榮藩良醫正。王缺唇，濤搗藥補之，如天成。奉旨褒賞，賜建國醫坊，號為「補脣先生」，年九十致仕。

一〇七七、吳文朗

△高安縣志

吳文朗，字介夫。城南人。性孝友，少習儒業，屢試不售。紹父岐、黃術，凡五經諸史、性理大全、素問、靈樞等書，無不淹貫博治，遂以醫顯。常以濟人為心，而道德淵懿，坐人於春風和氣中，一時諸當事忘分折節，爭相敬禮，賜匾優異曰「理學名醫」。然性介欲淡，遊貴人之幕，不為干謁，終年坐一室，手不釋卷。交遊多名彥，稱為觀瀾先生，年八十一終。

一〇七八、丘可封

△貴溪縣志

丘可封，字汝禮。由歲貢，歷官國子監典簿。博覽群書，通天文，尤精黃帝素問。與人切太素脈，談休咎，終身不爽。著有醫書，及經驗奇方，多出自創。可封三仕學官，皆砥節立名，有賢聲，遷國學，三疏致仕，以故未究其用。

一〇七九、車國瑞

△進賢縣志

車國瑞，字玉衡。以醫術，選太醫院吏目。

一〇八〇、李應龍

△進賢縣志

李應龍，字熙寰。太醫院吏目，以醫術馳名舒、盧之間，為人灑脫，肝膽真切。

一〇八一、支喬望

△進賢縣志

支喬望，字蘭嵎。以醫術著名，縣舉鄉飲。

一〇八二、章益振

△進賢縣志

章益振，字九河。以醫術馳名皖、桐間，鄉大夫士，悉敬禮之。

一〇八三、唐貴卿

△太平府志

唐貴卿，以婦人科名，官王府醫副。

一〇八四、唐正卿

△太平府志

唐正卿，貴卿弟也。亦善醫，有奇效，環郡數百里，宿舂就診，不計有無，人服其德。

一〇八五、周簠

△聊城縣志

周簠，儒醫，順天人。居郡城，授太醫院御醫，所註素問諸書。

一〇八六、王光隆

△觀城縣志

王光隆。鄉黨以仁厚稱，少業儒，見時證，邑無良醫，遂棄儒習醫，精究岐、黃，救活甚重，且不較酬，貧人感其施濟。

一〇八七、胡忠

△金華府志

胡忠，字彥信。湯溪人。淹貫群籍子史，尤精醫術，活人甚眾，嘗却餽謝，出粟濟貧，晚號琳湖。

一〇八八、孫世贊

△莘縣志

孫世贊，字鬯環。庠生。七歲事孀母，晨昏定省，四十餘年無少懈。與兄同居，克盡友讓，庭訓子姪，日以「天理」為讀書根本，援古證今，語意悚切。生平氣度冲和，喜施予，周貧乏。辛巳瘟疫大行，傾囊施藥，全活不計其數，濟世之願，期終其身，邑里愛慕，年七旬餘，公舉鄉飲介賓。

一〇八九、楊名遠（附：楊淑楨）

△巢縣志

楊名遠，號萬里。昭勇將軍義之後。相傳義晚年，告老家居，留心仁術，有名醫以女科醫術謁義，因命其次子師之，遂精其術，大顯於時，由是傳其子孫。沿及名遠，為第八代，專精致神，益光祖烈，凡楊氏之習醫者，以名遠為重望，傳其子英山，籍廩生。淑楨為第九代。幼年隨其從祖衡州遊南嶽山，又遇高僧，為廣其醫理，授以內外名方，楊氏之傳，更增式廓焉。

一〇九〇、王衎之

△嘉興府志

王衎之，字寧野。少失恃，事繼母至孝，居父喪哀毀盡禮。博洽群書，弘通仙釋。中歲精岐、黃術，治人疾，有奇效。尤善書法，凡名院扁，皆多手筆。天啟間，神解於武康山中。

一〇九一、姚美

△桐廬縣志

姚美，坊郭人。天啟間，授太醫院吏目。

一〇九二、支喬楚

△進賢縣志

支喬楚，字寰冲。醫名甚著，天啟間，授太醫院吏目。

一〇九三、態元會

△進賢縣志

熊元會，字運隆，以醫術行，邑里聶尹贈扁「回春妙手」四字。

一〇九四、羅憲順

△新城縣志

羅憲順，字文溪。宜黃棠陰里人。以醫來新城，治病無不立效，新人士德之，不聽去，因留家焉。居東坊茶園巷，與涂冢宰國鼎家鄰，順與為布衣交。既登第，為授太醫院吏目。天啟丙寅冬，吳邑侯之屏，以鄉大賓禮之。順相貌魁偉，美鬚

髯，與人交，溫藹可掬。常遊湖、廣，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每對人言，確稱有接命法。晚嘗製藥施人，年八十二，寢疾三日而卒。

一〇九五、王思中

△吳江縣志

王思中，字建甫。少攻醫，精於切脈，洞見病源，恆出新意，製方投之輒效。海鹽彭氏，巨室也，其媳方婚，而病煩懣欲絕，諸醫莫知所為。思中診視，令盡去帷幔、窻櫺，並房中什器，密求蟹臍炙脆，研入藥中，服之頓痊。詢其故，曰「此乃中漆氣毒耳」！

邑周氏，患發熱咳嗽，以陰虛內傷治之，愈劇，經月不得眠。思中診之曰「此謂懸飲，乃鬱氣所致，氣不升降，則湯液停積，漸成飲囊，法當開鬱行氣，以消之」。每劑用荷葉蔕七枚，一服而鼾睡，數日平復。

鹽院某行部，至常州病膈證不起，諸太醫麕集，皆技窮。思中至曰「此是關，而非膈，可治也」。乃以半夏麴一兩，為君製劑與服，不半月，動履如常。又有人患瘡疹，陰囊腫脹如升，不能跬步，思中曰「此瘡蠱也」。就外利劑中，加麥稈四十九莖，遂消，其奇驗皆此類，一時推為「和、緩」。

三吳冠蓋，叩其門者無虛日，諸名公多作醫效記贈之。萬曆中，授南京太醫院吏目。天啟中率，年七十三。

一〇九六、程公禮（附：程邦賢、蔣氏、程相、方氏）

△幼幼全書

程公禮，字耆祥。休寧豐大基人。幼有至性，事父雲端，母吳孝謹，晨昏不離。長娶吳氏，相敬如賓，恆念貧無以濟人，乃夙夜研究方書，遂博通素、難百家言，所經診治諸驗，詳醫學傳。著有醫家正統、行仁輯要、保赤方略，藏於家。

子邦賢，字君敬，少業儒，克禀庭訓，不苟訾笑，與人言，必慷慨語曰「為臣必忠，為子必孝」。甲申、乙酉間，遭父公禮喪，哀毀踰禮，幾於滅性，會聞京息，投繯赴溺者再，妻蔣氏救免，日夜哭泣，不絕聲七日，勺飲不入口，項下頓發大瘿，自是甘廢棄，變服為道士，專心內典，課三子，業父所遺方書，皆於幼科獨神。

有溪南吳翁，子七歲，病危。時季冬，邦賢診之，亟命掘坑埋兒，僅露頭面，以涼水週身澆灌，其家素知其奇，從之，兒頓甦，其他神效多類此。撰有醫集大成，未竣而卒。人因其項有大瘿，皆稱為「程大瘿先生」。

蔣歙邑篁墩女也。深得壺中秘妙，一日，邦賢他出，有村嫗，抱初生七日兒至，糞門無孔，腹脹垂絕，蔣詢其出胎能飲，知非臟腑有隔，特穀道未分耳，暗袖刃，酌分毫刺之，胎矢隨出，仍用綿撚蘸蜜，令時通潤，以防復閉，兒得無恙。

次子相，字子位，天性孝友，事父母先意承志，待昆弟推產讓財。醫術之精，診驗不可勝舉，其詳具載家乘。

為人倜儻好義，稍有贏餘，即儲倉穀，以備族里緩急，他如修橋路，施棺笠，放生埋死，一切濟人利物事，每傾囊不惜。有族僕葉及胡姓僕俞冀金跳梁，相以公憤，前後力陳於郡守朱兩奴，卒服其辜。

慨鄉俗不古，設立條教，勤勤懇懇，一時鄉子弟，咸知禮義。年五十九卒，里人赴弔者，多行哭失聲。

相妻，方氏，明識人也，亦精幼科。相既讓財產於昆弟，孑居城南。方乃內操井臼，外診嬰兒，求治者日盈坐，計所全活，歲不下千人，遂致道路，嘖嘖有「女先生勝男先生」之稱，門以內事，無大小，皆方獨任。以故，相四十餘年毫無內顧，得畢展其生平。見義必為之，素志性，尤貞淑，視妾子與姪，一如己子，衣服飲食，無纖芥私。每朔望，戒諸子曰「汝父嘗憾命蹇，寡兄弟而分處，今汝等多人，若少懷貳，非父志也」。子十人，孫二十餘，咸奉命唯謹，今有克家者。

一〇九七、魯烈

△平湖縣志

魯烈，字懷陽。好讀太元，遂悟醫理。浮沉諸生間，後以貢授澧州學正，每於講業外，劇談長桑君術，起人膏肓，多奇中，百餘歲卒。

一〇九八、姚井

△平湖縣志

姚井，精於醫，尤工鍼灸，活人甚眾，所得金，輒捐助戚里之不能婚葬者。

一〇九九、馮煦

△平湖縣志

馮煦，號暘谷。少為諸生，兼精上池術。邑宰顧廷對擢御史，出按江右，患蠱疾，諸醫罔效，廷對嘆曰「必馮生到，吾方有命耳」。藩臬星夜檄迎，比至，不數劑而愈。一日與里中張方伯宴，忽目一優曰「此不久活矣」！越宿，嘔血死。以貢，授羅山知縣。

一一〇〇、陸金

△平湖縣志

陸金，號雲峰。自華亭，徙湖。每旦啟戶，病者麟集，以入門先後為切脈敍。二子道光，號明暘；道充，號賓陽。道光精幼科，一兒多食果，腹脹，醫罔效，光取桂、麝、瑞香三味為丸，服之立愈。一兒染奇證，四肢堅不可屈，光曰「此非藥可療」。舉傘覆之，遶牀，焚安息沉檀，兒即平復。少間又發，屑沉香飲之，遂瘳。道充，諸生，亦精醫，人稱「二難」，有陸氏金鏡錄。光子從諭，進士；充子從誥，舉人。

一一〇一、唐守元

△平湖縣志

唐守元，號吾春。璜溪人。贅於陸，因傳其業。一婦人，偶食羊，聞呼，未及吞而應，逾月病發，淹及兩年。守元曰「此必胸有宿物」。家人曰「兩年不食矣」！曰「試以我藥投之」。既而大吐，痰塊中，裹羊肉一臠，遂愈。又祝氏兒患痘，遍身血迸無罅，守元搗藥塗其身，摻藥舖裀褥上，捲起，倒豎牀前，合家駭啼，叱曰「若輩勿啼，此名蛇殼痘，氣必用逆，乃得脫」。已而皮膚解裂，如蛇脫然，遂愈。新帶顧氏男，痘後目瞽，守元曰「惜我見之晚，當先開一目，三年後俱復明」。果驗。醫鑑、醫林繩墨、後金鏡錄，皆其手輯。

一一〇二、吳悅

△平湖縣志

吳悅，號三拳。少讀書明敏，遘危疾，遂精岐、黃術。徵為太醫院史，熹宗三賜金幣。

一一〇三、徐桂菴（附：徐光瑞）

△平湖縣志

徐桂菴。以字行，華亭人，善養生，僑居當湖，以刀圭活人。子光瑞，號樂菴。以攻制藝，精易理，累試不售，乃出桂菴遺書讀之，所治多神驗。與沈司業懋孝為世交。子孫皆能世其業。

一一〇四、張培

△平湖縣志

張培，字抱一。諸生，有文譽，性澹泊。中年無子，遂以醫自顯，精痘疹，雖貧苦者，不避風雨，趨視也。善寫山水，時携好友，往來天目、笠澤間，自號曰「畫禪」。疾革，悉取平生名畫、書籍、古玩器，召諸好友，分贈之。又罄橐中金，散諸蘭若，翛然而逝。

一一〇五、吳元溟

△杭州府志

吳元溟，字澄甫。自歙，徙錢塘。先世精於醫，萬曆間，浙大疫，從父道川治療，日活數十百人。晚年述父意，著書曰痘科切要、兒科方要。事繼母以孝聞，女弟少寡無所依，迎養於家，終身無間言。故人程生負課千金，久繫，元溟代償之。崇禎庚辰歲大饑，元溟出豪金於江右，糴米五百斛，悉散與親故。年八十二而卒，子孫至八十餘人。

一一〇六、劉貴柄

△旌德縣志

劉貴柄，十二都人。資性明敏，得異人傳授，精岐、黃之術，遵古方而不執，每治奇證輒效。崇禎六年，疫甚，施藥療病，施粥賑饑，活人無數。

一一〇七、查萬合

△江南通志

查萬合，號了吾。寧國府人。鍼術最精，人稱半仙。有陳貞一者，久以醫自負，及遇萬合，深悔所學，執弟子禮惟謹。或問萬合所活幾何？應曰「我非能生人，但不殺人耳」！

一一〇八、鄺賢貞

△臨武縣志

鄺賢貞，字文寧。少嗜學，數奇不售，七困棘闈。崇禎戊辰，應貢選，入北雍，授江西定南令。居官四載，以治行卓異，晉雲南維摩知州，未幾，以母老乞終，遂絕意仕進。性嗜古，博覽群書，尤精岐、黃術，脈訣、難經，躬自繕寫，全活不可勝計。

一一〇九、陶養恆

△天台縣志

陶養恆，諱茂術。精岐、黃。崇禎間，時疾遍行，縣令設局施藥，命恆調劑，獲全萬餘人，各當道給扁旌獎，冠帶榮身。子端雍，號君魏。夙性至孝，年十三，即能刲股起母氏疴，業儒未就，亦題其業，舉為醫學訓科。

一一一〇、郭民安（附：郭民康）

△巢縣志

郭民安，字華臺。訓導藩之子，望雲先生之後，為邑庠生。精於醫學，大小方脈傾鄰邑，就醫者填門，仍輕財好施，遇病者，如痌瘝在己。崇禎八年，寇陷城，民安時同邑令及諸生巡城協守，被賊執，皆不屈，賊次第殺之，將及公，忽一賊奔救曰「八十老翁，降之何用？殺之何為」？得不殺。後憶之，乃是上年過路病夫，施藥愈之者也。

弟民康，號平海。以醫聲聞遠邇，其為人，雅懷曠致，更出群流，先民安卒。

一一一一、徐宗彝

△休寧縣志

徐宗彝，字孝威。南街人。由國學授太醫院吏目歸，活人無算，不受資。從弟妻殉烈，以次子後之。

一一一二、金有奇

△休寧縣志

金有奇，字養純。上溪口人。精岐、黃術，授太醫吏目。崇禎辛巳，山寇披猖，官兵駐勦，多嬰癘疫，瀕危者，悉賴以生，裹糧踵謝，却弗受。家雖貧，事老母必供甘旨，凡所入，皆與弟共之，著有杏春齋詩、孝悌歌行世。

一一一三、李光武

△休寧縣志

李光武，字祖巖。中市人。世習軒、岐業，活人殊多。兄艱子，為之買妾育後。及兄嫂歿，竭力殯葬，人稱其友。

一一一四、鮑宗益

△巢縣志

鮑宗益，字若虞，為邑廩生。聰敏絕倫，舉業之外，博通曲藝，凡星相、卜筮之類，無不臻妙，而尤精於醫，雖專門名手，莫能過。晚年頗歸宗門，學出世法，遂棄舉子業。以貧故，稍稍為人理病，手輒奏效，大為時推，素滑稽善調笑，時遼左吳某求醫，疾愈，贈以匾額曰「超然古處」，不得已往謝，途中，口占詩二首自嘲曰「超然何事見超然，贏得高題匾額懸。草屋獸頭無處放，虎皮羊質有何妍？豈知畏事偏多事，不道安禪轉累禪。美譽不虞殊自愧，老年無計閉門堅」。「古處寧輕談古處，枵腸空腹何須數。豈真有學下徐榻，祇令非公入偃府。熱面不禁風雪寒，開身無異利名苦。何如十五年前事，國手儒林猶小補」。蓋前邑令曾贈以「儒林國手」匾額也。公幼多病，以病精醫，由醫更進於坐功學道，大有造詣，年幾八十，無疾而終。

一一一五、方鼎

△合肥縣志

方鼎，歙人，家於廬。工醫，能治異疾，屢試多效，公卿咸延致之。有貧不能具藥直者，施與無倦。廬稱名醫，必曰「前有李恆，後有方鼎」。

一一一六、蔚之瑚

△合肥縣志

蔚之瑚，合肥人。精岐、黃。崇禎辛巳大疫，普施藥餌，全活甚多。

一一一七、方超

△合肥縣志

方超，歙縣人。游於廬，以善醫名。子仁，庠生，亦精其術。

一一一八、李潭

△武城縣志

李潭，善岐、黃之學。晚年益精診視，定病者吉凶。崇禎十四年，瘟疫流行，潭施藥救貧，病者大半生全，縣申請給冠帶表閭。年八十，猶善飲，行步如飛，八十四無疾而終。子八人，孫四十餘人，今其子廷機八十四，亦壯捷無比。

一一一九、吳邦寧

△休寧縣志

吳邦寧，字惟和。黎陽人。本姓施，因紹吳雲川醫業，遂姓吳，性剛直豪爽，每與人論說，善解人頤，士大夫無不羨其有仙風道骨。以醫濟世五十年，臨危救活者甚眾，尤精幼科，有痘疹心法一書。教子以聖賢之學，嘗曰「世事變幻如浮

雲，惟讀書明理，修身克己，為究竟」。令長子璜復姓，故璜勉承父志，以學見重於有道先生云。

一一二〇、汪汝桂

△休寧縣志

汪汝桂，字景南。渠口人，幼體羸，學醫，遊姑熟，得名師傳，兼綜東垣、丹溪諸法，遠至黟、祁，所在奏奇功。為人言不妄發，渾涵長厚，群以有道歸之。

一一二一、畢藎臣

△新城縣志

畢藎臣，字致吾。贈副都御史理五世孫，霍州知州成元孫也。渾厚有古君子風，少喜讀書，家貧不能具脡脯，乃去而學岐、黃，從遊名醫劉南川之門。久之，名噪遠近，授太醫院吏目冠帶。其於病也，辨南北，審强弱，察四時、陰陽氣候，投一二劑，無不霍然。其最精者，尤在傷寒、痘疹，診視立辨生死，百不爽一，全活無算。晨起雖車騎盈門，必次第而至，不先富貴，不遺貧賤，時時懸藥施人，不索其直。

益都王太僕濛，性嚴，重藎臣，至躬自執爨進食，儼如大賓。青城令某，病脹，絕粒數日，藎臣至，一匕而愈。邑王大司馬建牙宣大，每病，數千里迎迓，

非藎臣不他任也。一日遠出，父病亟，家人環泣，藎臣急診脈曰「無慮也」。纔一劑，血出數升，病良已，其術奇妙類如此。

崇禎壬午，城陷殉難，年四十八，藎臣歿，靈爽如在，子元宰，及其妻女，病痢瘧，或病癰痿，或痘疔，屢夢藎臣投以藥，且示以某日當痊，皆如言響應，異哉！知府李鴻霆撰傳。

一一二二、侯周臣

△蘇州府志

侯周臣，字崑璧。先世，嘉定人。性孝友，篤學好修。因讀素問、靈樞諸篇，謂內經一書，與周易相表裏，天人性命之理，盡在是矣！遂棄帖括，專精醫術。後徙居長洲，投藥輒效，賴以全活者無算，凡有所得，悉以賑貧。崇禎癸酉，巡按祁彪佳親訪耆碩，首舉周臣，輯其善事，嘉獎德行，有「逸民古君子」之稱。卒年七十九。

子秉忠，字受璧，克繩其業，尤敦節義。孫曰欽，字心翼，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為舉子業，稍暇，即習岐、黃諸書，窺其堂奧，督學奇其文，拔置第二，有聲黌序。後以詿誤，仍理舊業，竟成名醫，更字心璧，士大夫咸禮重之。

一一二三、吳義坤

△蘇州府志

吳羲坤，字太元。吳縣人。精於治疫，崇禎末，多所全活。

一一二四、雷時震

△進賢縣志

雷時震，字普春，以醫名，選為太醫院吏目，陞御醫光祿寺丞，厥子應運，世其官。震尤善外科，為人縝密謙謹，歷事神、光、熹、愍四廟，不分外干澤。

一一二五、趙律

△畿輔通志

趙律，雄縣人。性恬靜、慈愛，居家孝友。幼嗜問學，長厭舉子業，遂精詩學，前後有司校，咸以隱君子禮遇之。後感母疾，乃學醫術，洞究軒、岐之秘，以濟人為念，略不責報。尤精太素脈，易州守某，詿誤失官，屬診其脈，律曰「來春可辨明」。後如其言，得白，除上蔡令。過雄，復請診之，律驚惶不敢對，陰謂其子曰「此斬首分骸脈也，凶莫甚焉」。後遭流賊之變，夫與婦俱死節。

一一二六、姜峨

△儀真縣志

姜峨，字如岡。太醫院判端九世孫。幼治舉子業，弗就，改習家藏素問、靈樞諸書，考究精博，得源匯流，於傷寒尤工。萬曆甲辰、癸卯間，疫氣傳染，人多不保其生，峨以家學治之，皆觸手驗。遇貧乏一無所取，間出所有贈之，以資

調攝。生平不多言笑，而性尤謙和，崇禎間，三舉賓筵，一獎善人，巡按御史暨郡縣給有旌匾。子振齊，邑庠生，今世其業。

一一二七、來師會

△桐廬縣志

來師會，字成豁。崇禎年間，授太醫院吏目。

一一二八、林時

△合肥縣志

林時，字惟中，精太素脈，活人甚眾，有方氏婦，求治疾，診其脈，不藥，語其家人曰「速為治殮具，夏得秋脈必死，死在庚申、辛酉日」。後果於庚申日死，他皆類此。

一一二九、劉一誠

△濟南府志

劉一誠，江西南昌人，明末寄籍霑化，精醫術，審脈理，洞人生死，方藥多所全活。

一一三〇、周理卿

△鄞縣志

周理卿，字玉芝。繼父母以攻儒不售，責其改業，因刻志岐、黃。時巡海使者向鼎有奇疾，一匕輒瘥，遂以此馳名。每當春夏時，凡閩、甌之漁捕者皆踵其門，隨證用藥，無不見驗，遇貧者不取一文，崇禎末年，立局散藥，全活者多。生平，聞人為不善，輒愀然不樂，洵有德而隱於醫者也。

一一三一、朱天壁（附：酆氏）

△海寧縣志

朱天壁，字蘧菴。仁和人。明崇禎壬午孝廉也。謝公車，貧無舊業，以素工青囊術，因賣藥海上。時兵荒薦瘥，壁行藥濟之，全活者萬人，不計值，人到於今稱之，館於烏鵲橋。鄧氏亦長者，所著醫準數十卷，傳新安程氏、吳氏云。

一一三二、謝以聞

△於潛縣志

謝以聞，字克菴。邑庠生，安貧篤學，守志不阿，尤精於醫。崇禎乙亥，年八十餘，猶手不釋卷，所著有醫學要義，未行世。

一一三三、方模

△新城縣志

方模，字廷瑞。幼失慈母，能自振植。弱冠即力任家事，贍二兄，俾專志於學。父卒於官，訃至，徒跣奔赴。事繼母克孝養。性高朗好義，樂於施與，祖傳

醫術，攻治尤精，以疾赴者，一一診視，不以貴賤分詳略，不計利之有無，惟心於濟人而已。鄉人名其堂「存仁」，又著其名於旌善亭，使邑里式之。卒以子貴，贈左副都御史。

一一三四、姚應鳳

△錢塘縣志

姚應鳳，字繼元。錢塘籍。少孤，隨姑適姚，遂氏姚。以瘍醫知名，能隔垣見肺腑，其法，不盡本方書，類有異授。割皮刮胸，一見洞然知表裏。疲癃委頓，呼號欲絕，旁觀股慄者，應鳳入視，病即已，人皆以為神。

△杭州府志

姚應鳳，仁和人。年十三，入山採藥，遇老嫗指青精子，謂之曰「此可食也」。服之，精神倍焉。未幾，詣齊雲山，有老人臥大雪中，氣嶐嶐如蒸釜狀，應鳳再拜求教，老人曰「若有緣，當授爾丹藥之秘」。應鳳由是術大進，以瘍醫顯。

崇禎時，撫軍喻思恂駐溫州，拒海賊劉香。毒發背間，劇甚，召應鳳至，刲腐肉二大器，傅以丹藥，越二日，癰平。開轅門，坐受香降，撫軍深德之。

嚴州施盛宇，頭痛不可忍，應鳳乃割額探首骨，出瘀血數升，頓除。

鄭孝廉尚友，痛流注，應鳳視之曰「氣從下洩」。乃取藥作糜，周身封以敗楮，隙肩井穴治之，遂愈。

某叟患脹滿，諸醫多云膈證。應鳳曰「此肺癰耳」！取一大盂水，向病者頂上傾之，病者陡驚，急舉刀直刺心，瀉膿出數碗而愈，人問之，應鳳曰「人心下垂，水潑而驚，驚則心系提，我刀可入也」。

沈氏嗽不休，應鳳曰「肺潰至第二葉，然尚可生」。先投洗肺湯，已令食猪肺數十片，遂愈。

嘗有人患發背，視之曰「可無恙矣」！旁有人左唇有紅痣，其人無他病苦，謂之曰「此齒盡也，三年必死」。其人怒不應，三年齒潰，詣求救，謝曰「君天譴也，不能過期矣」。

有人身患痛左臂，似有係之者，應鳳曰「君食肉中鼠毒，左臂生鼠懸」。刀擬之，有鼠墜地而逸。

又一人項生瘡，求應鳳治，應鳳曰「是天斫頭瘡也，三年頭當自落而斃」。竟如其言。

一人年六十許，遍體發小疥如粟，應鳳曰「是名淨海瘡，甲子將周，海上神仙考核實生，此瘡不治則生，治則死」。其人未之信也，治瘡，瘡愈而死。應鳳療毒奇中，多類比。

一日忽端坐召子孫環列，謂曰「我後當再來」。言畢，趺跏而逝，鼻柱下墜二尺餘。時年七十有七，官太醫院院判，崇祀鄉賢。

一一三五、任二琦

△浙江通志

任二琦，字瑞菴。宋韓忠獻公之裔也，扈高宗蹕來杭州。先世受兒醫於任氏，遂為任姓。至二琦業益精。兒科世號「啞科」，而二琦臆度之，巧發中微，觀其啼呼，即知其痛苦之何在，投劑輒效，名遂大振。或憐求藥者貧，則却其金錢，予兒樂。

嘗有富家，請二琦視病，一人傍徨立其側，二琦察之，問所欲，曰「某家在鄰近，兒患痘，欲邀公一視，以不能具酬，故不敢啟齒耳」。二琦即往視兒，痘甚險，視畢，與藥加葭不吝，後過其門，仍入視兒，兒差乃已。以故，人飲食必祝，至繪像於家拜之。

二琦早失母，事後母謹，婚嫁弟妹，皆如父母意所欲行。城中火，兩近其廬，俱返風撲滅，比鄰賴之，咸以為孝友及濟施之報也。

長子允謙，字谷菴，為諸生有名。次子懋謙，字汝和，貢生。皆善醫，亦承父志，篤於行誼云。

△杭州府志

任二琦，醫嬰兒，藥濡口即瘥，名振郡中。二琦早失恃，事後母張惟謹，嫁三妹，婚一弟，皆成禮。

一一三六、江道源

△寶慶府志

江道源，字仲長。金谿人。授武岡岷府良醫。著有尊生世業一書。工詩詞，愛威溪山水，遂高尚卜隱焉，詩酒自怡，好行其德。子文燥，中湖廣鄉試。

一一三七、費啟泰

△烏程縣志

費啟泰，字建中。博通經史，尤精岐、黃術，志活萬人。著救偏瑣言、一見能醫二書行世。年八十有七。

一一三八、陳治

△烏程縣志

陳治，字以求。精岐、黃術，能救莫挽奇證，傾囊濟貧，更得鍊神養氣之法，童顏不老。

一一三九、李臺春

△寶慶府志

李臺春，字懷川。邵陽人。世精醫理，中無城府，與人藥，不問其值，窮民日填戶，無倦容，途遠莫繼者，即斟酌其時日，增減予以方藥，無不驗。與人交，傾誠無所忌諱，赴人之急，不計利害，至於緩急，阿堵無所計。尤極孝友，延師

訓其仲弟藻春，餼於庠。悉以父產讓之諸弟，而弟凡有所須，尚取給焉。歲給棺木若干，賢士大夫樂與之深交，中丞張奧載以從。壽八十餘卒。以樂施鮮積，遺其子以貧云。

一一四〇、康瀜

△濟南府志

康融，字孔昭，陵縣人。自幼聰穎，十二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前列。因明末大亂，日賦考槃，於天文、地理、陰陽術數諸書，無不通曉，醫卜尤精。一日，決王生於七月七日應卒，至期無恙，王生曰「先生得無遺算乎」？及暮，生與弟果俱斃於賊。又素善張季相，病輒求治隨痊，後病甚，遣迎，季相見有二豎語之曰「寄語康某，爾魂魄已散，彼至，豈能治我乎？徒犯造物之忌耳」！後遂不事醫卜。杜門訓子，而壽七十二，無疾而終。

一一四一、閔自成

△錢塘縣志

閔自成，字思樓。豐寧坊人。性孝友，幼失所恃，父喪明，出入扶掖，舉步不離。撫孤姪二人，如己子。精內外醫，名播郡城，求治者日不暇給，遇貧乏，概不受值，直指使楊旬瑛聞而旌之。後年七十，以無病終。

△浙江通志

閔自成，錢塘人。善內外科。初術精內外科者，推姚應鳳，自成後起，遂與相埒。仁而好施，見貧乏者不受直，且診視必先之，曰「倘後彼，恐其慚慍不亟來，必殆矣」。丐者盈門，一一應之不厭，故遠近翕然稱長者。年七十一，夢吏持牒迎，主老鹽倉社，至期坐逝，其里人與祠僧亦同夢，於是改塑其像焉。

一一四二、張介賓

△會稽縣志

張介賓，號景岳。素性端靜，易事難悅。年十三，隨父至京，學醫於金英，盡得其傳。暇即研窮書史，醫法東垣，立齋喜用熟地黃，人呼為「張熟地」。越人，柔脆而幼，即戕削熟地，專補腎，後輒效。病未極，人多不敢邀，危甚，乃始求救，已無及矣，然亦有死中得活者。著有類經一書，為葉寅陽嘆賞。卒年七十八，醫術中杰士也。

△浙江通志

張介賓，字景岳。山陰人。從父之京師，金夢石授以醫術，以扶元氣為主。謂河間丹溪立論稍偏，後世寒涼之弊，多減元氣，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悉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又作古方八陣、新方八陣，醫學至介賓，而無餘蘊。

一一四三、吳嘉善

△合肥縣志

吳嘉善，號恆春。事母以孝聞，通岐、黃術。崇禎十三、四年大疫及他疾，飲善方藥輒愈。有司禮請鄉飲，年九十三始卒。

一一四四、胡啟宗

△池州府志

胡啟宗，號明陽。本棠溪柯氏子，以醫名於時，尤精長桑君小兒術，五色診視多奇驗，戶外履為常滿。子必元，世其業。

一一四五、馬蒔

△浙江通志

馬蒔，字元臺。會稽人。註靈樞、素問，為醫家之津梁。

一一四六、許學文

△合肥縣志

許學文，少習儒，長精於醫，尤善痘科，多所全活。所著有痘科約言、保赤正脈二書，刻孫真人寶訓，以勸醫者。

一一四七、王元標

△江寧府志

王元標，字赤霞。上元人。宋文安公堯臣後。少業儒，兼精素、難諸書，遂以醫名。崇禎己卯，大疫，標攜藥囊，過貧乏家，診視周給，全活多人。甲申之季，大宗伯薦為大醫丞，標不應，逃於赤山尋葛稚川舊居，卜築焉。著有紫虛脈訣啟微，又著醫藥正言未及就而卒。子諸生輅，及次子穉，續成之。穉，字東皐，尤精世業，群重推焉。

一一四八、翟良

△益都縣志

翟良，字玉華。弱冠聰悟，有思理，從父宦遊武昌。嬰弱疾，劇甚，會遇明醫，數月得差。從此刻意方書，窮治冥邈，如是七年，轉而統緒，既盡發古人之奧府，又能以意參互用之。及歸，為諸生，其好方書日益甚，凡有病者，一投藥餌，小試小效，大試大效。輪蹄童叟，日集門庭，所活不可量數。聲蜚海、岱間，自撫軍下，罔不欽奉，名日益彰，遂數被召。年八十四歲，著書數編，曰脈訣彙編、經絡彙編、藥性對答、本草古方講意、痘科類編，刊行於世。

△山東通志

翟良，益都人。精於醫，所著有醫學啟蒙、痘疹全書、藥性對答、古方講意，皆為世所珍。

一一四九、韓應魁

△山東通志

韓應魁，益都人。精醫術，宗東垣十書，得其肯綮，所至奏效。

一一五〇、石震

△武進縣志

石震，字瑞章。得名醫周慎齋之傳，嘗曰「治病必先固其元氣，而後伐其病根，不可以欲速，計功利」。刻有慎柔五書、慎齋三書、脈學正傳、運氣化機，及醫案諸書行世。

一一五一、童鏊

△金華府志

童鏊，字原武，號介菴。香溪人。讀書好學，而尤精於醫，擅名一時，活人甚多，絕不計人酬德也。所交多賢大夫，喜成人之美，有何遯山風。族子知趙州俊，狀其善行甚悉。

一一五二、湯啟暘

△武進縣志

湯啟暘，字及泉。世為婦人醫。性和易，與物無忤。里中耆英，共為方外之社，逍遙自適，壽九十七，舉鄉飲賓。

一一五三、許成仁

△處州府志

許成仁，麗水人，字子美。業儒不就，因精岐、黃術。以濟世救人，不計利，其貧而疾者，即自賣藥炭，親為煎服，凡經調治，無不愈。郡縣皆給匾獎，家無餘蓄。子二，長王聘；次登瀛，俱列庠序有聲。孫超、越，咸補弟子員，人以為積德所致云。

一一五四、黃俊

△朔方志

黃俊，治病以脈，不執方書，尤精藥性，世稱良醫，今絕其傳。

一一五五、張景皐

△朔方志

張景皐，精太素脈，可生則藥，不可生，斷以日時，百無一失，窮通壽夭，以脈推之，亦無不驗。所著有難經直解。

一一五六、方焌（附：方策）

△朔方志

方焌，精醫道，尤善於傷寒，所著有瘡瘍論。策，焌之子，傳父業，求治者其門如市，卒贈指揮。

一一五七、吳通

△朔方志

吳通，精脈經、本草、素問三世之書，尤妙鍼法，治病克效，時稱儒醫。

一一五八、徐恭

△朔方志

徐恭，精小兒科，藥效如神。

一一五九、胡傑（附：胡瑾）

△溯方志

胡傑，精外科，善識瘡善惡之形，尤能治療無名毒，其瘥立效。瑾，傑之子，而業益精於父。

一一六〇、徐英

△朔方志

徐英，中屯衛指揮僉事，歷官清慎，制行端潔。以家傳醫術，能起死回生，不擇貧薄，深夜、風雨必往，人甚德之，迄今猶然稱頌。

一一六一、芮經

△朔方志

芮經，通脈理修治，丸散尤精，往往有奇效，一時重之。

一一六二、宣士能

△朔方志

宣士能，以瘍醫，稱良於時。

一一六三、濮恩

△朔方志

濮恩，識方書，療疾不擇貧富，尤精傷寒。

一一六四、蘇庶

△朔方志

蘇庶，精外科，常治人所不敢治者，果有奇效。

一一六五、姜調鼎

△儀真縣志

姜調鼎，字玉鉉。太醫院判端之六世孫也。刻苦問學，又性嗜岐、黃，精於素、難諸家，因讀書未遂，遂托於醫。凡一切疑難之證，人不克治者，能一匕立起，其全活者甚眾，且貧不受禮，聞請，雖食不待畢，寢必亟起，恆以濟世為心，名傳遠近。子以寧，亦以醫著。

一一六六、許夢熊

△儀真縣志

許夢熊，號環山。其先金陵人，祖父官太醫院，熊徙居於真。以方脈著名，而診視之法，迥與人異，嘗曰「藥有味有性，調味辨性，須按治五行而相證投之」。一日有病者患火證，諸醫誤飲以涼藥，狂躁異常，熊過診曰「當急以參、附、薑、桂投服」。或曰「狂躁若此，再用熱劑，噴血奈何」？熊曰「不難，藥用井水浸，冷服之，當立效」。如法治之，一服躁稍定，再服而病者帖然臥矣！未數日，病果愈，於是有詰之者曰「子何見及此」？熊曰「此證陰虛陽浮，寒涼激之，故發狂。我以暖補，使其水生，而火方不上炎，水火既濟，心神自寧」。其用藥入神，大類如此。其醫業，傳姪嘉慶，號春環。

一一六七、王佑賢

△錢塘縣志

王佑賢，字聖翼。孝友天性，甫九齡，七日中，父母相繼歿，哀毀踰成人禮。孤貧勵學，旁通醫術，急人病，不以門第為等差，所全活人無算，家居力行皆盛德事，尤好刋格言以訓後學。

一一六八、應克信

△永康縣志

應克信，精於醫，扣門者無虛日，未嘗責報。

一一六九、賈以德

△永康縣志

賈以德，精岐、黃，鄉邑之貧而疾者，咸倚之。

一一七〇、徐應顯

△永康縣志

徐應顯，精醫術，多所全活。御史牟公，表其廬曰「儒修相業」，八十餘卒。

一一七一、盧君鎔

△永康縣志

盧君鎔，貫徹內經，所活多人，子源潛心窮理，善承父業。

一一七二、盧潛

△永康縣志

盧潛，字奐若。邑庠生。精醫理，手到病除，無德色，無倦容，道氣盈襟。

一一七三、曹秉鉉

△武進縣志

曹秉銓，字公輔。喜讀書，有濟世之志，因父病，遂學醫，曰「我姑壽此一方民，以延親壽」。庚申、辛酉兩年，大疫，秉鉉不避危險，治之，不取其值，所到處賴全活。著杏園醫案行世。

一一七四、靳鴻緒

△仁和縣志

靳鴻緒，字若霖。讀書工，文章內行，尤摯篤於孝友。先世以兒醫顯，而鴻緒術尤精，善內經纂要，闡發精微。其次子吉，字允菴，復得其傳。

一一七五、吳邦憲

△仁和縣志

吳邦憲，字君佐。天醫吳真人四十一世孫，得乃祖遺方，盡究其術，時以濟人利物為心，治疾多奇驗，人稱「長眉老人」。今其子紹裕，字益之，世其業。

一一七六、張遂辰

△仁和縣志

張遂臣，字卿。子少羸弱，醫不獲治，乃自檢方書，上自岐、鵲，下至近代劉、張、朱、李諸大家，皆務窮其旨，病遂已。世延之治，輒愈，塘棲婦人，傷寒十日，熱不得汗，或欲以錦黃下之，主人懼，延遂辰脈之，曰「脈强舌黑而有光，投錦黃為宜，此人舌黑而潤不渴，此附子證也。不汗者，氣弱耳！非參、芪助之不可」。一濟而汗。月塘沈文學咯血，遂辰處一方，退謂其友曰「當小愈，再發則不可治矣」。易他醫，果愈，閱數月死。友駭之，請其故？曰「一日略血，遂臥狀蓐，此不獨心肺傷，五臟皆損矣！得稍延者，年壯參力勝也」。其弟子張開之、沈亮辰最著。遂辰善詩，古文詩有湖上白下集，學者多稱道之。

一一七七、陳應熊

△金華縣志

陳應熊，號明川。深通義理，精明方脈，救人不計利。

一一七八、邵達

△江南通志

邵達，蘇州人。北虞之後人也。喜讀司馬遷書，手不釋卷。精於傷寒，手到病立起。有鄰人以乏食，病瀕死，達於藥囊中，裹金餉之，遂霍然。人號為「仁山先生」。

一一七九、馬兆聖

△江南通志

馬兆聖，字無競。常熟人。初以詩名，兆聖善病，遇異人授方藥，得不死，遂通醫，活人無算。以子夢桂、應桂貴，受封。

一一八〇、張涵高（附：黃五芝、伍承橘）

△江南通志

張涵高，名靖。橫渠後裔。治痘、童子病，一望即知其生死。同時黃五芝、伍承橘者，與之齊名，神異聞於海內。

一一八一、朱正誼

△濟南府志

朱正誼。為諸生，兼治岐、黃，診治多奇效，人咸德之。

一一八二、劉默

△蘇州府志

劉默，字默生。錢塘人，僑居郡城之專諸里。以醫名，遇危證，能取奇效。所著有證治石鏡錄、本草發明纂要。

一一八三、李維麟

△蘇州府志

李維麟，字石浮。常熟人。精於察脈，決人生死多奇中。所著有內經摘粹補註、醫宗要略等書。

一一八四、戚秉恆（附：沈綬、黃五辰、陳明祈、陳應塤、戚宗揚）

△江陰縣志

戚秉恆、沈綬、黃五辰、陳明祈，俱能醫。沈著山林相業十卷，藏於家；黃有醫家正旨六卷行世；陳應塤亦以醫名；戚宗揚弘治朝名醫。秉恆等子孫，克纘祖緒，咸稱世醫云。

一一八五、沈時譽

△蘇州府志

沈時譽，字時生。華亭人，工醫，徙吳，居桃花塢唐寅別業，切脈若神，投劑輒起。晚年築室山中。著醫衡、病議治驗諸書。

一一八六、陳驥

△蘇州府志

陳驥，字千里。常熟人。治病多奇驗。先世居於慈谿，驥以懷越名其堂。好藏法書、名畫，蒔花、種竹，花時置酒召客，皆一時名流，人尤欽其風度云。

一一八七、胡相明

△太平府志

胡相明，字調宇。溧水縣人。家世醫，日診數百，皆奇效。年八十，數縣之內病者，望其一診，而甘心焉，其門如市。所著醫案，皆有神悟，得金，盡以濟人，博學能詩，歿無餘貲。

一一八八、陳鳴佐

△魚臺縣志

陳鳴佐，性至孝，因早失怙，母劉氏寡育之，供事菽水甚竭。子力年既壯，思有益於世，乃潛心醫理垂四十餘年。術甚精，活人甚眾，亦不計利，貧者以藥濟之，人稱德焉。

一一八九、吳呂渭

△吳縣志

吳呂渭，字雨公。幼得三山鄭欽諭之傳，凡有劇證，投劑輒愈，全活甚眾。子錢枚，字曰調，克紹前業，起沉疴，遐邇賴之，稱為「後先濟羨」焉。

一一九〇、芮養仁

△太平府志

芮養仁，字六吉。醫有別解，為人悃幅廣見聞，士大夫多與之游。著醫經原始、五方宜範等書十餘卷，行於世。

一一九一、陳于玉

△弋陽縣志

陳于玉，北隅人。魯國後裔。少習舉業，不售，徙術刀圭，精專脈理，用藥如神，日以救人為事，貧者不受一錢，人賴之以活者無算。邑令劉表其堂曰「飲取上池」，陶扁之曰「隔垣神識」。有子三，次能世其祖業，孫十餘人。

一一九二、周之藩

△揚州府志

周之藩，字介卿。江都人。精於醫，父病劇，藥劑罔效，藩刲股救之，立愈。之藩慈和長厚，以救人為急，貧窶就醫，悉為診治，不以貧賤、富貴二視之，年六十卒。

一一九三、劉邦永

△廣東通志

劉邦永，從化水東人。宋翰林權直劉裒然之後。生有異質，少孤貧，樵於山中，遇異人呼與俱去，授以岐、黃之術，及上池刀圭之法，久之，盡其秘。歸，遂以醫行世，一時號稱「國手」。

視病多望形察色，或以一指按脈，即知凶吉，可治者輒喜，用藥不問資財；不治者不與藥，泣問之，則以指數示曰「某日去矣」！無不如言。其用藥不拘古方，率以己意變通，人多莫測。尤精太素脈，以斷修短，無不中者，人皆以為神，迎治殆無虛日。

嘗為一陳嫗治病，嫗請其數，永以竹為籌，封置缶中，與之曰「歲取一籌，盡之年，某月某日是其數也」。已而果然。

又為當道某愈危疾，謝以百金，辭不受，因問之，永曰「予未有子，見公侍女，意欲得之」。公笑曰「君何不早言」？即予二婢。

後邑令王嘉猷得痰證，永診脈視色，危之。欲就醫於廣，永勸弗行，令怒囚之，曰「返時治汝罪」。既而卒於舟中，乃遺命釋永。永哭曰「我固憂其不返也」。

永雖以術名，然為人狂脫，恆垢衣敝履，笑謔自喜，或側弁蓬首，袒裼捫虱，見尊貴人弗恤，尤好談仙家上昇事，人以為顛廢，因自號「廢翁」。卒著藥方甚富，人得其方者，輒取效，今所傳惠濟方四卷。

一一九四、洗嘉徵

△廣東通志

洗嘉徵，南海人。少事帖括，教授童蒙。遇異人，授以岐、黃之術，診脈若神，用藥百發百應。

晨起，堂以內，戶以外，屨常滿，日發百劑，不問藥金之多寡，一以利劑為心，間有不治之證，一診視之，即知必死，一時酬扁褒贈，盈於閭左。

有王將軍，得奇疾，延治一劑立愈，將渡嶺，恐嵐瘴疾作，攜嘉徵偕行，至凌江厚贈而還。

既歸，隱於禪山，杜門謝客，攻舉子業，藏匿贈匾，以自韜晦，奈延請者、就醫者，充塞里門，不已，復出應，世人為以華、扁復生，後補弟子員。

五十未嗣，一夕夢上帝曰「汝活人甚眾，賜汝令子」。晚年，連產寧馨，人皆以為積德之報云。

一一九五、馬應勳

△廣東通志

馬應勳，字啟明。原女直人。祖某從總督韓雍征九藤峽有功，安插廣州後衛，遂入籍焉。勳少穎悟，承祖岐、黃之術，後遇高僧，秘授方書。居城北，以醫道濟人，大有奇驗，延之者，日百餘人，多不暇就。重建育嬰所，存活嬰兒無數，御史柳寅東，屢入薦剡，後由廩生拔貢，壽八十三，無病卒。

一一九六、尚炯

△仁和縣志

尚炯，字御公，補郡庠生。婦翁吳毓昌中書舍人，以醫顯。炯得其傳，故其療人也，幾於洞垣，隨手軌效。性又好義健行，無宿留者。閩疆之變，婦女多被難入營伍。炯心傷之，謀於素交郭宗臣者，亦倜儻好義人也，千金之家，傾橐為之，不足，兩人造請諸公，不避風雨寒暑，遠至他郡，募金思贖之。

婦女粗惡者，贖以金；其稍有姿色者，率閉留不聽贖。兩人夜篝燈相對太息，或躇堦走謀，得數奇士，分行方略。其設心甚苦，履危蹈險，若用兵然。

及其人先後出營，母以授子，婦以授夫，姐以授弟。至於道遠者，夫與弟皆未至，則延於家，布帷藜榻，空兩楹，橫門楯，甚至移寢室，以處之。

其救全者，不下千人，而兩人之經營亦瘁矣。己未炯卒，後三年宗臣亦歿。

一一九七、程元煜

△儀真縣志

程元煜，字丹衷。性聰敏，能日記萬言。祖念初以地理名世，煜幼時，祖深奇之，曰「吾孫有經世才，但恐氣弱不能勝劇任」。遂命改儒習醫。黃帝、岐伯諸書，無所不讀，遇艱難之病人，不能醫者，經手輒效。未幾，祖父母繼逝，煜竭貲盡喪祭禮，卜地殯葬，身任其事，不諉伯叔昆弟，其孝友如此。

後復修儒業，由太學生考授州同。世之延請活命，日夜無寧晷，遇貧乏即施濟醫治，一時傾動名公大人，幣聘旌獎。前任兩淮鹽漕左副都御史郝浴以扁旌曰「以慎以誠」。監院舒書旌曰「壽世鴻儒」。陶式玉旌曰「仁心儒術」。縣令馬章玉旌曰「濟世鴻才」。藩臬道府縣學，俱各有旌獎。

一一九八、姚起鳳

△儀真縣志

姚起鳳，真之世醫也。父芳林，以醫名振江、淮，好善樂施，濟人利物。起鳳幼攻舉子業，未售，家中落，遂啟先人之秘書，伏而誦之。凡素、難，以及張、劉、朱、李之學，莫不詳究。其治病處方，不邀名，不計利，不妒人長，不以駕馭為術，不以貧富異懷，一時名公巨卿，多有旌贊。舉子二，長驊，次騮，皆攻文業。

一一九九、陳鳳典

△雲南通志

陳鳳典，河南新野人。受異人傳，有接骨神術，流寇攜入滇，呼為「老神僊」。凡腸出、骨折，苟存餘息，皆能醫治。甚至易骨、縫腸、割肌、取鏃，皆人所驚見者，後卒於騰越。

一二〇〇、祝堯民

△虞初新志

薛衣道人，祝巢夫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崇禎甲申，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傅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佗之神。

里中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强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

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外史氏曰「世稱華佗為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佗耶？孰謂後世無奇人哉」？

一二〇一、江承儁

△甌寧縣志

江承儁，字懷玉。精岐、黃術。丙戌、丁亥間，嘗以藥侍總督李率泰營。戊子克城，承儁為兵俘，李熟儁面曰「汝江大夫耶」？儁曰「然」。公憐之，解其縛，併活其家。命給事營中，屢療奇疾，李旌之曰「國手」。

一二〇二、張惟一（附：王名高）

△高苑縣志

張惟一，字貫之。學道勞山，遇異人，遂得丹書。精於醫，能療奇疾。同時王名高，亦隱於方術，與惟一相埒云。

一二〇三、張約

△句容縣志

張約，字孟節。坊郭人。精通醫術，存心濟世，祖在中，父與敬，子世，累世業醫。約享壽八十，榮膺冠帶。

一二〇四、張鸞

△六合縣志

張鸞，善外科，所投輒效，不以歉豐易情。鮑韜、孟梓之心，湯有德之術，蓋彷彿乎鸞者。

一二〇五、馮纘聖

△定遠縣志

馮纘聖，字述岐。精醫理，濟物為心，尤加意貧乏，多書方與人。病無大小，應手而除，不受謝也。性至孝，有僕盜父金，恐父懊惱致疾，即私補之，謂已取原金歸也。己巳年，疫癘盛行，敦請如流，不避風雨，反以勞苦，染疾而卒。邑人深惜之。生有遺腹子，僉謂其能濟物順親之報云。

一二〇六、田養德

△桃源縣志

田養德，號仁濟。讀書於大聖橋，除夕，遇異人，授以修煉之法，併海外奇方，因精於醫，起死回生，大江南北所活幾萬人。

一二〇七、劉孔熠

△棲霞縣志

劉孔熠，字春域。邑良醫也，早孤，事母克孝，養生送終，盡心盡禮。師事醫人林東岡，大闡岐、黃之奧。決生死，起沉疴，行醫六十年，多所拯濟，求者

踵至，稱曰「神醫」。其師老，迎養於家，及卒，與營葬事，不吝財資。養兄撫姪，克敦友愛。年登八十餘，稱耆壽。

一二〇八、霍應兆

△武進縣志

霍應兆，字漢明。丹徒人，寓居武進。精岐、黃術。天性孝友，事八十歲老母，愛敬不衰。為人正直，與人論古今節義事，輒慷慨奮發，陰行善不求人知。業其道四十年。所著有傷寒要訣、雜證全書。

一二〇九、鄭汝煒

△武進縣志

鄭汝煒，字明甫。宛陵世胄，徙居武進。精岐、黃，尤以刀圭擅長，每遇危險證，汝煒至，立起。有華元化之風，前授太醫院官，後隱跡懸壺，垂六十年，全活甚眾，人皆德之，年八十卒。所著有外科宗要，授子文起，續纂行世。

一二一〇、祝道行

△江陰縣志

祝道行，精習岐、黃。康熙二十年，大疫，奉文施藥，加意問切，對證投劑，存活疫民無算。

一二一一、劉新國

△濟南府志

劉新國，字師文。陽信人。父夢松，為德府良醫。生新國於稷下，盡得所學，而不以醫名。博極群書，由貢授陝西鎮安縣令僑寓三水，數載歸里。求醫者接踵戶外，應手輒效。間有所酬，正色謝之。蓋其志在活人，非以醫為市也。安貧樂道二十餘年，自識長逝月日於壁，後果不爽，時年八十二歲。病者夢之輒愈。

一二一二、凌鳳儀

△吳縣志

凌鳳儀，字學川。原籍虞山。攻醫，尤善鍼灸。丁卯歲，病疫，江蘇藩司劉鼎設局延鳳儀療治，民多全活。劉因給匾獎之曰「儒望醫宗」。子珮，字玉聲。習父業，為時所重。

一二一三、曹建

△江陰縣志

曹建，字心起。博學鴻儒，鼎革後業醫，盛德慈和，人稱國手。著刻醫書行世，兩舉飲賓，撫外孫曹璋為嗣。

一二一四、王宏翰

△吳縣志

王宏翰，字惠源。原籍華亭，徙吳西城。博通儒理、性學、天文。因母病，精醫，救沉疴，善著述，有醫學原始、四診脈鑑、性原廣嗣、古今醫史、古今醫籍志、傷寒纂讀、病機洞垣、女科機要、幼科機要、本草性能、綱目刊補、明醫指掌諸書。

一二一五、俞同琇

△吳縣志

俞同琇，字紳公。太保士悅裔孫。博通古今，通靈、素，治病輒痊，稱儒醫焉。

一二一六、汪光爵

△吳縣志

汪光爵，字纘功。精於別脈，不拘古方，得以意為醫之術。

一二一七、潘時

△吳縣志

潘時，字爾因。嗜古學，精醫理，診治輒效。至講司天、傷寒等書，皆有補於學者。

一二一八、陸承宣

△吳縣志

陸承宣，字鳳山。嘉興人。陸忠宣贅後裔。有才力，居武職，後隱吳。精刀圭術，著濟人說行世。子拱台，字明三，繼業焉。

一二一九、劉維祥

△吳縣志

劉維祥，字麟儀。庠生，居吳。精於幼科，識見卓越，投劑輒效，保嬰甚眾，民賴以多嗣。子嘉孫，字應泉，道亦大行。

一二二〇、吳天爵

△吳縣志

吳天爵，字修能。潛心醫理，以實學濟世，人咸賴以生全焉。

一二二一、余正宗

△休寧縣志

余正宗，字秉赤。西門人。隱於醫，殫精天人性命之旨。嘗貯參、附、金、石之餌，以雜藥與人，不令知，以是活人者無算，又輸田以助，講院咸高其德。

一二二二、周英

△休寧縣志

周英，字育之。臨溪人。世業醫，英尤專精，每診視，輒洞病源，投劑立效，多所全活，故雖寒家子，縉紳咸重之。

一二二三、程伯益

△休寧縣志

程伯益，字長裕。北村人。精幼科，小兒就視填門，一睇目即決受病淺深，一匕奏功，以神醫著者七十年。

一二二四、余紹寧

△新城縣志

余紹寧，字義周。祖籍南城，移居新城南機坳。幼讀書，二十學醫術，遍訪明師，得異授，精通唐、宋；朱、劉各家，及素問、鍼經諸書，能預決人生死，往往奇中。其用藥不循舊方，但對證發單，邑紳士咸服其小心精篤，又賦性慈愛，尤肯賑恤貧民，常製萬病無憂丸施布，賴全活者甚眾。各上臺嘉其精篤，給送官帶，巡道莫可期，服藥得效，亦賜旌表。著醫書二十卷，名元宗司命。其傷寒男婦內外鍼灸及小兒諸方，皆精備無遺。又著道書全集、金丹秘旨、天時運氣諸書。及門二十餘人。男景湯、景立，俱能世其業。

一二二五、何明鼎

△處州府志

何明鼎，麗水人。字丹泉。居心慈祥，秉性狷介。業醫，精方脈。嘗備藥濟世，不分貧富，遇孤苦，自攜鑪炭，煎煮活人。居常尤勤課子讀書，長子遠餼，

邑庠，季子達邑，庠生，竝著聲名。仲子逵復，克接武世業。牟巡按給匾「禔躬啟後」。

一二二六、燕士俊

仁和縣志

燕士俊，家貧力學。乙酉，江南兵敗，入浙。俊奉母避梁渚。母驚憂成疾，禱天剪股肉，母病得痊。後山寇肆掠，母病不起，哀毀幾於滅性，終身布衣，疏食，其至孝性成如此。祖志學，向以醫名世。俊發其秘笈，潛心默識，治病每多奇效。所得即周貧乏。著有保嬰集，未成而卒。其子喜時、來時，皆善成父志。

一二二七、羅慕菴

△江南通志

羅慕菴，徽籍，移家泰州。醫不取利。其持論，先調理而後湯藥。災疫流行，施藥救人，全活無算。所著有醫宗粹言四十卷行世。

一二二八、李熙春

△蘇州府志

李熙春，字含章。郡人。精於治痘。有貴戚出鎮浙江，舟至金昌，適諸公子痘發，勅府召醫，知府武弘祖親詣其居，延往鎮所，調治月餘，奏效告歸，貴介

出兼金以贈，命將出郭送行。抵家，知府復踵門慰勞。先是巡撫周國佐諸孫病痘甚劇，熙春療治之，巡撫給額獎曰「一經獨聖」。

一二二九、黃鉉

△休寧縣志

黃鉉，字公鼎。倜儻有氣節，居鄉黨，紛難片言立解。會登壬午武榜。其先世歷以醫博顯。至鉉而聲望尤為邑所推重。

一二三〇、徐成章

△休寧縣志

徐成章，字紹雲。屯溪人。幼穎悟，潛心內經、素問，精於醫，而瘍醫尤稱最，所全活者甚眾。

一二三一、張靖

△蘇州府志

張靖，字涵高。橫渠後。少習舉子業，既而棄去，謂「人當以利濟為事。然窮達有命，必俟顯達而後云利濟，徒虛語耳」。因究心岐、黃家言，尤精痧痘。視有神識，親故貧交，餽遺必却，即富室所贈，仍以飼饑絮寒。晚年修輯譜牒，自宋迄今，凡十八世，尤見敦本睦族之意云。

一二三二、王一鳳

△休寧縣志

王一鳳，號釋洲。白觀人。太醫院吏目。祖陽明，眼科獨步，所濟甚眾。鳳傳其業，所療立效。

一二三三、黃嘉章

△休寧縣志

黃嘉章，號景文。居安人。自宋祥符間御賜「醫博」。世傳醫學，章精其術，著效馳名。

第十八章清代（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九一一年）

一二三四、吳有性

△清史藝術傳

吳有性，字又可，江南吳縣人。生於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當崇禎辛巳歲，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歷驗，著瘟疫論，謂「傷寒自毫竅入，中於脈絡，從表入裏，故其傳經有六。自陽至陰，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其傳變有九，或表或裏，各自為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於裏者，有先表後裏者，有先裏後表者」。其間有與傷寒相反十一事，又有變證、兼證，種種不同。並著論製方，一一辨別。古無瘟疫專書，自有性書出，始有發明。

其後有戴天章、余霖、劉奎，皆以治瘟疫名。

一二三五、戴天章

△清史藝術博

戴天章，字麐郊，江蘇上元人。諸生。好學強記，尤精於醫。所著傷寒、雜病諸書，及咳論注、瘧論注、廣瘟疫論，凡十餘種。其論瘟疫，一宗有性之說。

謂瘟疫之異於傷寒，尤慎辨於見證之始。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益加詳焉。為人療病，不受謝。子瀚，成雍正元年一甲第二名進士。

一二三六、余霖

△清史藝術傳

余霖，字師愚，安徽桐城人。乾隆中，桐城疫，霖謂病由熱淫，投以石膏，輒愈。後數年，至京師，大暑，疫作，醫以張介賓法者多死，以有性法亦不盡驗。鴻臚卿馮應榴姬人呼吸將絕，霖與大劑石膏，應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無算。霖所著曰疫診一得，其論與有性有異同，取其辨證，而以用達原飲及三消、承氣諸方，猶有附會表裏之意云。

一二三七、劉奎

△清史藝術傳

劉奎，字文甫，山東諸城人。乾隆末，著瘟疫論類編及松峯說疫二書，松峯者，奎以自號也。多為窮鄉僻壤艱覓醫藥者說法。有性論瘟疫，已有大頭瘟、疙瘩瘟疫、絞腸瘟、軟腳瘟之稱，奎復舉北方俗諺所謂諸疫證名狀，一一剖析之。又以貧寒病家無力購藥，取鄉僻恆有之物可療病者，發明其功用，補本草所未備，多有心得。同時昌邑黃元御治疫，以浮萍代麻黃，即本奎說。所著書流傳日本，醫家著述，亦有取焉。

一二三八、喻昌

△清史藝術傳

喻昌，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能文，不羈，與陳際泰游。明崇禎中，以副榜貢生入都上書言事，尋詔徵，不就，往來靖安間。披髮為僧，復蓄髮游江南。順治中，僑居常熟，以醫名，治療多奇中。才辯縱橫，不可一世。著傷寒尚論篇，謂林億、成無己過於尊信王叔和，惟方有執作條辨，削去叔和序例，得尊經之旨；而猶有未達者，重為編訂，其淵源雖出方氏，要多自抒所見。惟溫證論中，以溫藥治溫病，後尤怡、陸懋修並著論非之。

又著醫門法律，取風、寒、暑、溼、燥、火六氣及諸雜證，分門著論。次法，次律。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獄然。昌此書，專為庸醫誤人而作，分別疑似，使臨診者不敢輕嘗，有功醫術。

後附寓意草，皆其所治醫案。凡診病，先議病，後用藥。又與門人定議病之式，至詳審。所載治驗，反覆推論，務闡審證用藥之所以然，異於諸家醫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藥愈者，並為世所取法。

昌通禪理，其醫往往出於妙悟。尚論後篇及醫門法律，年七十後始成。昌既久居江南，從學者甚多。

一二三九、徐彬

△清史藝術傳

徐彬，字忠可，浙江嘉興人。昌之弟子。著傷寒一百十三方發明及金匱要略論注，其說皆本於昌。四庫著錄金匱要略，即用彬論注本。凡疏釋正義，見於注；或賸義及總括諸證不可專屬者，見於論。彬謂「他方書出於湊集，就採一條，時亦獲驗。若金匱之妙，統觀一卷，全體方具。不獨察其所用，並須察其所不用」。世以為篤論。

一二四〇、張璐

△清史藝術傳

張璐，字路玉，自號石頑老人，江南長洲人。少穎悟，博貫儒業，專心醫藥之書。自軒、岐迄近代方法，無不搜覽。遭明季之亂，隱於洞庭山中十餘年，著書自娛，至老不倦。倣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彙集古人方論、近代名言，薈萃折衷之，每門附以治驗醫案，為醫歸一書，後易名醫通。

璐謂仲景書衍釋日多，仲景之意轉晦。後見尚論、條辨諸編，又廣搜秘本，反覆詳玩，始覺向之所謂多歧者，漸歸一貫，著傷寒纘論、緒論。纘者，祖仲景之文；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

其注本草，疏本經之大義，並系諸家治法，曰本經逢原；論脈法大義，曰診宗三昧，皆有心得。又謂唐孫思邈治病多有奇異，逐方研求藥性，詳為疏證，曰千金方釋義，並行於世。

璐著書主博通，持論平實，不立新異。其治病，則取法薛己、張介賓為多。年八十餘卒。聖祖南巡，璐子以柔進呈遺書，溫旨留覽焉。子登、倬，皆世其業。

登，字誕先，著傷塞舌鑑。

倬，字飛疇，著傷寒兼證析義，並著錄四庫。

一二四一、高斗魁

△清史藝術傳

高斗魁，字旦中，又號鼓峯，浙江鄞縣人。諸生。兄斗樞，明季死國難。斗魁任俠，於遺民罹難者，破產營救。妻因事連及，勒自裁。素精醫，遊杭，見舁棺者血瀝地，曰「是未死」！啟棺，與藥而甦。江湖間傳其事，求治病者無寧晷。著醫學心法，又吹毛編，則自記醫案也。其論醫宗旨，亦近於張介賓。

一二四二、周學海

△清史藝術傳

周學海，字澂之，安徽建德人，總督馥子。光緒十八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官至浙江候補道。潛心醫學，論脈尤詳，著脈義簡摩、脈簡補義、診家直訣、辨脈平脈章句。引申舊說，參以實驗，多心得之言。博覽群籍，實事求是，不取依託附會。慕宋人之善悟，故於史堪、張元素、劉完素、滑壽及近世葉桂諸家書，皆有評注。自言於清一代名醫，服膺張璐、葉桂兩家。證治每取璐說，蓋其學頗

與相近。宦游江、淮間，時為人療治，常病不異人，遇疑難，輒有奇效。刻古醫書十二種，所據多宋、元舊槧藏家秘笈，校勘精審，世稱善本云。

一二四三、張志聰

△清史藝術傳

張志聰，字隱庵，浙江錢塘人。明末，杭州盧之頤、繇父子著書，講明醫學，志聰繼之。搆侶山堂，招同志講論其中，參考經論，辨其是非。自順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間，談軒、岐之學者咸歸之。注素問、靈樞二經，集諸家之說，隨文衍義，勝明馬元臺本。

又注傷寒論、金匱要略，於傷寒論致力尤深，歷二十年，再易稿始成。用王叔和原本，略改其編次。首列六經病，次列霍亂易復並痙濕、暍汗、吐下，後列辨脈、平脈，而刪叔和序例，以其與本論矛盾，故去之以息辨。駁辨成無己舊注，謂「風傷衛，寒傷營，脈緩為中風，脈緊為傷寒。傷寒，惡寒無汗，宜麻黃湯；中風，惡風有汗，宜桂枝湯，諸說未盡當。而風、寒兩感，營、衛俱傷，宜大青龍湯為尤謬。其注，分章以明大旨，節解句釋，兼晰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經脈藏府之貫通循行，使讀論者取之有本，用之無窮，不徒求之糟粕，庶免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又注本草，詮釋本經，闡明藥性，本五運六氣之理。後人不經臆說，概置勿錄。

其自著曰侶山堂類辦、鍼灸秘傳。志聰之學，以素、靈、金匱為歸，生平著書，必守經法，遺書並行於世，惟鍼灸秘傳佚。

一二四四、高世栻

△清史藝術傳

高世斌，字士宗。與志聰同里。少家貧，讀時醫通俗諸書，年二十三即出療病，頗有稱。後自病，時醫治之，益劇；久之，不藥，幸愈。翻然悔曰「我治人，殆亦如是，是草菅人命也」。乃從志聰講論軒、岐、仲景之學，歷十年，悉窺精奧。遇病必究其本末，處方不同流俗。志聰著本草崇原，未竟，世栻繼成之。又注傷寒論。晚著醫學真傳，示門弟子。自述曰「醫理如剝蕉，剝至無可剝，方為至理。以之論病，大中至正，一定不移。世行分門別類之方書，皆醫門糟粕，如薛己、趙獻可輩，雖有穎悟變通，非軒、岐、仲景一脈相傳之大道。古人云『不知十二經絡，開口舉手便錯；不明五運六氣，讀盡方書無濟。病有標有本，求其標，只取本，治千人，無一損』。故示正道，以斥旁門，使學者知所慎」。

一二四五、張錫駒

△清史藝術傳

張錫駒，字令韶，亦錢塘人。著傷寒論直解、胃氣論，其學本於志聰。

一二四六、陳念祖

△清史藝術傳

陳念祖，字修園，福建長樂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著傷寒金匱淺注，本志聰、錫駒之說，多有發明，世稱善本。嘉慶中，官直隸威縣知縣，有賢聲。值水災，大疫，親施方藥，活人無算。晚歸田，以醫學教授，門弟子甚眾，著書凡十餘種，並行世。

一二四七、黃元御

△清史藝術傳

黃元御，字坤載，山東昌邑人。諸生。因庸醫誤藥損目，發憤學醫，於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皆有注釋，凡數十萬言。自命甚高，喜更改古書，以伸己說。其論治病，主於扶陽以抑陰。

一二四八、柯琴

△清史藝術傳

柯琴，字韻伯，浙江慈谿人。博學多聞，能詩、古文辭。棄舉子業，矢志醫學。家貧，游吳，棲息於虞山，不以醫自鳴，當世亦鮮知者。著內經合璧，多所核正，書佚不傳。

注傷寒論，名曰來蘇集。以方有執、喻昌等各以己意更定，有背仲景之旨，乃據論中有太陽證、桂枝證、柴胡證諸辭以證名篇，彙集六經諸論，各以類從。

自序略曰「傷寒論經王叔和編次，已非仲景之舊，讀者必細勘何者為仲景言，何者為叔和筆。其間脫落、倒句、訛字、衍文，一一指破，頓見真面。且筆法詳略不同，或互文見意，或比類相形，因此悟彼，見微知著，得於語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自來注家，不將全書始終理會，先後合參，隨文敷衍，彼此矛盾，黑白不分。三百九十七法，不見於仲景序文，又不見於叔和序例，林氏倡於前，成氏和於後，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繼起者，猶瑣瑣於數目，亦何補於古人？何功於後學哉？大青龍湯，仲景為傷寒中風無汗而兼煩躁者設，即加味麻黃湯耳。而謂其傷寒見風、傷風見寒，因以麻黃湯主寒傷營、桂枝湯主風傷衛、大青龍湯主風寒兩傷營衛，曲成三綱鼎立之說，此鄭聲之亂雅樂也。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謂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或混於兩陰交盡之厥，其間差謬，何可殫舉？此愚所以執卷長吁，不能已也」！

又著傷寒論翼，自序略曰「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法大備。其常中之變，變中之常，靡不曲盡。使全書俱在，盡可見論知源。自叔和編次傷寒、雜病，分為兩書，然本論中雜病留而未去者尚多，雖有傷寒論之專名，終不失雜病合理之根蒂也。名不副實，並相淆混，而旁門歧路，莫知所從，豈非叔和之謬以禍之歟？夫仲景之言六經為百病之法，不專為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之節制。治傷寒者，但拘傷寒，不究其中有雜病之理；治雜病者，

復以傷寒論無關於雜病，而置之不問。將參贊化育之書，悉歸狐疑之域，愚甚為斯道憂之」。論者謂琴二書，大有功於仲景。

一二四九、尤怡

△清史藝術傳

尤怡，字在涇，江蘇吳縣人。父有田千畝，至怡中落。貧甚，鬻字於佛寺。業醫，人未之異也。好為詩，與同里顧嗣立、沈德潛游。晚年，學益深造，治病多奇中，名始著。性淡榮利，隱於花溪，自號飼鶴山人，著書自得。其注傷寒論，名曰貫珠集。謂後人因王叔和編次錯亂，辨駁改訂，各成一家言，言愈多而理愈晦。乃就六經，各提其綱，於正治法之外，太陽有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陽明有明辨法，雜治法；少陽有權變法；太陰有藏病、經病法，經、藏俱病法；少陰、厥陰有溫法、清法。凡病機進退微權，各有法以為辨，使讀者先得其法，乃能用其方。分證甚晰，於少陰、厥陰、溫清兩法，尤足破世人之惑。注金匱要略，名曰心典。別撰集諸家方書、雜病治要，足以羽翼仲景者，論其精蘊，曰金匱翼。又著醫學讀書記，於軒、岐以下諸家，多有折衷，徐大椿稱為得古人意。怡著述並篤雅，世以貫珠集與柯琴來蘇集並重焉。

一二五〇、葉桂

△清史藝術傳

葉桂，字天士，江蘇吳縣人。先世自歙遷吳，祖時、父朝采，皆精醫。桂年十四喪父，從學於父之門人，聞言即解，見出師上，遂有聞於時。切脈望色，如見五藏。治方不出成見，嘗曰「劑之寒溫視乎病，前人或偏寒涼，或偏溫養，習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詎有當哉？病有見證，有變證，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其治病多奇中，於疑難證，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醫之方，略與變通服法；或竟不與藥，而使居處飲食消息之；或於無病時預知其病；或預斷數十年後，皆驗。當時名滿天下，傳聞附會，往往涉於荒誕，不具錄。卒，年八十。臨歿，戒其子曰「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讀萬卷書，而後可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醫」！

桂神悟絕人，貫徹古今醫術，而尠著述。世傳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許叔微本事方釋義、景岳發揮。歿後，門人集醫案為臨證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傳為桂手定，徐大椿謂獨精卓，後章楠改題曰三時伏氣外感篇；又附溫證治一卷，傳為口授門人顧景文者，楠改題曰外感溫證篇。二書最為學者所奉習。

同里薛雪，名亞於桂，而大江南、北，言醫輒以桂為宗，百餘年來，私淑者眾。最著者，吳塘、章楠、王士雄。

一二五一、薛雪

△清史藝術傳

薛雪，字生白，自號一瓢。少學詩於同郡葉燮。乾隆初，舉鴻博，未遇。工畫蘭，善拳勇，博學多通，於醫時有獨見。斷人生死不爽，療治多異迹。生平與桂不相能，自名所居曰掃葉莊，然每見桂處方而善，未嘗不擊節也。著醫經原旨，於靈、素奧旨，具有發揮。世傳溼溫篇，為學者所宗，或曰非雪作。其醫案與桂及繆遵義合刻。

一二五二、繆遵義

△清史藝術傳

繆遵義，亦吳人。乾隆二年進士，官知縣。因母病，通方書，棄官為醫，用藥每出創意，吳中稱三家焉。

一二五三、吳瑭

△清史藝術傳

吳瑭，字鞠通，江蘇淮陰人。乾、嘉之間游京師，有名。學本於桂，桂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著溫病條辨，以暢其義，其書盛行。

一二五四、吳貞

△清史藝術傳

歸安吳貞，著傷寒指掌，亦發明桂醫案之旨，與瑭相同。

一二五五、章楠

△清史藝術傳

章楠，字虛谷，浙江會稽人。著醫門棒喝。謂桂、雪最得仲景遺意，而他家不與。

一二五六、王士雄

△清史藝術傳

王士雄，字孟英，浙江海寧人。居於杭，世為醫。士雄讀書礪行，家貧，仍以醫自給。咸豐中，杭州陷，轉徙上海。時吳、越避寇者麕集，疫癘大作，士雄療治，多全活。舊著霍亂論，致慎於溫補，至是重訂刊行，醫者奉為圭臬。又著溫熱經緯，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葉、薛諸家之辨為緯，大意同章楠注釋。兼採昔賢諸說，擇善而從，勝楠書。所著凡數種，以二者為精詳。

同時浙西論醫者，平湖陸以湉、嘉善汪震、烏程汪曰楨，宗旨略同。

一三五七、張琦（附：張曜孫）

△清史藝術傳

陽湖張琦、曜孫，父子皆通儒，以醫鳴，取黃元御扶陽之說，偏於溫。曜孫至上海，或勸士雄往就正，士雄謝之。號葉氏學者，要以士雄為巨擘，惟喜用辛涼，論者謂亦稍偏云。

一三五八、徐大椿

△清史藝術傳

徐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晚號洄溪，江蘇吳江人，翰林檢討釚孫。生有異稟，長身廣顙，聰強過人。為諸生，勿屑，去而窮經，探研易理，好讀黃老與陰符家言。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技擊、句卒、嬴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於醫，世多傳其異迹。然大椿自編醫案，惟剖析虛實寒溫，發明治療之法，歸於平實，於神異者僅載一二。其書世多有，不具錄。

乾隆二十四年，大學士蔣溥病，高宗命徵海內名醫，以薦召入都。大椿奏溥病不可治，上嘉其樸誠，命入太醫院供奉，尋乞歸。後二十年復詔徵，年已七十九，遂卒於京師，賜金治喪。

大椿學博而通，注神農本草經百種，以舊注但言其當然，不言其所以然，採掇常用之品，備列經文，推闡主治之義，於諸家中最有啟發之功。

注難經曰經釋，辨其與靈樞、素問說有異同。注傷寒曰類方，謂「醫家刊定傷寒論，如治尚書者之爭洪範、武成，注大學者之爭古本、今本，終無定論。不知仲景本論，乃救誤之書，當時隨證立方，本無定序」。於是削除陰陽六經門目，但使方以類從，證隨方定，使人可案證以求方，而不必循經以求證。一切葛藤，盡芟去之。所著蘭臺軌範，凡錄病論，惟取靈樞、素問、難經、金匱要略、傷寒論、隋巢元方病源、唐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臺秘要而止。錄方亦多取諸書，宋

以後方，則採其義可推尋、試多獲效者，去取最為謹嚴。於疑似出入之間，辨別尤悉。

其論醫之書曰醫學源流論，分目九十有三。謂「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參之。如病同人異之辨，兼證兼病之別，亡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死，又有藥誤不即死。藥性有古今變遷，內經司天運氣之說不可泥。鍼灸之法失傳」。諸說並可取。

又慎疾芻言，為溺於邪說俗見者痛下鍼砭，多驚心動魄之語。醫貫砭，專斥趙獻可溫補之弊。諸書並行世。

大椿與葉桂同以醫名吳中，而宗旨異。評桂醫案，多所糾正。兼精瘍科，而未著專書。謂世傳外科正宗一書，輕用刀鍼及毒藥，往往害人，詳為批評，世並奉為善本。

一二五九、王維德

△清史藝術傳

吳縣王維德，字洪緒，自號林屋山人。曾祖字若谷，精瘍醫，維德傳其學，著外科全生集。謂「癰疽無死證，癰乃陽實，氣血熱而毒滯；疽乃陰虛，氣血寒而毒凝。皆以開腠理為要，治者但當論陰陽虛實。初起色紅為癰，色白為疽，截然兩途。世人以癰疽連呼並治，誤矣」。其論為前人所未發。凡治初起以消為貴，

以托為畏，尤戒刀鍼毒藥，與大椿說略同，醫者宗之。維德兼通陰陽家言，著永寧通書、卜筮正宗。

一二六〇、吳謙

△清史藝術傳

吳謙，字六吉，安徽歙縣人。官太醫院判，供奉內廷，屢被恩賚。乾隆中，敕編醫書，太醫院使錢斗保請發內府藏書，並徵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傳經驗良方，分門聚類，刪其駁雜，採其精粹，發其餘蘊，補其未備，為書二部。小而約者，以為初學誦讀；大而博者，以為學成參考。既而徵書之令中止，議專編一書，期速成，命謙及同官劉裕鐸為總修官。

謙以古醫書有法無方，惟傷寒論、金匱要略、雜病論始有法有方。靈、素而後，二書實一脈相承。義理淵深，方法微奧，領會不易，遂多譌錯。舊注隨文附會，難以傳信。謙自為刪定，書成八九，及是，請就謙未成之書，更加增減。於二書譌錯者，悉為訂正，逐條注釋，復集諸家舊注實足闡發微義者，以資參考，為全書之首，標示正軌。次刪補名醫方論，次四診要訣，次諸病心法要訣，次正骨心法要旨。書成，賜名醫宗金鑑。雖出眾手編輯，而訂正傷寒、金匱，本於謙所自撰。

其採引清代乾隆以前醫說凡二十餘家，張璐、喻昌、徐彬、張志聰、高世栻、張錫駒、柯琴、尤怡，事具本傳。

其次者林瀾，著傷寒折衷、靈素合鈔，兼通星象、堪輿之學；汪琥，著傷寒論辨注；魏荔彤，著傷寒金匱本義；沈明宗，著傷寒金匱編注；程應旄，著傷寒後條辨；鄭重光，著傷寒論條辨續注；周揚俊，著傷寒三注、金匱二注；程林，著金匱直解、聖濟總錄纂要；閔芝慶，著傷寒闡要編。而遺書湮沒無考者，尚六七家云。

一二六一、綽爾濟

△清史藝術傳

綽爾濟，墨爾根氏，蒙古人。天命中，率先歸附。善醫傷。時白旗先鋒鄂碩與敵戰，中矢垂斃，綽爾濟為拔鏃，傅良藥，傷尋愈。都統武拜身被三十餘矢，昏絕，綽爾濟令剖白駝腹，置武拜其中，遂甦。有患臂屈不伸者，令先以熱鑊熏蒸，然後斧椎其骨，揉之有聲。即愈。

一二六二、覺羅伊桑阿

△清史藝術傳

覺羅伊桑阿，乾隆中，以正骨起家，至鉅富。其授徒法，削筆管為數段，包以紙，摩挲之，使其節節皆接合，如未斷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故事，選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每旗十人，隸上駟院，名蒙古醫士。凡禁庭執事人有跌傷者，命醫治，限日報痊，逾期則懲治之。侍郎齊召南墜馬，傷首，腦出。蒙古

醫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創立愈。時有秘方，能立奏效，伊桑阿名最著。當時湖南有張朝魁者，亦以治傷科聞。

一二六三、張朝魁

△清史藝術傳

張朝魁，辰谿人，又名毛矮子。年二十餘，遇遠來乞者，朝魁厚待之，乞者投以異術，治癰疽、瘰癧及跌打、損傷、危急之證，能以刀剖皮肉，去淤血於臟腑。又能續筋正骨，時有劉某患腹痛，仆地瀕死，朝魁往視曰「病在大小腸」。剖其腹二寸許，伸指入腹理之，數日愈。辰州知府某乘輿越銀壺山，忽墮巖下，折髁骨。朝魁以刀刺之，撥正，傅以藥，運動如常。

一二六四、陸懋修

△清史藝術傳

陸懋修，字九芝，江蘇元和人。先世以儒顯，皆通醫。懋修為諸生，世其學。咸豐中，粵匪擾江南，轉徙上海，遂以醫名。研精素問，著內經運氣病釋。後益博通漢以後書，恪守仲景家法，於有清一代醫家，悉舉其得失。所取法在柯琴、尤怡兩家，謂得仲景意較多。吳中葉桂名最盛，傳最廣，懋修謂桂醫案出門弟子，不盡可信。所傳溫病證治，亦門人筆述。開卷揭「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一語，不應經法，誤以胃熱為肺熱，由於不識陽明病，故著陽明病釋一篇，以闡明之。又據難經「傷寒有五」之文，謂「仲景撰用難經，溫病即在傷寒中，

治溫病法不出傷寒論外」。又謂「瘟疫有溫、有寒，與溫病不同，醫者多混稱。吳有性、戴天章為治疫專家，且不免此誤」。著論辨之，並精確，有功學者。

懋修既棄舉業，不求仕進，及子潤庠登第，就養京邸，著述至老不倦。光緒中，卒。潤庠亦通醫，官至大學士，自有傳。

一二六五、王丙

△清史藝術傳

王丙，字樸莊，吳縣人，懋修之外曾祖也。著傷寒論注，以唐孫思邈千金方僅採王叔和傷寒論序例，全書載翼方中，序次最古，據為定本。謂「方中行、喻昌等刪駁序例，乃欲申己見，非定論」。著迴瀾說，爭之甚力。又著古今權量考，古一兩準今六分七釐，一升準今七勺七秒，承學者奉以為法。

一二六六、呂震

△清史藝術傳

呂震，字榛村，浙江錢塘人。道光五年舉人，官湖北荊門州判。晚寓吳，酷嗜醫，診療輒有奇效。其言曰「傷寒論使學者有切實下手工夫，不止為傷寒立法。能從六經辨證，雖繁劇如傷寒，不為多歧所誤，雜證一以貫之」。著內經要論、傷寒尋源。懋修持論多本丙、震云。

一二六七、鄒澍

△清史藝術傳

鄒澍，字潤安，江蘇武進人。有孝行，家貧績學，隱於醫。道光初，詔舉山林隱逸，鄉人議以澍名上，固辭。澍通知天文推步、地理形勢沿革，詩古文亦卓然成家，不自表襮。所著書，醫家言為多，傷寒通解、傷寒金匱方解、醫理摘要、醫經書目，並不傳。所刊行者，本經疏證、續疏證、本經序疏要。謂明潛江劉氏本草述，貫串金、元諸家說，反多牽掣，故所注悉本傷寒、金匱，疏通證明，而以千金、外臺副之。深究仲景製方精意，成一家之言。

一二六八、費伯雄

△清史藝術傳

費伯雄，字晉卿。與澍同邑，居孟河，濱江。咸、同間以醫名遠近，詣診者踵相接，所居遂成繁盛之區。持脈知病，不待問。論醫，戒偏戒雜。謂古醫以「和緩」命名，可通其意。著書曰醫醇，燬於寇。撮其要，成醫醇賸義，附方論。大旨謂常病多，奇病少，醫者執簡，始能馭繁，不可尚異。享盛名數十年，家以致富，子孫皆世其業。伯雄所著，詳於雜病，略於傷寒，與懋修、澍宗旨並不同。清末江南諸醫，以伯雄為最著，用附載焉。

一二六九、王清任（附：唐宗海）

△清史藝術傳

清代醫學，多重考古，當道光中，始譯泰西醫書，王清任著醫林改錯。以中國無解剖之學，宋、元後相傳臟腑諸圖，疑不盡合，於刑人時，考驗有得，參證獸畜。未見西書，而其說與合。光緒中，唐宗海推廣其義，證以內經異同，經脈奇經各穴，及營衛經氣，為西醫所未及。著中西匯通醫經精義，欲通其郵而補其缺。兩人之開悟，皆足以啟後者。

一二七〇、傅山

△清史遺逸傳

傅山，字青主，陽曲人。六歲，啖黃精，不穀食，強之，乃飯。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為縉紳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媕婀。提學袁繼咸為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閹黨也。山約同學曹良直等諸通政使，三上書訟之，巡撫吳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聞天下。甲申後，山改黃冠裝，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繼咸自九江執歸燕邸，以難中詩遺山，且曰「不敢媿友生也」！山省書，慟哭，曰「嗚呼！吾亦安敢負公哉」！

順治十一年，以河南獄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謂不若速死為安，而其仰視天、俯視地者，未嘗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與人接。

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給事中李宗孔薦，固辭。有司強迫，至令役夫舁其牀以行。至京師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學士馮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山臥牀不具

迎送禮。魏象樞以老病上聞，詔免試，加內閣中書以寵之。馮溥強其入謝，使人舁以入，望見大清門，淚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翼日歸，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歎曰「今而後其脫然無累哉」！既而曰「使後世或妄以許衡、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廬請謁。山多夏著一布衣，自稱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卒，以朱衣、黃冠斂。

山工書畫，謂「書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人謂此言非止言書也，詩文初學韓昌黎，崛強自喜，後信筆抒寫，俳調俗語，皆入筆端，不願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詩亦附焉。

眉，字壽髦。每日出樵，置書擔上，休則把讀。山常賣藥四方，與眉共挽一車，暮抵逆旅，篝燈課經，力學，繼父志。與客談中州文獻，滔滔不盡。山喜苦酒，自稱老蘖禪，眉乃稱小蘖禪。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傅青主名山，一字公佗。山西陽曲縣人。少為明末諸生。博學，尚氣節。入清後，即奉母隱居。蕭然物外，嗜酒，喜花草，工書畫。尤精醫學，其治疾時，通以儒義，不拘學派，應手而效。名重一時。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區、周易隅釋、周禮音義辨條、春秋人名韻、地名韻、兩漢人名韻，醫書有男科、女科、產後編。子眉醫術亦良。

全祖望陽曲先生事略曰「康熙戊午，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諧先生曰『雖焉，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及卒，遺言以朱衣黃冠殮。遠近會葬者數千人。著述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之詩亦附焉」。

一二七一、何世仁

△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

何世仁，字元長。青浦人。以醫名，尤善望聞之術。所治病應手輒效，負盛名三十餘年。

一二七二、何其偉

△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

何其偉，字書田。青浦人。家世能醫。初為諸生，專於學，工古今體詩，未嘗為醫。父卒，念世業不可無繼，稍稍為之，名大噪。有徐姓者，昏熱發狂，力能踰牆屋。何曰「是邪食交結也」。則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澆飯，旋就柳陰下臥也。以大黃、枳實，下之而愈。金澤鎮某生，逾冠未婚，得狂疾。用牛黃清心加味法，

而屬其家人，於煮藥時，覆女子褻衣於其上，兩劑而愈。門人疑之。何曰「是陰陽易法，吾用之偶驗耳」。嘗作醫論詩云「治病與作文，其道本一貫。病者文之題，切脈腠理現。見到無游移，方成貴果斷。某經用某藥，一味不可亂。心靈則手敏，法熟用益便。隨證有新獲，豈為證所難。不見古文家，萬篇局萬變」。可見其生平所得力矣。著有醫學妙諦若干卷。

一二七三、汪昂

△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

汪昂，字訒菴。清休寧縣人。諸生。年三十餘，即棄舉子業，篤志方書。著有素靈類纂約註、醫方集解、本草備要、湯頭歌訣等書，皆淺顯易叩，為學者所稱。

一二七四、呂留良

△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

呂留良，清浙江石門縣人。生於明季。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八歲善屬文。與張履祥等發明程朱之學。明亡後，著書多種族思想語，誓不仕清室。郡守以隱逸薦，乃削髮為僧，取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山人，又號呂醫山人。歿後，以曾靜文字獄牽涉，闔門被禍，著書均被毀。嘗註醫貫。

一二七五、王子接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王子接，字晉三。清長洲縣人。著降雪園古方選註三卷，得宜本草一卷，傷寒古方通二卷，其估方選註自序有曰「余制舉之餘，從事於醫，力學者二十餘年。燃松繼晷，研尋古訓，所撰脈色本草傷寒雜病一書，自謂有得。迨年逾五十，始窺古聖賢窔奧，乃知從前急於著書，尚覺鹵莽，深自愧悔，盡付之火。然立志明道之心，至老未能或忘。遡東漢張仲景著書一十六卷，其傷寒論申明六經，治病採擇祖方，化成一百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處方則一成而不易，用法則萬變而不滯。余不敏，竊選古方之合於三方、四制、十劑者，釐為三卷。上卷、獨明張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二卷，發明內科、女科、瘍科、幼科、眼科，及各種之方。末附雜方藥性，名曰古方選註」云云。

一二七六、吳儀洛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吳儀洛，字遵程。清海鹽人。著成方切用、傷寒分經、本草從新等書。其傷寒分經計十卷。凡例有曰「仲景原文，文義深奧，其中自有層次轉折。因竊效程子說詩法，為之句櫛字比。添細注以聯貫，而疏明之。務使經義了然，不敢妄為穿鑿。晉王叔和編次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喻氏則先振舉其大綱，次詳其節，將三百九十七法，分隸於大綱之下，極得分經之妙，因名之曰分經」。

一二七七、李彣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李彣之時代及著作，無考。惟金鑑中金匱要略注多引之。歷考圖書集成中醫術名流列傳，及日人丹波元胤之中國醫籍考、陳邦賢之中國醫學史等，皆無其人，無其書。四庫全書醫家類，亦未收入彣著，闕疑可也。惟金鑑既引其注文，又為圖書集成中醫術名流列傳所未收，（集成斷至明末。）可推定其為清代初葉人，毫無疑義。或曰「彣即李文淵」。或曰「即李纘文」。恐非，尚希知者有以教我。

一二七八、汪琥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汪琥，字苓友。清康熙中，長洲縣人。著有傷寒辨證廣註、張仲景傷寒廣註十四卷。曰「辨證者，謂就仲景之書，加以考辨」。是「傷寒」者，則集之也。曰「廣」者，謂廣其方論，凡古今傷寒之書，皆採附焉。曰「註」者，謂註其正文，不分仲景後賢，其有方論，皆為之考釋也。獨到之見亦多，其自序有曰「余獨怪世醫徒取節菴一編，無他，樂其簡耳。然昔人方論，皆有奧義存其間，使不深察其意，嘗有失之毫芒，而死生頓易者矣。余非不憚煩也，正惡世之樂於簡，而輕視民命者，往往誤而殺人也。則是書之補前人所未補，發前人所未發者，曷可少哉」？

一二七九、沈明宗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沈明宗，名目南。清檇李人。著有沈註金匱要略二十四卷，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成。例言有云「晉王叔和編述傷寒雜病，原是一書，統名金匱玉函經。蓋金匱章首，原概傷寒雜病，雜病通部之序例，其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綱領。目南重編大意，謂從來著書立言，必先綱領，次及條目。而是篇乃以治病問答，冠於篇首，序例大意，反次後章。後人未窺其微，以致分出，編次失序，究非仲景之意，編仲景書者之誤也」。

一二八〇、沈金鰲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沈金鰲，字芊綠。清無錫人。乾隆時舉人。弱冠時，好搜閱方書，遂通醫。有周文俊者，患肝疾，醫者誤以濕治，投燥刦藥。延二十餘日，咽乾舌涸，齒腭皆黑，胸膈如焚，手自爬搔，肌肉粉裂，日夜不寐，自分必死。金鰲力排眾議，投以平肝清火之劑，而愈。文俊病劇時，假寐，若有人連呼張方平救汝。翌日，即遇金鰲，服其藥，便得臥。夢中聞呼如故，眾乃贈金鰲號曰再平。著有尊生書七種，七十二卷。

一二八一、周揚俊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周揚俊，字禹載。清吳人。副貢生。屢試不售。年未四十，即棄儒業醫。著有金匱要略補註、金匱玉函經二註、傷寒論三注。其傷寒論三注序有云予誦仲景

經文，寒暑無間，更反覆於喻嘉言之尚論篇，豁然心胸，自信有得。至辛亥歲入都，受業於北海林夫子之門，始受方中行先生條辨。一展卷，而知尚論之議，從此脫胎。歷年以來，於二先生註外，補其所不及者又若干條，合為三注焉」。其金匱玉函經二注，陳文述序有云「仲景作金匱玉函經，後人注者，以宋趙以德衍義為最精。嗣至清代，周揚俊又為之補注。於是本書有如儒者之經，有高密之訓詁，紫陽之集注，其價值可知矣。康熙二十六年，楚撫丁思孔梓於楚南。首有揚俊自序，末有附增補方一卷」。

一二八二、武之望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武之望，字叔卿。清陝西人。著濟陰綱目十四卷。其中論仲景金匱婦人乳中虛條之竹皮大丸云「中虛不可用石膏，煩亂不可用桂枝，今以甘草配眾藥，棗肉為丸。可想其立方之妙」。其書中，於婦人經血、胎產、雜病之方治，多有論及金匱方者。

一二八三、曹穎甫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曹穎甫，名家達，號拙巢。江陰人。清末舉人，入民國不仕。治素、靈及仲景經方，精於醫理。懸壺滬瀆，所治輒效。凡傷寒危證，時醫束手者，經先生處

以重劑，無不沉疴立起。任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教授多年。如時賢程門雪、章次公、嚴蒼山、秦伯未、張贊臣等，皆為弟子。

廿六年抗戰軍興，避難回江陰原籍。及淞滬淪陷，江陰繼之，敵寇迫令出為地方維持會長，拒之再三。始則固辭，敵寇不可，懾之以兵，先生大罵不絕口，為敵槍殺死，其氣節有如此者。抗戰中，醫家之死國難者，先生為第一人。蓋死雖其事，而殉非其職，此其尤難也。殉難時，年七十餘。

著有傷寒發微、金匱發微、經方實驗錄等書，醫林重之。兼工詩古文辭，有氣聽齋集。

一二八四、程林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程林，字雲來。清休寧縣人。博極群書，尤好醫學。著有傷寒論集、金匱要略直解、聖濟總錄纂要等。其直解凡例曰「一、引證諸書，悉本靈、素、本草、脈經、甲乙、中藏、及傷寒論。其六朝、唐、宋諸名家，有確論者附之。以經證經，要在直截簡切，義理詳明。一、斯道之妙，非參究之士，語之不知，非達道之人，傳之莫習。故讀仲景金匱，必融會仲景傷寒，澄心年月，便領悟其旨趣。否則得此失彼，未詳窺其要妙也」。

一二八五、程應旄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程應旄，字郊倩。清新安縣人。著有傷寒論後條辨、傷寒論贅餘、醫徑句測等書。其後條辨自序曰「條辨，非余昉也，有前余者矣。始乎方有執，繼以喻嘉言。余之名後條辨者，不仍前人之所仍，余自條余所條，辨余所辨，以仲景嘗許我以條其所條，許我以辨其所辨也。仲景固有言曰『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集之所言，非論中之神明機奧也。神明機奧，自着在一「思」字上。空空一個六經，而同條共貫，斷章處，飜有氣脈可聯，隔部中，無不神理可接。其間迴旋映帶之奇，宛轉相生之妙，俱在所集中，俱在所集外』。以此悟仲景之傷寒論，非仲景傷寒論內，分出一部拘牽文義之書，要人去尋章摘句，迺仲景雜病論內，合成一部環應無方之書，要人去溫故知新也」。

一二八六、董西園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董西園，字魏如。清錢塘縣人。著有醫級十卷，其自序曰「學問之道，進一步有一步之優游，歷一級有一級之憑眺，登峰造極之見，不能躐等而幾也。張、李、劉、朱，其卓卓表著者也。四賢雖各自成家，亦各由級而詣其極，而始得羽翼軒岐，指南後學。他如越人、淳于，及張、葛氏、王氏、薛氏輩，奚啻數十家，莫不各有發明，昭茲來學，是亦皆走趨之級也。余因薈萃羣書，首集經典明論，

以示必需之要，次及傷寒，以明傳變之機，再詳雜病、女科，以備治法，因名醫級云」。

一二八七、蕭壎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蕭壎，字賡六。清康熙時、嘉興縣人。著有女科經綸八卷。其自序有曰「自寇宗奭謂『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以婦人病，四診有所不能盡，而其所患者，多隱曲不可述也』。余纂輯醫學經綸，博極群書，兼綜條貫，凡雜證得一百六十有三，採摭名賢之論，七千條有奇，而婦人月經諸證不與焉。誠以婦人之病，莫重於月經、胎產、崩淋、帶下，是以別立標名，曰女科經綸。凡一切內外、虛實、寒熱，各有條序按之。略方名，詳治論，俾學者知所從事。其於婦人病，庶母患治療之倍難於男子也」。

一二八八、錢璜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錢璜，亦作潢。清初人。年屆知非，忽犯傷寒，將成不起，續得痛痺，幾殞其軀。即得復蘇，因念兩世食德，九死重生，惟活人乃可云酬，誓必治療千人。因發篋陳書，奮志苦讀，晝夜揣摩，寒暑無間，因註素問二十篇。然後更發仲景書讀之，遇隱義未明，必披羅經傳，鉤玄索隱，直溯源流，深窮根底，推求靈素，援古證今，成傷寒證治發明溯源集十卷。並謂張仲景憫宗族之淪亡，傷橫夭之莫

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成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其書統載於金匱玉函中云。

一二八九、魏荔彤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魏荔彤，字念廷。清直隸柏鄉縣人。康熙中，官觀察使。著有內經註、傷寒本義十八卷、金匱要略本義三卷、金匱要略方論本義二卷，但傳本亦頗少。其傷寒本義、金匱要略方論本義稱是。而金匱要略本義，頁面題曰「論注」，自序則曰「釋義」，名目各異。序後又附林億等序，及徐鎔說一篇，依舊釐為三卷，注釋雖多闡明，不免文詞龐雜。然醫宗金鑑多引其說，亦可貴也。

一二九〇、謝利恒

△余無言金匱要略新義

謝利恒，名觀，號澄齋。江蘇武進人。清諸生，入民國絕意仕進，以醫術市隱。與同鄉張伯熙氏，均懸壺於滬，活人至眾。民初，創中醫大學，自任校長。未幾絃歌中輟，因著書自娛。旋任商務印書館編輯，編有中國醫學大辭典，凡舊籍所載，莫不條分縷析，博採兼搜，程功至六七年，蒐書至二千種，網羅散佚，遠逮三韓、日本之書，考釋滯疑，博採海內通人之論，舉目七萬餘條，成書三百數十萬言，洵巨著也。又有中國醫學源流論、澄齋醫案、澄齋詩文集等書。